

第35年

1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寫的「决戰怡情坊」。寧遠的怡情坊經營的生意是「賭」，坊內由江湖上頗具名望的「刁難老人」、「腦滿腸肥」、「滄海一粟」三人主持。因日月神教的「日神」與「月神」决戰，這是一場世紀大戰，亦是一場世紀豪賭，金牌莊家魏無限、大勝莊莊主戴盈，此兩鉅頭不惜連身家亦賭上……究竟日月二神爲了何因而戰？而江湖上的賭客如何揣測、參予此場別開生面的豪賭呢？故事內容峯迴路轉，曲折緊湊，欲知一場豪賭的大結局如何，請君一閱便知。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精心撰寫的「江天暮雨洗清秋」，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5期
(總號17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決戰怡情坊

新派武林豪賭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世紀之戰　邀請豪客

四月初四。

寧遠這個地近沙漠的偏僻小鎮，仍被寒氣所籠罩，時近中午，鎮中唯一大道，祇有三兩行人，匆匆而過。

忽地，嗒嗒的馬蹄聲，敲響了青石板地。

一匹白色的駿馬，自遠而近，那匹白馬，實在是神駿之極，白色的鬃毛，在空中揚起，有說不出的飄逸。

但馬上的漢子，卻是極爲猥瑣。

說句老實話，騎馬的人，根本稱不上「漢子」，他身材矮小，活像一隻騎在山羊背上的小頑猴！

再看清楚，那人竟是一個侏儒。

不過，話得說回來，這人雖身段畸型，但身手卻是了得。

祇見他似是有意無意，左手揪着白馬的鬃毛，向空中一拉，白馬似是着魔似的，向前狂奔。

這青石板大道兩旁，建有相當精緻的房屋，飛簷本是滿掛結冰，但被這匹白馬闊步狂奔而過，紛紛被震碎而落下。

一時之間，破冰下墜，落地鏗然有聲。

白馬一直奔至這大街的盡頭。

大街盡頭之處，是一座極具氣派的大宅。

朱紅色的門牆，配以綠色的琉璃瓦，顯出一派富貴的氣象，再看門前一對石獸，卻又……

那對石獸，並不是普通的石獅子，而是一對相當古怪的貔貅！

貔貅本是不能坐大雅之堂，爲何竟放在這大宅之前？

那侏儒漢子來到門前，雙手同時揪起馬鬃。

白馬立時人立起來，隨即一聲響亮的嘶叫，便停在大宅前。

那侏儒漢子下了馬。

再看清楚，原來這白馬既無韁轡，就算是一個普通人，控着也不是易事，何況是一個侏儒！

由此可知，這侏儒的手力、腰力、御馬能力，定是超乎常人之上。

侏儒漢子下了馬，他身高祇有三尺，卻仍有他的一派氣度。

兩個僕人從大門出來，同聲道：「龐爺！」

這侏儒叫龐爺，他祇以鼻音相應，並且大搖大擺的向大宅門口而去。

當他一到門口，雙門同開，一邊一隊一色黑衣勁裝的人，列隊相迎。

「龐爺！」

相迎之聲，不絕於耳。

龐爺仍然以鼻音相應。

這一個身材矮小，長相猥瑣的人，在這一羣勁裝漢子之前，卻有懾人的氣度。

經過了一條長廊，走過兩道月牙門，再經一個面積相當大的花圃，前面屹立兩座小樓。

左邊小樓前，有一塊石碑，上書「驚心軒」。

右邊也有另一塊，卻見書着，「動魄閣」。

「驚心」、「動魄」，好古怪的名字。

兩座小樓之上，並無燈火。

龐爺似是並不覺得奇怪，他穿過了兩座小樓之間，一條滿是盛開各種仙人掌的幽徑。

另一個巨大的練武場便在眼前。

練武場的四週，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兵器。

不用說是十八般武藝的兵器，祇要你說得出名字的兵器，你也可以找到。

大練武場前，是一座看台。

看台呈半月形，一排一排的太師椅，少說也有五百張，這時當然是空無一人。

這看台是一座兩層樓。

二樓之上，燈火通明。

龐爺奔過練武場，忍不住高叫，「兩位大哥可在？」他的聲音卻是清脆動人。

二樓前面兩扇窗同時開了。

兩人同站窗前，朗聲道：「龐兄辛苦了。」

龐爺未待他們說完，已向上一躍。

站在窗前的兩人，各伸一臂，龐爺剛好一手執一臂，來到樓上。

這二樓也是一個大看台，足可容納二百人有餘。

迎接龐爺的兩人，長相也是不同凡響，但年齡相近，似是踏入六十之齡。

左邊的是一個乾瘦的人，臉上五綹長鬚，一身青綠錦袍，他說話滿是喜悅，可是臉上卻無喜悅之色。

龐爺仍執着他乾瘦的手臂道：「刁難兄可好！」

「託龐兄之福！」

原來這位便是名重江湖的「刁難老人」，這人對任何事物，都要求極高，是一個非常難以相與的人。

右邊卻是一個胖胖的，臉孔潤澤的人，他臉上無鬚，非常光滑，並一直帶着祥和微笑。

與「刁難老人」相比，是一個極大的對照。

龐爺道：「傅兄可好？」

原來這位也是名重江湖的傅家勇，外號「腦滿腸肥」，他的長相、氣度，果然是一個腦滿腸肥、圓圓

面作富家翁的生意人。

傅家勇道：「託刁難兄及龐兄兩人之福！」

「刁難老人」與傅家勇仍各以單臂，一直扶着這龐爺，從看台一直往後面而去。

出了看台之門，是另一道門。

他們走入這門，祇見這門後，是一個極爲精緻的書房，房中一張大書桌。

桌邊有三張太師椅。

黑得發亮的酸枝木，配以胭紅的錦緞椅墊，實在是富氣、貴氣，集於一身！

一個地處偏僻，位於沙漠的小鎭，竟有如此氣派的裝飾，實在難以使人相信。

不過，祇要稍在江湖走動，都會知道這一切都並不誇大，也非偶然。

先交代這大宅的名字：

怡情坊。

有道是，「輕注可怡情，大賭可亂性！」

對，怡情坊是中原最大的賭坊。

不過，這並不是賭大小骰寶、番攤的地方，因爲這些賭博對眞正的賭徒來說，並沒有足夠的刺激。

什麼才有足夠的刺激？

賭什麼？

賭命！

＊　＊　＊

怡情坊有三個老闆。

有人說三個和尚沒水喝，可是，他們三人各有所長，合作愉快。

「腦滿腸肥」傅家勇是一個最會做生意的人，任何一條生意盤口落在他眼前，祇見他臉上肥肉抽動幾下之後，便可以算出這宗生意的盈虧。

乾瘦的「刁難老人」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在組織籌劃任何事，都是快捷而有條理，大至賭坊內的投注，小至安排人們住宿膳食，一切事情，經他策劃，總是算無遺策，無論是贏家輸家，都會口服心服。

第三個老闆便是那侏儒，他的名字叫龐然巨，外號「滄海一粟」，給他這外號的人，並不是嘲笑他身體小，而是表示對他的尊敬——人在人海之內，那個不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龐然巨侏儒身材，在人海之內，其實與普通人一般，但說到本領，却是出人頭地。

他有驚人的膂力，十八般武藝，似乎是樣樣皆能，尤其是暗器方面，有極高的造詣，其實「滄海一粟」這外號，也有另指他發暗器，有如「滄海一粟」，來無踪去無跡。

他爲人好動，總無時靜下來，因此，在江湖走動，邀請或發掘英雄豪俠的責任，自然落在他身上。

這時，三人已各就坐於太師椅內。

「刁難老人」向來凡事刁難，可是，他却不刁難眼前這位好拍檔。

刁難道：「這次南下，一定是滿載而歸！」

龐然巨臉上並無喜色，在燭光之下，龐然巨居然有一副相當俊美的臉龐，而今木無表情的面孔，竟然有嬰孩般的純眞。

假若他不是侏儒一名，實在可以列入當今美男子之列，可惜的是……

「腦滿腸肥」傅家勇當然明白這位兄弟的脾性，加上他擅觀氣色，道：「不是滿載而歸，而是不……」

龐然巨終於忍不住的接口道：「是不……不負兩位兄台所託！」

他剛才木訥的表情，根本是假裝出來。

而今他臉上已有按捺不住的喜色，他清晰而俊美的臉容，實在叫人喜歡。

龐然巨道：「你們看！」

他從懷內拿出了兩樣東西。

第一件是非常耀眼的黃金物件——一個有光芒的太陽，燭光之下，使人不敢迫視。

傅家勇與刁難異口同聲叫道：「日神！」

龐然巨再展示另一件。

那是一個銀色的物件，雖不刺目，但却似有暗光在那東西旁邊流動。

那是一個彎彎的月亮。

兩人又再一次同聲叫道：「月神！」

龐然巨顯得並無特別似的道：「這兩個是我們要找的人？」

「是，是……」

傅家勇臉上肥肉抽搐道：「日月神這一戰，是我們怡情坊十年以來最得意之作！」

「刁難老人」那五綹長鬚也飄起道：「豈祇是……更是整個江湖，十年以來，最轟動之一戰！」

龐然巨再也無法按捺內心的喜悅道：「兩位戰神已答允六月初六來……我邀人的責任已完，其他一切安排，落在兩位兄長身上。」

「當然，當然！」

傅家勇與刁難沉默了一會。

傅家勇臉上肥肉再抽動道：「這宗買賣，就以我們慣常抽佣方法計算，總會有百萬兩黃金以上。」

「刁難老人」一捋長鬚道：「我心目中已有了一切安排，今日是四月初四，初八之日，所有英雄帖俱備，五月初，這件事便在江湖傳遍……吃過五月糭之後，他們都束裝就道……六月頭五月底來到怡情坊。」

傅家勇道：「六月初六，日月戰神，世紀之戰！」

三人同時笑了起來。

笑聲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

＊　＊　＊

果然，五月還未到，江湖上對日月戰神要在怡情坊內作世紀之戰，已是沸沸揚揚。

日月戰神，究竟是何許人也？

未說日月戰神，先說日月神敎。

據說日月神敎，並非發源於中原，而是來自東面的扶桑，敎主是一位扶桑武士。

扶桑武士有所謂武士道精神，他們爲維護主人，不惜犧牲性命。

那位扶桑武士，在一次戰亂之中，被敵人所敗，他擁着主公，走入深山躲避。

他們的主公，實在是氣數已盡，死在深谷之內。

扶桑武士，擁着主公屍身哭了三天，然後抽出武士刀，便要剖腹自盡。

那時正是曙光初露的一刻。

東方太陽剛在羣山之中升起，而西面的一輪明月，却未完全下沉。

這實在是奇妙的一刻。

武士已抽出了武士刀，却被這日月同時在天空的神奇時刻所觸動。

他整個人沉浸在日月光華之中，靈光一閃，他把武士刀收回。

據後來他的信徒所說，武士受日月精靈所感動，創立了「日月神敎」。

當然，還有更多神奇的穿鑿附會。

「日月神敎」在扶桑島上，並沒有太多的信徒，這位敎主武士，似是受了什麼召喚，西來中原。

來到中原，敎主以一代宗師身份，活躍於江湖之上，信徒竟然更勝扶桑。

「日月神敎」終於在中原紮根。

其實「日月神敎」得以盛行，主要是敎主目光如炬，任用了兩個人。

這兩人是「日月神敎」的天尊。

其實是「日月神敎」敎主的私人保鏢，也是他們神敎調敎出來的兩個謀臣。

「日月神敎」敎主終於逃不出人生的定律，在百歲高齡之時，遽然離世。

兩位天尊自然是領導了「日月神敎」，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如常，可是，日久人心思變，他們兩人爲了權力之爭，而各自爲政。

他們本來是「日月天尊」，但爲了更鞏固自己的地位，開始分別稱爲「日神」、「月神」。

兩人爭權奪利，充滿了深深的仇恨。

早已在五年之前，他們已揚言來一次生死決鬥，「日月神敎」植根深遠，對民間與江湖有極大的影響。

兩人一旦決戰，並不是兩人相爭那麼簡單，當中會牽涉到百姓，也會震動江湖。

生靈塗炭，血流成河似是免不了。

可是，決鬥之言，儘管傳遍江湖，但一直沒有附諸行動，其間可能是他們各自招兵買馬，希望可以一舉而殲滅對方。

其間，也有可能有其他問題，不過，他們之間的事情，並沒有人知道。

＊　＊　＊

「刁難老人」在三年之前已打這「日神」與「月神」的主意。

他的構想極爲佳妙。

既然「日神」與「月神」必要決一死戰，何不讓他們遂心願？

不過，這一戰一定要公平。

要公平便應讓其他江湖人參與其事，讓江湖上有名望地位之士，作爲公證。

如果再以賭博增其趣味，豈不更佳？

「刁難老人」把構思提了出來，想不到傅家勇與龐然巨大爲讚賞。

他們並且立即付諸行動。

由龐然巨出馬，力邀兩位戰神出戰。

龐然巨對這樣的邀請，開始時連他自己也並沒有多大的信心，可是，他竟然可以完成了這個重任。

「日神」與「月神」之戰，已傳遍江湖。

怡情坊內三人的工作，並沒有完結，反而是一個嶄新開始，並且如火如荼的展開。

他們不但要爲兩位戰神決戰的地方下心思，最重要的是還要邀請江湖上的人物來下注，要請江湖上武功頂尖的人士來作公證。

要做的事，實在多至無法列出。

＊　＊　＊

「日神」。

沒有人知道，他是來自何方？

傳說中，有人認爲他是一個中日的混血兒，也有人以爲他是一個純日本人。

當他還是天尊身份的時候，他常在江湖走動，見過他眞面目的人倒有不少。

見過他的人，對他留下極深的印象。

據說他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人，平日喜愛穿鮮紅色的勁裝，並配以鮮紅色的長袍。

好一個火辣辣的形象。

正好配合他「日神」這個稱號。

據說他還有一把紅褐色的頭

髮，不過，沒有人敢證實，因爲能使他脫下帽子的人並不多。

他的面貌也給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他臉孔英氣勃勃，臉容輪廓清晰，實在是一個難以描繪的英偉男子。

尤其是他雙目。

那懾人的眼神，有說不出的威嚴，據說有很多人，與他互望之後，不戰而敗。

他慣使一柄「太陽金刀」。

「太陽金刀」是一件神奇的兵器，伸展至最長的時候，有點像斬馬大關刀，使起來是金光閃閃，虎虎生威。

同時，也可以縮至一柄普通金刀的長度，當他把這金刀使起來的時候，金光如電，配以他紅袍似火與金光相尅却又相生，使人爲之目眩。

據說這柄「太陽金刀」還可以再縮，縮至一柄比手臂還短的匕首。

當他使用這匕首金刀之時，金刀紅袍已可渾然成一體，刀光與身影無法分開。

當然，看過「日神」使這短金刀的人，並不太多，因爲他們大多已成刀下亡魂。

不過，江湖上沸沸揚揚的傳說，加上人們加鹽加醋的形容，對於「日神」，就算他並不參加這世紀的決戰，祇要他肯出來亮相一下，也會有無數的人，欲瞻他風采。

何況他是出戰「月神」？

* * *

「月神」。

江湖上對這人的傳說，並不太多。

當他仍是「天尊」身份的時候，在江湖做事之際，也很少露臉。

當然有人見過他。

據說他是中原名門之後，至於是什麼名門，却一直沒有人知道。

「月神」與「日神」唯一相同的地方，便是容顏也一樣俊美，甚至有人說，「月神」比「日神」更俊美。

「日神」是一個極爲陽剛的人，而「月神」却是一個十分陰柔的人。

「月神」陰柔，却是完全沒有女性化的表現。

他的身材高挑瘦削，打扮是個書生的模樣，他臉如朗月，神采俊朗。

他並不喜歡穿武人的勁裝，而是一色青衣儒生打扮，他的衣服顏色常常不同，款式也是常常變更，但唯一不變的地方，是衣料優質高貴。

這樣說來，他像一個富家公子多於一個江湖人。

一個讀書人多於一個武人。

可是，他仍然是一個滿身書卷氣中透出英氣的非凡人，他眼光柔情似水，臉容純眞似孩提。

不過，當他一展身手之時，却又有使人動容之處。

他的兵器是一柄「儒生扇」。

這扇子用途極多。

當然是可以扇風納涼，同時也可以作點穴之用，當他把扇子一開一合之際，暗器便如驟雨急至，連珠炮發。

這扇子也可以拉長。

當他把扇子拉長至一般刀劍長度之時，扇骨已然自動接合，成爲了一柄劍的模樣。

當然並不是一柄普通的劍。

據說有人稱他這劍爲「泣血月華劍」。

「泣血」與「月華」是兩個不同的境界。

「泣血」是指他劍法厲害，當劍氣使出，有如泣如訴的感覺，及劍氣之中，似有血光隱現。

「月華」是指他劍招奇特，時而是像花一般，有時是含苞待放，有時是花團錦簇。

泣血月華劍殺人於無形。

這兵器的奇特並不止於此。

泣血月華劍仍可以再伸展，成爲一柄長兵器。

沒有人知道這柄似劍非劍，似棒非棒的長兵器，叫什麼名字。

「月神」一向是溫文爾雅，很少人看過他使這長兵器，據一些「日月神教」的信衆，曾經在教中一次萬人聚會之中，看過「月神」使用這長兵器。

那長兵器在這位書生手中，被衆人傳說紛紜，形容得難以想象。

有人甚至稱他使這長兵器像天人模樣。

什麼是「天人模樣」？

單是這一個形象，已吸引了江湖上無數的人。

其實，他們所使用的兵器完全與傳說的相反，日神用劍，月神則是用刀，稱爲月韻金刀。

* * *

當年「日月神教」教主仍在，「日神」與「月神」都被稱爲「日天尊」及「月天尊」。

他們兩人扶助教主，把「日月神教」從一個烏合之衆的小教，成爲一個幾乎覆蓋半個中原的大教。

「日月神教」聲勢日大，所作所爲，人言人殊。

說這教派是正派，因爲幾次黃河泛濫，北地苦旱，他們也出錢出力賑災。

說這教派是邪派，因爲他們教衆並不喜歡與一般人士交往，行爲在人們眼中視爲邪異。

不過，視他們爲邪教異端的，主要是中原人士怕他們坐大，威脅名門。

名門正派之人，向來都是對不合自己心意之人，視爲邪派，因此，「日月神教」便被稱爲邪教。

究竟江湖之上，誰正誰邪，實在難以分辨！

「日月神教」的人，秉承了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他們教衆對神教貞忠不二。

任何一個教衆，若遇上有人損其教派，他們必然以身相拚，護其神教教譽。

若然無法護其教譽，他們不惜以性命相殉。

他們常剖腹以示對神教的貞忠。

也許，這種精神與行動，來自扶桑。

由此可知，「日月神教」是一個非常團結的組織。

團結並非虛名，而是上行下效的結果。

「日天尊」與「月天尊」兩人，更是情如手足，心堅比日月。

當「日月神教」教主仍在世的時候，兩人從來沒有傳出不和，他們無分你我，爲教主爲教派鞠躬盡瘁。

「日月神教」教主離世之後，他們兩人仍是團結一致，可是，漸漸他們似是淡出江湖。

後來，却又傳出他們兩人各被教衆推舉爲教主，但兩人却不肯就任。

過了幾年，有人傳出「日天尊」與「月天尊」已分開，教衆改稱他們爲「日神」與「月神」。

他們甚至離開了日月崖，從此「日月神教」開始式微。

沒有人知道其間有什麼原因。

「日神」與「月神」沒有透露什麼，教衆更沒有說過什麼。

不過，他們不說，並不表示所有人不說。

那些不知道實情的人，仍有很多話可說。

於是，江湖之上，有很多猜測與傳言。

據說人活在凡塵，是離不開兩件東西。

第一是金錢，第二是權力，也有人把這兩件東西的排名，先後倒置：那是第一權力，第二金錢。

無論排名如何，兩件東西都非常重要。

因此，江湖人士的結論是：「日神」和「月神」兩人爲了獲得「日月神教」的全部權力，不得不分開。

另一個結論是：「日月神教」教衆極多，所擁的金銀財寶極多，富可敵國，「日神」與「月神」，正爲財寶而爭拗。

很多人都認爲，這兩個結論，就算是不中亦不遠。

江湖上的謠言，說一遍已有人相信，再多說一遍，已有人認爲是事實。

謠言說至第三遍的時候，已被認爲是眞理了。

不過，「日神」與「月神」兩人，却從來沒有出來說話，也沒有什麼澄清謠言的舉動。

唯一的事實，兩人的確是分開了。

而今兩人傳出決鬥，這一戰是爲了什麼？

爲權力？爲金錢？

答案人人想知道。

還有，二人武功如何，更多人想目睹。

何況，這一世紀之戰，可以下注，矚目可知。

「日神」與「月神」之戰，直使江湖震撼！

* * *

四月初八。

所有的英雄帖，都已準備就緒，這些燙金的大紅帖，上書精美的瘦金書字體。

所謂英雄帖，其實是來看這次在怡情坊舉行的「日月神」戰，一場世紀之戰的入場券。

曙光初露，三人又再聚首於練武場上的精緻書齋。

「滄海一粟」龐然巨一身勁裝，已是整裝就道。

刁難老人又一再審視那兩張大紅金帖。

「腦滿腸肥」傅家勇道：「龐兄，又要你再往中原走一遭，這兩張帖我們一定要保證送到收帖人手上。」

龐然巨道：「這個當然，否則我們這一次世紀豪賭，怎會有眞正的對手？」

刁難老人道：「對，沒有了他們兩人，不但使這場世紀之戰遜色，並且……他們兩人是我們怡情坊的收益保證……有了他們，天下好武之人、好賭之人，哪個會錯過這盛會！」

龐然巨拿起其中一帖。

上書着，金牌莊家魏無限。

另一帖上，赫然是大勝莊主戴盈。

傅家勇道：「這兩位大爺，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南，龐兄你可辛苦了。」

龐然巨道：「兩位兄台不用如此客氣，我在江湖中風塵僕僕去請這兩人，你們在怡情坊內也不見得有空閒，其他江湖好漢……」

刁難老人道：「一切不用擔心，祇要這兩帖送到兩人手上，其他人……單是要來看這兩個豪賭之客，再加上看日月二神，我想不到還有什麼人可以抵受這誘惑！」

三人大笑。

龐然巨把兩帖小心翼翼的放入了一個油紙包內，並珍而重之放在他那個包袱之內。

龐然巨拱手道：「別過兩位兄台！」

刁難老人與傅家勇也齊拱手話別，然後送着龐然巨，一直到怡情坊的大門口。

怡情坊大門口，早已有兩隊勁裝的男女。

一隊金衣、一隊銀衣。

金衣的是精壯男兒，銀衣却是一色女兒。

他們都是精神奕奕，士氣高昂。

原來今早不但是送龐然巨出發送帖，而且是怡情坊上下爲這世紀之戰的誓師。

這一次是怡情坊近五十年來最重要的決鬥，當然也是最重要的賭局。

要準備的工作，辦理的事，實在不勝枚舉，因此，他們在這天舉行誓師，算是整件轟動江湖之戰的一個序幕。

馬匹已然備妥。

仍是那匹無鞍無轡的馬。

龐然巨走近那兩隻石貔貅，更用雙頰親親那石雕，這是怡情坊一種誓師的禮節。

他們相信石貔貅可以爲怡情坊坐鎮，趕盡殺絕一切妖魔邪怪，更可以給他們帶來幸運。

龐然巨一躍上了馬，向怡情坊所有人揮手。

然後，他把馬鬃一拉，馬便如疾矢離弦，離開了怡情坊。

其他有工作的怡情坊坊衆，也分別向刁難老人與傅家勇別過，離開怡情坊。

* * *

日神與月神的決鬥，是武林之中恩仇的決鬥，是絕頂武功的較量。

然而，背後還有一場更大的決戰。

那是兩個豪賭客的決戰。

魏無限與戴盈的決戰。

金牌莊家魏無限與大勝莊莊主戴盈，究竟這兩人是何許人也？

先說金牌莊家魏無限。

顧名思義，金牌莊家是一個永遠要做莊的人。

「做莊」的意思，是以賭主的身份與賭客周旋。

沒有人會理會莊家的賭術如何，賭客祇會在意莊家是否有足夠的金錢賠給賭客。

而魏無限却是一個永遠賠得起的莊家。

任何賭客下注的是金錠，贏了的話，他一定可以用金錠依賠率賠給你；若你用銀兩下注，也一定可以獲得銀兩的賠款。

用銀票下注，當然是銀票的賠款。

甚至你用手指下注，勝了的話，魏無限居然答應賠回手指給你！

他是一個信用昭著的莊家，因此人們都尊稱他爲金牌莊家。

當然，這個名字得來不易。

魏無限常常接受別人的下注，不過有些時候，他自己也會下注。

然而，他是極會選擇的下注，而且一定下重注。

這十年來，他却沒有下注的機會，因爲沒有一場賭博，足可以使他有下注的衝動。

看來這一次，日月之戰，世紀之戰，足以使他動心！

魏無限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有人形容他是一座冰山。

一座冰山？深沉不露？冷漠如冰？

兩者俱是。

據說曾與他對賭的人，都說魏無限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冷靜得出乎常人意料。

冷靜是賭博求勝的不二法門。

事實上，賭局永遠不會有人長勝，人總有好運與劣運的時刻，在劣運之中，用冷靜的頭腦去分析、去抉擇，輸了其實是贏！

這話如何解說？

任何一個賭徒都有輸的經驗，一個普通賭客，在輸的時候，因爲沉不住氣，一輸再輸。

但魏無限不同，他在輸的時候，反而冷靜，很多時候，有壯士斷臂的精神。

他永不會輸盡。

他是輸少贏多，他輸了收手，下一次便是贏的準備，一般賭徒，祇是輸了不服，再賭再輸。

然而，魏無限的哲學是：「輸得起，放得下。」

這話說來容易，實踐却是極爲艱難。

祇有超乎常人的冷靜，才可以做到。

魏無限除了有冷靜而聰明理智的頭腦，也有狠辣的身手。

在江湖之上，一切都是拳頭在主宰。

沒有足夠的武功，沒有人可以在江湖立足。

魏無限使的武器是一雙金牌。

這金牌據說是天下精金所鑄，所謂精金，包括了天下極爲罕有的烏金在內。

烏金極硬，打磨之後，也是極爲鋒利，可以削鐵如泥，不過，近十年來，沒有幾個人，可以再見魏無限使他那雙金牌。

因爲他手上的金錢足以服衆。

不過，他的武功在江湖傳說之中，實在已是頂級高手。

他的外號「金牌莊家」，金牌二字，其實也是由他的武器得來。

四月十八。

龐然巨已然到達了金牌莊。

金牌莊上下，早已知悉龐然巨的來臨，在金牌莊五里之外，已有人接待龐然巨。

這是極其隆重的迎迓。

龐然巨知道，「金牌莊家」對自己的來臨，極爲重視，換句話說，魏無限對這一次世紀之戰，當然是非常重視。

魏無限在金牌莊門口親迎龐然巨。

金牌莊莊門口已滿是勁裝漢子，當中却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

他一身淡青色的錦袍。

龐然巨一見這人，便躍身下馬。

人未着地，便叫道：「魏兄！」

這一位俊俏書生，竟然便是魏無限！

魏無限上前道：「一別多年，龐兄還是風采……」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對一個侏儒的人來說，風采依然，似不是一句恭維之話。

龐然巨接口道：「魏兄仍是玉樹臨風，連我這小人兒也妒忌了。」

龐然巨極爲懂得自嘲，也懂得爲人添光。

魏無限道：「請！」

龐然巨被簇擁着入了金牌莊，接過香茗之後，他開門見山的道：「魏兄早知在下來意？」

魏無限道：「早已有所聞！」

龐然巨已從油紙包中，抽出了那張大紅金帖。

在抽出的時候，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竟然把另一張也抽了一半出來。

他急忙把那張塞回油紙包內。

龐然巨恭謹的把大紅帖奉上。

魏無限接過，把帖子打開，看了一眼隨即道：「果然是世紀之戰！」

「魏兄……」

「『日神』、『月神』是江湖最頂級的高手，而且他們之間恩怨糾纏，這一戰必然是悉力以赴。」

「這個當然。」

「悉力以赴，當然是公平之戰，也是公平的賭博，我當然是不能不叨陪末座。」

魏無限說話極盡技巧。

「魏兄太過客氣！」

「不，我說的都是實話。」

龐然巨故作欲言又止，他嚥了一口氣，放下杯子，却是無言。

魏無限自己是個老江湖，龐然巨何嘗不是？

「龐兄快人快語！」

「魏兄向來懂作莊家！」

「金牌莊在怡情坊面前，祇是小巫而已！」

龐然巨拱手道：「龐兄太過客氣，不過，既然『日神』、『月神』選擇了在敝坊中作一戰，這一次我們僭越……」

「怡情坊是當然的莊家！」

「不，這一戰是沒有莊家的！」

「沒有莊家？」

「對！」

沒有莊家，如何作賭？

龐然巨道：「怡情坊在這世紀之戰中，也不作莊家，敝坊祇是抽佣。」

魏無限道：「抽佣！好極，好極，怡情坊成全了這日月神之爭，抽回佣金，也是合情合理。」

其實，他的心中在嘀咕。

抽佣是賭局中的永遠贏家。

魏無限道：「這世紀之戰，既無莊家，那麼敝莊將與什麼人作賭？」

龐然巨道：「與整個江湖作賭。」

好豪氣的話！

「好極，與所有下注的人作賭！」

「對極！」

兩人互望了一會，相對沉默。

龐然巨道：「當然，你們有一個主要的對手。」

魏無限沒有問，可是，他似乎已隱約的知道，他的對手應該是……

龐然巨望着魏無限。

這個對手一定是魏無限心中呼之欲出的一位，對於這一位對手，他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情緒。

既喜之亦恨之。

龐然巨口唇緊閉，不過，他終於透露了出來。

「戴盈！」

這兩個字，似乎並不使魏無限覺得詫異。

魏無限接口道：「大勝莊的戴盈！」

龐然巨道：「其實魏兄早知……天下間除了戴盈之外，還有誰配與魏兄對賭？」

魏無限突然呆着，他似乎陷入了回憶。

半晌，他才赫然一驚的從回憶中回到現實。

龐然巨道：「魏莊主，你對大勝莊戴盈莊主沒有什麼意見吧？」

「沒有。」不過，龐然巨可以感覺得到，這兩字似乎說得勉強。

這時，一個僮僕進來，輕聲的對魏無限道：「莊主，酒菜準備好了。」

魏無限道：「好極，龐兄，你遠道而來，我一定要好好的招呼你。」

「多謝莊主。」

這一頓飯吃得龐然巨滿意極了。

翌日清早，他便離開了金牌

莊。

* * *

龐然巨要匆匆的離開金牌莊，那是因爲他希望盡快的把另一張英雄帖，送到大勝莊莊主戴盈的手中。

大勝莊——戴盈。

對龐然巨來說，這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

不過，與他正式見面的次數並不多，他清楚記得，戴盈莊主來過怡情坊一次。

可是，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

戴盈留下了一個令人難以磨滅的印象，這印象却並不是一個好的印象。

戴盈在江湖之上，一向不給人留好印象。

事實上，在江湖人的心目中，戴盈簡直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物。

魏無限與戴盈在怡情坊祇交往過一次，已然對他有了討厭的心。

戴盈令人討厭的地方有二。

第一，他是一個常常大勝的賭徒，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逢賭必贏的賭徒。

幾年前，戴盈來到怡情坊，也拿了差不多一萬兩黃金離去。

當然，他並不是白白的把黃金帶走，而是在不同的賭局中贏回去的。

第二個令人討厭他的地方，是這人爲人囂張，言語囂張，態度囂張。

他是一個贏了對手金錢之外，還要贏體面的人！

輸了的對手，心中已是既憤且酸，還要受人的揶揄，那種討厭心情，實在是難以形容。

沒有人可以忍受他，可是人人却要忍受他，因爲他賭術既高，武藝也自是不饒人。

據說戴盈的武功深不可測，這當然是人云亦云的說法，因爲沒有多少人曾與他對打。

他的兵器是一條繩子。

他曾豪情地道：「我手中的繩子，可以把天下索回來！」

他目中無人，不過，他不斷的向江湖人證明，他此語不虛。

他贏過不少江湖中人，也勝過不少英雄豪傑。

他的一條繩子，的確爲他爭奪了無數東西回來。

就以金牌莊家魏無限來說，他也曾重重的敗在他的手上，因此，當龐然巨向他提起戴盈之時，他心裡泛起的，不是一陣漣漪，而是一陣澎湃。

連金牌莊家魏無限、怡情坊都曾是戴盈的手下敗將，那麼究竟戴盈而今已是一個怎樣的人？

從西北一直南下，龐然巨是馬不停蹄。

十日之後，他已渡過了長江，這段日子，日月神之戰，已傳遍江湖。

幾乎連小孩子也知道的事情，大勝莊內的人，當然不會不知道。

可是，當龐然巨來到太湖，仍未見到有人來迎接他，或作其他形式的接觸。

大勝莊今日在江湖上的地位極高，不過，怡情坊事實上名聲也不弱。

大勝莊明知有客上門，應該不能如此冷漠視之，至低限度，亦應派出一些嘍囉，作歡迎之狀。

但大勝莊完全沒有。

大勝莊莊主似乎明白，他在江湖上，無論黑白兩道，人們都是討厭他。

所以，他的大勝莊，並不是設在一般的土地之上。

大勝莊是在太湖之上。

太湖極大，湖中有小島，大勝莊便是據島而建，四面環水，不易接近。

龐然巨早已探清楚往大勝莊之路。

那日，他來到太湖一個渡口。

渡口之處，泊有幾艘船。

本來，渡口船都是極爲簡陋，但泊的幾艘却是相當豪華，船桅竟是金色的。

那是一個標誌，大勝莊的標誌。

連官府的船，看到這些金桅杆的船，也要退讓三分。

渡口無人。

龐然巨在岸上走了三遍，像沒有人發現他似的，他終於忍不住的叫道：「船家，船家！」

良久，仍是無人相應。

其實，那一艘金桅杆的船上，是有人的，不過，他們似是不理。

龐然巨心中有些生氣，不過，生氣是無用的，反而把事情弄壞。

於是，他拱手向船，恭謹柔聲道：「大勝莊的英雄，在下是怡情坊派來的。」

怡情坊在江湖上算是大名鼎鼎，可是，船上的人仍是無動於衷。

龐然巨實在按捺不住。

這時，最近渡頭的一艘船上，有人伸出頭來。

那人面目猙獰道：「矮子，你說你是怡情坊派來的？」

終於有人相應。

龐然巨道：「是的，在下正是怡情坊派來的！兄台是……」

那人並不耐煩聽他，把頭縮了回去，似乎是要從船中走出來。

龐然巨等着。

一盞茶的時間，竟然是毫無聲息，他祇能聽到太湖湖水拍岸聲。

這人實在是傲慢無禮之極。

龐然巨實在無法忍耐。

就在這時，一個人影在船頭出現。

那人極矮。

天，竟也是一個侏儒！

龐然巨剛才完全不知道那人也是一個侏儒，因爲剛才祇看到那人的臉。

侏儒的臉與常人差異不大，不同的祇是身體。

那侏儒似是愛理不理道：「你想往哪裡？」

龐然巨忍耐着道：「在下是龐然巨，是怡情坊派來的……」

那侏儒聽到他的名字，開始是一怔，然後竟然大笑起來。

笑聲震耳欲聾。

龐然巨無法再說下去。

那侏儒似乎很辛苦才止住了笑聲道：「你居然叫龐然巨物，那我應該叫什麼？」

說完他又再大笑起來。

這句話與笑聲，實在是難以忍受的侮辱。

龐然巨雖是個侏儒，但身手極好，江湖之上，沒有幾個人敢開罪他。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個侏儒，最怕人提起他身體細小或畸型之話，任何人不知忌諱，苦頭就吃不盡。

而這個侏儒竟敢以如此輕蔑的口胳，對他說話，對他大笑，他實在無法再忍。

龐然巨一躍，無聲無息的上了船，船身並沒搖動。

面對面的與那侏儒對站。

那侏儒見他身手實在佳妙，讚道：「好身手！」

話雖是讚美，但仍帶傲慢。

龐然巨也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雖然在非常憤怒之際，仍帶理性道：「閣下是……」

那侏儒道：「我？」

龐然巨道：「閣下是……」

「我姓巨。」

「巨？」

那人祇是點了一下頭。

「大名呢？」

那侏儒道：「我不想說！」

「爲什麼？」龐然巨問。

「因爲……因爲……」他欲言又止。

「大名是……」

「你一定要我說？」

龐然巨道：「當然。」

「那我祇好說了！」不過，他仍然沒有立即說下去，似是支吾着。

終於，他說道：「我的名字是無霸！」

「巨……無霸？」

龐然巨聽了，心中兩種感覺同時升起。

首先是好笑——這侏儒竟自稱巨無霸！他實在無法忍得住而大笑起來。

不過，笑聲稍響即歇。

因爲，他另一種感覺隨即而起。

那分明是在嘲笑、譏諷着自己！

他實在按捺不住，他雙掌一推。

那自稱巨無霸的侏儒，反應也快，稍一閃身，避過了龐然巨的雙掌。

龐然巨掌力雄渾，掌力打在船帆之上，啪啪有聲，他招式一變。

先是一個虛招攻向巨無霸之右。

巨無霸閃向左。

那正中了龐然巨的道兒，他已是左掌一出，結結實實的打在巨無霸身上。

巨無霸見避無可避，硬接了他這一招。

這一招力道之勁，使巨無霸無法抵擋，整個人被拋上半空，不過，他身手也算不差。

在半空之中，以力借力，翻了三個觔斗，終於落在那堆繩子之上。

龐然巨想再攻。

巨無霸道：「龐爺來自怡情坊？」

語氣似有改變。

龐然巨知道，做人要見好即收，他目的是見戴盈，何必與這小鬼糾纏？

「那又如何？」龐然巨並不客氣。

「那請坐穩！」

巨無霸把繩子踢起，本是縛着岸上石壁的繩，已然鬆了，他一手搖櫓，船便開動。

這艘並不是小船，巨無霸居然一手開動。

當然，船艙下面，已有人幫手，不過，這一番身手，仍然顯示他的不弱。

最令人氣結的，仍是他那討厭的言詞。

戴盈手下一個小卒子，已是那麼令人討厭，那麼，戴盈本人，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太湖面積極大，煙波浩瀚，水天一色。

那艘金桅杆的船，在巨無霸指揮之下，如疾矢離弦，竄向湖心。

不久，有一小島在縹緲的霞霧之中顯現。

轉眼之間，船已泊岸。

湖中有島，已是極爲罕見，而這島到處嶙峋怪石。

龐然巨在巨無霸引領之下，走過了一條長長的石堤，兩個身材矮小的侏儒，走在石堤之上，看來極爲詭異可笑，不過，兩人臉孔相當

嚴肅。

轉過了石堤，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個巨大的牌坊便在眼前，牌坊之上，寫着四個大字：大勝之門。

向來牌坊題字，都是名家騷人墨客，字必是鐵劃銀鈎，力透紙背之作。

可是，這「大勝門」却不是。

那四個大字像狂風擺柳，說句實話，四個大字，字不像字，勉强說來，像一個剛學寫字的小孩，勉强東拉西扯，拼合之作。

龐然巨看在眼裡，却暗笑在心頭，心忖：「怎會找一個這樣的人題字？」

巨無霸似乎完全洞悉他的心意道：「不要看輕莊主這幾個字！」

龐然巨並沒有表示什麼。

巨無霸續道：「據名家所評，這四個字充滿輕蔑之意，是書法界中難得的傑作！」

「什麼？」

「桀傲不凡，狂放不羈！」

龐然巨似仍不明白。

巨無霸本來心氣高傲，並不想多說一句話，但爲了這四個字，他却再費唇舌道：「咱們莊主是大勝之人，你看！」

他們已過了牌坊。

巨無霸回過頭來，龐然巨也轉身一看。

原來牌坊之上，又有另外四個字，「贏盡天下」。

好豪氣，也好大口氣。

字體依然是那麼拙劣，但其中輕蔑驕傲之氣，却是躍於字裏行間。

大勝莊莊主似乎比傳說中更爲狂傲。

兩人一直走到一間大宅之前，朱門之上，滿是金色圓釘，極具氣派。

巨無霸道：「你在這裡等一下，讓我通傳。」

龐然巨心中有氣，「天下人都知我來，還要擺什麼架子，顯什麼氣派？」

他沒有說出來，祇好站住。

這大門口看來並沒有什麼人把守，但瞞不過龐然巨的眼睛，牆角與牆頭之處，佈滿暗卡。

巨無霸剛推開大門，却又轉身道：「拜帖呢？」

龐然巨更氣，忍不住道：「我怡情坊並沒有什麼拜帖！怡情坊……」

「怡情坊三字已是鏗鏘有聲，已是最佳拜帖！」聲音傳自門內。

巨無霸聽了，臉上略有惶恐之色，他退在一旁，門却自動的開了。

門開了，又使龐然巨爲之一愕。

原來門後面，已是一間大廳，大廳之內，至少有七十人，不過，却無半點聲音。

大廳當中，坐着一人。

那人坐在一張極爲高大的太師椅上，而剛才說話的，正是這人。

這人是一個大鬍子，虬髯戟張，却沒有好好的整理，再加上一頭長長亂髮，實在看不清他的面貌。

可是，此人却穿了非常整齊的長袍，長袍金色，當他稍微一動，金光反射，令人目眩。

這人當然是大勝莊的莊主戴盈。

但龐然巨故意向他示威道：「這位大概是……」他並沒有繼續說下去。

戴盈等了一下，霍然站起道：「你當然是怡情坊的三寸釘！」

三十年來，龐然巨首次親耳聽到「三寸釘」三字，雖然，他明知背後人人都是如此叫他，不過，實實在在，自他在江湖成名以後，沒有人敢在他跟前這樣叫他，甚至「三寸」兩字也沒有人敢說！

龐然巨臉色劇變。

可是，那戴盈却似是不以爲意。

戴盈走下了兩步，當他身軀移動，金袍在光綫之下，閃閃生輝，更是刺目。

戴盈續道：「三寸釘贏盡天下高人，龐爺路途可辛苦了！」

這話實在令龐然巨發作不得。

龐然巨拱手道：「戴莊主，在下奉怡情坊之命，奉上英雄……」

戴盈並不理會他說的話，道：「舉賢弟，你可有在路上好好招呼龐爺？」

那巨無霸道：「有，有。」

原來這人姓「舉」，名字喚作「無霸」，怪不得聽起來就變成了巨無霸！

戴盈道：「龐爺，我派舉賢弟接你，你們兩人同樣高大，當然是門當戶對！」

這話又提起他的身高，龐然巨又再氣上心頭。

舉無霸是戴盈手下，當然沒有什麼表示。

不過，龐然巨久歷江湖，而且早已知道，這大勝莊莊主向來是狂傲迫人，氣焰迫人。

其實，這是他的爲人策略。

他永遠擺出高姿態，甫一見面，未贏盡人家口袋金錢，已贏盡氣派。

既是如此，他當然盡出侮人言語。

想到此處，龐然巨竟可以淺淺一笑道：「多謝莊主盛情，我與舉兄兩人，盡合莊主之眼。」

好一句得體的話，却又反過來，輕蔑了戴盈。

俗語有云：狗眼看人低，這話明明說戴盈是狗。

舉無霸聽了這話，望了龐然巨一眼，似有嘉許之色，並有志同道合之慨。

戴盈是個聰明人，他如何不知此話其中深意，不過，他却故作不知。

戴盈道：「龐爺光臨本莊，可有要事？」

這是多此一問。

龐然巨忽然心血來潮道：「當然有事！」

他從懷中，抽出了那張大紅金帖。

戴盈正等着他把帖子奉上。可是，出乎廳內幾十人意料之外，連戴盈也一時之間，目瞪口呆。

龐然巨沒有奉上大紅金帖，而是反手一撕，大紅金帖轉眼之間，撕成粉碎！

戴盈愕然半晌，却隨即哈哈大笑。

龐然巨聽得出這笑聲，空洞無力，祇是掩飾他無奈而不知如何應付的尷尬。

龐然巨轉身。

戴盈一舉手，廳中七十個人，躍然而起。

七十個人，各據大廳要點。

舉無霸以背靠着大門，以他的身形，在這大廳大門之前，却另有一番氣派。

戴盈知道自己一向的狂傲，今日遇到了對手，他是個聰明人，當然不會死撐下去，執迷不悟。

他止住笑聲道：「龐爺，你來大勝莊，目的是在我眼前撕帖？」

「當然不是。」

「那是如何？」

「爲莊主你挽回面子，保住名聲！」

這話又再使衆人楞住。

龐然巨索性坐在地上，本來矮小的身軀，顯得更小，不過，人人都要向他垂眼。

「此話怎說？」戴盈話中略帶怒意。

「相信莊主已知，一場日月神之戰、世紀之戰，將會在怡情坊內舉行。」

「江湖傳聞！」

「不是江湖傳聞，而是事實，怡情坊更爲了讓天下英雄大開眼界，更覓得天下有豪情之士，輕注怡情。」

「這本是怡情坊的生意嘛！」

「對，金牌莊的莊主魏無限已經答應了在下。」

「魏無限？」戴盈似是自言自語。

「是的，我想，魏無限是金牌莊家，天下無敵！」

「什麼？他是天下無敵？」

「是的，應是天下無敵！」

「那麼我呢？」戴盈再也沉不住氣了。

「你？」龐然巨抬起眼來，似是審視戴盈一遍，半晌才道：「怡情坊就是知道，你是他唯一的對手。」

「你們也沒有走眼。」

「不過，當我見過莊主之後，我改變了主意！」

「什麼主意？」

「邀請閣下到怡情坊的主意。」

「爲什麼？」

「因爲我觀你氣色，看你神情，你一定輸！」

幾十年來，那有人敢在戴盈面前，提個「輸」字？

「你一定輸！」龐然巨故意的重覆。

戴盈已氣上心頭。

龐然巨却慢條斯理的說着，而且轉身似欲離開。

戴盈道：「龐爺仍未解釋清楚！」

龐然巨愛理不理。

七十人衣袂一動，悉索有聲。

龐然巨依然向門口走去。

舉無霸以一夫擋關之勢。

「龐兄何必匆匆而去？」舉無霸道。

戴盈道：「龐爺，幾十年來，沒有一個人，膽敢在我面前說個輸字，而你敢……在下佩服！」

龐然巨微笑。

這笑意的確是從內心浮現出來的。

「來人！」戴盈手一揮。

七十個人已排成兩行整齊隊伍，一條金色的地毡已鋪在地上。

紅地毡已是極盡地主之誼，何況是金色地毡。

「龐爺，請！」

龐然巨看看兩邊，然後踏上了金色的地毡，以他三尺身軀，却像個君臨天下的巨人！

好個龐然巨！

他們一直往內，穿過了幾道月牙門，祇見庭院深處，到處都是亭台樓閣。

戴盈領了龐然巨進入了一間小樓。

這小樓外面是紅牆綠瓦，內裏佈置也是金碧輝煌。

沿路上，護衛莊衆越來越少，來到了這小樓時，戴盈已摒退了所有隨員。

這表示小樓已是大勝莊中最重要而安全的地方，不用再派人手護衛。

另外的意思是表示戴盈已相信龐然巨。

「龐爺，請！」

他們來到了大廳。

廳的盡處供奉着一隻猴子模樣的東西，龐然巨再看清楚，原來竟是大聖孫悟空的神像。

大勝與大聖同音，戴盈供奉孫悟空，應是合情合理，這正如怡情坊內供奉貔貅坐鎮，道理也是一樣。

戴盈親自奉上香茗。

龐然巨接過，內心實在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戴盈道：「龐爺，剛才多多開罪！」

這時的戴盈似完全沒有了那種中人欲嘔的囂張氣燄，又道：「這次貴坊的世紀之戰……」

龐然巨接口道：「戴莊主你想……」

「魏無限必然會到？」

「我是剛從他的金牌莊前來。」

「他身體可好？」

「看來風采依然！」

「武功是否精進？」

「這點……在下不敢說。」

戴盈道：「他風采依然，武功當然是精進，我這是多此一問。」

「戴莊主與金牌莊主魏無限……」

「江湖上有誰不知我與他有極深遠的淵源，上天保佑他身體平安！」

「你很久沒有見他？」

戴盈沒有回答。

龐然巨望了戴盈一眼，祇見他臉色深沉，似有非常沉重的心事。

他忽然明白，為什麼自己把大紅金帖撕碎之後，戴盈反而一改囂張態度。

原來戴盈對怡情坊所舉行這次日月神之戰，是非常重視，可惜他開始之時，對龐然巨估計錯誤。

他本想以氣燄嚇人，却嚇不倒龐然巨。

從戴盈此刻的眼神，龐然巨已知道，其實戴盈更重視的，是金牌莊家魏無限的出現。

在江湖之上，誰不知道這南北兩大莊過去是有些隙嫌，但他們早已各分兩地，似無什麼來往。

戴盈道：「龐爺……」

龐然巨從沉思中驚醒道：「戴莊主！」

「既然魏無限參加這世紀之戰，我當然也要出席這江湖盛事。」

想不到戴盈竟親口提出。

龐然巨道：「這個當然，沒有戴莊主，這項江湖盛事，怎稱得上盛事？」

「好極……不過……」戴盈欲言又止。

龐然巨當然明白，那是大紅金帖之事。

日月神之戰，是一項極其嚴密的決鬥，並不是任何江湖人都可來。

而且這次入怡情坊內下注的人，更是精挑細選，更有一項規定，非有怡情坊的大紅金帖，是不能入內。

此舉目的，是避免一些江湖人混入其中，無端生事，而且此次下注，數目將是極為龐大，而且全是眞金白銀，為了安全，怡情坊不得不小心應付。

認帖不認人，是其中一項守則。

這次的英雄帖，全是怡情坊中人，親手送出，一定不會落在其他人手內。

沒有大紅金帖，甚至戴盈也會被拒於門外。

本來，戴盈並不稀罕這大紅金帖，不過，當他聽到金牌莊家魏無限也一定到怡情坊時，他似乎也非到怡情坊不可，可惜的是，龐然巨已把金帖撕碎。

不過，戴盈是見過世面的人。

他不怕沒有大紅金帖，而不能進入怡情坊之內，因為他有足夠的黃金。

黃金是世上最佳的入場劵。

祇要大派黃金，天下地方，那處不是暢通無阻？

然而，他又再估計錯誤一次。

連續兩次的錯誤，使他的氣燄也不得不壓了下來。

龐然巨對於戴盈的心事，當然看在眼內，雖然他並不完全明白戴盈內心所想，不過，他可以肯定一點：戴盈想堂堂正正的入怡情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看這一場世紀之戰，而是與魏無限一晤。

他們兩人之間，又有什麼恩怨？

龐然巨道：「大紅金帖已撕碎……辦法仍是有的。」

「怎麼？」戴盈色然而喜。

想不到戴盈為了這帖，竟喜形於色，一改以往囂張拔扈之勢。

「那要看戴莊主！」

「怎麼？」

「在下的金帖，是否送到戴爺手上，祇有你和我知道，我說戴爺已收，你便是收了。」

戴盈道：「那多謝龐爺。」

「不過……」

「又有什麼問題？」

「到時你來怡情坊，事實又不能展示金帖，我恐怕其中又有麻煩。」

戴盈道：「對！我不想未入貴坊時，便有麻煩。」

這話正是戴盈會變得如此低聲下氣的關鍵，他那麼重視堂堂正正入怡情坊，自有其原因。

龐然巨道：「在下有一個提

議，不知莊主……」

「請說！」

「在下送來金帖，一般情形之下，收帖之人，會在月內把謝帖送回怡情坊，當我們收到謝帖，便肯定被邀的人一定會準時赴會。」

「好極！我立即奉上謝帖！」他擊掌三下，立即有傭僕入內。

戴盈在那人耳邊吩咐了幾句。

那傭僕恭謹而去。

龐然巨道：「我帶回戴莊主謝帖，到時，敝坊中人，連在下在內，定會出坊相迎，那再不用金帖了。」

「好極！」戴盈頓了一頓道：「龐爺一路上由金牌莊前來，辛苦極了……倒不如，稍作休息才……」

「不！我要立即動身回坊。」

「咱們好好喝一杯，也躭擱不了多少時間。」

他已站了起來，不容龐然巨拒絕。

龐然巨祇好隨他，進入了一個偏廳。

偏廳之內，早已擺好了酒筵。

戴盈這個外表粗獷的人，却也懂得生活藝術，桌上菜餚精美，醇醪芳香。

酒過三巡，有僕人入內，在他耳邊低語。

戴盈聽了立刻道：「快拿來！」一個勁裝打扮的手下，捧着一個金盤進來，盤子之上，一片金光燦然。

戴盈接過金盤，親手奉上。

龐然巨一看，赫然是一張謝帖，一張用眞金打成薄薄的一張謝帖。

帖上文字龍飛鳳舞。

好精緻的手藝，最難得的是，竟可在三巡酒的時間之內，完成這金謝帖。

龐然巨道：「多謝戴莊主的隆情盛意。」

「客氣！」

他們又乾了三杯。

本來是弄至幾乎不可收拾的攤子，想不到却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

人生之事，就是如此變幻莫測。

那夜，龐然巨在大勝莊內過了一夜，翌日，他兼程回怡情坊。

答應決鬥　戰神仲裁

登泰山而天下小。

泰山是五嶽之一，地勢高聳，大有君臨整個中原之勢，因此在泰山之巔，自有氣勢不凡之感。

另外一個原因，使人感到天下小的原因，是那萬里晴空，太陽有如火球懸空，使人目眩，不敢逼視。

日光崖上，有人單腿屹立，微仰日光。

那人衣袂迎風，實有出凡之感。

忽然，他雙手一舉，身體稍作上升，然後是一個急速的廻旋。

人在日光之中，頓成一條光柱。

光柱在上空，左右盤旋，忽高忽低，使人眼花撩亂，不知是日光刺目，還是那身影，使人無法逼視。

忽地，那人冲天一躍。

同時，一朶烏雲飄過。

那人在半空中，兔起鶻落，再向下如兀鷹般俯衝，衣袂飄揚，颼颼有聲。

那人動若脫兔，落下之時，俯伏崖上，有若兔子，而在同時，天地頓時一黑。

這人武功已臻化境，大有驚天地、泣鬼神之勢。

烏雲過後，大地又呈一片光明。

那人仍然在崖上，屹然不動。

不知是崖石融入了他身軀，還是他使崖石凝立不動。

日神。

一身白衣的日神。

他一直俯伏在日光崖上，不知是向日光伏拜，還是與日光抗衡。

直到日落。

泰山的黃昏，又是有另一番的景象。

西方滿天紅霞，並不眩目的日光，已成了一個橙色的大圓盤，像喝醉了的歸人。

兩個白色的身影向日光崖上而去。

這兩人也是一身白衣。

再近日光崖一些，却是兩個童子，兩人相貌一樣，連動作舉止，也是一模一樣。

來到崖前，兩人肅立。

那白衣的日神，正怔怔的望着西沉的夕陽。

「你們來了。」

「是的，主人！」兩人同時回答，連聲音也是一模一樣，無分彼此。

這兩人臉如冠玉，有如孩提，他們是一雙孿生兄弟，是日神的劍童。

也是日神自歸隱泰山日光崖之後，唯一接近他的人。

他們一直看着日神長大，而今日神已步入中年，這兩兄弟依然是一對孩童似的。

他們兩人年紀有多大，沒有人知道，甚至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但外表來說，他們仍是個童子一般。

「主人，該回去的時候了。」

日神嘆了口氣，像是回應兩位

劍童，也像是自言自語的道：「是的，該是時候了。」

兩位劍童，一前一後，伴着日神，步下日光崖。

過了一些亂石，三人在荊棘之中，似是飄身而過，兩個劍童的輕功，也是非常人可比的了。

過了荊棘，又過一處矮叢林。

那是一處非常隱蔽的地方，並有流水淙淙，到處是綠色的苔蘚。

三人同時向崖邊一躍，落下崖上的一棵在石縫長出來的松樹，三人再借松樹彈力，進入了山壁上一個山洞。

這山洞，無論在崖上崖下，也不能看到。

相信祇有兀鷹慢慢飛下，才可以看到。

山洞外面，雜草叢生，可是過了一叢雜草，却是豁然而開。

山洞之內，竟是宮殿一般的裝飾。

雕樑畫棟，應有盡有。

日神剛坐下，劍童已奉上了香茗。

「還沒有消息?」

「有……」一個劍童道。

另一個接口道：「相信一切都如主人所料。」

日神微微一笑，可是這微笑之中，竟隱隱有着憂鬱之意。

日神是個劍眉星目，極爲英俊的男子，步入中年，臉上添了一些皺紋，這些皺紋，不單沒有使他呈老態，反而更添一些英氣。

滄桑之中，帶點憂鬱的英氣。

他微微呷了一口茶。

劍童道：「主人今晚可要喝一些?」

「不。」他斷然的拒絕。

對兩個劍童來說，這事還可建議，日神本也是個酒神，但自怡情坊的龐然巨來過之後，他便滴酒不沾唇。

兩個劍童向來嗜酒如命，他們知道戒酒的辛苦。

「你們日來辛苦，你們可喝一點。」

兩個劍童臉有喜色。

日神續道：「我早已向你們說過，自這決鬥開始，我便不再喝酒，因爲我要保持頭腦的清醒。」

「對，這一戰祇許勝不許敗。」

「對，我們也要保持頭腦清醒。」

當然，他們也不能喝。

「主人……今日可有領悟?」

「劍奴，你採的烏金，如何了?」

原來其中一個劍童，名叫劍奴。

劍奴道：「已採夠了，足夠鑄一柄劍。」

同時轉向另一劍童道：「劍僮，你練的耀火又如何?」

劍僮道：「一切就緒。」

兩人互望一眼之後，同聲道：「明日吉時，鑄劍便要開始。」

「要多少時日?」

「七七四十九日。」

日神掐指一算道：「勉强還夠時間。」

而今是四月，決戰的日子在六月，應該有足夠的時間，這一柄劍對日神來說，可能是勝負的關鍵。

他滿意地笑了一下道：「今日我伏崖半天，似有所悟，待四十九天之後，劍成而訣也成。」

劍奴與劍僮同聲道：「恭喜主人。」

* * *

入夜。

劍奴與劍僮服侍過日神之後，便退出了房間，他們是一起睡在離主人日神不遠的另一間房間。

兩人日間同採烏金，工作是極其疲累，因此，兩人一躺在床上，便已入睡。

日神却沒有。

月光穿過一個小窗輕柔地透入。

他不能入睡，其實過去幾年，尤其是當年月神及明兒離去之後，他常常失眠，無法入睡。

他輕輕地起來，走到那小窗之前。

窗前是一個懸崖，崖上有一塊天然的光滑大岩石。

他怔怔的望着。

忽然，他好像看到大岩石上，三人在飛舞。

明兒天生一副好身段，她的舞姿永遠教人看不厭。

她在兩人身畔左穿右插，每一個動作，都是柔若無骨，飄逸似煙。

明兒是日月神教教主的唯一女兒，也是他們兩人的師妹，三人在日月神教中一起長大，也一起學藝。

他們三人，幾乎是三位一體。

明兒學武之時，與兩位師兄同時那麼豪邁，但空暇之時，兩位師兄却一樣與她同做女紅。

孩提時代，根本沒有性別的分別。

但當教主在彌留之際，同時對兩位天尊說過，「明兒的終身，便要依附你們其中一個了。」

這話使他們兩人對明兒有了不同的感覺。

那年他們兩人是二十歲，而明兒是十八歲，他們在日月神教之內，地位崇高，並沒有與其他教衆一起生活，對於男女情愛之事，似懂非懂。

當教主撒手塵寰，兩位天尊，要參與日月神教的教務，並且經過

凡俗事務的洗禮，他們開始對明兒有異樣的感覺。

不過，他們還是有一個理想。

三人永遠一起生活，永不分離。

現實生活並不能讓他們這樣。

他們兩人一日一日的長大，對明兒的感覺也越來越强烈。

他們的心底內都希望自己可以單獨的與明兒相對，可是，他們表面的行動，却仍要三人同時一起。

這種表面的矛盾，隨着日月消逝而增長。

其實，他們內心都知道，但總無法去面對。

明兒一直是那麼純眞，表面上她對兩人一樣，但內心却有另外一個選擇。

她並不是選擇了其中一人，因爲兩位師兄，各有優點，尤其是單獨相處之時。

與日天尊面對之時，她會沉醉在他豪邁的情懷裡。

與月天尊面對之時，她會沐浴在他柔情的蜜語裡。

可是，當她獨處之時，她却無法加以選擇，兩位師兄都是那麼好。

明兒雖長大於日月神教，但在思想上仍有傳統禮教的陰影。

她知道她始終要來一次抉擇。

抉擇肯定換來痛苦，因爲她一定要捨棄其中一個，她實在不敢面對這個抉擇。

而另一個痛苦，却是兩位師兄，都沒有明顯的表示，漸漸她爲這事而苦惱。

她忽然有另外一個抉擇。

她決定離開兩人。

她的決定是經過思考的，但却不動聲色。

離開日月神教總教壇，那天正是明兒的生日，兩位師兄爲慶祝她的生日，而喝得半醉。

醒來的時候，兩人懷中，多了一個玉珮。

兩人一看便知，這是明兒一直掛在身上的玉珮，接着，他們都以爲鴻鵠將至。

結果，他們發現了明兒失踪。

兩人瘋狂的追下山去，找了半天，憑着他們兩人，也憑着千百教衆，却無法找到明兒的踪影。

他們倆回到日月神壇，對着明兒的玉珮發呆。

他們都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明兒是爲他而走的！而迫走明兒的，那便是對方。

兩人開始懷有心結，這個心結越長越大。

終於，他們借着日月神教內的事而決裂。

兩人同時離開了日月神教總壇，外面江湖人，甚至是日月神教的教衆，也都以爲他們爲爭教主之位而不和。

祇有他們兩人內心才知道，他們都是爲了明兒而無法容納對方，甚至憎恨對方。

愛情使人心胸狹窄。

多年來的手足之情、恩義……俱煙消雲散。

* * *

日神一直望着那片浸淫在月光下的大岩石，他自己却陷於回憶之中。

轉眼之間，十年日子如流水般逝去。

他獨自在泰山日光崖上生活，有劍奴與劍僮的服侍，生活表面總算如意。

在武功上，他有獨特的成就。

每早，上泰山找他的人無數，那是一些初出道的江湖人，他們找日神決鬥。

目的是一鬥而天下知。

敗了也是無妨，因爲敗於日神的劍下，是理所當然，可是，假若勝了，那便……

很多人都渴望勝過日神的一天，不過，那祇是幻想，日神的武功已臻化境。

他把日月神教教主所傳武功，加上在泰山日光崖上自己所領悟的武功，兩者互取其長。

他知道自己已接近天下無敵，但不敢肯定，因爲他心中仍有一個勁敵。

那就是月神。

這十多年來，他沒有見過月神。

不過，他知道自己隱居練武有所成就，月神當然也會同樣有所成，因爲兩人同時得到日月神教教主眞傳，而兩人智慧也差不多，領悟力相若。

更有一個可能是，在苦寒之地練武，會使意志力更爲堅强。

這一個因素，月神可能勝過自己。

怡情坊多年來一直拉攏日月神的決戰，他一向無動於衷，不過，今年他終於心動。

而月神竟也一口應承。

促成這個決鬥有很多原因，而其中一個是：日月二神，都希望知道，自己是否天下無敵。

當然，他們也想見面，尤其是想見一見明兒，因爲明兒也答應過出席。

實在要佩服怡情坊的人，他們化了十多年的努力，仍未發現明兒的踪影，而怡情坊的人竟然能夠。

怡情坊的人，果是有超人能力！

日神爲這次決鬥，做足了準備工夫。

他要兩位劍童爲他鑄一柄烏金

劍，以配合他面對日光而悟出來的「日光劍法」。

烏金劍雖未鑄，但他的劍訣已了然於胸。

日光劍法配烏金劍，對付月神，有九成的把握。

其餘一成？

是失眠，失眠使日神無法集中精神，使劍最重要的地方，是精神集中，使劍與人，二合爲一。

對付自己的弱點，他用了兩個方法。

第一是喝酒，大量的酒，使自己痲醉，酩酊大醉而墮入夢鄉。

第二個方法是，自我點穴而入睡。

這個辦法較好，不過，也帶來苦惱。

以前，他常用喝酒的方法，一方面既可澆心中塊壘，也可以使自己入睡鄉。

可是太多的酒，令他雙手發抖，持劍而發抖的手，有什麼用？

自我點穴而睡，苦惱是作惡夢。

而且永遠作相同的夢。

那是給月神追殺，月神不是用儒生扇而是金刀，月神的金刀有如月光柔和的光綫那麼糾纏着他，似是要讓他一睡而不起。

幸好每次快要被殺之時，他總是一驚而起。

今夜，月色正濃，月神的金刀在那裡？會不會又再入日神之夢？

* * *

月神，持金刀的月神。

此地的月亮，的確是比其他地方的大，一輪銀盤似的月亮，幾乎佔了半個天空。

月神便在這雪地之上，月色之下，舞着他的金刀。

金刀已化作一團金光，金光籠罩着他，若有若無的身影，使他更像神仙中人。

刀過處，雪飄下，突然，他停了下來。

他盤膝而坐，似乎忘記了一切。

雪越來越大，一片片的飄雪，漸變成鵝毛般，一朵朵的飄蓋下來。

雪把月神淹沒了，他與天地化爲一體。

外面是寧靜的世界，幾乎接近休止，可是，他的內心却是澎湃着。

明兒、日神在他腦海中，交替出現。

然後是混作一體。

那些日子，盡是難忘的日子。

日天尊，而今應該稱他爲日神，是自己的師兄，其實是自己的兄長一般，竟然會有與自己決鬥的日子。

決鬥，應是爲了解決深仇大恨的最後一着。

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沒有。

有什麼是非之爭？沒有。

有什麼恩怨糾纏？月神感到有點猶豫。

明兒？

一切由明兒而起？

明兒臨走的時候，送了自己一塊玉珮，那是她自小便佩在身上的玉珮。

那意思是明顯不過，她是鍾情於自己，不過爲了日神，明兒不能不遠走高飛。

她爲了不讓日神傷心，可是，這舉動却傷透了她自己的心。

爲了師兄，她值得如此犧牲嗎？

這一次的決戰，應該是所有事情的終結，明兒、日月神教，一切的一切都應該完結。

雪越落越大。

據說雪花飄下來也有聲音的，那聲音像細碎的脚步，像情人輕輕的呼吸。

忽然，月神眞的感覺了步聲與呼吸聲，可是，那並不是飄雪的聲音，更不是情人的蘭香。

他張開了眼睛。

白茫茫的一片，甚麼也看不到，然而，步聲與呼吸聲已經更加接近。

一股極其巨大的力量，正向他背後攻來，那力量足以使他背部開花。

月神仍盤膝而坐，整個身體却立時盤旋，一個大風車般轉動。

本是覆蓋着的雪，立時飛濺起來。

一聲獸號，月神已然雙掌自下而上的遞出。

雙掌勁力十足，他感到一個溫暖的胸膛，然後又是一頭野獸痛苦的呼叫。

一個白色的身影被掌力震起，直飛半空。

月色之下，那仍是白濛濛的一片，不過，他已可以看到，那是一隻巨大的白熊。

巨熊在半空中，翻了兩個觔斗，然後砰的一聲，落在雪地之上。

本來是光滑如鏡的雪，出現了一個大洞，洞內躺着大白熊。

「好險！」月神心中暗忖。

假若自己再陷入沉思，大有可能，自己已成爲這大白熊的晚餐。

大白熊在洞內，突然翻起。

不要小覷這龐然大物，牠翻騰靈巧，又再直迫月神，月神回身一閃。

再出雙掌。

掌風過處，雪如浪濤般湧起。

這一掌足有八成力道。

大白熊當然知道厲害，牠略爲閃身，仍硬生生的被掌力迫落於地，然後在地上翻滾。

這畜牲可能是太餓，竟然不惜以生命來換取食物，牠又撲起。

大白熊的身影，剛好遮住了半空的月亮。

忽然，月神想到了明兒。

如果明兒來到這苦寒之地，這件大白熊的毛皮，應該是最佳的禮物。

明兒清純的美，裹在白色的毛皮之內，應該比月裡的嫦娥還要好看。

這一陣子閃耀的靈光，轉瞬即逝，而白熊已臨空撲下！

月神手中已多了那柄金刀。

金刀迎着來勢，自上而下，一陣鮮血如雨灑下，大白熊的胸膛已被剖開。

月神這一刀，實在是功力至深的表現，那勁度、準繩，相信天下沒有多少個人，有如此功力。

他爲了要好好的保護這一塊毛皮，這一刀一定要有足夠的殺傷力，却又不能太深、太長或太闊。

這金刀一揮，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大白熊已躺在血泊之中，一動也不動。

胭紅的鮮血，染透了雪地。

血紅的雪，展示着一個非常詭異的場面，他喜歡純白的雪，並不愛看這血色的雪。

月神收起了金刀。

遠處有兩個黑影，直向這邊奔來，轉眼之間，兩個黑影已走近。

赫然是兩個女娃兒。

「主人，主人！」她們異口同聲的說着。

月神並沒有回答。

「主人，主人！」她們聲音有點惶恐。

月神道：「沒有什麼……快把這畜牲抬回去，把牠的皮毛，做一件皮裘。」

「是！」兩人抬起這白熊。

她們先翻起這白熊，祇見牠胸膛一條血線。

「主人，這一刀……」其中一個女娃兒似乎是想讚一下這刀法，却是找不到適當的言詞。

「這一刀有如……」另一個女娃兒插口，她也是想說一下這刀法，同樣是無法找到言詞。

月神微微一笑，他是明白兩人要說的話。

「走吧！」月神已站了起來，一抖身上白雪。

兩個女娃兒正要把白熊抬起。

不要小看她們是女娃兒，兩人各提一邊，當然可以把這足有千斤的白熊提起。

她們走了兩步，却又放下了白熊。

她們回過頭來望着月神。

月神眉頭一皺道：「也許是血腥引了牠們！」

其中一個女娃兒道：「主人，您好好休息一下，讓我們來對付！」

另一個女娃兒道：「主人，您答應我們，不要動手，一來是看看我們武功是否有長進。」

另一個女娃兒接口道：「二來是……」

她不及說下去，因爲不遠之處，已有了幾點火光般的東西在移動。

不是普通的火光，而是像冷冷的磷火。

狠，是雪地裡的白狠。

一共有七隻，牠們可能是被白熊的血腥吸引而來，狠的嗅覺極其敏銳，十里之外，仍可嗅到獵物的氣味，何況是血腥？

牠們漸漸圍攏。

看着雪地上的白熊，牠們眞有點垂涎欲滴的樣子，可是牠們並不急進。

牠們又再靠攏了一些。

月色之下，白狠也像雪一般，純潔無瑕，可是，牠們的目光却閃爍着邪惡。

突然，一隻狠向天長號。

兩個女娃兒在雪地生活已有一段日子，對於白狠的習性，也有相當的認識。

這一聲長號，是一個訊息，一個攻擊的訊息。

長號仍在空中廻盪，七隻狠已同時躍起。

兩個女娃兒，早已背靠背而立，兩人手中也多了兩柄金刀。

四柄金刀在白狠撲下之際，組成了一個金色的刀網，刀網過處，立時有鮮血濺下。

七隻白狠，還沒有觸及獵物，已然失去了性命。

連月神也有點驚異道：「好！」

兩個女娃兒，回身向月神道：「多謝主人讚賞！」

七隻白狠已躺在雪地上，血又開始滲在雪中。

兩次血染雪地，這會不會是一個預兆，一個不大吉利的預兆？

月神不想再看，道：「走吧！」

「這些白狠……」

「明天我們再來。」

她們兩人合力，揚掌踢脚，一陣雪湧，已把七隻白狠的屍體，埋在雪堆之下。

在附近找了一根枯木，作了一個記號。

兩人又抬起了白熊，向北而去。

* * *

生活在這苦寒之地，並不是易事。

單是對付寒冷，已是艱難，寒冷的天氣，使空氣變得異常稀薄，使人呼吸困難。

居住的地方，也不是普通的地方，一般的房屋，難以承受巨大的風力，更不能抵禦侵人的寒氣。

因此，月神的居所，並不是一般的居所。

他是住在地底之下。

不久，他們來到幾棵光秃的樹幹下，附近仍是一片白茫茫，不過，却有一些蒸氣，從樹幹下浮升上來。

再走近，熱氣在白雪之上騰升。

熱氣傳來，原來這地方是這苦寒之地的一個奇蹟——冰天雪地之中，竟有溫泉！

月神居所，正在這溫泉之下。

他們走入了那幾棵大樹幹內，推開了一塊冰，其實那是一扇冰門。

冰門之下，是一條石階。

石階是廻旋的，轉了一個圈，一陣暖氣湧上，而眼前也豁然開朗。

這石室並不太大，却是非常精緻，最難得的，是溫暖異常。

兩個女娃兒把白熊抬往石室後面。

月神把披風脫下，露出他身上淺黃色的長袍，他一向愛黃色，像愛月色一般。

兩個女娃兒又再出來。

其中一人道：「主人，想吃些什麼？」

另一人道：「先喝一些湯……」

月神道：「還要多少時日，我們才動身？」

兩人並沒有回答。

月神道：「雪刀，妳說！」

原來其中一個女娃兒叫「雪刀」。

雪刀支吾着。

月神道：「冰刄，妳說！」

「冰刄」是另一個女娃兒的名字。

冰刄道：「今天是四月十五。」

「六月初六……」月神沉吟着道：「還有一段日子，那件白熊皮袭，應該可以做起。」

雪刀道：「主人，您一定要去？」

冰刄道：「可不可以……」

月神道：「妳們早已知道，這一次我一定要去，而且這一去可以……」

雪刀與冰刄同道：「不，您一定可以回來，而且明兒姑娘也會……」

月神聽到「明兒」二字，臉上有點慍色。

他一向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臉上既有慍色，那表示他實在非常激動。

兩人不敢再說下去。

月神很快便回復了平常的臉孔道：「快端些妳們拿手好湯來。」

他的聲音又回復輕快。

因爲他想到，那件白熊的皮袭，披在明兒的身上，那是一幅難以描繪的美麗圖畫。

明兒。

他眞的可以見到明兒。

他什麼代價也可以付出，連自己的生命也可以。

* * *

怡情坊廣派英雄帖，果然是使江湖沸沸揚揚。

無論是市井之地、舞台歌榭、酒樓食肆、街頭里弄都有人談及這次決戰，這場世紀之戰。

單是決鬥的日月二神，便使他們談三日三夜，也沒法說完。

那日，鄭州的太白樓上，幾個商旅模樣的人，開始的時候，祇見你一言、我一語的談論着。

漸漸，有人言詞激動，語氣高昂。

一個身材略胖的中年男子道：「單從氣勢來說，日神是必勝無疑。」

另一個瘦削的青年男子道：「必勝？決戰之事，決無必勝之理！」

一個聲音相當刺耳的人道：「若說必勝，我道是月神是絕無敗陣的理由！」

「絕無敗陣的理由？你是月神嗎？」

「算你是月神，你也沒有本領知道，自己會勝還是會敗。」

那個身材略胖的中年男子，又拉開了嗓子道：「我說是氣勢……」

「什麼氣勢？」

「日月神教，向來以日爲正宗，而日是陽剛的代表，正氣凜然，以浩然之氣，充沛天地，必勝無疑！」

那個瘦削的男子，當然不服氣，也扯高了嗓子道：「老兄，你可錯了，日月神教向來是日月並行，有日也有月，有陽也有陰……月神陰柔，絕對是日神的尅星！」

忽然，又有一個相當年輕，勁裝打扮的男子道：「打架始終是以武功爲重，甚麼氣勢，甚麼陽剛陰柔，那全是胡言！」

有人拍掌，表示支持此說。

「日月二神，同是出於日月神教教主門下，那有什麼大分別。」

「老兄，你眞糊塗了！他們的確是一同學師，不過，自他們各自分開之後，各自有神功，他們之間的武功，當然有分別。」

「據說月神已練成了『月韻金

「三不看」與「有法有天」躲在矮樹叢中爭論……

刀』，這種刀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既是如此，他何必到怡情坊一戰？」

有人發出噓聲。

「日神的『太陽金刀』早已名震江湖，相信不會敗給什麼『月韻金刀』！」

「其實日神劍法比刀法還要厲害，他自創的一套什麼……什麼劍法……」

有人接口道：「聽說是叫『日光劍法』，就是祇聽名字，也可知道是用來尅制月神的。」

「你憑什麼如此說？」

「日光劍法，不是明明確確的道出了要對付那月韻，劍一出鞘，便要飲血，飲的是月神的血，這當然是月神敗下陣來。」

這一番分析，來得有點勉强，因而又有人發出噓聲，夾雜一些掌聲，一時之間，整個樓頭震動。

「我說月韻金刀厲害！」

「我說日光劍法才厲害！」

兩人已站了起來，有劍拔弩張的氣勢。

有人笑道：「就讓你們先戰一場。」

兩人已跳了出來。

有人叫道：「打！打！」

太白樓的小二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其中有兩個身材較爲健碩，上前阻住。

「你以爲自己是日神？」

「你也以爲自己是月神？」

兩人在小二的拉拉扯扯中，各自回座位，但在口舌之爭上，仍是希望取勝。

鬧哄哄之間，總算把這小風波平靜下來。

忽然，有人又提高嗓子道：「其實這日月之戰，兩人都要敗下陣來。」

這又是一個新的論點。

「你憑什麼如此說？」

「日月二神，根本就是兄弟，兄弟二人，骨肉之情，那會置對方於死地之理？」

「錯！老兄，他們並不是兄弟！」

「我早知！」

「既不是眞正的兄弟，何來骨肉之情？」

「你又錯了，老兄，他們在日月神教被教主撫養成人，雖不是兄弟，但比兄弟更爲兄弟。」

「什麼比兄弟更爲兄弟？老兄一定是醉了。」

「不，很多時候，兄弟之情十分重要，更有時候朋友義氣之情更重，江湖上，士爲知己者死的事情，並不會使人詫異。」

「這點你說得對。」

「日月二神，不是眞正的骨肉

相連，但一起長大，兄弟之情無疑，友情更無疑。」

「這點我倒明白。」

「那是說他們之間，既有骨肉兄弟之情，又有知己之情，那麼，那麼……」

「那麼什麼？」

「那是一場『扯貓尾』之戰！」

有人不明白什麼是「扯貓尾」？

那人解釋道：「是故弄玄虛，裝模作樣。」

「那是一場騙人之戰！」

這個結論又再掀起高潮。

「不，絕對是一場武功比試，一場絕頂武功的比試！」

「不，他們是搞騙人的把戲！」

兩帮意見相左的人，又再起鬨。

這一次那幾個小二，也不能再帮忙。

忽然，有人哈哈大笑，笑聲震耳欲聾。

衆人都靜了下來，目光集中在這發出笑聲的人身上。

那是一個胸膛寬闊的男子，他止住了笑聲道：「你們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什麼？」

這人倒懂得賣關子。

他頓了半晌，才道：「日月二神之戰，必然是一場生死之戰！」

有人不耐煩，發出噓聲。

那人接口道：「難道你們完全沒聽說過他們二人是爲情而一戰？」

「爲情而戰？」

又是一個新的論題。

「你道是日月神教教主的女兒？」

「天下間還有那家姑娘可以令他們動情？更可以令他們動心？」

「更可以令日月二神動氣？」

「對，動情、動心、動氣，這三個條件，足以使這一場決戰，成爲世紀之戰！」

「據說那位姑娘早已失踪！」

「便是因爲她的失踪，日月二神才分開，離開日月神教總壇，各自潛修。」

「那位姑娘能叫二神動情、動心、動氣，必是一位天姿國色……她叫什麼名字？」這人十分年輕，相信在江湖日子並不長。

有人叫道：「那是……」

這人的旁邊有一位老者，呼的站起來，一手按着了他的嘴巴道：「不能說！」

那人掙扎着叫道：「爲什麼？」

「你的江湖資歷比這青年人深不了多少，這位姑娘不喜歡人提她名號！」

「提又怎樣？」

那老者並沒有回答。

另一人忍不住道：「結果是沒有人知道。」

「爲什麼？」

「還要問爲什麼？」

那人依然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沒有人知道眞相，因爲死人是不會說出眞相的。」

衆人默然，這事很多人都知道，當然不是眞正的知道，是以訛傳訛的知道。

直至目前爲止，沒有人敢提「明兒」這兩個字，因爲提起過的人，都已不在人間。

也許這有點誇大，但沒有人再敢嘗試，只有這兩個乳臭未乾，剛出道的江湖小子，才會如此冒失。

本來是鬧哄哄的一片，又靜了下來。

忽然，那青年人道：「我就是不信！」

他站了起來。

「我也不信。」

那是最初提問日月神教姑娘名字的青年，他也站了起來。

「你有膽告訴我嗎？」

「爲何沒有！」

「說吧！」

「明兒！」

「啊！明兒……是個美麗的名字，她父親是日月神教教主，以教名爲自己的女兒命名，那是理所當然。」

「明」字是日月相排，正是日月神教的標誌。

他兩人說得得意，可是老於江湖的人，並沒有搭訕，他們却相信，很多江湖傳聞，空穴來風並非無因，而且很多事情是寧可信其有。

沒有人再有興趣這話題。

忽然有人道：「這一戰，實在值得一博！」

「一博那麼簡單？」

「據說怡情坊已邀了兩個大豪客。」

「大勝莊的戴盈！」

「還有金牌莊家魏無限！」

「怡情坊做莊家？」

「不，沒有人做莊家……是這兩位大豪客對賭。」

「怡情坊賺些什麼？」

「是賭注的一成，作爲佣金。」

「爲什麼怡情坊不作莊家？」

「可能是他們也承受不了！」

「連怡情坊也受不了？」

「可想而知，這一場世紀之戰，下注數目之鉅，實在難以估計。」

「那麼，祇有他們兩人賭？」

「那又不是，你們也可以賭。」

「如何？」

「從這裡鄭州開始，北上十八個城鎮，南下十八個城鎮，你們都可以下注。」

「誰受的？」

「這部份却是怡情坊受的。」

「你又說過怡情坊不受？」

「是當日在怡情坊之內，決戰之時，所有下注的，怡情坊都不會受。」

「那麼，日月之神一戰，勝敗之後如何？」

「勝的一方，除了佣金之外，全爲他所有。」

衆人都發出一陣嘆息聲。

他們嘆息那份難以估計的金錢注碼。

「最幸運的是日月二神。」

「這個當然，他們是以名氣相拚，更以性命相拚，缺一不可！」

「還有怡情坊！」

「怡情坊付出也不少。」

「他們出面拉攏日月二神，這份能力，江湖之上，還有誰可以做到？」

這點倒是令人信服。

天下間可以擁有豐厚收益的人，自然有其過人之處。

「聽說金牌莊家魏無限與大勝莊莊主戴盈之間，又有一段恩怨。」

「是武藝上的恩怨，還是賭桌上的恩怨？」

「二者都有。」

衆人興趣又來了。

一個老者道：「據說三十年前，華山論劍，他們也有份……」

「那時，他們多少歲？有份參與？」

「我還沒有說完，是有份觀戰。」

「華山論劍，其實並無什麼結果，各派宗師，各有所長。」

「問題正出於此。」

衆人都靜下來。

老者道：「魏無限與戴盈兩人，天生好賭，他們作參觀戰，暗自下了注碼。」

「數目很大？」

「不，當時他們是年輕人，又是剛出道不久，那會有大量金錢。」

「誰勝了？」

「各位都知道，三十年前，華山論劍，根本沒有勝負，兩人却堅持己見，都說自己下注的勝了。」

「結果？」

「各大門派宗師，在華山之巓論劍之後，他們兩人，由山頂吵至山麓，結果他們在山脚來了一場大戰！」

衆人笑了起來。

「這一戰對他們來說，意義絕不遜於當時各大門派的華山論劍。」

「誰勝誰敗？」

「兩人武功不相伯仲，結果是兩敗俱傷！」他頓了一頓道：「自此之後，兩人勢成水火。」

「又再約戰決鬥？」

「是的，他們十年一戰，一共戰了三場。」

「分出了高下？」

「沒有，還是兩敗俱傷，而且一次比一次傷得厲害！第一次，他們各自養傷三個月；第二次用了半年，兩人才可以離床；第三次，却足足在床上躺了一年。」

「這三戰可謂劇烈！」

「自此三戰之後，他們不再以武力決戰！」

「還可以用什麼？」

「用金、用銀子！」

「賭！」

「正是！」

「啊！這一場日月二神世紀之戰，其實也是這兩個大豪客另一次決戰之戰！」

「戰上加戰，那實在是……」

那人不知用什麼言詞形容才好。

這時，已過晌午，用膳的人大多已吃得差不多，很多人開始離開。

忽然，那邊一角有人叫道：「快……快……救人呀！救人呀！」

衆人都朝着聲音望去。

祇見一個小夥子，倒在桌上。

還是午間時分，沒有道理這麼早便醉了。

突然「砰」的一聲，那人從桌面滑下了地上。

有人上前，七手八脚的把他扶起。

可是，觸及那小夥子的人，都感到一陣寒氣攻心。

有人叫道：「他沒有了心跳！」

死了！一個小夥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無端端的死了，有人暴斃，當然驚動了太白樓的小二。

有人還想盡辦法去救那小子。

可是，不遠之處，又突然發出一陣叫聲。

「你……你……你又怎麼樣？」

又是另一次「砰」的一聲。

另一個又是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他連伏在桌面上的機會也沒有，硬生生的仆在地上。

他的朋友蹲下，一觸及那人身體，便怪叫起來，「喂！喂！你開的什麼玩笑？」

另一人也設法扶起他，也怪聲叫道：「不……不是開玩笑……他……他死了！」

又一人暴斃！

衆人本是鬧哄哄的談論這場世紀之戰，人人都是口沫橫飛，怎會有兩人同時暴斃？

忽然，又有人叫道：「這兩人豈不是……」

那人話未說完，便要離開。

另外一人叫道：「他們曾大聲

的說過日月神教的教主女兒……」

「你還敢再說？」

那人當即止住了口。

衆人靜了下來，江湖上早有傳聞，日月神教教主女兒明兒不喜歡別人直呼其名，並且發生過很多次，曾直呼其名的人，都不得好死！

不過，江湖上的傳言，可能是誇大，並不可信，然而，有些人却是寧可信其有。

說來也是那麼湊巧，這兩個暴斃的青年人，正是剛才在太白樓大聲談及日月神教教主女兒，並且在多人勸阻之下，仍然大呼「明兒」這名字的人。

漸漸有人發覺，這並不是湊巧之事。

這兩個暴斃的人，身上並無任何傷痕，臉上也沒有什麼古怪神色。

一既不是被人打傷，二也不是中毒身亡，那麼，這兩人怎會暴斃？

他們的朋友都說，兩人一向壯健如牛，而且也有武功，怎會橫死？

一陣難以言喻的寒氣，襲上太白樓頭上每一個人。

他們你眼望我眼，都沒說話。

有人開始離去。

更多人索性放下了銀兩，便立刻離去，轉眼之間，除了地上兩個暴斃的人的屍體之外，太白樓已完全沒有人。

那位東家與店中小二，忙叫衆人留下作證，可是那會再有人理會！

本是高朋滿座的太白樓，立時變得十分寂靜。

忽然，有人叫道：「小二，我還有一道小菜呢？」

衆小二循聲望過去。

祇見一個小人獨處一角。

這人身材矮小，但臉孔却與常人一樣，可惜他獨自在一邊，沒有人理會。

這人居然在這突變的情景中，沒有離去，而且還繼續他的單飲獨酌。

這個人當然不是普通人，他正是怡情坊的「滄海一粟」龐然巨。

他一直在太白樓上，也一直冷眼旁觀。

發英雄帖的任務已完成，經過鄭州，便在太白樓午膳，而且趁此機會，聽聽江湖上對這世紀之戰的反應。

七嘴八舌，議論滔滔不絕，都是意料之內。

想不到的是目睹兩個提過「明兒」二字的人，無端暴斃。

他一直在太白樓頭，他雖然在單飲獨酌，不過，他也一直是耳聽八方，眼觀四面。

以他的武功來說，假若有人用暗器或其他厲害的武功傷及兩人，沒有道理可以逃過他的耳目。

可是，他一直沒有發現過什麼。

連厨房的厨子也出來看熱鬧。

東家走向龐然巨處，道：「客官，你可以向地保作證嗎？」

「如果我吃不飽，我是沒心情作證的。」

「好極，好極，」東家轉過身來，向其中一位厨子道：「快給這大爺弄菜！」

那厨子本是不願，因爲人人在看熱鬧，不過，東家有命，而且看這侏儒，在這種場面之下，居然還有閒情吃菜，當然不是普通人。

龐然巨沒有再多說。

店東一直陪着龐然巨，因爲他是唯一可作證的人，沒有他，可能會有更多的麻煩。

不一會，地保來了，幾個衙差看了兩人屍體。

龐然巨向地保作證，說是親眼見兩人暴斃，當然，他沒有提及他們曾口出大言說日月神教教主女兒「明兒」的事。

經過一番擾攘，事情總算了結。

店東正要來謝龐然巨，可是，回首一看，那還有這位侏儒大爺的踪影？

龐然巨帶着忐忑的心情離開了太白樓。

這一次怡情坊所安排的日月二神之戰，一場世紀之戰，一場豪賭之局，應該是無懈可擊的。

可是，太白樓頭所發生之事，是否眞與日月神教教主女兒「明兒」之事有關？

假若眞有關係的話，這場大戰，會否節外生枝？

「明兒」在江湖上地位並不顯赫，當然，以訛傳訛的風言風語極多，但却作不得準。

「明兒」？究竟是什麼人？

一個武功卓絕，心狠手辣的女魔頭？

一個溫文爾雅，風姿卓約的女子？

日月二神的決鬥，是否眞的爲了她？

多了這一個外來因素，會不會影響兩個大賭客——大勝莊的戴盈與金牌莊家魏無限的下注？

還有一個更樂觀的看法，有了這個太白樓頭的傳聞，將會更爲轟動江湖！

* * *

五月初三。

處於沙漠邊緣的怡情坊，已是春意盎然。

刁難老人與「腦滿腸肥」傳家勇

兩人，正焦急地等待着龐然巨的回來。

一則是想知道大勝莊與金牌莊家是否接受英雄帖，到怡情坊來一次世紀之賭。

二則是他們要迎接一人，如果單是二人，似乎對那人有些不敬。

假若三位怡情坊主人能同時迎迓，一定會令客人更爲愉悅。

幸好龐然巨終於在端午節前趕了回來，並且帶回了好消息，不過，關於太白樓所發生的事，他們並沒有細加討論，因爲他們要以盛大的歡迎儀式，歡迎客人。

五月初四未到午時，已有坊衆來報，「戰神」已在寧遠外十里。

「戰神」？

這正是怡情坊三位主人要迎接的客人。

怡情坊三位主人，爲了要使這一場日月二神之戰，既要做到有柔情蓋天的氣勢，也要做到這是一場眞正武功較量而且是絕對公平之戰。

絕對公平說來容易，做起來却不容易。

是否公平，並不是出於怡情坊三人口中，而是出於來觀戰之人，和下注的人口中，那才有意義。

因此，這場決戰，一定要有一位公證人。

一個局外的人。

這人要懂武功，爲人正義，却又不喜歡賭博，最重要一點，在江湖上要有聲望、有崇高的地位。

這樣才使人信服，才會使人有信心。

有這個條件的人並不多。

「戰神」嚴證是最適當的人選。

嚴證出身於少林寺，曾當過和尙，不知道什麼原因，又還俗在江湖走動。

他爲人梗直，天生祇有一種嗜好——武術。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粗鄙的人，他好武也好讀書，他浪跡江湖，是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想把天下武功都納入他的著作之內。

他立心要完成這本命名爲「戰經」的武學經典。

爲什麼這本武學經典要命名爲「戰經」？

那是因爲嚴證認爲武學之爭，各門各派之爭，在乎一個「勝」字，致勝之道，武功本身，當然重要，但是，要勝利還要有策略。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一戰！

祇有眞眞正正的一戰，那才顯示出武學所表達的境地，歸根結底，總逃不過了一戰，因此，他的武學經典便命名爲「戰經」，而他也得了「戰神」之名。

其實，怡情坊三位主人，在邀請日月二神決戰之前，早已邀得嚴證作爲這場世紀之戰的公證人。

「戰神」嚴證一聽是日月二神之戰，也一口應承了，這一場世紀之戰，在他的「戰經」之內，肯定要佔非常重要的篇幅。

同樣，當日月二神被龐然巨遊說公開一戰之時，一聽到是「戰神」作公證之時，已是意動三分。

「戰神」嚴證答應了五月初四來怡情坊。

他果然是一個重諾言的人。

三位怡情坊的主人，親在大門迎迓。

嚴證一身黑衣長袍，穩重之中仍有飄逸儒雅之氣，實在是令人心儀的人物。

四人入了密室，香茗奉上，幾番寒暄。

「戰神」嚴證開門見山道：「一切進行順利？」

龐然巨道：「一切託先生鴻福，日月二神已接了戰書，而魏無限與戴盈也答應親臨觀戰！」

「好極！」嚴證道。

「其他江湖人士，也都接了英雄帖，這場世紀之戰，沒有人會錯過的！」刁難老人道。

傳家勇接口道：「六月初六，相信江湖上頂尖人物，都會在怡情坊出現。」

嚴證道：「貴坊的準備……」

「一切依先生所言，作好準備，先生剛才經過的廣場正大興土木，那便是戰台。」

嚴證點點頭，又問：「日月二神的居所？」

傳家勇道：「我們早已預備了『驚心軒』與『動魄樓』給予兩人。」

「居所對兩人極爲重要，因爲他們並非一戰即蹴，相信有三兩天……」

刁難老人道：「嚴先生，你可有你自己一套公證的計劃？」

「有……」他簡要的回答。

龐然巨道：「依照先生的提議，我們已預備了三場的決戰！」

「那三場？」嚴證問。

龐然巨道：「第一場是徒手之戰。」

刁難老人道：「第二場是兵刃之戰。」

傳家勇道：「最後一場是兩位日月之神，自由發揮。」

嚴證點點頭，表示他同意。

龐然巨道：「希望他們不會一戰即分勝負。」

嚴證道：「不會。」他頓了一頓，似乎心有所想。

龐然巨道：「先生還有其他掛心的地方？」

「賭客！」

他是一個正直不苟，不喜賭博

之人，不過，他知道賭博會影響這一戰。

本來，他堅持這一戰是神聖的一戰，絕不能滲入其他成份，不過，他終於要向現實低頭。

因爲這一戰的籌辦，實在需財。

他唯有希望怡情坊能把事情弄好，盡量使賭博不會影響這一戰。

不過，他仍然是有點擔心。

龐然巨道：「下注之事，會在每場決戰之前的十二個時辰辦妥。」

嚴證道：「我祇希望在決戰之時，絕不提起賭博之事，這對日月二神較好。」

傅家勇道：「我們盡量做到。」

嚴證這麼早便來到怡情坊，目的是監督一切，也準備一切，他實在希望這一戰，是武林歷史上的佳話。

而最重要的，這一戰會使他的「戰經」成爲武林經典之作，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第一回合　月神落敗

五月中旬，已有貴客來怡情坊。

他們都是江湖上頂尖的人物，他們盡是豪放不羈的人物，光怪陸離，令人眼花撩亂。

這些人物都受到怡情坊的盛情招待。

他們居住的地方，離開怡情坊主樓有半里之遙，這是一幢新的建築物。

內裏應有盡有，無論食住，都自成一組，不會影響怡情坊中人，更不會影響到日神與月神。

這一幢建築物還附有另外一間小樓，這小樓是他們下注的地方。

在戰事開始之前，他們都可以下注，下注之後，再往觀戰，便不能再下注了。

因此，在日月二神決戰之時，賭博的氣氛會盡量減低，這樣對於單純喜歡觀摩武藝的人來說，較爲公平。

不過，賭徒總愛議論滔滔，這一點，怡情坊却難以控制，他們祇能盡量做到最好。

這日，天氣相當悶熱。

那些江湖俠客、豪傑異士都不約而同的走出居所，來到建築物旁一處休憩之地。

這地方有一條小溪流過，兩旁有稀疏樹木，並順着地勢，建有亭台樓閣，坐臥皆宜。

這些人三五成羣，滔滔暢論，各得其樂。

話題當然離不開這一場日月神之戰，決戰日子漸近，各人都有不同的揣測。

忽然，在矮樹叢旁有人尖聲道：「這一戰日神非勝不可！」

他的聲音尖銳刺耳，不單令與他一起談話的人爲之嘩然，更引起附近各奇人異士的注意。

另一個沙啞的聲音道：「這話從何說起？」

這人的聲音實不似人語，像個敲破鑼之聲，使人聽了不舒服。

「當然大有道理！」那尖聲的人更尖聲的道。

衆人被這一問一答吸引着，都禁不住移近。

沙啞聲音的人道：「大有道理，那是什麼道理？非勝不可，天下間豈有這種道理！」

兩人說話嗓子更大。

引來的人更多。

祇見那尖聲的人，一身黃袍，頭帶高冠，腰掛拂塵，手持鵝毛扇，既像個道士，也像個塾館先生。

而破鑼聲音那位，却是一個虬髯大漢，他身材肥胖，敞開衣襟，露出一個圓滾滾的肚皮，像個彌勒佛。

那尖聲的人，把鵝毛扇一揮道：「貧道對相面之術、流年氣色，極有研究。」

有人輕聲問：「這牛鼻子老道，是何方神聖？」

有人輕聲回答：「這老道來自陝西鬼谷，外號『三不看』的鬼谷子！」

那破鑼聲音的人也雙手一揮，道：「咱們說的是誰勝誰敗，以便下注，誰有興趣跟你胡說……而且面相如何，流年氣色怎樣，跟勝負有何關係？」

又有人問道：「此大肚佛，來自何方？」

有人回道：「這人外號『有法有天』帶髮和尚。」

「和尚又要帶髮，算什麼和尚？」

「那要他自己才明白，此人生性梗直，做人非常有原則，說一不二，這兩個活寶貝碰在一起，又是一場難分難解的大戰！」

「什麼大戰？」

「口舌大戰！」

衆人都笑了起來。

鬼谷子又再揮鵝毛扇道：「老兄此言差矣！凡事的勝負皆與命運有關，而命運與面相，流年氣色，更是息息相關。」

帶髮和尚不以爲然道：「勝負與命運有關，實在是痴人說夢！」

有人插口道：「如果命運早已註定，這一戰又何必打？」

「對，對！」很多人附和。

鬼谷子道：「錯，錯！」他站了起來，向四週的人看了一眼，便要發表議論。

可是，帶髮和尚比他快了一着道：「既然是日神必勝，你還不回家？」

衆人都向鬼谷子發出噓聲。

有人道：「暫且聽聽他的道理！」

衆人靜了下來。

鬼谷子道：「日神滿是陽剛之氣，有道是陽盛陰衰，表面已成必勝之象，再說，他臉泛紅光，有如日在中天，那有會敗之理！」

有人開始議論。

鬼谷子續道：「日神現年四十，行正眼運，他那雙炯炯有神的雙目，有如電光閃耀，所向披靡，今年是丙酉，配以他年庚乙癸、火金相尅、陽氣大盛……」

他更說出一大堆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術數……什麼水尅火、火尅金的五行，用來支持他的論調。

那些人開始不耐煩。

帶髮和尚道：「這些東西祇有你才知道，一切都由你說，你說什麼便是什麼！」

鬼谷子得意地道：「一切有根有據，不由你不信，也不由你不服。」

有人叫道：「我便是不服。」

鬼谷子轉向那人問道：「有何不服？」

那人身材細小，臉無肉，頭上牛山濯濯，道：「日神已久無露臉江湖，你憑什麼論他面相？難道你見過他？他去陝西給你看相？」

這話一出，衆人轟然叫好。

日神隱居已久，十年以來，從未露臉江湖，這事人人都知，鬼谷子自知，斷不可能認識日神。

一時之間，鬼谷子也爲之語塞。

不過，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江湖術士，靈光一閃，便有應對之法。

鬼谷子道：「老兄錯矣！」

衆人又靜下來。

鬼谷子又再大模大樣道：「我沒有見過他是事實，不過，我並不是以他面相來作推論，在推論之前，貧道早已作了流年八字的推算。」

「又關八字什麼？」有人問。

「關係大之極矣！日神生於乙酉，屬雞，其餘的三柱是巳亥、壬午、戊申，日主生於孟冬，寒冷之時，水若冰雪，喜火之暖，故以火爲第一用神……」

鬼谷子說得高興，口沫橫飛。

衆人不懂這些術數名稱，無從插口。

他更爲得意的道：「日神現行寅運，寅內藏丙火，又與午半會火，則加强火力，溫暖全局！此時不勝，更待何時！」

帶髮和尚聽了他一大堆言詞，實在不明白他說什麼，但最後兩句「此時不勝，更待何時」却是明明白白，他一時之間，却無法加以反駁。

鬼谷子更加得意道：「由時辰八字推斷，日神而今之相貌，當然是日正中天！」

本來他不應多說這兩句，便不會再有人反駁他，可是他爲了補救最初所發面相言論，又大放狂言。

帶髮和尚本無以相駁，這句話却給他一個大好機會，他也站了起來道：「你道日神而今如日正中天，臉帶陽剛之氣，單論面相，已有八九分勝象。」

鬼谷子道：「正是。」

帶髮和尚道：「貧僧一向于思滿臉，蓋了大半邊臉，加上頭髮蓬鬆，又沒有洗臉，自然是滿臉黑氣……」

衆人聽了他自貶之詞，又不怕以自己污穢之臉，坦然向大衆相告，都笑了起來。

鬼谷子向帶髮和尚臉孔端詳，雖無品評，但已露出了不堪之色。

帶髮和尚道：「而你這牛鼻子老道，臉白無鬚，人又好修飾，自然是臉如冠玉，有王者之氣！」

鬼谷子聽了，不知他爲什麼會如此稱讚自己，用意何在，不過，他也絕不介意，一一接受。

鬼谷子道：「王者之氣，那實在太誇張！」

「你與我相比，以面相論之，當然是你勝我敗，自古是勝者爲王，你當然有王者之氣。」

鬼谷子似乎仍不十分明白。

想不到這外表粗魯猥瑣的帶髮和尚，倒也懂得兜着圈子說話，他續道：「那麼，爲了證明你所說的命理，我們何不來一次比試？」

帶髮和尚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

這和尚身材高大，體形肥胖，走近鬼谷子，有如一隻大猩猩，而鬼谷子在他跟前，更像個怯懦的小孩。

打架之事，當然並非一定以身材定勝負。

不過，鬼谷子是一個書生，他的武功在江湖之上，亦非無名，可是與帶髮和尚比較，却是有所不及。

他也有自知之明，猛然便抽身而退。

可是，他並沒有帶髮和尚那麼快。

帶髮和尚左手一揮，那芭蕉扇一般大的手掌，已摑在鬼谷子的右臉上。

立時，鬼谷子臉上一片紅腫。

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如何了得？

鬼谷子突然一個標竄，撞向帶

髮和尚的大肚子上，這一撞是拚了性命，把帶髮和尚撞個滾地葫蘆！

衆人看着，都轟然大笑。

眼看一場大戰便要開始。

不過，已有人做好做歹，把兩人拉開。

鬼谷子見有人幫手，也佔了一下便宜，又道：「你臉龐帶黑，怎會取勝！」

他仍是堅持自己的論調。

帶髮和尚已霍然站起，又想動手。

身旁的人早已把他抓住。

有人道：「兩位老兄何必動粗？口舌之爭，不用介懷，你們動手，壞了怡情坊規矩，倒累及衆人，那又何必？」

各人又再你一言我一語，分別拉開兩人。

鬼谷子得了口頭上便宜，也報了一摑之仇，自知武功不及這和尚，也趁勢躲入了人羣中。

帶髮和尚也被人拉到了人羣的另一邊。

衆人正要散開。

那邊廂却又有另一人，大聲的道：「決戰之爭，當然並不在面相，也不在流年八字！」

這人身材極爲高大，一身肌肉賁起。

衆人都望着他。

有人問道：「那該是什麼？」

「既是決戰，當然是一個戰字。」

「老兄的意思是……」

「戰者是在乎武藝之爭，武功好的便勝！」

很簡單的道理。

忽又有人道：「那又不一定。」

此話一出，視綫又集中在這人身上。

這人是一副儒生模樣，祇見他氣定神閒。

那身材高大的人道：「老弟是……」

儒生道：「小生姓計，名謀。」

「計謀？喲！原來是『勝諸葛』計謀，久仰，久仰……」那人端詳了計謀一番道：「有道是見面不如聞名……喲，對不起，我說錯了，應是聞名不如見面。」

這人故意以話相激。

計謀道：「兄台高姓？」

那人道：「在下正是姓高，單名一個低字。」

「高低？」

「正是在下。」

計謀道：「高兄認爲，比武之事，一切都是以功力論高低？」

高低道：「不單武功如此，天下事也是如此！」

計謀道：「我認爲不一定！」

高低道：「你認爲什麼都可以，但事實是如此。」

計謀道：「昔日我在緬甸之時，常常驅使一頭大象爲我工作。」

高低不明所以，問道：「你的意思是……」

「大象身軀龐大，勁力非常，論力量，我用什麼武功也敵不過牠，但牠却要爲我而勞役！」

高低笑道：「那是畜牲，人是萬物之靈，你當然可以勝過畜牲。」

這話不無道理。

計謀道：「高兄可曾知道武功之中，有四兩撥千斤，以柔制剛之道？」

「當然知道！」

「四兩既可撥千斤，柔既可以制剛，那表示並非所有較量要靠剛猛功夫！」

「你說得沒錯，但四兩撥千斤，以柔制剛等等，兩個較量者一定要身材相若，才可發揮。」他頓了一頓，道：「以計兄來說，一定懂得四兩撥千斤？」

「略懂！」

「那好極了！」高低大步走了出來，站在衆人當中，這人身材高大，肌肉賁突。

他續道：「計兄出來！」

計謀是個文弱書生，本想不出來，可是在旁觀看的人，發出推波助瀾的噓聲。

有人叫道：「計謀！計謀！你就以你四兩之身軀，撥一撥這個高……高什麼？」

有人應道：「高大衰！」

衆人都大笑起來。

有人又道：「計謀，計謀，你有什麼好計謀？」

又有人道：「計謀計謀，你辜負了你老子給你取的這一個名字，完全沒有計謀！」

計謀在這個情形之下，只好硬着頭皮，站了出來。

他一站出來，衆人都笑了起來。

那是因爲兩人身材相差相當大，有如一個小孩站在一個巨人之前。

高低道：「來，來，施展你的計謀！」

他一邊說，一邊摩拳擦掌，發出「格格」的骨骼响聲。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快使四兩撥千斤！」

「以柔制剛！」

計謀覺有點後悔，這個時刻竟有點措手無策。

不過，他畢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

他外表依然從容不迫，一眼望入人羣之中，只見一個身材比他還矮小得多的人。

計謀心中靈光一閃，笑笑道

：「高兄，我勝了你，你未必心服！」

「你會勝我？」高低笑得合不攏口。

「當然，不過，我即使勝了你，你也不會服，因爲我與你身材相差太多！」

高低仍笑，笑中帶着輕蔑之意。

計謀突然一個縱身，人已在那矮小的人身畔，然後，用力一提，那矮人與他已來到場中。

這矮人比計謀還矮，事實上是個侏儒。

侏儒與高低比較，更是相形見拙。

那侏儒似乎有點心怯，但計謀在他耳邊說了幾句，那侏儒才鎮定下來。

高低道：「來！」

高低並沒有擺出什麼架式，因爲他實在看不起二人，就算二人同時攻來，對他來說，那也是微不足道。

計謀一推侏儒。

侏儒身不由己，撲向高低那雙腿去。

高低看得清楚，右脚一蹴，蹴向侏儒，侏儒也並非一個弱者，乘着來勢，抱着高低的右腿，借力使力，整個人彈上半空。

所謂半空，剛好是在高低臉部的位置。

侏儒就在這時，雙龍出海，雙拳便打在高低雙眼！

高低千萬也估不到這侏儒竟然這麼蠱惑，只覺眼睛痛極，大吼一聲。

高低雖然痛，但手仍不慢，雙手作一個大熊抱，眼看便要抓住這小侏儒。

可是，這侏儒實在身手靈活，像一隻脫兎般，在他雙手之間，滑了出來。

衆人眼看這一瞬之間的動作，轟然叫好。

侏儒這一滑下，已落在高低的後面。

高低身材高大，一時之間，找不到侏儒所落之處。

這時，侏儒已在後面，雙脚一躍，用力一撐，撐向高低的臀部。

這一撐用足勁力，高低在沒預防之下，整個人立失重心，人仰馬翻，倒在地上，有如餓狗吃屎。

衆人也都笑得人仰馬翻。

高低却是怒不可遏，他也是個武功極强的人，否則也不敢在衆人面前耀武揚威。

他弄得如此田地，一來是他太驕傲，二來是他實在太大意。

不過，他久臨戰陣，雖是一時失手，仍是臨危不亂，一個鯉魚大翻身，又再站了起來。

高低已是身材高大，而今發起神威，更爲嚇人，那侏儒雖是武功不弱，但見此人有如一頭猛獅，自是膽怯。

他當然不會再直攖其鋒，三十六着，自然是走爲上着，他向人羣中竄去。

那些人不知是什麼心理，竟不讓他竄離。

他又回身，向另一邊逃。

高低有如一隻怒貓，定要殺此耗子才甘心。

一時兩人間在人羣之中，左衝右竄。

高低雙手有如兩塊大芭蕉扇，眼看便要抓到侏儒，不過，他還是在他掌縫之間走脫。

這時，人們已忘記了兩人相鬥，所爲何事。

計謀站在一旁，摸着沒有鬚的下巴微笑。

忽然，那侏儒怪叫一聲，高低終於用一手抓到了他，正要用力一握。

這一握雖不一定可使侏儒喪命，却也會使他只剩半條人命。

忽然，人羣之中，又閃出一人。

這人也是一個侏儒。

不過，這侏儒雖是極爲矮小，但極有氣派。

他喝了一聲，道：「放下！」

高低低頭一看，只見是一個侏儒，頓時，他覺得怒火攻心，因爲這次狼狽之相，是一個侏儒所引起的。

因此一見侏儒，更是無名火起。

高低放下侏儒，同時抓向那新來的侏儒。

這侏儒一閃身，並不是借力使力，而是以自己的輕身功夫，縱身一上。

這一標身，竟然是高於高低的頭部，只見他兎起鶻落，一掌便擊向高低的天靈蓋。

致命的一擊。

在場的人，雖然是圍着觀看，但也感覺到這掌的力量，由此可知這侏儒武功極高。

眼看高低便要腦漿塗地。

可是，侏儒並沒有使盡全力，只以五成功力使出，高低應聲倒地。

高低像個巨人般塌下。

那侏儒見他倒下，並沒有再度攻擊，轉向那侏儒，道：「老兄無恙？」

那侏儒道：「多謝兄台相救！」

侏儒道：「不用客氣！」

兩人身材同樣「高大」，自然是惺惺相惜。

這武功高强的侏儒向衆人道：「請各位不要聚集作這無謂之

舉，怡情坊備有很多消遣節目，各位何不去喝一杯，或作賭博之戲？」

原來此侏儒不是別人，正是怡情坊內三個主人之一的龐然巨，他是侏儒，因此平生最恨人打侏儒。

這次衆人聚集，他剛巧來此巡視，見巨無霸高低像兀鷹抓小雞那麼對付侏儒，他心中自然不悅，猛然挺身，救了這侏儒。

有些人仍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過，聽他口氣，早已知是坊中重要人物，經過耳語，人人都知他是怡情坊三個巨頭之一。

不一會，人們更知他外號名爲「滄海一粟」，名字是龐然巨。

有人暗中讚歎道：「這侏……他並沒有辜負他父親給他這一個名字，他身材不高，但武功與魄力，實在是稱得上龐然巨物！」

衆人漸散去。

計謀却並沒有走。

他走近躺在地上的高低，端視一番。

高低被擊暈了，一會醒來，只見已無人聚攏，眼前只有計謀一人。

計謀道：「高兄無恙？」

高低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

計謀又道：「高兄，我早說過，決戰之道，並不一定在這一個武字。」

「你……」

「我只是略施小計，你便……」

他哈哈的大笑起來。

高低氣極，正要起來，可是，頭顱與腰間，都感到痛楚，手一用力，更是痛苦非常。

只好眼睜睜的望着計謀的身影而去。

其實，計謀這次略施小計，折服這高大威猛的高低，他無疑是有計有謀，又懂利用當時環境，不過，當中也有極大的幸運成份！

若不是龐然巨經過，這場鬧劇也不知如何收拾！

不過，這兩個不同的事故，在整個怡情坊流傳着，却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些來投注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究竟是以武功作爲投注標準，還是以智謀爲準？

各人心目中各有想法。

日神武功在江湖之上，已是被傳至神化的程度，而月神，這個很少在江湖露臉的人，武功又會是如何？

月神充滿神秘，這人智慧又如何？

若是他武功不及日神，而他又可以與日神齊名，那自然有他的優點。

那麼，他的武功若是不及日神的話，智慧定然在日神之上！

若是如此，日月神之戰，勝負將是如何？

怡情坊內人人心中渴望，盡快可以一瞻這二人的風采，以作抉擇。

＊　＊　＊

六月初一。

這是怡情坊第一個高潮的日子。

月神便在這日來怡情坊。

晌午，怡情坊的大門，已擺上了方案，案上有三牲、香燭祭品，階前鋪着一條猩紅的地毡。

這儀式可算隆重。

怡情坊的三位主事人，亦來到大門，其他來看熱鬧看決鬥的人們，却列席兩旁，參觀這罕見的歡迎儀式。

蹄聲已响，衆人翹首以待。

不一會，塵揚起處，三匹馬依「品」字形向怡情坊走來，爲首是一匹深黃色帶有斑點的駿馬，上面坐着一位身材並不高大的漢子。

漢子臉目俊俏，却帶有陰沉之色。

他一身米黃色袍，與馬匹顏色極爲相配。

「月神！」

已有人竊竊私議的道：「後面兩人是誰？」

「你們眞孤陋寡聞。」有人道：「那是月神兩個刀奴——雪刀和冰刃！」

月神到了猩紅地毡之前，已把馬勒停。

怡情坊三人，刁難老人、傅家勇與龐然巨一起上前，與月神寒暄了幾句。

衆人雖然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不過，月神並沒有多說話，月神果然是人如其名，陰沉冰冷。

那兩位刀奴也下了馬。

這兩人年紀都很輕，各捧一柄刀形的兵器，在月神兩邊護着，他們神情嚴肅，雙目炯炯有神。

怡情坊三主人，伴着月神三主僕，步過了猩紅地毡，那三匹駿馬早已有人打點。

月神與兩位刀奴，在衆人面前經過。

月神稍露微笑，衆人都喝起采來。

能在這波譎雲詭的江湖上成名，自然都有一番風采，何況是顯赫有名的月神？

喝采之聲，不絕於耳。

他們來到方案之前，向天地參拜，然後，由怡情坊之人領路，進入了大門。

月神進門之前，還回過頭來，向歡迎他的人抱拳，喝采之聲更盛更响。

他們終於進入了大門。

人們並沒有散去。

「月神的身體狀況似乎極佳！」

「看來他臉色深沉，但目光慧黠，似是一個極有智謀的人！」

「兩個刀奴的威風也配得上主人！」

「看月神步履輕盈，目光帶有異采，武功自是不弱。」

「他的勝算極高！」

「那不一定——還要看過日神才可定奪！」

「日神名氣遠較他大，希望不是名大於實。」

「名大是一種負累，如果月神能取勝，賠率也會更爲理想。」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理想。

原來怡情坊在這決戰賭局，並不是單以勝負來作投注，由六月初一開始，坊中已列出了勝負的賠率。

在這次決鬥之中，在日月兩神均未露臉之時，因日神名氣較大，因此他勝出的話，賠率是一比一。

月神却有一比五的賠率。

至於打和，則有一比十的賠率。

怡情坊表示，兩人早已立下戰書，打和的機會並不大，不過，如果兩人均同時受重傷，而不能再起而戰，那便算和。

決戰是分三大回合。

每個回合時間並沒有限制，至於勝負，由公證人負責，公證人嚴証，在江湖上早有「鐵面戰神」之稱，所有人對他都十分信任。

首回合早已接受投注，月神露臉之後，投注的銀碼更是直線上升。

怡情坊三位主人，迎接了月神入門之後，便帶他去早已準備停當的「動魄樓」。

月神並沒有與怡情坊主人應酬，他進入了「動魄樓」後，便不再出來。

動魄樓由兩位刀奴把守，連怡情坊的僕傭，也不能上動魄樓，一切交由二人打點。

有些人爲看清楚月神，便來到附近偷窺，只見動魄樓上，到處被垂簾遮掩，無法看清楚裏面景象。

更有幾人，大膽的爬上附近幾棵大樹，不知是他們不小心，還是月神發出暗器，幾個自負武功不凡的人，都在偷窺之時，無端的掉了下來。

自此之後，再沒有人敢偷看。

＊　＊　＊

六月初三。

這日一連起了兩個高潮。

早上，據說是日神將蒞臨，不只是怡情坊內的人緊張起來，來投注的羣豪，更是沸騰起來。

因爲一瞻日神風采之後，便可決心下注。

當太陽剛出，日神便到。

日神也是由兩位劍童伴着，他並不是乘馬，而是乘了一輛非常豪華的馬車。

馬車便是由兩位劍童駕馭。

這輛由四匹黑馬所拉着的車，在塵埃之中，實有說不出的壯麗。

怡情坊三位主人，也是早列方案，道上鋪上猩紅地毡，作爲歡迎。

當馬車停定，兩位劍童肅立一旁。

馬車門簾飄起。

日神便在衆人眼前出現！

日神臉帶笑容，身上是五彩錦袍，在朝暉之下，閃閃生光，非常耀目。

日神果有陽光的神采，只見他丰神俊朗，笑容燦爛，他向衆人揮手。

「日神實有王者風範！」

「他神寧氣定，風采懾人，他不勝誰可勝！」

「這話可是言之過早，外表並不一定可靠！」

「你看他額上太陽穴，鼓鼓的，他的內功深厚，深不可測。」

「他身高而骨骼均勻，是學武的好料子。」

「廢話，他已是一派宗師，還用你來胡扯？」

「我的意思是，以他的外觀來看，與月神比較，若是二人所學武功一樣的話，他應該略勝一籌！」

「那也未必，你忘記了決戰之道，並不一定以武藝取勝，你看他滿臉笑容，但無機心，我看在智取方面，不及月神！」

「這次是光明正大的決戰，何來什麼智取？」

「老兄此言差矣，若是技藝同一境界，自然要智取，簡單來說，兵不厭詐，便是一智。」

說話的人越來越多，各有各的見地。

日神此時已拜過天地，再向衆人揮手。

他的風采確實讓人十分好感，這點，與月神比較起來，他實在是勝一籌。

怡情坊三主人，迎了他入內，兩個劍童，在旁亦步亦趨，表現得聰敏過人。

日神進入了「驚心樓」之後，也沒有再露臉，他知道月神來了，並住在他對面的「動魄樓」。

兩人並沒有相見。

＊　＊　＊

這日的第二個高潮，在下午掀起。

晌午過後，怡情坊外，早已聚集了幾百人，差不多全是怡情坊的

客人。

日、月二神，當然並不在其中。

怡情坊外，並沒有列香案。

他們要迎接兩人，這兩人似乎比起日、月二神，也一樣有其重要之處。

對怡情坊三主人來說，這二人更爲重要。

塵頭已在南方半里外揚起，衆人昂首以待。

不一會，塵埃過處，只見一片雲海。

十多個勁裝漢子開路，當中却有另一批漢子，簇擁着二人。

這二人在當中似在談笑。

「右邊的是誰？」

「連他你也不知，你算是個賭徒？他便是金牌莊家魏無限！」

「那麼，左邊的一位，一定是大勝莊主人戴盈了！」

原來衆人是迎接這兩位大賭客。

「他們兩人是好友？」

「不，他們有一段深仇！」

「爲什麼而今是邊走邊談，狀極親暱！」

「你頭腦眞簡單，世事絕不能以外表觀之！」

「他們何必怒目相視？在賭注上才見眞章！」

「咦！兩人氣色不同？」

「什麼？你又用你那套什麼五行八卦，什麼觀人氣色作投注？」

「當然，要知日月二神誰勝誰負，不一定要看二神，反而看這兩位豪賭之客，也可見端倪！」

「爲什麼？」

「你看，魏無限臉色毫無光澤，而戴盈似是口沫橫飛，臉色紅潤，勝負之象已現。」

「老兄，你江湖見識實在少！」

「爲什麼？」

「你不知道魏無限向來冷傲，他一言不發，正是他在賭局發狠的時光！」

「對了，戴盈向來囂張浮躁，一向是有他說話，無人有地方插嘴！」

「他臉上紅潤，只是一些浮色！」

登時，你一言，我一語，又滔滔不絕議論起來。

怡情坊這一次以兩位江湖頂尖人物決戰來作賭局，已是破天荒之舉，而這一班賭客，却又再以兩個大賭客作爲賭前預測，更是天荒夜譚之舉。

怡情坊三主人，又把二人迎入，因爲他們都帶有相當多的隨從，因此，他們另外入住兩座平房。

這一切怡情坊早有預備。

這兩位大賭客，是這次賭注的命脈，怪不得怡情坊三主人，極盡地主之誼。

衆賭客看過日神，又看過兩位大賭客，各人心中有數，又各有主意。

投注的銀兩數目，已開始高漲。

* * *

六月初四，卯時，曙光未露。

有一位年紀較大的賭客，習慣一早起來，這日，他醒得特別早。

他走出他居所中的小陽台，打算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那時，天猶漆黑，可是，他突然看到，遠處一個山丘的地方，有三個人影出現。

這三人向山丘而去，三人身影迅疾如風。

這人叫醒同伴，大家正覺奇怪。

有人道：「是日神？」

「我也覺得是！」

於是，各人互視一下，很多人便開始向山丘而去。

那地方是山丘起伏之處，也容易藏身。

他們不敢走得太接近，這時，曙光初現，果然是日神，身畔有他兩位劍童。

只見日神面向東面，默默的站着。

半晌，其中一劍童「颼」的一聲，遞上一柄劍，日神接過，便開始舞劍。

衆人在附近山丘，屏息觀看。

想不到這十多人，竟有此機會，一看日神之實力。

曙光更强，日神被籠罩在自己劍光之下。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劍法，也沒有人知道他使的是什麼劍招，他們又覺得，那種隱隱的劍風，撲向他們的臉。

再過一會，陽光射出，金光燦爛。

而日神舞劍正濃，配上朝霞四射，那種懾人氣勢，實在難以描述。

他們心底都有同一句話：「日神的劍術，已臻爐火純靑的境地。」

這時，陽光更盛。

原來大家才發覺，在附近山丘偷看日神練劍的人極多，連魏無限與戴盈也在其中。

他們全是屏息靜氣。

太陽終於完全露出臉來。

而日神把劍一舉，好一招「一柱擎天」，颯颯的劍氣，在陽光之下，動人心魄。

日神收劍，面向太陽坐下。

兩位劍童，收劍之後，亦隨他坐下。

三人面對太陽，似是運功。

衆人見再沒有什麼好看，也趁此時機離去，免得驚動了他們。

事實上，不單是這一班幸運賭客有機會一看日神的劍法，而怡情坊內三主人也看到了。

他們並不在山丘附近。

他們在怡情坊內，一個非常高的瞭望台上，配以西洋鬼子的望遠鏡來觀看。

刁難老人看後，道：「我看不出日神的劍法有何破綻，原來他已是無懈可擊！」

刁難老人向來爲人挑剔，否則，他也不會有這一個名字，連他也說無懈可擊，那眞是無懈可擊的了！

傅家勇也道：「日神臉向太陽，那種懾人形象，足以震人心弦。」

龐然巨道：「三十年來，我從未見過有人舞劍至此境界，這一決鬥，他似是勝券在握！」

三位俱是武學名家，也是江湖上歷練最多之人，他們的見地，實不容異議。

那些看過日神練劍之賭客，回到場內，當然是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未看過的人，都大歎錯失良機。

看過的人，再繪影繪聲，一時之間，日神必勝的說法，已傳遍了整個怡情坊。

有人道：「那也未必！」

這個人似乎特別愛和別人過不去。

他見衆人不以爲然，道：「你們又沒有看過月神練刀，大有可能，他比月裏吳剛更勁。」

這話不無道理！

未作比較，何來必勝之說？

還有兩天便是比賽之日，月神若要練刀，不是今天晚上，便是翌日的晚上。

衆人不再多作猜測，似乎都已心裏有數。

照常理推測，今天晚上是唯一的時間，那是因爲再過一晚，以一場這麼嚴肅的決戰來說，他們不會在決戰前夕再練刀或練劍，因爲他們都要齋戒沐浴，以表示虔敬。

* * *

夜，終於來臨。

怡情坊中一片寂靜，人們一早便就寢。

離怡情坊半里之遙的山丘，到處都佈滿了人羣，他們都隱蔽在那矮叢中，或是那些亂石之中。

他們並非相約而來。

來到之時，他們也心知肚明，沒有多說話。

每個人都希望一睹月神的刀法。

月神並沒有宣佈過今夜會來，不過，他們都有信心，月神必然會亮相。

原因非常簡單。

第一，日神在熹微試劍之事，整個怡情坊都傳得沸沸揚揚，月神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第二，月神既來決戰，自然是想取勝，除取勝之外他也想有更多的金錢下注在他身上。

既是如此，他必須爭取人心。

爭取人心，唯一門徑，是表現他的實力，那麼，月下試刀，是無可避免。

未至亥時，彎彎如鐮刀的新月已掛在半空。

可惜不是月圓之夜，否則，月神月下試劍，實在是令人沉醉的景象。

衆人心中都有點着急。

初更，月神還沒有出現，人們心中的推想有點動搖，因爲月神並沒有眞正宣佈過他會出現，一切都是人們自己猜測。

猜測是根據常理。

月神並非凡人，他會否不依常理？

二更時分，寒氣襲人，有些人開始抱怨。

就在這時，三個人影已朝着東邊這山丘地帶而來。

衆人屏着氣息。

附近是沙礫的地方，雖無强烈的光線，但反射力極强，因此週遭並不太暗。

一個穿米黃袍的人，有如御風而來，衣袂迎風，獵獵作响。

後面是兩個……兩個女孩！

她們並不是梳角髻，而是高髻，身穿輕紗，手托金刀，遠看就似駕着祥雲！

月神！

後面是兩個刀奴——冰刃與雪刃。

三人直奔山丘。

這山丘正是日神今早試劍的地方。

月神面向東方，彎月當空，澄碧如洗。

冰刃與雪刃同時獻上金刀，月神接過，雙刀高舉向月，然後揮動。

刀光閃耀，有如金色的火花散下。

衆人正在心中喝采。

月神刀法已變，只見刀光搖曳，一時之間，却似不見了月神，另一刻却又似看不到雙刀。

月神與雙刀在掩映之間，乍隱乍現，實使人心弦震動，連呼吸也幾乎停頓。

忽然，月神刀勢慢了下來。

人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月神的一刀一刀的刀法，動作極慢，但刀過之處，破空之聲，非常刺

耳，不單是刺耳，而是眞眞正正使人有耳痛的感覺。

這種刀法，世人幾曾見過。

這種刀勁，何人有緣如此親身感受？

喝采已變成讚歎，讚嘆又已變成佩服，幾乎是五體投地的佩服。

一陣刀芒之後，月神收刀凝立。

冰刃與雪刀上前，接過雙刀，也在月神身後打坐，月神面向彎月。

一陣霧氣，自他頭頂而升，站在遠處偷窺的人，仍然可以清晰的看見，那清晰的冉冉上升的煙霞。

稍懂武功的人，都會知道這是深厚內功的表現，想不到月神刀法驚人，內功也如此强勁。

在附近匿伏的人，都是大行家，那有不知這是學武人日夕渴望的境界。

有人要到七、八十歲，才可練到此境界。

也有人會終其一輩子，也未能得窺門徑。

而月神竟然在此年紀，已有此表現。

單憑這一點表現，月神斷無敗之理！

衆人開始慢慢的散去，他們目的並不是學月神的武功，而是看他的實力。

實力已現，再無躭下去之理，否則被他發現，總有一番痲煩！

翌晨，月神必勝的傳言，又傳遍整個怡情坊。

* * *

日神是必勝，月神是斷無敗之理。

那麼，誰勝誰負？

這當然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而這看法也便反映在投注的銀兩之上。

一直以來，日神是較受歡迎的，雖然賠率並不理想，但下注的人極多。

在日神試劍之後，投注更爲厲害。

可是，自月神也試刀之後，形勢已有變化。

很多人下注月神，那是因爲賠率不錯，而今，投注的銀兩直升，賠率亦已下降。

到了六月初五黃昏，日月二神的投注銀兩，已成了均勢。

不過，他們仍要等最後的消息。

那是兩個大豪客的下注。

金牌莊家魏無限與大勝莊莊主戴盈的下注，那才是最具有影响力。

如果他們都看好同一人，那麼，這場賭局將不會那麼吸引。

但假若他們各捧一人，那麼，形勢便會更爲熱鬧。

六月初五夜，申時便是第一場決戰的最後下注時辰，一般來看決戰的人，都已下注。

而今只剩下魏無限與戴盈。

魏無限終於下注五萬両在日神的身上，而戴盈却下注三萬両在月神身上。

兩人注碼雖不同，但因月神賠率較佳，假若月神勝出，所賠的錢，猶多於日神，因此，戴盈不需下注五萬兩，所贏之數，也超於魏無限。

兩人各有所捧，注碼成了均勢。

最高興的不是其他人，而是怡情坊的三個主人，因爲他們想把那注碼拉成一個均勢，對於餘下還有兩場的決戰，會有更高的投注。

只要注碼越來越大，他們的佣金也如山累積。

人們都感到非常興奮，因爲這不單是日月二神之戰，同時也是兩個大賭客之戰。

* * *

六月初六，辰時。

接近一千多人，已聚集在怡情坊內的校場。

校場當中是一個大台，這台新建，上鋪猩紅地毡，當中已擺了香案。

香案之上，有三牲祭品，香燭已燃點。

這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之戰，因此，在決戰之前，一定要拜祭天地。

千多人聚集的地方，竟是鴉雀無聲。

台前一列太師椅，怡情坊三位主人，當然是座上客，另外兩旁，右有金牌莊家魏無限，左有大勝莊莊主戴盈，他們是上賓，與怡情坊主人同座。

兩旁還有其他要人，都是江湖中極有名氣之人。

辰時已到，銅鑼一响。

先出場是一個老者，銀髮銀髯，是江湖中人人敬重的「戰神」嚴證。

他先拜天地，然後朗聲道：「此心可證日月！」

接着是另一聲銅鑼。

東門門首，日神已步出。

一身金色錦袍，兩旁是劍童二人。

劍童並非持劍，而是手捧花籃，邊走邊撒花朵，有如天女散花，香氣四溢。

好懾人的氣派。

銅鑼再响。

西邊廂步出來的是月神。

他也是一色金衣，不過，却沒有日神那件那麼耀眼，不過，却有另一種味道。

他身後是兩個女孩子，她們手中也提籃，籃中是白色的粉末。

她們把粉末撒出，人們不知那是什麼，不過，這些粉末也帶香氣。

有見識之士，都知這是一種極爲罕有之香鹽，這香鹽有辟邪潔淨之意。

月神氣派也是不弱。

兩人上台。

各據一方，向天地下拜。

然後再向四邊台下，抱拳示敬。

有人迅速上台，把香案收妥。

「戰神」嚴證也退在一旁，宣佈：「決戰第一回合！」

日神與月神先脫下了外袍。

這是一場徒手之戰。

兩人凝立。

空氣似乎也開始凝結，衆人緊張起來。

高手出招，自有其一套與別不同的法度。

兩人是同時出手。

掌風一接，破空之聲，震耳欲聾，兩人同時彈開，却又在這一瞬之間，迅速滙合。

兩人共是四手。

可是，在這一刻，台上的四手，似乎化成千隻手，手影與人影，分辨不清。

他們招式之快，實在叫人眼花撩亂。

日神招式漸慢下來。

不是他勁力已失，而是施展出他的大開大闔招式，發揮他陽剛的一面。

月神也不示弱。

他的招式外表柔弱，但一觸及日神，力量便現，叫日神無法傷其任何地方。

忽然，招式又變。

兩人又再以快招狂攻對方。

日神似乎有點心急，他想一擧而把月神打倒，不過，月神却是守中帶攻，不讓他有所得逞。

衆人隨着他們招式改變而改變，他們招式快時，衆人心如撞鹿。

他們招式慢時，却又似雷霆鼓响，一下一下，都像打在各人心頭一般。

兩人忽然各自彈開。

日神據西驗向東方，月神據東而臉向西。

這時，辰時已過。

想不到這一場酣戰，已過了一個時辰。

沒有人覺得時間飛逝，他們的心只繫在日月二神的身上。

兩人各據台的一端，又再凝立。

日光在東，金光灑在日神的臉上，他臉上的汗滴，發出閃閃光輝。

月神背日，不過，人們也可清晰的看到，他額上汗滴如珠，也是暗光浮動。

各人心中想：「難得一見的決戰。」

日月二神，同時再發掌。

「啪」的一聲，兩人同時向高空竄上。

在這竄上半空期間，他們又再同時出招，每一招都充滿了內力。

那是骨骼互撞的聲音。

兩人直飛冲天。

然後在半空分開，各自在空中展翅般下沉，不過，在這下沉當兒，又再交鋒。

兩人衣裳鼓脹。

那是內力充盈，旗鼓相當的表現。

兩人終於落下。

剛站穩之際，一陣微風吹過，兩人衣衫即時破裂！

衣服的碎片，有如片片蝴蝶，在空中飛舞！

好厲害的內力！

兩人都露出了胸腹。

汗水有如油光，把他們兩人虬突的胸肌與腹肌，映得閃閃發光。

衆人再也忍不住，喝采之聲，比錢塘江的怒潮還要厲害，喝采聲音，在半空迴响，良久未絕。

這實在是一場世紀之戰。

日神的剛勁，叫人如高山仰止。

月神的陰柔，也叫人如飲醇醪，點滴心頭。

兩人似在喘氣。

這證明了二人並未分勝負。

「戰神」嚴證當然比衆人更洞悉先機，他站了起來，向衆人道：「這一場是……」

人們都以爲是和局。

可是，戰神却道：「是日神勝！」

衆人嘩然。

明明是一和局，爲什麼有如此宣判？

日神高擧雙手，向衆人示意。

月神並沒有什麼反應，如果他是與日神不分伯仲的話，他應該有所反應。

不過，他沒有任何反應。

如果是心細而又觀人於微的話，那可以看到，月神眼中有一絲失落，一絲憂鬱。

「戰神」嚴證站在台上。

台下依然是嘩然之聲。

嚴證高擧雙手，衆人靜了下來。

「我的判決，兩位可有異議？」

日神當然沒有。

出乎意料之外，月神也沒有。

有人爲他抱不平。

嚴證道：「月神，你不介意？」

月神搖了搖頭。

眾人又再靜下來，不知他們弄些什麼玄虛。

嚴證道：「兩位是天下高手，勝負亦是兵家常事，而且這次非一戰即算敗，而是再有另一次的決戰。」

有人終於忍不住，叫道：「你憑什麼判月神敗？」

嚴證望了月神一眼，道：「你可願讓眾人知道？」

月神點了點頭。

他望了日神一眼，日神似有同意的眼光。

兩人同時轉身。

眾人又再嘩然，這一次聲浪，比剛才兩次，尤要猛烈得多。

因爲月神一轉身，他背部的衣服尤在，不過，卻有一條長長裂痕，由衣領至腰，非常平整，像用刀割開一般。

肌肉是無恙，只是衣裳裂開。

而日神也同時轉身。

他背後衣裳却是完整無缺。

勝負已是分明。

如果不是有嚴證這種明察秋毫的公證，這一場決戰定有謬誤。

「戰神」的名字，並非浪得虛名。

高手一戰，也並非人們心目中所想那麼簡單，月神什麼時候被日神劃破背後的衣裳，沒有人知道。

也許連月神也不知道。

高手並不是隨便叫的。

日神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在這場決戰之後，應無人再有異議。

不過，月神也並非庸手。

他敗得並不難看，只是一線之差。

連觀眾也不察覺的一線之差。

* * *

這一場第一回合的決戰，人們足足說了一個下午，却仍是意猶未盡。

「日神果然是不同凡响！」

「當今之世，恐怕再無一人可與他匹敵。」

「這也未必，月神敗在一線。」

「一線也是敗！」

「還有機會。」

「什麼機會，再來一戰，歷史也無法改寫。」

「老兄，你可大錯了！」

「有什麼錯？」

「有道是兵不厭詐，先敗一場，讓你們更多下注於日神身上，然後月神再勝……那時，賠款數目倍增，那才是眞勝。」

那未嘗不是一個道理。

「作爲一個賭客，這個推斷有其道理，不過，日月二神之戰，並非爲錢財而戰。」

「他們爲了什麼？」

「爲名。」

「日月神教自教主去世之後，一直未能選出新教主，他們二人各自稱神，明顯的表示他們各自尊大，都想自己成爲教主。」

「那便要來此一戰？」

「正是，日月神教教眾極多，要使所有教眾信服，這一次決戰當然是首選。」

「他們不爲其他？」

「當然還有，不過，那並非主因，而且在江湖之上，眾說紛紜。」

「何不道來？」

「有人傳出，日月神教教主有一女兒，你們早已聽過，那名字沒有人敢提。」

眾人都知道有人在怡情坊內一提，翌日那人即暴斃，因此，沒有人敢再提。

那說話的人，更東張西望一番，才再說話。

「人間世事複雜，但說來說去，也離不開一個權字，日月二神爲『權』之爭，已是昭然在目，但他們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也一樣離不開一個『情』字！」

「兒女私情？」

「還有什麼？」

眾人都暗暗點頭。

「這一場決戰，既可公告天下，勝者爲日月神教新教主，也可贏得美人歸，天下事若此，何樂而不爲！」

眾人都佩服這人的分析。

「那麼，日神必勝！」

「那也未必！」

當然，又有雄辯之士出來，大噴口沫。

不過，最是重要的，仍是下注。

眞金白銀的下注，那才顯出自己的信心。

兩個大賭客，金牌莊家魏無限當然是佔盡風騷，日神勝出，當然是他的大豐收。

那晚他們立即擺了一個小型的慶功宴。

魏無限在坊中請人喝酒，幾乎所有人都喝，獨有一人喝不下。

那人當然是戴盈。

他極有信心，他不會敗的。

不過，在這時刻，他無法說什麼話，那是一線之敗，可是，依然是敗。

魏無限一向是個冷傲的人，不過，一直以來，幾場恩怨，都被囂張的戴盈，奚落得難以形容，這一次，正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日神之勝，更喧囂塵上。

六月初七是休息的一日，也是人們再下注的時機。

怡情坊規定，假若第一局有勝負，人們立即可以前往收回所勝的

金錢。

不過，沒有人去領，勝利之人永不會滿足，他們只會拿彩金再下注。

而且更下了重注。

魏無限也不例外，他再下注五萬兩黃金，加上他的彩金，這一局他下的注已是十五萬兩黃金。

戴盈也不氣餒。

他失去了三萬兩，却下注七萬兩。

月神的賠率因首場已敗，已然急劇下降，是一賠四。

換句話說，假若月神在第二回合勝出，戴盈立即又可收復失地。

有賭實在未爲輸！

受騙上當　賭徒輸光

六月初八。

本是燠熱的天氣，却突然冷了下來。

沙漠附近的天氣，常常毫無朕兆的改變，人們也並不爲意。

天氣對日月二神之戰，有沒有影响，沒有人知道。

辰時未到，校場又滿是人。

這日，人更多，因爲有很多趕不及第一場的，也都來了，把校場擠得滿滿的。

儀式與首日差不多。

日神出來，又是一新眾人耳目。

他仍是穿了一色金服，不過，這次沒有長袍，卻是緊身的勁裝。

兩個劍童，不再散花，而是各捧一柄劍。

一柄黝黑，一柄金光閃閃。

月神並沒有因首局失利而洩氣，他也是精神奕奕，一身銀色勁裝出場。

兩個女刀奴在後，各捧一柄刀。

一柄銀色，另一柄却是金色。

這一場是兵刃之戰。

「戰神」嚴證上台，宣佈決戰開始。

這場上足有千五人以上，不過，仍是鴉雀無聲，若有金針下墜，也可以聽聞。

日神先取了那柄金色的劍。

月神却取了那柄銀色的刀。

兩人手按刀劍鞘，蓄勢以待。

刀劍俱是嗜血之物，一出鞘後，當然要飲血，這一場必是有血光之戰。

「颼」的一聲。

兩人武器已出鞘。

金劍銀刀，散發出寒光與寒氣，加上冷冽的空氣，更使在場的人有寒意徹骨之感。

日神首先發招，金劍有如金蛇出洞，直取月神上中下三路。

月神並不退閃，以刀相格。

「噹、噹、噹」的三聲，月神感到虎口震痛。

日神是得勢不饒人，只想盡快地再勝一局，他的出手再沒留有餘地。

月神小心地守着門戶。

日神出的劍招，仍是保持他一貫的作風，剛勁、狠辣，金劍漸已形成一個劍網，這劍網越來越是綿密，滴水也潑不進。

月神隱隱的在劍網之中，銀刀被裹在金劍之內，一時之間，似無任何進展。

轉眼是一炷香的時間。

月神似是毫無進展，他的銀刀幾次想破網而出，總是有心無力似的。

在觀眾的心目中，月神雖然未敗，但已有敗象，因爲這樣久纏下去，總會被金劍所傷。

不過，這是月神的一種戰術。

因爲日神需要以金劍罩着他，因此所用的劍招，綿密而覆蓋範圍極大，加上他出招均要消耗內力。

這是一種消耗的戰術。

任憑你有無窮的精力，如果長久被耗，總有耗盡的一刻，此刻一臨，便是失敗的時候。

月神以靜制動，以柔制剛。

這種打法並不好看，可是，對他來說，好看與不好看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戰勝對方。

日神似有點不耐煩，他的招式更快，不過，內力似乎有點收斂。

月神仍是處於被動。

忽然，一朵烏雲從西而至，很快便掩向太陽，這烏雲極厚，竟然可以掩蓋了大部份的陽光。

天地似乎陰暗了下來。

月神忽地一聲吆喝：「破！」

聲音配合他的身體，迅速轉動。

日神也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壓力。

月神以銀刀護體，隨着身體轉動向上升，上升的速度極快。

只見在一眨眼之間，他人已在半空。

日神也緊跟着升上半空。

月神用力一躍，人已破網而出。

他在半空之中，轉身反撲而下。

好一招「龍騰九天」，翻天覆地的一個刀式，月神直向日神擊下。

刀劍交碰，迸發出震耳的聲音。

不過，月神的刀這時比日神的劍快，只見銀刀一晃，兩人已着地，各退一隅。

眾人仍在夢中，不過，他們隨即醒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這整個交鋒過程，只是電光石火的一刻。

從月神破劍網，到月神反撲而下，然後月神的銀刀一晃，都只是一刹那的變化。

不過，就在這一刹，表現出月神刀式的厲害。

轟然叫好的呼聲，不絕於耳。

兩人各退一隅，日神掩面。

月神慢慢的站起來，他張口欲言。

日神突然的也站了起來，把金劍拋向他兩個劍童之處，兩劍童立即醒悟，把另一柄劍拋上。

這是一柄黝黑的劍。

月神知道，日神並不承認失敗，他也把刀拋向他台下兩個刀奴。

雪刀與冰刃隨即把金刀拋上。

兩人各執新的兵刃，並擺開了一個開招之式。

衆人又再屏息下來。

這一轉變，意味另一場劇戰開始。

日神月神手中兵刃已轉換了顏色，日神臉上的顏色也同時變了，他再沒有在開戰之前那種自信，那種肯定的神色。

雖然他極力的保持原狀，不過，仍然掩蓋不了他非常凝重的神色。

其實，他並沒有敗下來，他雖被月神破開了劍網，這並不是輸，至低限度，在觀衆心目中，他仍沒有輸。

不過，決戰之苦，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劇戰又起。

日神仍想保持主動，以控制月神。

月神不想再陷入他的劍網，他的金刀也是大開大闔，以剛勁對剛勁！

可是，這一下子，却似是着了日神的道兒。

刀劍又再相擊。

「轟」的一聲，月神的金刀竟然自中斷了！

衆人驚呼。

不過，月神的刀式並沒有慢下來，反而仍以斷刀發出一招比一招更狠的招式。

日神心中暗喜，自己新練成這套「日光劍法」，已經發揮了它應有的功效。

「月韻金刀」畢竟是略遜一籌！

持着斷刀的月神仍然是猛攻。

他不能再輸這一戰。

兩人突然騰空，刀劍在半空交擊，而月神的金刀，却是一段一段的墜下。

到了半空，上騰的力量已到了盡頭。

月神忽然在力盡之中再奮起，刀隨人起，斷刀向下一揮。

然後兩人同時墜下。

衆人又是轟然叫好。

這一次刀劍交鋒又是電光石火的一刻，而且劍刀招式，快得使人無法辨認。

下墜之後，月神仍站台中。

可是，日神却半俯身軀，低首掩面。

一站一蹲，兩人相對良久。

終於，日神也再度站了起來，然後，向月神抱拳，轉身便要走。

「戰神」嚴證立刻一躍上台。

究竟這一戰，是誰勝誰敗？

表面是月神佔了上風，是否他便是勝者？

嚴證道：「這一戰是日神敗了！」

他是憑甚麼而言？

台下高手極多，不過，在這當兒，實在沒有一個人可以肯定日神敗了。

就算肯定日神敗了，但也不知道他敗在那裏？

上一回合，月神背部衣衫裂開，總算是一個失敗的標記，而這次，日神失敗的標記呢？

衆人並沒有歡呼，因爲他們不明所以。

日神本想轉身便走，但在這一刻，他突然挺胸面對各人，右手掩額。

衆人並不明白他這姿勢有何作用。

不一會，他的手自額頭滑下。

一縷血便從他的額角滲出。

並不是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楚，但在前排的人，包括怡情坊三位主人，還有兩位大賭客戴盈與魏無限都看得清清楚楚。

血自日神額角滲出，開始只是一絲，漸漸形成了一條長線。

這時，人人也可以看清楚。

嚴證此時朗聲說道：「日神月神，兩戰各勝一個回合，第三回合，再決勝負！」

日神終於下了台，兩個劍童上來，扶着日神離開了人聲鼎沸的校場。

月神也慢慢的下來，他的刀奴上前。

很多人都簇擁上前。

有人問道：「你在斷刀之下，如何取勝？」

月神並沒有回答。

他要走回他的動魄樓，但人羣似乎不讓他離開，團團的圍着他。

三位主人都走過來。

龐然巨道：「月神取勝之道，嚴證先生將會向各位有個明白的交代！」

這樣，衆人才讓月神離去。

當他轉身的時候，人們在日影之下，才看到他整套勁裝，由上至下，全身濕透。

月神之勝，實在不易。

嚴證這時已被衆人包圍，他道：「事實上，在兩人換刀劍之前，日神已敗！」

「甚麼？」

「日神敗了兩次！」

這一個答案更使人不明所以。

嚴證解釋道：「第一次，兩人在半空兵刃交擊，然後落下，月神已用刀劃了日神眉心，但並不夠深，沒有血流出，他不服輸！

「然後，他迅速換劍，他持的是削鐵如泥的寶劍，月神的金刀，成了一段一段的碎片，就在這劣勢中，月神與日神又再騰空，這一騰空，勝負已決！」

人們更不明白。

「你們可否記得，上騰之時，月神是比日神更有力量，月神躍起比日神高出半尺有餘！」

衆人回想，當時情形果然是如此。

「就因爲這半尺之差，月神以斷刀從上而下，因日神已下墜，再無法以劍抵擋，因此，日神眉心又再中一刀，這一刀足以使他流血！」

有人道：「不，日神是額角流血！」

「你看錯了，他是眉心淌血，不過，日神爲了好看，把血抹向額角！」

「流血也要流得好看？」

「當然並不一定，不過，他掩飾了自己幾乎受了致命的一招，假如月神這一招更用力一些，他大有可能命喪當場！」

衆人嘩然。

「月神武功竟比日神高出很多！」

「那也不是，高手過招，往往只是一招半式上的差距，也許，月神也就只有這劃破日神眉心的力量，再沒有多一絲力，可以殺死對方！」

衆人對於嚴證的分析，都極爲佩服！

當然，衆人回到他們居所，有各人的分析看法。

有人認爲這一次，是月神險勝。

有人大不以爲然，認爲是月神手下留情。

但也有人堅持日神故意不掩破綻，讓月神有機可乘，目的是把戰局拉緊！

這話也有很多人信服！

這兩個回合的決戰，實在令人懾服，不過，第三回合的決戰，又會如何？

那定是一場極爲燦爛之決戰。

如何再下注，那實在費煞思量。

那日下午，怡情坊方面公佈一個消息，日神月神已同意，第三回合一定要分出勝負——生死的勝負。

這消息實在轟動。

因爲上兩個回合，雖有勝負之分，可是只是點到即止的勝負。

而今是一場生死之戰。這一戰之慘烈當然無法可以想象。

最重要的，他們二人，爲何會有如此決定？當然，決戰之意早有，否則也不會有此一場世紀之戰。

不過，爲甚麼他們要這麼隆而重之的宣佈，要以生死對決？

本來，只要一方受創，在衆人面前認輸，然後退出江湖，退出日月神敎，一切已可解決。

他們本意也是如此。

其間當然是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

這一變化的原因，連怡情坊主人也不明白，不過，他們不會追究，他們只注重下注的銀碼。

相信爲了這一個決定，所有來下注的賭客，包括兩位大賭客，他們定會連盤纏也下注，不留分文。

* * *

六月初九。

這日本是無戰事，怡情坊却靜不下來。

辰時未至，坊內大多數人還沒有起來，三位怡情坊主人還在元龍高臥，便有人急速來報。

一隊十人左右的馬隊，已迫近怡情坊。

馬隊浩浩蕩蕩，氣勢迫人，最令人矚目的，馬隊爲首的是一個幪面的女子，而其餘的隊員也是女子。

那女子一身紅衣，頭戴闊笠，並有紅色輕紗自笠邊垂下，在半遮半掩的情形下，益添神秘。

探子剛回報，她們已到了怡情坊。

她們並沒有在大門前停下，十二匹馬更是硬生生的衝了進去。

怡情坊守衛，當然是立時聚攏，眼看要展開一場廝殺，三位怡情坊的主人，已是衣衫不整，睡眼惺忪的出現，那紅衣女子更不理會守衛，直衝往校場。

守衛無能力阻止紅衣女郎。

只見她馬鞭一揚，稍爲接近她的人，都被馬鞭所抽，或是被鞭風扯開。

她似乎想再闖「驚心軒」及「動魄樓」。

那是日月二神所居之處。

怡情坊坊衆當然不會這麼容易讓她闖進，一時之間，守衛從四方八面湧來。

紅衣女郎被簇擁在人羣之內。

龐然巨雖是身材矮小，但聲音却是極大，他叫道：「請問來者是誰？」

紅衣女郎並沒有回答。

刁難老人道：「姑娘大膽直闖怡情坊，當然不是泛泛之輩，請恕怡情坊招待不週。」

紅衣女郎又想策馬，坊衆再合力擋住她的馬匹。

馬匹長嘶。

傅家勇道：「姑娘可是日月……」

這話未完，已傳來日神的聲音：「打擾三位坊主，她是來找我的！」

衆人轉身抬頭，不知何時，日神已站在他「驚心軒」上的小露台上。

另一邊「動魄樓」上露台，也站了月神。

月神也接口道：「姑娘是來找我的！」

這時，紅衣女郎直闖怡情坊的事，已傳遍了整個怡情坊，他們都迅速來到校場。

想不到在這決戰前夕，竟會有人來找日月二神，而來者竟是一位矚目的紅衣女郎！

龐然巨道：「既是兩位貴客的……散開！」

所有守衛散開！

紅衣女郎叫道：「兩位大哥可好？」

日月二神道：「托師妹鴻福！」

這紅衣女郎竟是二人之師妹，那即是日月神教教主遺下的獨女明兒。

龐然巨知道，日月神教教主的唯一的女兒，最忌諱的是別人提起她的閨名，怡情坊內曾有江湖人，不經意的提過，就無端橫死！

因此，他害怕有人不知忌諱。

龐然巨道：「既然是兩位的貴客，咱們當然是倒屣歡迎！」

紅衣女郎下了馬。

龐然巨道：「日月二神是敝坊的上賓，但爲了最後的決戰，我們早已訂下不讓任何人騷擾兩位，以免影响明日一戰！」

這話說得可得體！

怡情坊爲了使下注的人覺得公平，早已訂下了這規章，但如今日月二神的師妹出現，若一旦强加阻止，恐怕會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如果讓他們單獨見面，那實在大有可能影响明日的戰果，那對賭衆並不公平，也有損怡情坊聲譽。

紅衣女郎似乎是不悅。

日月二神當然明白事理，但他們却不說話。

刁難老人想說話。

但傅家勇却搶先一步，道：「貴客遠道而來，又是兩位至親，更在這嚴峻時刻，咱們當然不能死守規章，各位……」他轉向了那些來觀戰及下賭注的江湖客，道：「爲了大公無私而又不失人情味，三位怡情坊主人，便叨陪末座，與日月二神同會見上賓！」

另一把聲音也接道：「在下也叨光！」

這人正是「戰神」嚴證。

龐然巨不想紅衣女郎持異議，趕忙道：「那好極了，請！」

衆人散開。

日月二神也從露台躍下。

在怡情坊三位主人引領之下，紅衣女郎一馬當先，隨着入內。

日月二神神情愉快，也隨着入內。

「戰神」嚴證是最後入內的一位，他在門口處，轉身道：「各位大可放心！」

衆人漸漸散去。

日月二神在決戰前夕，會見了師妹，雖然是由人陪着，不過，對日月二神的影响有多少，沒有人知道。

他們在怡情坊內談了些甚麼，也沒有人知道。

雖然嚴證以其正直不阿的形象，向衆人保證，叫人放心，但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放心。

於是，揣測之言，在整個怡情坊內四起。

有人把事情看得簡單：「日月二神師妹來觀戰，只是鼓勵打氣而已。」

有人把事情看得極端：「日月二神與師妹，既有像骨肉一般情義，也有兒女私情，她當然不想任何一方落敗，更不想有人受傷戰死，那自然是力勸二人，退出決戰！」

有人反斥道：「終止決戰並非那麼易事，因爲有千萬兩金錢，下注其中！」

這話所有人都同意。

既然決戰是欲罷不能，那麼，這位師妹會偏向那一方？日神？月神？

他們三人的淵源，早在江湖已有傳聞，但實情如何，却是無人得知。

這些都是一般坊衆的揣測。

最擔心事情有大變化的，却是兩個大賭客金牌莊家魏無限與大勝莊莊主戴盈。

他們各有謀臣，各有猜測。

這一戰對日月二神來說，是生死之戰，是世紀之戰，但對兩位大賭家來說，何嘗不是一場世紀之戰？

他們兩人，各下注日月二神，任何一方勝了，都有一人攫去對方大部份的財產，因爲他們這次下注之巨，連他們自己也感到心寒。

只要勝利，便是獨霸江湖。

若然輸了，威名便失，更失錢財，那時，生命留下，又有何意義？

他們也同時感到事態嚴重。

自他們來了怡情坊，只在入門之時，兩人交談過，之後便各據一方，沒有再說一句。

不過，坊內謠言四起，這不是再保持緘默的時刻。

爲了雙方利益，兩人暫且把成見放下，兩人決意在下午來一次相聚。

這是一次公開的相聚，但對話却是秘密的。

怡情坊內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相聚，並且認爲兩人相聚之後所作的抉擇，也將會是他們的抉擇。

兩人相聚的地方是怡情坊外半里一處沙丘地帶。

選擇了這處地方，是因爲保證沒有人可以竊聽二人的秘密交談，這包括怡情坊三位主人在內，甚至包括了日月二神。

沙丘一帶，先由兩人手下守衛，外圍再由自告奮勇的武林高手守衛，這保証了談話不外洩。

魏無限首先發言道：「戴兄，意下如何？」

戴盈道：「魏兄似乎心怯？」

「心怯？你是甚麼意思？」魏無限被激，依然冷靜。

「我的意思簡明不過，去！」

「去？去甚麼？」

「當然是有多少，去多少！」

「你以爲我怕？」

戴盈道：「賭博之道，在乎刺激，而今勝負之爭，成與敗多了一個因素，那更刺激，還有，賭博雖是講求眼光，運氣也很重要！」

「你的意思是那位紅衣女郎，定是幫月神！」

「沒有人知道。」

「那你爲何得意？」

戴盈道：「預感！正如我一定勝你的預感！」

「你會贏我？」魏無限實在忍無可忍。

「當然！」戴盈的囂張，比平日更增十倍！

魏無限道：「本來，我們相談，也是爲了咱們的利益，不過，你如此自信，不用再談！」

戴盈道：「好極！」

這話氣焰迫人，魏無限道：「還敢再去嗎？」

「再去？去甚麼？我帶來的銀兩銀票都已下了注！」

魏無限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也笑所謂大勝莊！」

「笑甚麼？」戴盈有點怒意。

魏無限道：「帶來的東西有限，我要與你賭一局！」

「賭甚麼？」

「賭你大勝莊！」

這提議使戴盈愕然，但却感到刺激，半晌，他才道：「換句話說，也賭你金牌莊？」

「這個當然！」

戴盈道：「若果日神勝了，你不單贏這次下注的銀兩銀票，還要賭我大勝莊？」

「當然，我估計過你大勝莊，與我金牌莊，有些相差，不過，這也算了。」魏無限發揮他的冷峻言語能力。

戴盈道：「我大勝莊會比你金牌莊略差，這話從何說起，我也派人估計過你金牌莊，只及我莊八成！」

「換句話說，你早有意要壓下我，獨霸江湖武林，也獨霸賭壇！」

戴盈狂笑起來，也發揮了他囂張本領！

「那又如何？」

「如何？既是如此，咱們何不趁此機會，也來一次生死之戰？」

「生死之戰？」

「對，身家性命，一局去盡！」

好豪氣的說話。

「不！」戴盈道。

「你怕？」

「我會怕？」他頓了一頓，才道：「我有一個更好的提議——敗的一方，不用賠上性命！」

「你實在怕死！」魏無限道。

「絕對不是，敗的一方，要永遠跟着對方，爲奴爲婢太土氣，而是要永遠伴着對方去賭，但他却永不可下注！」

這一種賭法，實在匪夷所思。

換了其他人，也許不算甚麼，但對這兩位賭客來說，有甚麼比永不下注，却又要陪人去賭更爲殘忍？

魏無限實在要考慮。

戴盈似是必勝魏無限道：「我從來不勉强人的！」

魏無限再無考慮餘地，道：「如何賭？」

「咱們不用寫甚麼字據，只要向在場的江湖人說出，他們便是公證人！」

「好極！」

這一次相聚，本是平心靜氣的談話，希望可以保護已下注的銀兩，可是，如今却變成了另一個更大的賭局。

兩人立即在怡情坊內宣佈這事。

這是從來沒有聽過的賭注，這些江湖人，大都是賭徒，聽了這個刺激的賭法，當然都願作公證人。

衆人對日月二神之戰，更具信心，因爲這兩位大賭客，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再以性命財產下注，比較起來，他們那些賭注，又算得甚麼？

* * *

紅衣女郎來訪，無疑是把日月

二神生死之戰火上加一些油！

可是，魏無限與戴盈相談之後所作的抉擇，無疑是把這一戰，洒上火葯！

* * *

六月初十。

卯時，天還未亮，校場早已塞滿了人。

這日是生死之戰，必然有一個結果之戰，沒有人想錯過其中一個片段。

因此他們絕早到場。

出乎意料之外，紅衣女郎與她手下，並沒有出現，有人傳她已離去。

可是，龐然巨向衆人宣佈：日月神教教主千金並沒有離開，她爲了公平，不想影响日月二神之戰，因此決定不出席，只在她居所等候戰果！

這個決定使所有人更有信心。

魏無限與戴盈，早已與手下各據一方。

這一戰，雖然不是他們動手，不過，其中緊張刺激之處，尤勝在動手的二人之上。

怡情坊三位主人，也盛裝出現。

「戰神」嚴證今日身穿一件黑袍，據說這是一件戰袍，他一生之中，沒有穿過幾次。

這一次穿上戰袍，這場合之隆重，可想而知。

決戰台上，比平日更爲嚴肅而隆重，鋪上了猩紅地毯，眩人之目。

辰時已至。

日月二神，並沒有再派手下劍童刀奴……

當戰神宣佈決戰開始，兩條人影自校場後面飛射而出，而台上已形成了一陣薄薄的煙霧。

日神黃金袍子，刺人眼目。

月神也是黃金袍子，却是相當柔和悅目。

他們各手持兵器。

日神携帶的乃是新鑄烏金劍；而月神仍是他的月韻金刀，兩人在外表看來，不分軒輊。

這是一場自由發揮的決戰，是否使用兵刄，或是徒手搏擊，並沒有限制。

台上煙霧更濃。

刀劍已齊出鞘，刀花與劍花，左閃右耀，有如流星劃開夜空，使人眼花撩亂，刀劍破空之聲，上起下伏，有如旱天劈雷，使人震耳欲聾。

決戰一開始，已使人心懾神服。

忽地，兩人同時從半空之中降在比武台之上，一聲刺耳裂帛之聲，兩人落地。

只見日神黃金袍子，已有了一個長長的裂口。

衆人嘩然。

可是，嘩聲未止，他們又已發現月神的長袍，也是打橫出現了一個裂口。

只是衣袍破裂，血並沒有流出。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受傷，但兩人神色凝重，卻是緊繫每一個在場的人。

忽然，兩件金色袍子再動，刀劍相格之聲，自下而上，這一輪快招，又再使人眼花撩亂。

半空之中，兩人有如鷹鵰相搏。

接着，兩人向外飛……

「飛」並非一個誇張的字眼，因爲他們確實運用了他們上乘的神功，自比武場上半空，使力借力，一齊飛向了校場後面。

後面是他們兩人所居的「驚心軒」與「動魄樓」。

這兩幢樓只有兩層高，上面鋪着綠瓦，並有精美雕刻橫樑，四角皆有飛簷。

而當中的橫樑是相對的。

而日月二神，正各站在自己居所的屋頂橫樑之上。

兩人手持刀劍，凝立片刻，忽地又再騰起。

這一戰已不再在校場之上，而在屋頂之上。

衆人紛紛離開了校場，衝往兩樓面前，爭取更好的位置觀看。

連這場決戰的公證人「戰神」嚴證也隨人羣而往。

三位怡情坊主人當然是不甘後人。

雖然現場場面有些混亂，但衆人仍是屏息靜氣。

日月二神在屋頂之上，交替來回。

刀劍每觸及一次，均同時發出强光與刺耳聲响。

這一戰的確是生死之戰。

人們已被他們一擧一動所迷醉，他們只有一個想法：觀此一戰，人生無憾！

可是，他們一次一次喝采之後，高潮仍未過。

忽地，兩人又在屋頂上躍起。

日神似是不敵的轉身……

難道這一戰有了結果？

事實並非如此。

原來這是日神虛晃一招，然後一個大轉身，人不再直竄，而是橫飛。

月神開始被這一招虛晃所惑，不過，他反應極快，也同時一個大轉身，身如鷹擊長空，拚力追上日神。

日神直向怡情坊大門而去。

月神更是狂追不捨。

他們都降落在大門那道大牌坊

之上。

戰場一而再，再而三的改換，觀戰的人，上至「戰神」嚴證，怡情坊三大主人，下至一些江湖武夫，都不由自主的隨着他們，來至大門門口，甚至怡情坊內上下人等，亦忘形而至，他們翹首仰望。

日神與月神站在牌坊之上。

這時日已在半空，陽光猛烈。

兩人一晃，陽光掩映，份外刺目，實際他們已看不到日月二神各出了甚麼招式。

他們只是肯定，他們刀劍來往，無論那一招那一式，都是間不容髮。

突然，兩人靠近，刀劍似是互纏着。

「轟」的一聲，半空飛起四件東西。

兩人迅速的墮下。

那飛起的四件東西，是他們手中的刀與劍，因相撞而震斷外飛。

兩人伏在地上，再無聲息。

想不到日月二神這一戰，竟是如此收場。

衆人仍屏息靜氣，但人人的脚步漸漸移近，一會，衆人已圍成了一個大圓圈。

兩人仍仆臥在地上，沒有絲毫動靜。

「戰神」嚴證終於走上去，朗聲道：「兩位……」

日月二神仍無動靜。

嚴證再走近。

忽然，「轟隆」兩聲，接着是人聲慘叫。

這兩聲來自兩隻大石貔貅的爆炸，一時之間，石碎橫飛，整個地上的人，亂作一團。

怡情坊三位主人，知道發生巨變，可是在這情況之下，誰發出的命令，也沒有人聽到。

人們紛紛走避。

可是，爆炸又突然再起，「轟隆」「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人們又再走避。

這次爆炸的竟是那大牌坊。

首先炸開的是左右兩條大柱，柱斷之後，牌坊立即整塊倒下來。

人們爭相走避。

在這混亂當中，人踐人，人踏人的情形，實在是免不了，幸好這大門地方也算寬闊，爆炸之後，石碎散開，仍有一半傷勢不太重的人。

爆炸終於靜了下來，只見四週塵埃瀰漫。

當塵埃落地，龐然巨已叫道：「先看二位日神月神！」

「戰神」嚴證也與三人同時上去，只見日月二神，依然是反臥，面向地下。

如果他們還有性命的話，早應該在爆炸中離開，至低限度也可找個可以掩蔽的地方。

他們沒有，依然仆地。

看來二人已是凶多吉少。

龐然巨上前，先拉起日神，只覺他已無力，全身軟綿綿的，他稍一用力，已能將他翻轉。

日神面目已全非。

嚴證也一手拉起月神。

他也是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如果不是兩人仍穿着兩襲金袍，根本沒有人會認出他們兩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日月二神。

這一戰結果是兩敗俱傷的一戰。

有些人開始鼓噪。

既是二人都死，那賭局應如何處置？

賭客如今所關心的，只是他們下注的銀両。

龐然巨躍上了那破爛不堪的貔貅石座之上，朗聲道：「各位，日月二神已死，賭局之事，自然有適當的處理，但現在有人受傷，有人死亡，先救人，傍晚自有宣佈。」

怡情坊的刁難老人與傅家勇，亦站在龐然巨身旁，表示支持他的宣佈。

事已至此，他們只得無可奈何的接受事實。

* * *

龐然巨、刁難老人、傅家勇與嚴證四人，進入了校場的內廳。

他們剛坐下，却有坊衆來報：「後座整個金銀庫已是空空如也！」

四人聽了，有如晴天霹靂。

事情有變，而且是出乎他們所能想象的劇變！

四人立即隨着那來報者，同往坊後的金銀庫，爲了保證今次賭局公平，所有下注銀碼，俱鎖在這金銀庫之內，而今，金銀庫竟是……

他們一來到，已不用細查，便知道是事實，因爲這本是特別建造的金銀庫，已被炸開了一個大缺口。

爲甚麼一直沒有聽到爆炸聲？

爲甚麼守衛一直沒有發覺？

龐然巨頭腦最靈活，長嘆一聲道：「着了道兒！」

「甚麼道兒？」

「一個大騙局！」

「甚麼騙局？」

龐然巨並沒有解釋，只道：「咱們先回去，這金銀庫被爆破、被洗劫之事，盡量保密。」

他又轉向嚴證道：「嚴先生，爲了公平起見，你要再爲我們作證！」

「作甚麼證？」

他沒有答話，轉身向怡情坊的內廳走去。

這一段時間，他們都有了一個假設。

龐然巨一直在吩咐下人作不同的打探，當他們回到內廳，還未坐下，又有坊衆回報。

來人道：「日月神教教主姑娘，與她手下十人，全都失踪！」

龐然巨道：「坊內馬匹如何？」

「馬廐之內，已是空空如也！」

衆人聽了一時實在弄不清楚，只道：「爲何會如此？爲何會如此？」

龐然巨道：「事情已很明白……我們着了這一個紅衣女娃子的道兒，不，也着了日月二神之道兒！」

「也許是……不！他們也以命相搏了！」龐然巨道，陷入了沉思。

一會，他又嘆了一口氣。

刁難老人道：「你認爲事情如何？」

龐然巨道：「我們想利用日月二神之戰賺大錢，而日月神教却利用我們，吸引賭徒前來，集合了史無前例的鉅額金銀，而她趁我們全神貫注看日月二神之戰時，把所有的金銀掠去！」

「日月神教這麼貪錢？」刁難老人問。

「教主女兒是否貪錢，沒有人知道，但近十年來，日月神教分裂而衰落，却是事實！」

「她爲了重新振作神教？」

「如果是，急切需財，那是事實，而且不是普通的一筆錢財，而是……」

「我們這一筆却是好使好用！」傅家勇也嘆了口氣。

「爲甚麼爆炸沒有人聽到？」

龐然巨道：「日月二神劇戰，兩隻石貔貅被炸，大牌坊也被炸，那時金銀庫被炸開，有誰可聽到？」

「爲甚麼沒有守衛？」

「那麼曠世難逢的日月二神的最後決戰，如果你是守衛，你也會去看！」

「好周詳的計劃！」

衆人沉默良久。

嚴證道：「在下一直是貴坊所聘爲公證人，這事本來與我無關，但事已至此……」

刁難老人道：「我們如果把事實公佈，只要你作證，他們也許會相信！」

嚴證道：「我看並不一定，尤其是兩大賭客，大勝莊的戴盈與金牌莊家的魏無限，他們不會相信，他們一表示不信，甚麼人也不會相信你們！」

三人都無話可說！

嚴證道：「其實在我作公證之前，我也想過，假若二人功力悉敵，兩敗俱死，我也會作判決！」

三人齊問：「如何判決？」

「我認爲他們兩人沒有理由同時死的，只要其中一人活着多一口氣，也可以判出輸贏！」

「可是，這頃刻之間，兩人同時墜地，同時又發生爆炸，就算其中一人多活了一刻，已沒有人知道。」

「對！因此如今無法判決！」

「他們並不是如我們所想！」

* * *

事情果然不是他們所討論的那麼理想。

大勝莊的戴盈與金牌莊家魏無限也像他們一般，立時會面討論。

魏無限是支持日神的，因此，所有下注於日神的賭客、江湖客，都支持魏無限。

戴盈是看好月神的，那些下注月神的人，當然也是站在他這一邊。

兩人儼如兩派的代表。

開始的時候，他們仍在揣測怡情坊在這次看來無勝無負的決戰中，如何作事後的處理。

有人道：「當然是退回所有下注銀兩！」

這個提議有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和議。

有人道：「這可能性極微——單是他們派出英雄帖，邀請各方豪傑前來聚會，以至招待我們住宿飲食，他們不可能白花費！」

這話說來有理。

有人叫道：「退回八成，大概可以吧？」

「五成也會叫你歡喜一場！」

這時，叫囂之聲，不絕於耳。

各人有各人的意見。

有人叫道：「我們俱是小蝦，看兩位大哥如何抉擇？」

魏無限望了戴盈一眼，道：「戴兄意下如何？」

「要全數歸還，相信不易，有八成也行！」

魏無限道：「戴兄可是海涵大量，我却認爲事有蹊蹺。」

「你的意思是……」

「我看這一場決戰，比我們想像的，似是更爲激烈，更爲戲劇化！」

「戲劇化？」

「對！是戲……劇……化！他們由台上打至屋頂，再由屋頂打至大門口，而且在最重要的時候，會發生爆炸，這一切一切，都是事先的安排！」

這話入情入理。

衆人聽了，開始有些哄動。

戴盈道：「本來，這一決戰，我是必定贏的！」

「必定贏，你這話如何說？」

「不過，既然是他們事先的安排，那麼……」

有人叫道：「那麼，他們應該

立刻退回所有下注！」

這話自是一呼百和。

魏無限站了起來，雙手一揮，道：「先靜下來……你們可願追隨我們兩人？」

羣豪大叫願意。

魏無限道：「既是如此，我們坐在這裏揣測，也不能解決，我們先找出怡情坊三位主人，與他們對話，先看他們對事件如何處理，再作打算！」

戴盈也站了起來，道：「各位，事情至此，如果怡情坊還想立足江湖，他們自然會用合理方法處理，咱們都是賭徒，有道是有賭未爲輸，我們目的只爲退回金錢，因此是以和爲貴！」

有人道：「那要他們怎樣？」

有人道：「假若他們不肯，那麼，我們自然是要剷平這怡情坊！」

衆人摩拳擦掌。

魏無限與戴盈率着衆人，來到校場之處。

怡情坊三位主人，已得知消息，立時來到校場上的二樓，開了所有大窗，與下面的人對話。

樓上站了四人，除了三位主人之外，還有作爲公證人的「戰神」嚴證。

下面是黑壓壓的人頭。

當中，站了魏無限與戴盈。

龐然巨雖然身材矮小，但他却一馬當先，站在窗口之上，朗聲道：「各位，事情發展至此，各位是受害人，我們三人也是受害人！」

衆人開始靜下來，因爲龐然巨所言亦有理。

龐然巨續道：「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我們已有了一個構想！」

衆人竊竊私語。

「我們已有了一個處理辦法，我們信賴的公證人嚴證亦認爲可行！」

「快說！」

龐然巨道：「爲了使事情更公道起見，由『戰神』嚴證向你們宣佈！」

「戰神」嚴證走上前來，道：「各位，怡情坊這次可說陷入了一個圈套之中，但事情如何，他們自會偵查，有了結果，懲治原兇，公佈天下！」

「不要多說廢話！」有人大叫。

嚴證道：「經過一番商議，怡情坊如今只有盡力賠償各位——五成！」

「甚麼？五成？這話虧他們敢講！」

「白白向他們獻上五成，那怎成話？」

你一言，我一語，羣情沸動。

嚴證望着魏無限與戴盈。

魏無限與戴盈也互望一眼，兩人搖頭。

魏無限道：「成數實在太低！」

戴盈接口道：「我自己也無法接受！」

嚴證道：「以我人格擔保，在目前來說，怡情坊傾盡所有，也只能賠上這數目！」

忽然，有人叫道：「憑你人格擔保，你有甚麼人格？」

這話一出，嚴證臉如死灰，他一生之中，最重人格，自以爲是江湖武林最可信最正直之人。

而這人竟向他的人格挑戰。

是可忍，孰不可忍，嚴證怒吼，看來要撲下來。

龐然巨一手拉着他，道：「各位，此事並不關嚴先生之事，你們……」

有人叫道：「嚴先生，這一場決戰，你認爲是誰勝誰負？」

嚴證道：「當時情形，你我有目共睹，日月二神，同時仆下，如何分勝負？」

「連你也不能分勝負，如何可作公證！」這話自然是强詞奪理。

「你不配作證，如何擔保？」

這話更是無理之至。

嚴證怒極。

忽然有人道：「嚴先生老於江湖，更看盡天下無數決戰，至低限度，也可憑兩人死後，身上創傷痕跡，或是內臟受損程度，作一個判決！」

刁難老人道：「日月二神，面孔已全毁，身上又被爆炸所傷，再無法驗證。」

有人叫道：「日月二神面目全非，有誰知道他們究竟是不是眞的日神與月神？」

這話一出，又帶來了新的猜疑。

你一言我一語，全場轟動。

有人又叫：「怡情坊大有可能串通了日月二神來騙我們！」

龐然巨道：「我們怡情坊，又豈會……」

他的話再沒有人聽到，因爲沸騰的人聲，掩蓋了一切。

魏無限叫道：「靜下來！」

仍然擾攘了一段時間，衆人終於靜了下來。

魏無限道：「日月二神已死，咱們將無法知道事情的眞相，不過，事情總要解決，五成是無法接受，我提出一個數目，七成！」

戴盈接口道：「對，七成也可以！」

龐然巨道：「七成，我看是……」

衆人又叫道：「剷平怡情坊！」

這一喝，已有人把校場左右一些磚牆推倒了。

看來情形將一發不可收拾。

龐然巨不愧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侏儒，他靈光一閃，叫道：「慢着！」

人們以爲他要讓步！

「各位，你們懷疑我們串通，騙你們金錢，我不用細說怡情坊歷史，單說多少人來賭過，可有贏了而空手回的？」

龐然巨這話是事實。

怡情坊之所以能立足江湖這麼久，自然有他們的一套，最重要的是，贏了有錢拿走！

下面的賭徒，大多數都知道，一時間都靜了下來。

龐然巨道：「大勝莊戴盈與金牌莊家魏無限也願意來下注的地方，當然不會騙人，可是，我們不騙人，却有人來騙我們！」

龐然巨續道：「我知道，兩位大行家在最後一場決戰之前，曾經來過一次私下狂賭！」

這事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這次的狂賭，是以身家性命作賭注的！」

魏無限隱隱感到龐然巨另有所指，道：「那又如何，那是咱們二人之間的事！」

「對！那是你們二人之間的事，不過，如此狂賭，會否影响旁人？」

戴盈道：「那又如何？」

「你們二人的決心，使其他武林英傑，又再重注下在日月二神的決戰上！」

「那又如何？不是對你們怡情坊有益？」

龐然巨道：「事情又豈是表面那麼簡單？」

衆人竊竊私議。

「而且在你們協議之後，有人見過你——魏莊主，你在日神所住的驚心軒附近走動過！」

「我到過驚心軒附近又會怎樣？」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與日神串通，或者是向他行賄！或者有其他我們想不通的行動！」

戴盈道：「魏無限，你果然使了卑鄙手段！」

魏無限一時之間，無法作辯。

龐然巨道：「戴盈，你又何必裝模作樣？」

「甚麼？」戴盈道。

「我的手下曾向我報告，你也曾在動魄軒的屋頂走動，你輕身功夫雖然好，但瞞不過我的手下！」

戴盈道：「我只是去看……」

魏無限道：「我不理會去做甚麼，但總是去過，而且又可能會與月神串通，向他行賄，或者有其他行動！」

戴盈吶吶道：「我，我，我不會！」

龐然巨道：「這只有天知道！」

有人道：「其實是兩位在做戲！」

這話一出，衆人矛頭改指向魏戴二人。

二人分辯無從。

「這兩人才是罪魁禍首。」

這時已有人向二人攻擊。

戴盈與魏無限看着人潮，一起退縮。

「你看，二人要聯手了！」

衆人都是盲目衝動之輩，直向二人攻來，二人也沒有辦法，暫時聯手，擋住來勢。

一場混戰，便在這校場內展開。

魏無限與戴盈擋了一會，知道再在這裏任由攻擊，不是辦法。

兩人虛晃一招，上了二樓的屋頂。

有人追來，不過，二人居高臨下，把來人推下，下面更是亂成一團。

兩人再一躍，躍上了驚心軒上。

此時戴盈道：「魏無限，枉你一世英名，是甚麼金牌莊家，你竟然作此下流行徑！」

魏無限道：「戴盈，你何嘗不是！」

「不是，我眞的沒有！」

「眞的？」魏無限道：「你沒有去找過月神？」

「當然沒有！」

「我也沒有！」

兩人愕然相對。

半晌，兩人異口同聲道：「是龐然巨這傢伙，從中挑撥離間，好讓他們……」

魏無限道：「這仇無論如何要報！」

「對！龐然巨自己作梗，却要我們頂罪，這仇是非同小可！」

「既是如此，我們何必再鬥，找回一些值錢的東西，才不枉此行！」

他們二人往下一看，羣豪扭打成一團，很多人已倒在地上，也有很多人失踪不見了。

原來，他們有此想法，其他的人也如此想。

他們知道，這樣扭打下去，也沒有甚麼好結果。

當他們發現怡情坊三位主人，連同嚴證已不見了踪影，更覺不妙！

既是無法取回賭款，他們便決定在怡情坊之內，大肆搜掠，以補償損失。

不及半個時辰，怡情坊幾乎變成了平地。

凡是稍爲值錢的東西，都沒有留下，留下的只是一大堆頹垣敗瓦。

戴盈與魏無限找回幾個手下，

決定離開。

戴盈道：「我決不放過這怡情坊三人！」

魏無限道：「這個當然，找到這三人，一定要他們好好補償我們的損失！」

戴盈道：「不過，我們的賭約……」

「對！我們這次賭約無法實現，不過，我們可以再來一次！」

「好極！可惜的是還沒有好的賭局！」

「那麼，一有好賭局，咱們再來一次！」

「好極！」

「後會有期！」

兩人分別離開，兩個天下豪賭之人，不知何時重會，他們惺惺相惜，因爲他們兩人是眞正的對手。

＊　＊　＊

「戰神」嚴證是最先離開怡情坊的，因爲他知道，這一次自己再無能力作公證。

怡情坊三位主人，龐然巨、傅家勇及刁難老人也是在魏無限與戴盈互相懷疑之時離開。

他們帶走了一些重要財物，他們知道，對付這班已陷入半瘋狂的人，有理也說不清，何況他們根本無理可說！他們離開怡情坊時，却忍不住掉下一串英雄淚。

幾十年的建立 起來的基業。

一場史無前例的決戰，想不到是如此的收場！

決戰怡情坊，本是日月二神之戰，也想不到却被這一班狂徒把怡情坊全毀了！

龐然巨道：「不要再惋惜，我們找到日月神教那個女娃子，教她一嚐我們怡情坊的厲害！」

刁難老人道：「這女娃子計謀眞厲害！」

傅家勇道：「我看幕後還有人！」

刁難老人問道：「你認爲是甚麼人？」

「日神與月神。」龐然巨道。

「兩人未死？」

「我看是沒有，那兩個最後決戰的，大有可能並不是日神與月神二人！」

「那是誰？」

「天知道！」

龐然巨道：「我們怎辦？」

傅家勇道：「我們三人合作了三十年，以後當然再合作，再創江山！」

刁難老人也同意。

三人緊握着手。

龐然巨道：「那女娃子率着她的手下，劫了黃金銀兩，應該走不遠！」

「對！先追她們！」

刁難老人道：「你認爲她們會往那裡逃？」

龐然巨道：「我們此處北面，是窮山惡水，再北上一些，更是沙漠，自然不是好的去處！」

「南面？」

「南面可有大大的好地方，不過，我們實在無法知道南下去甚麼地方！」

龐然巨道：「我們到鄭州，分作三路，三個月之後，再在金陵相聚，那時再算！」

三人沒有馬匹，費了兩天才到鄭州。

他們三人如何追尋日月神教的女娃子，此是後話。

＊　＊　＊

當日月二神由校場決戰至屋頂，再由屋頂戰至怡情坊大門之時，她們的行動便立刻開始。

爆炸一响，金銀庫的爆炸也同時响起來。

十個女娃子，炸開了大門，把所有黃金銀兩搬上了她們早已預備的兩輛馬車。

馬車外表像運糧的，並不引人注目。

如今這兩輛運糧馬車，正向北面而去。

寧遠縣以北，的確是窮山惡水，並且再向北去，更是沙漠，根本無去處。

正因爲如此，明兒才作這樣的選擇，沒有人會向這個方向追來。

不過繞過了這個小沙漠，那又是別有天地的地方。

日月二神已打扮成沙漠的遊牧民族一般。

他們在馬車之內，相對而坐。

明兒便在他們當中。

明兒道：「辛苦了兩位師兄！」

日神道：「沒有甚麼……我不能辜負教主最後的一個期望！」

月神也道：「是的，我們在教主死後，對日月神教無半點貢獻，既有此機緣，我們無論如何也要……」

明兒道：「兩位師兄，這是教主死前留下的錦囊，他早已知道，他一離世，日月神教便會式微，他也知道你們兩人不會任教主！」

「教主知我們的心！」日神道。

月神道：「教主遺下的錦囊是怎樣的？」

明兒從身上抽出了一個黑色的令牌。

兩人見了令牌，不由得跪下。

明兒道：「兩位請起！」

見令牌如見教主，二人早知，而今明兒却又吩咐二人起來，那表示……

日月二神齊道：「多謝教主！」

明兒道：「是的，錦囊第一道命令，是要我作教主，我自問無此能力！」

日月二神道：「師妹言重……不，教主……」

兩人一時之間，並不能適應叫這位小師妹為教主。

明兒道：「錦囊的第二道命令，是吩咐我振興日月神教！」

「如何振興？」

「重新安排教衆，擴充江湖力量，吸收更多人入教！」

她嘆了一口氣。

日月二神都知道，這些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却是十分艱難。

明兒道：「幸好教主錦囊內有了安排，雖知道振興日月神教最需要的是金錢，但要在一段時間內，籌備一大筆金錢，並非易事！」

日神道：「教主便安排這一場決戰？」

「教主的意思本是由我主持這一場決戰，不過，日月神教是神聖之教，又豈可以賭騙人？」

月神道：「那麼怡情坊便是一個利用的目標？」

「對！他們向以賭聚衆，這一次日月二神之戰，既可以吸引江湖人士，又吸引賭客，那自然是一拍即合！」

日神道：「那麼易誘他們下注？」

「當然並不容易！不過，有利的地方是，日月二神之戰，實在太吸引！」

「你們便利用這一戰，用爆炸掩飾你們開金銀庫的爆炸，然後一舉掠盡金銀？」

「是！而且成功得出乎意料之外！」

月神道：「你的意思是……」

「我預算會有一百萬兩黃金！」

「如今呢？」

「超過五百萬兩，因為怡情坊騙人下注的方法實在太吸引了，很多人下重注，幾乎每一個來到的人，無不清袋！」

月神道：「那的確是怡情坊有過人之處！」

日神道：「我却不明白，最後代替我倆決戰的人，究竟是誰？」

明兒道：「是我教兩個叛徒，兩個武功非常好的叛徒——你們也認識的！」

「誰？」兩人同問。

明兒道：「是教中『貪狼星』與『武曲星』兩位分堂香主！」

「是『貪狼星』郎華與『武曲星』莫仇，他們本已為教主器重！」

「可惜，他們在教主臨逝之前，被發現他們出賣日月神教，向歹徒換取武功！」

「他們好武，才起貪念！」

「其實教主也想提拔他們，可惜他們太過急功近利，教主發現了他們背叛神教之後，已抓了他們入牢！」

日神道：「你怎能叫他倆扮成我們？」

月神也不明白，道：「難道他們知道改過，以性命殉教？」

「不！」明兒道：「他們在牢中，並無悔改之意，我本想殺了他們，不過，教主錦囊內安排兩人來讓你們脫身，因此，我便利用他們！」

「他們如何聽令？」

「教主留下了一種藥物，只要在事前服用，一個時辰之後，便會狂性大發！」

「既是狂性大發，又如何決戰！」

明兒道：「我有辦法，在你們決戰前一個時辰，迫他們服藥，在決戰之時，便把他們裝扮好，推出校場，你們也記得，這一次最後決戰，你們出場之後，是煙霧瀰漫，兩人服藥之後，有一種仇恨的感覺，一見對方，早已不由分說便打，而且越打越狂！」

日神道：「他們武功不弱！」

明兒道：「尤其是狂性越打越發！」

月神道：「那麼，他們不受控制，怎會又鬥到怡情坊大門之處？」

明兒道：「我用一種香氣引誘他們！」

日月神教竟有這麼一種控制人的方法，實在並非江湖之福。

明兒道：「我在這麼一個短時間內，便掠到這麼一大筆金錢，那是日月神教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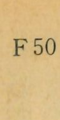
日月二神並沒有答話。

明兒道：「兩位師兄，可否助我一臂之力，振興日月神教？」

兩人無言。

這位日月神教新教主，眼內已充滿了火焰。

（全文完）



新派俠情哀艷愛情故事／麥耕雲・文　可飛・圖

碧血了恩仇

報仇遭暗算　助友追敵踪

荒山，枯林，殘月，野塚！

正是三更的時候，雲夢山峯之下，一處暗含「豹隱南山」地脈的新墳之前，卓立著一位臉容肅穆，虎目含悲，白衣白褲，髮挽白巾，如披重孝的少年！

墳地的四週，亂草披拂，土石崩裂，巨大的朱紅官木，已然暴露在月光之下，一柄鐵鍬，躺在少年腳邊，很顯然，這座新墳，乃是剛剛被人掘開。

白衫少年本是怔怔的望著那墳中棺木，這時突然霍地轉身，背著那座新墳，面向南方，撲地跪倒，向天拜了九拜，喃喃低訴道：「爹爹啊！求你在天之靈明鑒，不肖孩兒，馳赴雲夢，不料老賊已老死，使孩兒難償手刃惡獠，為爹爹一伸血海大仇之志，尚求爹爹原諒孩兒的無能……」

拜罷立起，嗆郎一聲，拔出身畔長劍，一大步走到那墳坑之中，眼中冒火，長劍平平一拍那具棺木，冷冷喝道：「莊浩，老賊，區區林寒星，乃是被你謀害在點蒼山下的九華大俠林楓的獨子，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這老賊雖死，區區的復仇孝思，卻未稍戢……不戳爾屍，不斷爾首，區區永難嚥下這心頭之恨……」

語音未已，左手按上那朱漆棺材，隨手一翻，但聽得喀察一聲，那厚達七寸的棺蓋，隨手飛出兩丈。

叭噠連聲，棺蓋落下的力道，砸斷了幾株小樹。

林寒星上身微傾，瞪著那躺在棺木中的老人屍體，怒哼了一聲，舉劍一劈而下。

長劍映著殘月，寒光閃閃，落向老人的頭上。

噗嗤……死人的腦袋開了花！

但出人意表的，卻見一股鮮紅的人血，水箭一般的由那死人頭頂上噴射而出。

林寒星大感意外的吃了一驚，大聲叫道：「老賊，你好狠毒的心腸……居然死後還想暗算別人……」

飛身一躍，飄退了丈八。

死人怎會有血？莫非有鬼？但鬼又怎會有血？

林寒星身形落地，立即低頭查看自己身上是否有沾了血跡，敢情他可不笨，在他想來，不管是鬼也好，是死人也好，或是僵屍吧，都不會有血的，這射出的血，八成是事先安排好的什麼極毒的毒液了！

差幸他這麼快捷，除卻劍尖而外，自己那一身雪白的衣衫，可並未沾到絲毫血痕！

林寒星深深的吁了一口大氣，長劍在地上土中擦了幾擦，這才小心翼翼的重新走進那墳坑之中。

他冷笑了一聲，道：「老賊，似你這等心機惡毒的安排，換了別人，只怕決難逃一死了……」

他看了看那裂開的人頭，語音忽然一沉，道：「老賊，區區要看看你的狠心狗肺，究意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寒光再現，長劍二次舉起，一晃刺了下去。

這一回可是落向胸前！

「看！」的一聲，林寒星的手腕，竟然一震，劍尖所觸，根本不似死人的屍體，倒像是刺入了一段樹幹！

林寒星嚇得一呆，右手五指一鬆，凌空拔起八尺，雙腿一蹬，流星般橫移了十丈五六，方始落地。

身形之美，簡直有似矯龍御風！

回頭望去，那棺木中的死人，沒有一點動靜。

林寒星楞住了！

他一時眞的猜不透，莊浩死後，到底在這棺木中弄了些什麼手腳，按常理而言，應該決不止只是在頭顱內裝了一些毒水而已，可是，劍入屍身，聲音不對，結果又怎的絲毫無半點動靜呢？

林寒星驚怒之餘，咬了咬牙，突然飛身倒躍而回！一揮手，抽回自己長劍。

這時，他可以看得明白了，棺木之中的屍體不是眞的死人，而是由一段木頭雕成的屍首！

陷阱，連這座新墳都是一個陷阱……

一念及此，林寒星心頭一凜，想也沒想，便三度飛身，飄出二丈之外的一塊巨石之上。

他雙腳剛剛站在石面青苔，耳中便傳入一陣飄飄忽忽的陰森聲音，道：「林寒星……你挖墳毀屍，罪當入十八層地獄……」

林寒星劍目一揚，雙肩一搖，陡地射向左方一棵古松，人未到，劍已出，同時口中喝道：「藏頭露尾，故弄玄虛，老賊！騙不了小爺……」

颯一聲，枝葉紛飛，那株古樹面前的新墳方位的枝幹，刹那間竟然一掃而光。

好快的劍法，好厲害的劍招！

只是，古松之上，卻是未見有人。

那飄忽的聲音，刹那間卻反從另一個方向傳來，道：「娃兒，你這驚天一劍，對付人綽綽有餘，但是用來對付鬼魂，只怕沒有用處。」

林寒星霍然轉身，身劍合一，有如電掣雷轟，直向那巨石之旁的一堆矮樹撲了過去，動作之快，認位之準，那兒果眞藏的是人，而不是鬼，十成有九成是逃不脫他這種「聞聲躡影」神功了！

「嘩……嘩……」之聲入耳，丈許方圓的樹叢刹那之間變成一塊平地，林寒星仗劍卓立當中，張目四望，依然未見半個人影。

鬼？眞會是鬼？

林寒星是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

雲夢山主「鐵劍叟」莊浩的武功如何，林寒星心中有數，如果這發話的人是他，而又是活人的話，就絕對無法逃得過剛才的這一劍！

除非這個人不是莊浩。

或者，這聲音當眞是出自莊浩的鬼魂。

林寒星陡然鼻尖冒出冷汗，身上汗毛根根立起。

鬼！這世間上當眞有鬼麼？若是，他又怎能逃得脫自己這比閃電飄風還快的一擊？

林寒星越想越不對勁，身如陀螺一般，飛快在原地轉了三轉，重重的咳了一聲，這才大聲喝道：「老賊，你裝死不成，又想裝鬼，你不怕把你那南翁北叟中的北叟大名糟蹋掉了麼？」林寒星說了一頓話，忽然又嘶聲厲吼道：「老賊，你出不出來？我爹南翁已然死在手上，江湖上已經沒有人敢與你爭名，你爲什麼還裝神弄鬼，不敢現身？不管你是人還是鬼，我也要把你抓來碎屍萬段。」

荒山寂寂，寒風颼颼，林寒星的聲音淒厲有如鬼哭狼嗥，遠聞十里，刹那間，宿鳥振翅，野兔驚奔，一時眞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

林寒星雖然藝高人膽大，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他也許是爲了壯膽，也許是怒氣無處可發，揮舞著長劍，瘋狂般走下墳坑當中，劍下如雨，將那具上佳檀木彫成的屍身，斬成了七十多片！

但他可沒敢再碰那顆骷髏人頭。

人，他不怕！

鬼！頂多使他有一點心寒，但是，那骷髏人頭射出來的鮮血，却使他恐懼，莊浩沒有眞死，父仇尚未償報之前，他豈肯自蹈危機，白白送了性命？

棺木已在劍下毀了一半，他似乎消一些氣，怔怔的望著那顆裂開一道劍痕的骷髏，突然間一頓足，由墳坑中騰起兩丈，厲聲吼道：「血骷髏……血骷髏……原來你這個老賊就是那武林中無惡不作的血骷髏！」

陡然間，他腳下一個蹌踉，似是有些兒立足不穩，伸手抓住一株枯樹，臉色慘白，切齒道：「莊浩，老賊……我林寒星不料中了你的暗算，死爲厲鬼，我也要剝你的

皮，吸你的血……」

身形一陣搖晃，一手扶住枯樹，一手拄著長劍，慢慢的倒了下去！

＊　＊　＊

一條人影，突然由七丈之外的一處山坡上直撲而下。

好快的身法，簡直比流星還要快捷！

林寒星的身子，剛自跌落，這條人影已到了他的身邊。映着殘月，可以看出這飛躍而來的人影，乃是一位年約七十出頭，身著黑衫，白髮披肩的瘦小老人。

他看了林寒星一眼，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俯下身子，先將跌落的長劍插入林寒星的劍鞘之內，這才雙手一抄，將林寒星抱了起來。

他突然身形一轉，面向遠在百丈之外的一處小峯朗聲道：「一切有如所料，莊兄，你可以回去了……」

話音一落，提抱著林寒星，轉身大步向山下行去。

山路崎嶇，月色昏黯，平常之人只怕寸步難行，但這位瘦小老人雖是抱著林寒星在手，卻依然每跨一步，足足有丈許距離。

他步履如飛，沿著一條窄窄的小路，繞向雲夢山向南的一處低谷之中。

一盞燈火，由谷中一棟茅屋的窗口中射出來，淡黃的燈光，迷迷濛濛的，遠遠望去，有似磷磷鬼火一般。

黑衣老人抱著林寒星來到茅屋之前，只見一名年約十七八歲的村姑，正斜倚柴扉，探首向外張望。

她一眼看到了黑衣老人回來，秀麗的粉臉上頓時露出了笑容，高聲叫道：「乾爹，是你老回來了麼？」

黑衣老人呵呵大笑道：「這等深更半夜，除了你乾爹我，還會有什麼人膽敢來到這鬧鬼的雲夢山？」

說話之間，人已進了茅屋。

這茅屋共有四間，兩明兩暗，明的兩間在前，一間是堂屋，一間似是書房之類；兩間暗間，一間在堂屋之後，那是村姑的閨房，另外一間暗間，則是靠在書房之後，乃是黑衣老人的居室，兩間暗房之間，有個小院子，小院子後面有一間小草棚，便是廚房。

這時，黑衣老人已把林寒星抱到了書房之內的一張土炕上，同時口中叫道：「小萍，把熱水提來！」

小姑娘嬌應了一聲，人已在書房門口現身，她一手提著瓦壺，一手拿著一個木盆，走了進來。

兩父女張羅了熱水手巾，小萍突然笑道：「乾爹，林公子是在什麼地方沾到了那毒血？」

敢情林寒星雖然十分小心，結果他還是沾到了那「血骷髏」噴射出來的毒血，才會忽然之間暈倒！

黑衣老人笑道：「乾爹已經查看了，好像是在左手的手背之上。」

小萍低聲道：「乾爹，要不要緊？林公子會不會……因此而削弱了的他一身武功？」

黑衣老人笑道：「怎麼會？骷髏毒血雖然號稱中人必死，但那也得割破肌膚，或是攻入口中，倘若似這等沾在皮膚之上，頂多祇會叫人全身痲木，不能自主而已。」

小萍笑了一笑，道：「但願不會眞的傷了他。」

她忽然嘆了一口氣，又道：「乾爹，以林公子的武功，一旦將他救醒，只怕他也很快就會走掉了啊！」

黑衣老人淡淡一笑，道：「走不了的，丫頭，妳大可放心，他也得休養上十天半月……」

小萍咭的一聲笑道：「眞的？」

黑衣老人道：「當然是眞的！」

小萍的笑突然又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滿臉愁容，皺眉道：「乾爹，要是那骷髏血這等厲害，居然要這麼久才能復原，林公子的一身武功怎能會不受影響呢？」

黑衣老人看了小萍一眼，忍不住的笑道：「丫頭，妳眞的很關心他麼？」

小萍姑娘粉臉微現紅暈，扭動著嬌軀，含羞的笑道：「乾爹，這事情好嚴重啊，我……我怎能不關心呢？」

黑衣老人笑道：「小萍，你看長他得俊不俊？」

他忽然如此一問，只把小萍問得低下了粉頸，半天抬不起頭來。

林寒星長得當然俊，俊得使每個少女見到了他，都會心動！

黑衣老人這時正在用熱水替林寒星洗滌左手的手背，半晌沒聽到小萍說話，不由得掉過頭來望去。

忽然，老人笑了！

他放下手中毛巾，大聲道：「小萍，過來幫這孩子把手背洗乾淨，乾爹可要先把那張膏藥準備好……」

話音一落，轉身大踏步出了書房。

小萍姑娘緩緩地移身到了土炕之前，戰戰抖抖的伸出玉手，撈出了毛巾，望著那閉目躺在炕上的林寒星直發楞！

她左手伸出去一半，離開林寒星的手臂只有一寸，但卻沒有落下去抓住對方！

她似是從來沒有拉過陌生男人的手，因而遲疑久久，直到她聽到外面黑衣老人咳嗽之聲，這才雙目一閉，銀牙一咬，迅速的把林寒星

左手拉起，右手毛巾蘸著熱水，不斷的輕輕洗滌。

她的臉紅得如殘日夕陽，混身都在發熱。

顯然，這等光景，彷彿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小萍姑娘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過了多少時光，黑衣老人才拿著一張約有三寸見方的狗皮膏藥，大步走了進來，笑道：「小萍，洗乾淨了麼？」

小萍聞言，吃了一驚，匆匆的將林寒星左腕放開，道：「乾爹，你看吧……」

一下子退開三步之遠，心中還在怦怦的亂跳！

黑衣老人雖然沒有看她，依然羞煞了這個小妮子，一面低著頭察看，一面笑道：「乾淨了敷上了藥，大概對時之後，就可以醒來了。」

小萍姑娘聞言一呆，慢慢的走了過來道：「乾爹，怎會要這麼久呢？我以……爲林公子馬上就會醒了呢？」

黑衣老人道：「丫頭，你未免太小看了那骷髏血的毒力了，這還是遇到了我，換了別人，只怕最少要花上三天工夫才能救得醒他，而且，說不定還祛不掉全部毒液，留下後患……」

小萍聽得爲大驚心，忙道：「乾爹，你老……用的解藥，會不會遺下後患？」

黑衣老人大笑道：「丫頭啊！妳怎的連乾爹都信不過了？那『血骷髏』左桓再强，只怕也强不過妳乾爹吧？」

小萍姑娘噗嗤一笑道：「是啊，它只是一個骷髏，當然比不上乾爹這活生生的嘯天鬼劍了！」

黑衣老人兩眼一睜，道：「好哇，丫頭，你敢調侃乾爹是鬼麼？那妳豈不是成了小鬼女嗎？」

小萍笑道：「女兒怎敢……」

說話之間，老人已爲林寒星上了藥，也貼上了膏藥，他又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白玉磁瓶，倒出一粒綠豆大小的丹丸，托開林寒星的牙關，把丹丸餵入他口中。

黑衣老人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接道：「好了，不到明日午時，他是不會醒來的了！」

小萍笑道：「乾爹，他……林公子所中之毒解去以後，只怕他報仇心切，什麼人也留不住他的了！」

黑衣老人瞪了她一眼，笑道：「丫頭，我就知道妳最擔心的便是怕他走掉了，是不是？」

小萍姑娘紅著臉道：「難道乾爹就不擔心麼？如是他眞的走了，你老人家這心血豈不是都白費了？」

黑衣老人微微一笑，剔暗了書房中那盞油燈，轉身走到堂屋，這才向小萍招了招手，低聲道：「丫頭，有什麼話，也該出來再講了！」

小萍應聲來到了堂屋，接道：「爲什麼？那林公子還能聽得見麼？」

黑衣老人道：「血毒解藥，此刻已然生效，以林寒星這一身的能耐，只怕我們大聲講話，他會在迷迷糊糊中，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聽在耳中……所以，咱還是小心一些才好。」

小萍有些不信，但也未追問原因，柳眉兒一揚，嗔聲道：「乾爹，你說什麼林公子醒來不會走，那是爲了什麼？女兒可就一直想不出什麼原因？」

黑衣老人道：「這個麼？奧妙自然在乾爹的那顆餵他服下去的解毒靈丹之中了！」

小萍笑道：「什麼奧妙？難道那……丹丸之中，也有著什麼鉅毒之物？」

黑衣老人笑道：「鉅毒自然沒有，不過，卻可以令他在十天之內，無法提聚眞氣，丫頭，就妳來看，有十天的時間，是不是夠了嗎？」

小萍姑娘低着頭細聲道：「當然夠了，除非……他是個木頭人。」

黑衣老人突地呵呵大笑，道：「林寒星乃是翩翩公子，諒必不會不解風情……」

小萍姑娘剎那間粉臉通紅，叫道：「乾爹，你……」

黑衣老人道：「乾爹那裡說錯了麼？照乾爹的看法，他決不會是木頭，只不過希望妳……可別拒人千里之外！」

小萍耳根都紫了，跺著蓮足，叫道：「乾爹，你再要說，女兒就不依了……」

黑衣老人大笑道：「好，我不說了，但妳千萬可記著，以後一切成敗得失，全在姑娘妳的身上，乾爹可就成了敲邊鼓的了！」

小萍姑娘聞言，心中一涼，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乾爹，你老一番苦心，女兒是明白。」

＊　＊　＊

林寒星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的午時一刻。

他移動了下身子，正想坐起來，忽然耳中傳來一聲溫柔的語聲勸阻道：「公子，你身中鉅毒，尚未祛清，還是躺著休養一些時候才好！」

林寒星吃了一驚，轉頭望去，只見自己身邊床側，坐了一位美若天仙，衣著樸實的村姑，正拿著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含情脈脈的注

視着自己，緩緩搖頭。

他揚了揚劍眉，大聲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躺在此處？」

敢情，他根本不會聽清楚那小萍說的是什麼！

小萍姑娘嫣然一笑道：「公子，這兒是我跟乾爹所住的茅舍，公子想必是中了他人的暗算，暈倒在山路之上，被我乾爹碰到，把你背了回來。」

林寒星目光一轉，似是想起自己忽然站立不穩，拄劍栽倒地上之事，失聲道：「不錯，在下果眞是中了別人的暗算……莫非是姑娘救了在下？」

小萍笑道：「不是我，是我乾爹……」

黑衣老人這時出現在書房門口，淡淡一笑道：「不錯，正是老朽將公子救了回來。」

說話之間，已走了進來。

林寒星雙手抱拳道：「多謝老丈……」

身子一欠，就待起來拜謝。

一隻欺霜賽雪的玉手忽然伸了過來，按在林寒星的肩頭，壓得他起不了身。

小萍姑娘紅著臉，笑道：「公子，你不能起來啊。」

黑衣老人也哈哈一笑，笑道：「公子身上餘毒未盡，不可勞動，老朽既救了你，自然就不是爲了要你感謝的！」

林寒星大爲感激的嘆了一氣，道：「老丈救命之恩，晚輩怎能不說謝字！」

他語音一軟，接道：「在下林寒星，不知老丈高姓大名？」

黑衣老人笑道：「老朽麼？姓白草字飛鵬！」

林寒星吃了一驚，道：「嘯天鬼劍白老前輩麼？」

白飛鵬大笑道：「多活幾年是老卻不假，前輩兩字卻不敢當了！」

林寒星長嘆了一聲道：「老前輩在武林之中，俠名卓著，晚輩聞名已久，不想今天在這裡見到，眞是出人意料得很……」

他目光轉到小萍姑娘身上，又道：「這位姑娘既是老前輩的義女，必然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女俠了！」

白飛鵬搖頭道：「萍兒麼？她可說沒有在武林中露過什麼面，她原姓莊，叫小萍，這個名兒，林公子祇怕從來沒有聽到過吧？」

林寒星想了一想，道：「果然耳生得很，不過，家學淵源，莊姑娘一定也是一位武林高手了。」

莊姑娘淡淡一笑道：「林公子，我只不過是學了幾手防身自保的莊稼把式，離武功兩個字，還遠得很呢。」

她嬌軀一轉，嫣然一笑，接道：「林公子，你大概餓了，我去給你拿一點吃的。」

林寒星不經她提起，倒不曾覺得餓，經她一提，倒眞是覺得飢腸轆轆，但口中卻道：「勞動姑娘，當眞是罪過得很……」

莊小萍已然到了門口，聞言回頭一笑，道「公子客氣了，這可是我該做的事啊……」

柳腰款擺，走了出去。

林寒星向白飛鵬拱了拱手，道：「老前輩，救命大恩，不敢言謝，晚輩有生之年，只要老前輩一句話，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白飛鵬笑道：「老弟這話就言重了，老朽還沒請教老弟的身世和師門，老弟不知可否相告？」

他語音略頓，又補充一句話，道：「不過，倘若老弟什麼有不方便之處，不說也不要緊。」

林寒星淒然一笑道：「老前輩乃是晚輩的救命恩人，還有什麼話不能向你老說的呢？不過，晚輩卻有個不情之請，尚望老前輩應允！」

白飛鵬笑道：「老弟有話直說無妨！」

林寒星道：「晚輩身世說明之後，老前輩可千萬莫對人提及。」

白飛鵬笑道：「不妨事，老朽隱居在此，很少與人來往，老弟對這一點大可放心！」

林寒星道：「先父乃是人稱『銀劍翁』的林楓！」

白飛鵬其實早就知道他的底細，但此刻在聞言之後，卻故作驚訝之色道：「你……『銀劍翁』林兄的兒子麼？這可算不得外人了，老朽與令尊這位『南翁』，以及號稱北叟的『鐵劍叟』莊浩，都是多年相交的知友，府上也去過不少次了，但卻從未聽到過林兄提及他有老弟這等出色的子嗣……」

林寒星聽到白飛鵬提到莊浩的名字時，劍眉聳動，臉上露出一片殺機，但白飛鵬話音一落，他卻接道：「老前輩，晚輩自幼就跟隨大伯習武，很少在九華家中住過三幾天。」

白飛鵬道：「原來如此！這麼說來，你這一身武功，可是得自『南荒一叟』林老哥的？」

林寒星道：「不錯……」他略一遲疑，又道：「你老既與晚輩大伯、先父都是朋友，晚輩冒昧，稱呼你老一聲大叔可好？」

白飛鵬呵呵大笑道：「使得！老朽可就身受了！」

林寒星在臥榻上欠了一欠身子，道：「大叔，小侄這叩見的大禮，只好等到傷愈之後了……」

白飛鵬笑道：「賢侄你又來

了，故人之子，何必還要客氣？只是……賢侄剛才口稱先父，莫非林楓兄已然過世了麼？」

林寒星聞言，陡然心中大感傷痛，一雙虎目之中竟然現出了淚光，沉聲道：「大叔，先父已於半年之前，在點蒼山下被人暗算身亡了！」

白飛鵬作出大爲吃驚之色道：「什麼人這麼大膽，竟敢暗算令尊？」

林寒星含淚怒哼道：「就是『北叟』莊老賊……」

突然一聲「哎喲」慘呼來自門口，林寒星和白飛鵬同時吃驚的望去，只見莊小萍臉色慘白，雙手捧著一碗熱湯直抖，地上還洒了不少湯汁！

白飛鵬向她瞪了一眼，忙問道：「萍兒，妳是怎麼了？」

林寒星也大爲關心的道：「姑娘，是不是燙了手？這都怪在下不好，竟然中了他人暗算，才會使得姑娘傷了玉手……」

莊小萍這時已疾步走了到床前，將熱湯放上踏板前木凳之上，低頭一笑道：「不要緊，只是一點點湯潑在手上，公子不用擔心……」

說話之間，她的神色已恢復了正常。

白飛鵬這時笑道：「萍兒，林公子是乾爹的故人之子，算不得外人，他此刻行動不便，妳就拿著碗餵他吃了罷！」

莊小萍心中大爲害羞，但卻不敢違命，紅著嬌臉，拿起湯匙，舀著湯汁，向林寒星口中送去，口中低聲道：「山居粗野，可沒有什麼好吃的，我只熬了一碗鹿汁，公子莫要嫌棄！」

林寒星這時可是口中連稱「不敢」，但因莊萍那雪白的玉手，已把鹿汁戰戰抖抖的遞了過來，他肚中又餓得發慌了，只好大爲不安的張口喝下！

他一面喝汁，一面少不得張開眼看著莊小萍玉臉。

林寒星只覺心中一動，暗道：「她可眞很美啊！」

莊小萍觸到他那發亮的目光，芳心之中，更是有如小鹿亂撞，幾乎連那湯匙都把持不牢，一張吹彈得破的小臉，幾乎是全被胭脂塗遍了！

好不容易，那碗鹿汁才算餵完，莊小萍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林寒星卻在喝完最後的一口時笑道：「萍姑娘，謝謝妳……」

莊小萍低聲道：「林公子，看你這等餓相，我再給你去盛一碗來……」

不等林寒星說話，站起身來，就出了書房。

林寒星不安的望著白飛鵬道：「白大叔，萍姑娘的手，不妨事麼？」

白飛鵬當然明白，莊小萍並不是燙了手，而是因爲別的原因失驚，才會弄潑了手中的湯汁，當下笑道：「不妨事，這丫頭，一年到晚都常會燙到手，可也從來不當一回事的，賢侄，倒是你說那暗害令尊之人是『北叟』莊浩之事，叫老朽好生難以相信！」

林寒星聽到莊浩之名，就忍不住切齒的道：「大叔，小侄爲查訪此事，花了足足四個月時光，自然是不會錯的了，大叔又爲何不信？」

白飛鵬道：「莊浩與林兄，誼同手足，他又怎會下得了毒手？這中間祇怕有什麼誤會？」

林寒星冷哼道：「大叔，原先小侄也是這麼想，是以才在昨天兼程趕到雲夢山莊去查問，不想，這老賊竟然裝死想矇騙小侄，大叔，倘若他不是兇手，他又何必假死想騙過小侄？」

白飛鵬心中暗暗叫苦，口中卻道：「莊浩他……也死掉了麼？」

林寒星道：「沒有！他的死是假裝的，否則，小侄又怎麼會中了老賊暗算埋伏的毒血而險些送了性命呢？」

當下，他略略把中毒經過說了一遍。

白飛鵬故作極難相信的神態，沉吟一陣，方道：「賢侄啊！其間是否有什麼關節呢，以莊浩爲人，應該是不會裝死的，何況，那屍體的腦袋還藏有天下至毒的骷髏血呢！」

他長嘆了一聲，又道：「賢侄，也眞是虧得你及時遇到了老朽，否則，後果當眞不堪設想了！」

說到這裡，莊小萍又捧了一碗鹿汁進來，林寒星連忙說道：「萍姑娘，眞難爲妳了……」

莊小萍嫣然一笑道：「林公子，乾爹說你要休養好多天呢，要是你每一頓都這麼客氣，不怕叫膩了麼？」

林寒星臉上一陣發熱，吃吃的道：「這個……在下是眞心的感激姑娘啊！」

莊小萍咭的一笑，一面拿起湯匙餵著他，一面低聲道：「林公子，快趁熱喝吧，不論什麼事，都等到養好了傷再去想也不遲了！」

* * *

到了第三天，林寒星終於可以下床了。

他早餐過後，踱到門外，屋外的燦爛陽光，使得他精神爲之一振，只不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對

他而言，眞不啻是三年那麼長，有生以來，這是他躺在床上最久的時刻。

門外，白飛鵬和莊小萍把一堆堆的藥草攤開在簸中晒涼，父女倆忙得十分起勁，直到林寒星來到了他們身後，莊小萍才發現了他，不由得吃了一驚，道：「林公子，你怎麼下床了？」

白飛鵬也笑道：「賢侄，胸頭腫脹之感，完全消失了麼？」

林寒星抱拳笑道：「好了，大叔祛毒之藥，果然靈效如神，只是眞氣尚是駁而不純，看來還得休養幾日！」

白飛鵬笑道：「賢侄，這是你，如果換了別人，恐怕縱有老朽的祛毒之藥，也不會產生多大作用了！」

林寒星一怔，問道：「爲什麼？」

白飛鵬道：「因爲賢侄你那一身玄門罡炁，幾乎已到百毒不侵的地步了！」

林寒星搖頭嘆了一口氣道：「大叔，小侄原也知道那血毒十分厲害，是以特別小心，但卻依然中了暗算，而且，發作得那麼快，可眞是大大出乎了小侄意料之外……」

他話音至此，才似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抬頭望了眼前的山巒一眼，失聲道：「大叔？這兒……莫非還是那雲夢山中麼？」

白飛鵬道：「不錯，這兒正是雲夢山靠西的一處深谷，人家不多，清靜得很！」

林寒星變色道：「大叔，這兒離那雲夢山莊多遠？」

白飛鵬道：「三十多里地吧！過了三座山頭，就可以看見那山莊了。」

林寒星又問道：「離那主峯呢？」

白飛鵬道：「二十里地左右……」

莊小萍忽然笑道：「林公子，你……不用緊張擔心，這兒隱蔽得很，不會有什麼人找到這兒的！」

林寒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姑娘說的也是，諒那雲夢山莊的人也不會料到，區區林某人竟是躲在他們眼下不遠之處養傷……」

* * *

白飛鵬預計林寒星至少要十天才能完全康復，但卻不會料到的是，林寒星在第七天便一如常人，血毒和白飛鵬所做的手腳，對他都失卻了效用。

更令白飛鵬吃驚的是，林寒星在那天的夜裡竟然失了踪。

白飛鵬自然爲大緊張，莊小萍則急得花容變色。

但是，這也沒有用，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找林寒星，這時他們至少已經明白，林寒星一身武功之高，當眞有些神出鬼沒，連白飛鵬也感到，自己大概除了那套輕身法「嘯天九步」比他强上一些之外，別的都不見得能强過林寒星。

父女倆在書房門前發呆了一陣，莊小萍跺著蓮足道：「乾爹，你說你的計謀萬無一失，現在怎麼了？他連影子都不見了，說不定……」

語聲至此，莊小萍忽然按住了櫻口失聲道：「乾爹，不得了啦！」

白飛鵬皺眉道：「什麼事不得了？」

莊小萍道：「我爹他老人家……」

白飛鵬聞言變色道：「不錯，這小子說不定是去了雲夢山莊了……」

話聲未已，人已騰身而起，直從茅屋之外射去，口中同時喝道：「丫頭，妳守著茅舍，等他回來，我到雲夢山莊去看看……」

語聲傳入莊小萍的耳中，白飛鵬已然遠在二十丈之外了！

莊小萍怔了怔，整個人卻僵在門前。

敢情，她竟是「鐵劍叟」莊浩的女兒！

林寒星要找他爹報仇，而她卻親手羹湯爲仇人治傷養病，這等犧牲，可也眞正不算小的了！

何況，這七天相處，她那芳心之中，更是全都被林寒星這個男人所塞滿了呢！

也不知過了多久，遠處已有雞鳴狗吠之聲。

天色漸漸的亮了！

一條人影電射而回！

是林寒星，他沒半點顧忌的直向茅屋之外落下，不過當他一眼看到了莊小萍，竟倚在自己房門睡著了，心中不由得大爲感動，也大大爲之一震！

他輕輕的走了過去，望著那疲乏的臉上，還有著不安的神色，忍不住猿臂輕輕一抱將她橫抱胸前，向房內射去，慢慢的將她放在自己所睡的床上。

莊小萍是顯然又驚、又倦，只側了側身子，便已又沉沉的睡去！

林寒星坐在床邊，目不轉睛的望着她。

從他開始將她抱起來的那一刹那起，他心中就一直在怦怦的亂跳，直到此刻，仍然不會平靜下來。

他忍不住回想著這七天的每一個時刻，莊小萍的溫柔體貼和對他關懷的眼色中所包含的情義，都顯示出這位姑娘對自己已然動了眞情，除非自己不想要求什麼，否則他可以確定，小萍姑娘是不會拒絕自己……

但是，林寒星畢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即使此時是孤男寡女相對，頗涉遐思，卻並未生出非份之想。

就在自己感到想得太多之際，立即站起身來，大步走到堂屋之中，當著茅屋大門，盤膝坐了下去。

從莊小萍倚在門口困極而睡的光景中，他已料定，白大叔必然已不在屋內，而是發現自己出走之後，便也跟著趕到什麼地方去尋找自己去了。

因此，他打坐堂屋的門口，乃是一來避嫌，二來也好看守門戶。此間離雲夢山莊太近，他可不能不小心些。

* * *

日上三竿，白飛鵬匆匆歸來。

他一眼看到林寒星堵著堂屋門口打坐，臉上不禁露出了笑意，心想，這孩子並未去雲夢山莊，眞不知道他又搞什麼鬼，於是，他乾咳了一聲，笑道：「賢侄，你可把老朽找苦了。」

林寒星在白飛鵬跨進外面籬笆之時，便醒轉了，聞言連忙抱拳笑道：「大叔，小侄不過是前去那莊浩的假墳之上查看了一番，大叔何必為我擔心呢？」

白飛鵬搖搖頭，在椅中坐定，嘆了口氣，道：「賢侄，不是我不放心，只因你毒傷初癒，竟然在夜間一人跑了出去，若有個什麼意外，那叫我怎生對得起故人在天之靈呢？賢侄，你再去墳頭，可曾瞧出了什麼可疑之處？」

林寒星沉吟了一下道：「可疑之處倒是沒有，只是……有一件事，一直為小侄在心中存疑不解！」

白飛鵬尚未來得及問他在心中有什麼不解之處，只聽得小萍姑娘幽幽的說：「林大哥，你可算回來了，乾爹和我……幾乎都被你嚇死了！」

只見她睡眼惺忪，臉蛋兒紅紅的，嘟著小嘴，站在書房門口，十分惹人憐愛。

林寒星心中大感不忍，忙道：「萍妹妹，這是我的不是，容愚兄賠上一禮……」

起身一拜到地。

莊小萍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扭過頭羞道：「誰要你賠禮……」

她像個蝴蝶般飛向堂屋之後，口中卻低聲道：「你們折騰了一夜，也該餓了，我去弄一些吃的來。」

白飛鵬哈哈一笑，道：「不錯，我們果眞是餓了，萍丫頭，別忘了弄一壺酒，乾爹可口渴得緊呢！」

話言一落，向林寒星道：「賢侄，你以為有什麼可疑之處？」

林寒星道：「大叔，這世間會不會眞有鬼？」

白飛鵬怔了一怔，「鬼？賢侄遇上過麼？」

林寒星道：「可不，那天夜裡……」

他忽然覺得有些毛髮悚然，低聲接道：「大叔，小侄在莊浩的墳地上，就遇到了。」

白飛鵬不由得在心中失笑了，口中卻道：「眞有這等事？那鬼是何等模樣？」

林寒星搖頭道：「沒有看到啊！如果小侄看到了，又怎會以為他是鬼呢？」

白飛鵬點了點頭道：「這倒是眞的，既然是鬼，那當然不易發現他的形影了。」

他話音頓了一頓，又道：「昨夜呢？賢侄莫非又遇到了那個鬼魂？」

林寒星嘆了一口氣道：「沒有，因此，小侄才忽然覺得，那鬼魂之說，不大可靠了！」

白飛鵬道：「本來是不大可靠，以老朽看來，那八成不是鬼，而是什麼武功卓絕的高明人士！」

林寒星一怔道：「他……會是莊浩麼？」

白飛鵬道：「不可能，莊浩的武功，並不比賢侄高明，他怎會在你面前裝神弄鬼？何況，他既是暗地裡裝死，避你已惟恐不及，那敢再在你面前露面？老朽昨夜，只道賢侄去了雲夢山莊，也前去查看一下，敢情莊浩已有一個半月不曾回家了！」

林寒星皺眉道：「大叔，依你的分析，那是另外有人插手其中了？」

白飛鵬道：「並非不可能，賢侄，此事祇好慢慢的查訪，著急也不會有什麼用的。」

林寒星恨恨的道：「大叔，小侄報仇之念，有如烈焰在胸，這慢慢查訪，卻要等到何時？大叔，你和姑娘對小侄再造之恩，小侄是終生也不會忘的，只因小侄血海深仇未報，眼下當眞難為大叔效命馳驅……」

他話音未已，白飛鵬已沉聲說道：「賢侄，我若想你感恩圖報，只怕老朽當日就不會多此一舉來救你了，賢侄，你言下之意，可是想離此找那莊浩麼？」

林寒星道：「就算踏遍天涯，小侄也要找到那老賊！」

白飛鵬一皺眉道：「賢侄，你打算何時動身？」

林寒星道：「今天！」

白飛鵬這回眞的不由得呆了一呆，「今天？你……賢侄，不嫌太

匆忙了一些麼？」

林寒星道：「大仇未報之前，小侄當眞度日如年……」

莊小萍正捧著菜飯進來，沒頭沒腦的聽了這一句度日如年，一面擺著菜餚，一面向林寒星道：「林大哥，誰會度日如年呢？不是你吧？」

林寒星苦笑道：「萍妹妹，你又怎知不是我呢？」

莊小萍先是呆了一呆，繼而卻幽幽一嘆道：「林大哥，你……可是嫌我……招待得不週到麼？」

林寒星連連搖頭，道：「怎麼會？萍妹妹，我不過只是想早日找到了那殺父的仇人而已。」

莊小萍絕頂聰明，聞言笑道：「林大哥是想走了？是不是？」

林寒星道：「本是……」

莊小萍已擺好了碗筷，笑道：「林大哥打算何時起程？」

林寒星答道：「即刻啟程。」

莊小萍呆了一呆，道：「這頓早餐也不吃了麼？」

林寒星想不到她會有此一問，失笑道：「當然不會急在這一刻了……」

白飛鵬在桌上並沒有見到酒壺，不禁插口道：「萍兒，酒呢？」

莊小萍歉然一笑，道：「乾爹，你老不是昨晚把酒喝光了麼？如果乾爹要喝，恐怕也得等到吃過了早飯，到集子上去買了。」

白飛鵬抓了抓頭，道：「乾爹果然老了，記性差多了，萍兒，待會兒妳去買點酒，順便也好送林大哥一程！」

莊小萍低頭應了一聲，道：「女兒記下了。」

林寒星卻待謝辭她的遠送，但卻說不出口來！

這一頓早餐，可眞吃得十分彆扭，也相當的淒涼，三個人的心中，都有著一股說不出的離愁別緒！

林寒星首先放下筷子，他似乎忽然間想起一件大事般，向白飛鵬問道：「大叔，有一件事，小侄倒幾乎忘了！」

白飛鵬淡淡一笑道：「什麼事？」

林寒星道：「大叔在武林之中，俠名遠播，眼下卻和萍妹妹隱居在此，不與世人交往，可有什麼原因麼？」

白飛鵬臉色忽然一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若是無因，老朽豈甘在此不敢見人？」

林寒星劍眉一揚，問道：「是什麼原因？大叔可否見告？也許……」

他話音未已，莊小萍已接道：「林大哥，乾爹的事，只怕你也幫不上忙！」

林寒星望著白飛鵬道：「大叔，你老的事情，小侄當眞幫不上忙嗎？」

白飛鵬道：「萍兒說得沒有錯，賢侄對這件事，很可能插不上手！」

林寒星淡淡的一笑了笑，道：「大叔，不論小侄是否能插上一手，究竟是為了何故？總可以對小侄說明白吧！」

白飛鵬沉吟了一下，搖著頭沒有答話。

但莊小萍卻嘆了口氣道：「林大哥，乾爹隱居在此，乃是為了避仇……」

林寒星大出意外，一怔道：「避仇？大叔你……也有仇家麼？」

白飛鵬瞪了莊小萍一眼，道：「丫頭，你眞多口……」

莊小萍笑道：「乾爹，林大哥也不是外人，說給他聽又有什麼關係？」

林寒星陪笑道：「大叔，萍妹妹沒有說錯，大叔總不會對小侄見外吧？」

白飛鵬搖著頭頭，嘆了一口氣道：「賢侄，大叔當然沒把你看成外人，只是，萍丫頭的話說得沒錯，大叔的這仇家是你也幫不上忙的！」

林寒星揚動眉梢笑道：「他們是很厲害的嗎？」

白飛鵬道：「當然，否則，你看大叔我是怕事的人麼？」

林寒星被他這麼一提，更感到非問不可，問道：「大叔，你的仇家到底是誰？」

白飛鵬沉吟了一下，望著林寒星笑了一笑道：「血骷髏左桓！」

林寒星聞言，大為意外的一驚，失聲道：「是……這個魔頭？」

敢情他這才明白，為什麼白飛鵬不願說出來了，因為自己本就是中了血骷髏血毒，若非遇上了白飛鵬，幾乎丟了一條小命，還怎麼有能力可以去找那血骷髏為白飛鵬報仇？

白飛鵬這時乾笑了一聲，道：「賢侄，大叔雖然已有事後可以醫治血毒之藥，但卻無法事先預防不受血毒侵害，所以，我才只有遷地暫避，且等配出可以事先避毒的藥物以後，再找他不遲！」

林寒星頓了一頓，問道：「大叔，那袪毒之藥，配得怎麼樣了？」

白飛鵬道：「這……個尚差一味藥物，最快也還得一個月時光！」

林寒星雙目精光陡然暴射，斬釘截鐵的應聲道：「小侄不去了，我要再等一個月！」

莊小萍的臉上頓時現出喜容！

白飛鵬卻是茫然的望著林寒星

道：「賢侄這是何意？難道你……自己的血海深仇也不想報了麼？」

林寒星道道：「尋找莊浩之事，決非一年半載可以辦到的，還不在乎遲一個月時光，大叔和萍妹妹於我有救命之恩，那血骷髏左桓，於我更有殺身之恨，如果我能夠先找到那血骷髏報了大叔之仇，豈不是一舉兩得麼？」

莊小萍咭的一笑道：「是啊！林大哥說得還眞對。」

白飛鵬皺眉道：「那怎麼成？賢侄，大叔的解藥，說不定不是一個月可以配好呢？」

林寒星似乎決心已下，大聲道：「大叔，不論如何，小侄多等一個月該可以吧？如果大叔那祛毒之藥，可在一個月內配好，小侄就先找左桓報仇，也是一樣。」

莊小萍格格的笑了。

白飛鵬欲擒先縱，果然高明。

但他沉吟了一陣方道：「也好，反正賢侄那殺父仇人，大叔也不能置身之外，找過血骷髏，再找『鐵劍叟』那也沒有什麼不妥。」

離愁刹那間逝盡，林寒星也不自覺的高興起來，看了看莊小萍，笑道：「萍妹妹，那買酒的鎭集遠不遠？咱們可要備馬前去？」

莊小萍笑道：「當然要騎馬去，幾十里地呀！」

林寒星頗感意外，笑道：「到那裡？易州城麼？」

莊小萍笑道：「差不多，也快到易州了。」

* * *

梁河砦是個並不大的小集鎭，百來戶人家，一條兩丈來寬的街道，各式各樣的買賣，倒也應有盡有。

這兒距離易州果然不遠，正是出城以後，打尖歇腳的所在，是以生意買賣，倒也是熱鬧。

莊小萍和林寒星策馬疾馳，一個時辰不到，使已抵達了梁河砦。

二人來到了一家叫「古遺風」的酒坊，打了兩罈子上好的白乾，又到米行中買了十擔白米，還買了些雜七雜八各種雜貨，足足裝滿了一大板車。

林寒星見她買了這麼多，不禁傻了，笑道：「萍妹妹，咱們這兩匹馬怕是馱不回這麼多貨！」

莊小萍嫣然一笑道：「大哥，本來不是要這兩匹馬馱的嘛，那米行會用車子給我們送去的。」

林寒星恍然一笑道：「我說呢？這還差不多……」

莊小萍這時正走到一個糟房之前，她抬頭望了一眼林寒星，道：「大哥，大叔在這家糟房中有幾個熟朋友，我要進去向他們打聽打聽，大哥就在門外面等我一會兒好麼？」

林寒星笑道：「我……進去不方便麼？」

莊小萍格格一笑道：「大哥，我要見的人，都是女眷，你怎麼好進去呢？」

林寒星失笑道：「好吧，我就在這集子裡逛逛，反正只有一條街，倘是我不在街上，也許就是口渴，到街頭那家茶館中喝一盞茶，聽一會兒說書……」

話音一落，目送莊小萍進了糟坊，揮了揮手便拉著馬向街頭行去。

街上可已沒有什麼好看的，他來到街頭看見那家「春明」茶館，終於在門外格子上拴好了馬，大步走了進去。

十來張方桌，倒也有七八張坐滿了人，林寒星揀那靠門口的一張坐下。

跑堂的泡上了茶，捧來四碟小食，林寒星一面喝茶，卻一面打量這茶館內的茶客，只因時光尚早，那說書的沒來，故而，那些茶客各自閑聊，聲音可還眞個不小。

林寒星一杯茶也沒有喝完，忽聽得一陣急速的馬蹄之聲入耳，但見塵土飛揚之中，兩騎長程健馬，已然來到茶館之前，蹄聲忽然停止，兩條矯捷人影由馬上一翻而下。

林寒星凝目望去，只見這兩人乃是一老一少，老的年約六旬左右，一副農家打扮，看上去土頭土腦，俗不可耐，但年少的一個，卻是生得豹頭虎目，猿臂熊腰，十分精桿，身穿一套緊身勁裝，背後斜綁了一口單刀，顯然是個武林中人物。

兩人繫好了馬，大步來到了茶館，竟也找到了個靠門口的座位，坐了下來。

茶肆中的客人，雖然都對那一老一少投過一瞥驚訝的眼色，但過了一會兒，也就不再有人好奇了！

唯一例外的一位，就是林寒星。

因爲在這一老一少坐定後，他竟無意中聽那年輕的壯漢向那年老的農夫，提到了「血骷髏」左桓之名，因此，他假裝著閉目養神，實際上却運用神功，偸聽那一老一少的談話。

約莫過了頓飯之久，莊小萍牽著馬緩緩的走了過來，林寒星遠遠的看見了她，立即放下了一錠碎銀，起身迎了上去。

莊小萍等他解了馬繩，這才笑道：「大哥，咱們這就回去吧。」

林寒星搖搖頭，低聲道：「萍妹妹，貨物要他們先送去，咱們可有一場好戲看了！」

莊小萍呆了一呆，道：「什麼好戲？這集子上今兒並沒有還神

啊？」

林寒星拉過了馬，一面向西頭的街道行去，一面低聲道：「左桓的屬下，一會要經過此地，大概一出梁河砦，就會有人找他算賬，萍妹妹，妳說這是不是好戲？」

莊小萍睜大了雙眼，道：「大哥，你……這是聽什麼人說的？我不信……」

林寒星笑道：「萍妹妹若是不信，咱們何妨到集子外面去等上半個時辰？」

莊小萍轉動著大眼，探頭遠遠的向那茶館張望了一會兒，咭咭笑道：「大哥，你一直在那茶館中沒有移動過麼？」

林寒星道：「萍妹妹，我說的是實話，那坐在茶肆門口的一老一少，你看到了沒有？這事就他們說的。」

莊小萍一仰臉，道：「大哥，你是偸聽來的，是不是？」

林寒星笑道：「可不是？那一老一少，乃是關外武林中的高手呢？」

莊小萍道：「你認識他們？」

林寒星搖搖頭道：「不認識，不過……我從他們談話之中已然聽出，那老人乃關外千山飛虹堡的二堡主，年輕的那位，則是他們的師侄，好像叫佟志宏！」

莊小萍聞言，怔了一怔，喃喃的道：「飛虹堡的二堡主？那他就是『千山農父』歸仁了！」

林寒星笑道：「千山農父在武林中似乎很有名氣吧？他的武功不知如何？萍妹妹，妳……知不知道？」

莊小萍答道：「不知道。」

她回答得非常之快，如果林寒星能夠細味一下，定然會發現了莊小萍乃是言不由衷。

但是林寒星沒有注意，淡淡一笑道：「萍妹妹，妳說這場好戲，要不要看？」

莊小萍沉吟了一下，方道：「大哥既然這麼有興趣，我當然奉陪了。」

林寒星聽她這麼回答，不由得笑道：「萍妹妹想那左桓乃是妳和白大叔的仇家，他那手下之人，若能多被剪除幾個，也未嘗不可出一口惡氣，待會兒如果那千山農父鬥不過他們時，咱們不妨暗中助他們一臂之力！」

莊小萍淺淺一笑，道：「一切都依大哥！」

兩人拉著馬，出了梁河砦的西街口，一直到了一處疏落的白楊林邊，方始停下，把馬兒趕入了林中拴好，就在林中躲了起來。足足等了有半個時辰，只見那「千山農父」歸仁和那壯漢佟志宏催馬策馳而來，無巧不巧，他們居然也看中了這白楊樹林，到了林邊，便雙雙躍下馬來，只聽得歸仁大聲道：「賢侄，你在這路當中等著他們，愚叔且避入林中，好歹咱們也得生擒他們一人才行！」

佟志宏聲道：「小侄明白。」

當下一拉馬，橫立大道當中，「千山農父」歸仁則迅速的隱在一株白楊樹之後。

這時，數十丈外的路上，已然揚起了塵土，三騎駿馬刹那間呼嘯的來到了白楊林邊。

佟志宏一人下馬，擋住了去路，迫得那三人在匆忙之際，猛勒絲韁，只勒得那三馬前足人立而起，昂首唏聿聿亂蹦亂跳，幾乎將馬上人摔了下來。

但那三人身手不弱，馬上功夫更是高明，雙腿一夾，左手鬆韁，右手按下馬頭，受驚的馬匹，立即鎭定下來。

那三騎中前面的那人，是個五十左右的瘦老人，此時臉泛殺機，沉聲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瘦老人話音未落，他身左的那個臉色陰沉的中年文士，突然冷冷一笑，向佟志宏道：「好狗不攔路，你這匹馬兒似是連狗也不如，留著它何用？殺了餵狗吧……」右手一揚，舉手一掌向佟志宏的馬頭拍去！

雙方距離不足丈許，這一掌如是被他擊中，那匹駿馬必將腦漿迸裂，屍橫就地！

佟志宏見狀，哈哈大笑道：「不勞費心，好壞都是在下自己的事……」右手一帶，馬兒已躍開八尺，堪堪避過那中年文士的掌風！

中年文士長眉倏揚，喝道：「敢情好，閣下乃是誠心找岔來的了？」

佟志宏這才沉聲道：「是又如何？姓沈的，佟某已等了你們很久了！」

原來這三騎馬上之人，均是「血骷髏」左桓屬下的高手，那黑衣瘦老人姓胡名雲飛，中年文士則是沈傑，另外那個又粗又黑又壯大漢，叫田大覺，他們在左桓的呂梁山「血毒山莊」之中，都是擔任護法之職。

佟志宏話音一落，沈傑立即仰天大笑道：「果然是道上的朋友，既知沈某人之大名，就應該明白沈某人的手段才是！」

佟志宏冷笑道：「追魂手大名，佟某早已如雷灌耳，只是閣下能否眞正追得佟某之魂，區區卻是有待見識見識了！」

瘦老人胡雲飛適時喝道：「娃兒，你是什麼人？竟敢向老夫尋事？」

（未完・一）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龍子復仇

上文提要：丁長生知道了自己的坎坷命運，毅然離開了石小蝶的家，游蕩時誤入一間破屋，破屋內住着一名雙腿殘廢老人，被老人打得死去活來，僥倖逃出破屋，却又被荊山雙無常捉住，雙無常想利用丁長生再進破屋探老人的秘密，丁長生寧死不屈，雙無常欲殺他時，慶幸被宋盛興救走……雙無常終於找到宋盛興住所，與他展開激鬥……

絕處逢生　拜師學藝

且說丁長生聽到荊山雙無常追來，大為惶恐，雖知道中洲劍客也非泛泛之輩，但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便知道中洲劍客不一定能打得過他們，便打定了逃走的主意。在宋玉如躍出後，他就乘機溜走了。

丁長生逃出落星谷，沿路不敢稍事停留，深恐雙無常追來，但偏偏禍不單行，他方自慶幸逃出虎口，陡然，前面閃出一個人來，擋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生得滿嘴赤黃鬍鬚，身軀粗壯，赤膊露胸，手中還提著一把大斧。

他一見那人，不由驚得倒退數步，轉身往回就跑，驀聞那人一聲震天暴喝，道：「不要動！再逃老子就把你劈成肉醬！」

丁長生聞言心頭猛震，暗叫吾命休矣。

他心裡想走，兩條腿卻軟軟的不能動彈，於是惶恐地回過頭，臉上浮現出乞求之色，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孩子，連遭厄運，怎不令他心驚膽顫？

那强徒見狀，冷冷說道：「要命就放下那包東西！」

丁長生怯懦地問道：「你不殺我嗎？」

那人點點頭，兇眼盯著他伸出手來，丁長生一見那人只為錢財，心裡安心不少，錢財是身外之物，給了他只要能保得命在，又有什麼關係，於是解下包裹，丟了過去。

那人伸手接過了那包東西，連忙打開一瞥，不禁大失所望，將包裹一摔，自語道：「倒霉！又上了牛鼻子的當。」說著怒盯丁長生，道：「小鬼！誰叫你來的，快說，不准有半句虛言！」

丁長生見他摔下銀子不要，本已詫異，再聽他這麼一說，更是莫名其妙，迷惑不解地問道：「你說什麼？你不是要錢財嗎？」

「混蛋！你把神斧太歲看成什麼樣人了，誰稀罕這幾個臭錢！小鬼，你別裝蒜，老子是什麼人，難道你那牛鼻子師父沒告訴你？」

「誰是牛鼻子師父？我不懂啊！」

「好！你不懂，老子請你吃一斧再說！」

說著長身撲至，一招「仙童叩鐘」往丁長生頭上劈下，丁長生手無寸鐵，見那人兇猛如虎，靈魂早飛上了天，也不理人家是怎麼劈下來的，往地上一滾，哀求道：「伯伯饒命，長生眞不知道啊！」

這一滾剛好躲過了那追魂的一斧，神斧太歲見狀也深覺意外，收斧怒喝道：「你眞不知道？別想瞞我，老子等了半天，才見你來，時間又與牛鼻子所說相同，難道不是你？我不信！」

丁長生知道這位自稱「神斧太歲」的强盜，一定認錯了人，於是簡單把自己的來歷說了一下，卻把昨夜誤進怪屋以及中洲劍客相救一節隱了起來。

神斧太歲耐心地聽他說完，覺得此子誠實不訛，不由暗恨自己上當，懊惱地說道：「好啦！別嚕嗦，你快點走吧！」

丁長生如獲大赦，連連道謝，竟將包袱忘記，飛也似地往山下逃去。

他跑了一段路，驀聞背後有人追來，回頭一瞥，正是神斧太歲，瞧他手擧大斧，邊跑邊叫道：「小子，慢走！」

丁長生瞥見這一情景，不由魂飛膽喪，連呼：「救命！」沒命狂奔。

可是，沒逃出十步，背後風緊，後領被抓，接著整個身子被人提起，往地上一摔，痛得他大聲慘叫道：「大爺饒命，饒命呀！」

神斧太歲狠狠地踢了丁長生一腳，罵道：「小鬼你敢欺騙我，老子早知道你是牛鼻子派來的，我問你，為什麼不將你的包裹帶著，可見你目的並不在那包袱，而是另有企圖，快說！那本『蒼虛眞經』藏在那裡？」

丁長生不明何故，詫然問道：「什麼眞經，我眞不懂，不信你儘管搜查。」

神斧太歲果然將丁長生全身上下搜查了，不禁大失所望，恨恨地罵道：「好個牛鼻子，明說要送給我過目，卻食言背信，好！姓墨的若不找上門，搶到手來，就改名易姓！」

說著，右手一揮，「叭！」的一聲把丁長生打得踉蹌退後了幾步。

丁長生無緣無故被欺侮了一場，此刻竟又激起他的眞火，只見他緊握雙拳，不管三七二十一，身子往前一衝，雙臂齊揮，向神斧太歲撲打過去。

神斧太歲不防有此，竟被撞個滿懷，胸前一陣痛，怒吼一聲，一掌劈下將丁長生震出了一丈多遠，跌暈地上。

可憐丁長生連番受創，一跤摔地，連叫都沒有叫出聲來，便昏迷了過去。

神斧太歲似猶未能洩恨，走上前去，一足往丁長仁腦袋踢去，這一足若被踢中，丁長生便立即要腦袋開花，腦漿塗地，一命嗚呼！

也是活該他命不該絕，當神斧太歲的腳已踢到丁長生腮旁時，驀聞一聲「打！」

一粒小石急若電光，正打中了神斧太歲的足踝，一陣痲痺，伸出的足竟收不回來，接著只見一個人躍落面前，將地上的丁長生拉開。

神斧太歲一瞥來人，全身一震，臉色大變，來人竟是一位面貌奇醜的老婦人，不用說，那就是泯江醜婆了！

泯江醜婆猛一瞪眼，兩道懾人心魄的神光，逼得神斧太歲不敢正視，垂下頭囁嚅說道：「老前輩是您……」

「哼！好個欺弱怕强的傢伙！對付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也用得著這麼狠毒嗎？來來來！老娘同你玩幾招如何？」

「晚輩怎敢？」

「呸！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個性？」說時神光暴射，隱含殺機。

「是，是，晚輩非常高興能請教前輩絕學。」說時目光瞧了泯江醜婆一眼，見她冷若寒霜，連忙又道：「那麼晚輩有僭了，尚請手下留情。」

說著，放下大斧，一招「文王朝祀」向泯江醜婆劈去。

這一招發得相當禮貌，可是並不能討好乖僻古怪的泯江醜婆，只聽她陰森森地哼了一聲，並沒理會，靜等神斧太歲的第二次攻擊。

神斧太歲一見她並不領情，心中急怒參半，焦急的是怕對方眞的發起脾氣，下煞手殺他，憤怒的是對方不通人情，太輕視自己。

話雖如此，他還是不敢貿然干犯。

泯江醜婆看在眼裡，冷笑在心頭，深為這種懦夫卑恥，也不見她身形怎麼移動，人已欺近神斧太歲面前，叭叭兩個耳光，直打得他頭昏目眩，金星直冒。

哎呀！一聲痛叫，張口處鮮血與白牙齊飛，眞是活報應，只見泯江醜婆冷笑道：「小子，老身只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剛才你怎麼對付人家，現在照樣怎麼對付你，你說這樣公平不？」

神斧太歲乍聞此話，心涼一半，陡的惡念橫生，嘿嘿乾笑兩聲，拾起地上那柄巨斧，揮舞起一片斧影，向泯江醜婆劈下，口裡喝道：「醜鬼！別欺人太甚！看斧！」

泯江醜婆那將他放在眼中，一見巨斧臨身，不慌不忙，不退反進，倏見人影一閃，接著聽到一聲「砰！」然大響。

可笑神斧太歲連人家都沒有看清，空舞的一片斧影，被對方輕輕的躲過不算，還結結實實地被劈中前胸。

那龐大的身軀，如斷線風箏一般，被震出了兩丈餘遠，一屁股跌坐地上，雙眼翻白，臉色鐵青，無神地望著泯江醜婆，哀聲吐出了三個字：「罡……星……掌……」

接著頹然仰臥地上，死於非命。

泯江醜婆大出意外，喃喃自語

道：「沒想到這般膿包，只用上三成力就承受不住，唉！早知如此，不打也罷。」

眞是惡有惡報，一刻前神斧太歲威風凜凜，欺侮弱小，不可一世，如今卻在泯江醜婆手下做了遊魂，這豈不是蒼天有眼，報應不爽？

神斧太歲死後，泯江醜婆挾起丁長生，展開「御氣凌虛」的罕世輕功，往山頂馳去，而丁長生卻猶在半昏迷狀態之中。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他悠悠醒來，發現自己被人挾在腋下，只覺耳邊呼呼風響，自己彷彿置身雲裡霧中，飄飄然如登仙境。

他驚詫之下，仰首一瞥，看到挾著他的是個奇醜似鬼的女人，不禁駭怕，才想掙扎，突覺胸前一陣劇痛，「哇！」的一聲，一塊瘀血張口吐落地上。

泯江醜婆見狀，連忙停身放下丁長生，由懷裡取出一個瓶子，倒出一粒黃色藥丸給他服下，慈祥地說道：「孩子！你的傷很重，不過吞下這粒丹丸後，就不礙事了，只要你別動氣傷心，我再找人替你醫治，就會慢慢好起來的。」

她雖是慈祥地說著，但臉上卻滿現焦急之色，又自語道：「不知那老不死的是否在家？萬一不在，那就……」

說畢，又將丁長生背起，繼續向前奔行，穿過一片森林，來到一個絕壑之前，她俯身向下望了一陣，喃喃說道：「看來老不死的還在屋裡，否則煙囪那會冒煙，孩子，你眞的有救了！」

丁長生由醜老太婆言談中，發覺她並無惡意，可是那尊容卻使人不敢太過樂觀，幾天來自己所遭遇的太可怕了，萬一這個醜老太婆也是一丘之貉，則今番再也沒有機會逃命了！

此時，泯江醜婆緩緩將丁長生放下，突地引吭一聲長嘯，頓時四谷響起了陣陣回音，嗡嗡不絕於耳。

嘯音甫歇，驀然壑底傳來哈哈長笑，聲浪鏗鏘，直衝九霄，跟著一條細小人影掠到兩人面前，丁長生一瞥來人，不禁訝然退後一步。

那不及三尺的瘦小身材，長與膝齊的銀白鬍鬚，多皺紋的三角臉和一對如炬的眼睛，這那裡還像是人？那人一眼看見了醜老太婆，哈哈笑道：「早知是妳這醜八怪，我才不出來哩，師妹，說眞的，妳怎知道我歸隱在此？」

泯江醜婆被叫一聲醜八怪，並不以爲忤，當然對方是她的師兄，若換別人，那還得了？就是撕裂那人的嘴巴，也不會罷休的。

只見她也哈哈笑道：「我們半斤八兩，你還笑我醜哩！其實你才眞是個醜八怪！」說著，頓了一下續道：「前幾天，我得知你歸隱的消息，連夜趕來，不想竟碰到這個孩子，我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你才能救治得了他，所以沒經你許可，就把他帶來了。」

「哦！我以爲妳是專程探望我這個師兄來的，說了半天，還不是有求於我，我才不管這種閒事哩！」

「哼！幾年不見，你也學會擺臭架子了，你不管難道我就想管，這孩子與我非親非故，死了關我什麼屁事！」

矮老人見師妹生氣，歙然說道：「說著玩的也發那麼大的火，唉！妳還是那老脾氣，爲什麼不修習涵養功夫？來來，到我那蝸居裡再說。」於是泯江醜婆又將丁長生挾起，矮老人在前，兩人直往霧靄瀰漫的絕壑跳去。

片刻之後，兩人齊落在一塊巨石之前，那巨石怕不有六尺來高，只見三尺老人雙掌微吐，一陣軋軋聲響，巨石開處，赫然露出一個石洞來。

敢情這塊巨石是用來阻塞洞口，丁長生不禁爲怪老人的神力所駭，驚得目瞪口呆。

進得洞裡，一股霉氣中人欲嘔，但陡地就被另一股新鮮氣流沖淡，三尺老人命兩人坐在石櫈上，自己逕自進到內洞，這時泯江醜婆低聲警告丁長生道：「我那師兄性情十分古怪，千萬要小心，否則我也無法助你，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痛不痛？」

丁長生點點頭，表示胸內還痛，泯江醜婆連忙又倒出一粒黃色藥丸，命他服下，並爲他推宮過穴，幫助藥力迅速傳遍全身。

約一盞茶工夫，三尺老人手端著一碗清水走了出來，一見師妹正爲那孩子療傷，立即喝止道：「師妹，妳想叫他殘廢不成，還不快住手！」

泯江醜婆被他這一喝，宛若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詫然問道：「爲什麼？我給他服下『參根固本丹』，怎麼說要他殘廢？」

「唉！糟了，這孩子的傷豈是如此治法，這一來又得大費週章，我問妳，怎會跟姓墨的父子結仇？」

「那與這孩子的傷有什麼關係？」泯江醜婆驚問。

「此子乃傷在撲天豹的霹靂掌下，若救治不得法則將終身殘廢，重者當場斃命，所幸此子傷勢不重，但經妳妄加推宮過穴，現在傷勢已延遍全身了！」

說罷將那碗清水灌入丁長生口中。

接著，倏見他手指急若閃電，連點他全身各大要穴，跟著由腳到頭，撫掌上推，以其本身眞元，爲丁長生治療。

這個瘦矮老頭子不是別人，正是武功絕世，醫術參天的「三寸醫怪」安龍。

他爲人介於正邪之間，性情古怪，凡事任憑心意，與泯江醜婆一般，這多半是因爲他們相貌畸特，而遭受人們的歧視所致。

其實衣冠楚楚，人面獸心的傢伙，還不是比比皆是！

丁長生在「三寸醫怪」悉心醫治下，數日之後，果然已經痊癒，而且比以前更加强壯了。

兩個人間怪俠也暗暗慶幸不已，泯江醜婆拍拍長生肩膀，說道：「還不快謝謝你師伯。」

「師伯」兩個字傳進丁長生耳裡，不由他怔怔呆住，心裡頭甜甜地竟忘記該怎麼做才好，泯江醜婆還以爲他病昏了頭，連忙再催促道：「快呀！眞是傻瓜，笨蛋！」

丁長生話都沒聽完，噗通一聲跪倒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說道：「謝謝師伯救命之恩！」

說著轉過頭，向泯江醜婆致謝道：「謝謝師父！」

泯江醜婆咧嘴大笑，連忙伸手去扶丁長生，慈祥地道：「孩子，快起來吧，你好了，爲師的就放心啦！」

三寸醫怪此刻卻突地扳起臉孔，老大不高興，泯江醜婆見狀微微一怔，問道：「你怎麼啦，不舒服嗎？」

「哼！誰不舒服！」語氣相當冷峻。

泯江醜婆不明所以，也微現不悅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不高興我們走好了！」

說著拉起丁長生，往外就走。

三寸醫怪安龍一瞥師妹任性至斯，怒喝一聲，飄身追出洞外，暴叱道：「站住！妳眞是一走了之嗎？好！我就將這小子劈死，看妳還走不走！」

話出人進，話落掌到，一股强烈的勁風向丁長生劈罩而下。

泯江醜婆做夢也不曾想到她的師兄會猝然下手，但攔阻已是不及，驚呼一聲，雙手掩臉，轉過頭去。

但豈知半晌之後，仍是毫無動靜，難道孩子竟毫無聲息的被擊斃了？

至少也該有屍體倒地的聲音，她茫然而奇詫地緩緩轉過頭，但一看之下，她立刻又被當時情景怔住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只見孩子正好好坐在那裡，她感到茫然、迷惘！

三寸醫怪安龍也是靜靜地站在那裡，但卻滿臉憂鬱之色！此刻，他黯然地搖搖頭，幽幽地道：「師妹，我討厭妳來去匆匆，我想留下妳，但妳是知道我的個性的，我何曾求過人家呢！」

說著，慈祥地望著丁長生道：「孩子，你就留下吧！我討厭你師父的自私，竟想將你佔爲己有，也不想想你是我救活的，如果我沒有看中你，我會輕易救你嗎？」

泯江醜婆聞言，「哦！」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這樣甚好，我正擔心找不到好地方授徒哩，老不死的，你也太見外了，自己師兄妹還有什麼不能說的，這個孩子你喜歡，就給你也是一樣呀！」

「我的醜八怪，妳這一說反而顯得我自私了。」

「不，說眞心話，我還擔心一人之力不能調教出像樣的弟子來，師兄既然樂意幫忙，那再好不過了，合兩人之力，不信他不能出人頭地。」

三寸醫怪安龍點點頭，望望天色，道：「天快黑了，這裡黑暗得快，別老呆在外面。」

於是，三人又重新進入洞中，他們也就從此住下了。

* * *

丁長生這夜睡在洞口附近，他心中很激動，想不到會有緣遇上這兩位前輩高人！

他尚不知道，這兩個醜怪，可是黑白不分、正邪不論的黑道高人！

此刻，丁長生迷迷糊糊的閉上眼，忽聽得洞裡面一聲桀桀怪笑傳出來。

這笑聲與一般的不一樣，好像山中烏鴉在打架。

丁長生睡不著了！

他不站起來，沿著地上爬，慢慢的往洞內爬！

他爬了五丈多一點，猛抬頭，他還眞的嚇了一跳！

因爲丁長生發現泯江醜婆懷中抱個孩子。

這當然不是孩子，乃三寸醫怪安龍是也！

丁長生放眼仔細看，嚄！他這才發覺泯江醜婆除了一張臉嚇人之外，她那一身肉還眞的稱得上細皮白肉，她好像保養得很好。

三寸醫怪安龍個頭小，他被泯江醜婆摟著，直把個臉貼在泯江醜婆的酥胸上。

有一種細細的聲音傳來，發出「嘰嘰喳喳」聲，原來三寸醫怪安龍正吮著對方的奶子吶！

三寸醫怪身上光溜溜，而泯江醜婆早閉上眼睛了。

這二人在幹什麼？

丁長生心中吃一驚，他不敢多看了！

這種事是人家師兄妹之間的事，他怎敢多看？

丁長生剛要往回爬，只聽得泯江醜婆道：「聲音小些，洞口還有我徒兒在，聽去了不好！」

笑笑，安龍道：「簡單啦，我去把他弄沉睡，師妹呀！自從妳與那沒良心的分開後，妳知道我對妳……唉！只怪我太矮！」

「也太醜！」

有聲音傳來了，丁長生知道是師伯來了，他急忙把鼻音加大，聽起來就好像他眞的睡著了似的。

安龍就以爲他熟睡了，只不過安龍還是用一塊手巾在丁長生的臉上抖了一下。

丁長生屏息著，他才不想沉睡不起吶！

於是，安龍哈哈笑著又回到洞內了。

安龍愉快的又走回洞內，他一跳三尺高，轟的一聲坐在泯江醜婆懷裡，吃吃一笑道：「太平了，太平了，孩子至少天明才會醒！」

他乃醫怪，這點小動作，太簡單了！

泯江醜婆笑吟吟的道：「說實在的，你我雖然是師兄妹，這些年你不見我也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江湖行！」

安龍道：「我可憐又可愛的師妹，如果妳不變醜，我怎麼也不敢存下惹妳的心，我自慚形穢呀。」

泯江醜婆道：「你也別窩心了，我們這是在幹什麼呀！」

安龍哈哈一笑，他站起來了！

他跳到一張矮凳子上，道：「師妹，妳還是那麼美！」

泯江醜婆忽然仰面躺下來了！

安龍低頭看，立刻跳到石床上道：「嗨！師妹呀，妳的身材仍跟姑娘一模樣！」

醜婆道：「你還囉嗦什麼，來呀！」

這二人摟在一起幾乎忘了一切！

大約將近一個時辰，才聽到安龍的聲音！

「師妹呀，我們躭誤青春三十年了！」

醜婆道：「這時說這些後悔的話不嫌晚了？」

安龍道：「不晚，我們住一起，把握住每一分時間。」

醜婆一笑，道：「說起來我們應該謝謝長生這孩子了，若非他傷得重，我還沒想到找到你這兒吶，嘻嘻。」

安龍道：「所以我們要好生的調教這孩子！」

醜婆道：「把他調教成武林第一高手！」

安龍一笑，愉快的又發動了！

聲音的怪與高，倒也令洞口的丁長生嚇一跳，他怎麼也想不到師父和師伯之間還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當然也不會忘記，當時離開石小蝶時的情形。

丁長生只想通之後，自自然然的便睡著了。

他果然一睡到天明。

這以後，他可也聽得多了。

有時候他還會暗中看一眼，只一眼就令他想上半夜睡不著。

* * *

韶光易逝，丁長生到虎牙山鷹爪谷至今，瞬眼已過一年，這期間兩怪除了命他打坐之外，從不教其他武功。

「三寸醫怪」安龍對於丁長生異常關心，凡是補氣養命的藥草，無不盡採回來，按時給他服下，甚而不惜耗費眞力，爲他打通奇經八脈。

泯江醜婆也將內功口訣傳授給他，故雖僅僅一年，丁長生內功的進境，何異一個甲子。

這一日，丁長生與往日一樣，天色未明，就獨自跑出洞外，朝著日出方向，盤膝閉目，靜坐養心，練起吐納功夫來。

當他練完了內功吐納，起身的當兒，猛見師父泯江醜婆雙手插腰，站在自己背後，丁長生連忙鞠躬請安，「師父您早！」

泯江醜婆微微一笑，突然一聲喝叱：「打！」

單掌一推，一股强勁的掌風，結結實實地打在丁長生腹部之上，即使武功再高，想躲也來不及，何況是丁長生。

只見他被一掌擊中，踉蹌退了幾步，惶惑地望著泯江醜婆道：「師父您……」

泯江醜婆一陣朗笑，打斷了他的話，道：「難道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

「笨傢伙，難道你不覺得你身體有何異樣？」

「沒有啊！」

丁長生說著，突然掠進了一個念頭，不由拍了一下腦袋，笑道：「知道了，您是說我被打了一掌，有沒有感覺是不是，我想出來了，師父是想測驗徒兒的進步程度是不是？」

「嗯！一年來我放任著你自己練習，不想你竟能自勵勤練，爲師太高興了，剛才我用了三成功力，你竟能接下來，眞是難能可貴。」

「師父也太會嚇唬人了，不聲不響，就是一掌，我還以爲師父生氣了哩！」

「孩子，自今天起，爲師有事他往，我想將師門『罡星掌』傳授你，你要好自爲之，不明白的儘可

向你師伯請教，他的功夫高出爲師甚多，不要荒廢時光，時間是不留情的，別到時候儘丟師門的臉，知道嗎？」

丁長生惶恐受教，感激不已，不過當他聽到師父將要離開時，不由心中一酸，道：「師父，您老人家什麼時候回來呀？」

「說不定，如果順利的話，很快就會回來，萬一……」

說到這裡，泯江醜婆竟說不下去，連她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總之，她也對此行毫無把握，幾十年來，她爲了那件事，嘗試過多少次，總失敗而歸。

丁長生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到那裡去，徒兒可以和您一齊去嗎？」

「傻孩子，你功業未成，怎可說這種話，等你長大，自然會帶你去的。」

「到底是什麼事？」

「你別先問，到時自會告訴你，時間不早，爲師教完『罡星掌』之後，就要離開，等一下你一定要好好學習，爲師只能教一遍，得失就看你的天資和造化了。」

說罷，將「罡星掌」的要訣告訴了丁長生，尤其招與招之間的連貫和變化、運用，更不厭其煩的仔細分析，直到丁長生領會爲止。

然後，親自將「十三招罡星掌法」從頭至尾演練一遍，丁長生一旁靜靜揣摸，絲毫不敢放鬆。

起初泯江醜婆一招一式，緩緩演了一遍，然後再由頭加快速度，倏見拳風呼呼，亂人眼神，可是，難得的是丁長生竟能一一記住，分毫不差。

泯江醜婆教完丁長生之後，訓勉幾句，也沒有再回洞告辭師兄三寸醫怪，只見她身形如猿躍鶴縱一般地上升，頃刻之間，便消失了她的踪影。

長生痴呆呆地望著恩師的背影，不禁悵然若失！一種永遠訣別的感覺悄然襲上了他的心頭，禁不住悲從中來，熱淚盈眶，不由喃喃自語道：「師父，老天保祐妳一路平安，長生盼望著你早日回來！」

正自語間，三寸醫怪從洞口走了出來，丁長生迎過去，叫道：「師伯，師父她老人家離開了！」

「我知道，那是你祖師的遺命，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改變！」

「爲什麼？師祖是誰？」

三寸醫怪深長地嘆息一聲，道：「唉！他老人家早已仙去，卻留下一筆爛債，叫我們兩位後死者承擔。」

言下之意，似乎對他師父不滿，丁長生見狀更加迷惑，不知師父爲了什麼遠離他們，由師伯的語氣裡，似乎對師父此行並不樂觀，不由丁長生異常着急。

三寸醫怪看出了丁長生的心意，說道：「孩子，你擔心什麼？好好學成一身驚人武功，將來方可出人頭地，你師父不會出事的，以她的武功，對方要留下她，也不是簡單的事。」

「對方是誰？」

「告訴你也沒用，以後自會明白，來，將你師父教你的十三招罡星掌法，練給師伯看，那是你師父成名的法寶，千萬不可等閒視之。」

丁長生知道再問也問不出名堂來，既然以後自會知道，擔心什麼，遂選了一處較廣的平地，將早上師父傳授的「罡星掌」一一演練下去，動作非常遲緩，但卻分毫不差。

三寸醫怪看得暗暗點頭稱讚，笑道：「難得你小小年紀，竟能有這悟性，只要稍假以時日，再配合內功的增進，不難趕上你師父了。」

* * *

山中無甲子，歲月逐水流。

泯江醜婆離開虎牙山鷹爪谷後，一晃已逾五載，丁長生已長成二十一歲的青年了。

他朝夕企盼著師父的歸來，但望穿秋水，泯江醜婆的音訊卻如石沉大海一般。

三寸醫怪安龍也不禁擔心着急起來，這一日清早，他把丁長生叫到面前來，說道：「長生，自你師父外出至今已逾五載，此五年中你的進步異常神速，僅此即可告慰你師父師伯了。

「以前我曾答應過告訴你關於師祖的遺言，當時生怕你知道之後，會影響你的武功進步，也就一直沒有告訴你。」

說著頓了一下，繼續道：「你知道師祖是誰？」

丁長生茫然地搖頭。

「當然，你是不會知道的，唉！你師祖是一位綠林的梟雄，性情相當古怪，動輒殺人，是一位十足的殺人王。當年黑白兩道人物，只要聽到你師祖的名字，莫不咬牙切齒，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

「晚年聲譽更劣，終成武林公敵，不論正邪好壞，全把目光集中在你師祖身上，於是，終於導出了一場武林空前劫浩。」

說著又停了一會，看看丁長生的神色表情，然後又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道：「當時武當派掌門人清海眞人，竟大發武林帖，遍請武林黑白兩道高手，圍攻你師祖，那時師伯也在場。

「古人有云：雙拳難敵四手。你師祖奮起神威，連斬數十位高手，終於不支身死，師伯也受傷纍

彙。

「本來論你師祖行事，淸海眞人這樣做，並不狠毒，可是，他老人家卻在臨死前，對天發起毒誓，囑我兄妹兩人，無論冒任何艱難，也要出這口氣，於是才有你師父的此次之行。」

他頓了一頓，繼續道：「需知師伯之所以搬到這裡，亦完全爲了更接近武當的緣故，由這裡到武當，近在咫尺，隨時可以乘機攻擊。

「可是談何容易，武當派自一塵道長接掌之後，聲名大振，門下高手如雲，人才輩出，你師父三番兩次偷襲武當，雖做到擾亂的功效，但距你師祖遺命，卻尚差甚遠。」

他說至此處，神色異常沮喪，莫可奈何的道：「你知道嗎，長生，武當派有一柄罕世寶劍，名『湛盧』，你師祖就是要我們將那柄『湛盧神劍』奪來，以示我們的厲害。

「唉！這怎麼可能呢？人家的鎭觀寶，豈是容易奪得？可是師命難違，唉！」

說到這裡，丁長生插口問道：「師伯，這樣說，我師父一定陷在武當了？」

「很有可能，據我推測，你師父可能不在人世。」

「什麼？不會的，師父武功很高呀！」

「是的！以她武功，自保當然沒有問題，擔心的是她的個性異於常人，固執、倨傲，很可能喪命在這一點上。」

說著，抽出了他背著的長劍，送到丁長生手上，說道：「長生，這是師伯隨身之物，它雖沒有『干將』、『莫邪』之利，但亦是柄難求的寶劍，吹毛寸斷，削鐵如泥。

「今日將此劍送給你，爲紀念令師，就把它命名爲『彩鳳』，那是你師父的原名，本來這柄劍也是雌劍，舞起來漫天粉紅色，一如彩鳳翔舞一般。據我所知，能夠克制此劍的只有那失傳已久的『黑龍』雄劍了。」

他異常興奮的繼續道：「你不要懷疑，神劍與人一般，它們一樣冥冥中有個緣份，雄雌相配，威力奇猛，並且是相互克制的。」

丁長生拿著「彩鳳」劍，端詳一會兒，復送到三寸醫怪身前，說道：「師伯，這是您老人家隨身之物，您就帶著，長生武功未精，不配用此劍。」

「胡說！誰說你武功不行，姓安的調敎出來的人，豈能不行，拿此劍揚名江湖，只許打勝，不許失敗，你現在就離開這裡，成名後方可歸來，否則不准踏進師門半步！」

「師伯……」

「不用多說，我也要離開這裡，尋找你師父去，多說無益，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個性嗎？世俗禮儀對我大可不必，大丈夫男子漢，說走就走，忸怩作態，徒討人厭惡而已，記著！這是你闖名立萬的時候，凡事要顧及師門威望，寧折勿屈，可以戰死而不可被人打敗！」

說完，望也不望丁長生一眼，飄身出洞，丁長生隨後走出，三寸醫怪已登上崖壁。

丁長生望著那矮小的背影，無言的憂傷與不盡的悵惘湧襲心頭，他不瞭解三寸醫怪，人應該是情感的動物，生離死別乃人生悲事，何以師伯竟無動於衷呢？

其實他不知道三寸醫怪的感情最豐富，只是他把這種情感深藏不露而已。

丁長生悵惘地痴立了半晌，終於也離開鷹爪谷，他第一件事就是拜訪中洲劍客宋盛興，以報救命之恩，但到達「落星谷」中洲劍客的住家時，卻不禁驚呆了。

他悵然望著那間破爛不堪，蛛網塵封的房子，一股「人去樓空」的悽涼之感，悄然襲上心頭，他低首徘徊良久，正待離開時，驀聞……

一陣低低的哭泣，由屋側林中傳來，丁長生陡然一驚，心知有異，循聲奔去。

只見林中一位少女跪在一座墳墓之前，正嗚咽痛哭著，由那少女背影，丁長生突然憶起了中洲劍客的愛女宋玉如來，連忙走進林中，故意加重了腳步。

倏見少女霍然轉過臉來，滿臉淚痕，見了丁長生驚叫一聲：「你是……」

接著臉色突變，怒目圓睜，嬌叱道：「懦夫！你來做什麼？滾！快給我滾！」

「宋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你看，這是什麼？」

說著手指墓碑，滿臉憤怒之色，丁長生一瞥之下，憂感地說道：「宋伯伯去世了？唉！他是何時仙逝的？」

「哼！你還裝傻？什麼時候死的還不知道，難道他爲什麼死的你也不明白嗎？」

「是的，我眞的不知道。」他誠懇和氣地說。

宋玉如霍然立起，手指丁長生，怒罵道：「懦夫！滾！你給我滾，我不喜歡看到你這忘恩負義的人！」

說著竟跑到一株樹旁，埋首痛哭，丁長生不明所以，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緩步走到宋玉如身旁，柔聲說道：「宋姑娘，我怎會是忘恩負義之徒，今天別師下山，第一件事就跑到這裡，還不是爲答謝令尊大恩，我眞的做夢也沒想到令尊會這麼早逝世。」

宋玉如依然痛哭著，可是卻把丁長生的話聽進去了，她早就知道丁長生不知其父罹難而死，只因恨他忘恩逃跑而已。

其實宋玉如已從乃師「藍飛燕」羅淑娟處知道丁長生的身世，她甚表同情，並曾打算在見面時，要好好的安慰他。

可是，今日一見丁長生，卻因過度悲痛乃父的慘死，而仍然將他痛罵了一頓。

丁長生見她仍然痛哭不理，繼續說道：「這幾年來，我一直想念著你們父女，昔年倘若沒有令尊相救，那有今日，此恩此德，長生永銘心底，不敢稍忘，請問宋姑娘，令尊何時仙逝？」

宋玉如微停哭聲，抽噎著道：「就在你離開之時，他老人家是因你而死……」

「什麼？他……」

「他從荊山把你救回，雙無常就因此找上門來，將他殺死，倘若早知道你是個懦夫，我們才不會理你！」

丁長生聽了這話，緊握著雙拳，狠狠地捶打著自己胸脯，顯露出悲憤痛苦的表情，接著跪俯墓前，激動地說道：「宋伯伯，長生對不起您，是我害了您，宋伯伯……宋伯伯……可恨的雙無常！丁長生若不拿他們碎屍萬段，誓不爲人！宋伯伯……我一定爲您報仇！您等著……我很快就可以取到仇人的首級！」

說畢又叩拜幾下，霍然站起，向宋玉如說道：「宋姑娘，我要以事實證明，我不是忘恩負義之徒，等著我，今夜我將帶來妳要的禮物。」

說著，單足輕點地面，身形凌空而起，向「黑風林」奔去。

宋玉如沒想到他說走就走，高聲叫道：「喂！不要去！他們不到晚上是不會在那裡的！」

說話時，丁長生已消失在林外，宋玉如不禁爲他驚人的武功所驚駭，短短數年，他變得英俊多了。

宋玉如的呼叫，丁長生全都聽到了，可是這時他的心情已如弦上矢箭，恨不得立刻找到荊山雙無常。

同時他又聯想到那殘廢老怪，憶起昔年之辱，丁長生血氣沸騰，猛然加快身法，風馳電掣般飛奔而去。

那消片刻工夫，已來到那所怪屋面前！

此時日方西斜，大地悶熱得令人難受，黑風林一片寂靜，連飛鳥也耐不住暑氣煎熬，躲進密蔭深處棲息去了。

丁長生飄身落地，輕輕地走到門口外面，驀聞屋裡傳來斷續呻吟的聲音，不時還夾著幾聲嘆息。

丁長生一聽便知是殘廢老人的聲音，此刻他武功進步，一晃肩，飄身而入。

身方進門，又是一股勁風拂體，但軟弱得多了，不知是他的武功進步，抑或是殘廢老人年老體弱，這一股掌風與六年前差得甚遠。

殘廢老人一瞥丁長生，驚咦一聲，復嘿嘿笑道：「孩子！你回來了，我苟延生命等著你，來！我倆再鬥上百回合……」

說至此，咯咯幾聲咳嗽，搖晃了幾下身子，吐出一口濃黑的瘀血，臉色灰黯，緊蹙雙眉，像是强忍著痛苦一般。

丁長生睹狀，心中不忍，連忙由懷裡取出乃師「三寸醫怪」的「參根固本丹」，送到殘廢老人面前，說道：「老伯伯，你先吞下這丹丸，我們的前約還是取消了吧！」

殘廢老人倏地圓睜雙目，怒喝道：「誰要你來同情，老夫一生不施惠於人，也不領受施與，給我拿開，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打敗我？」

丁長生被這一喝罵，宛如頭頂上澆了一盆冷水，委屈萬分。

但是他心地善良，不忍見死不救，勉强忍住怒火，說道：「好！要比可以，您先吞下此藥，等恢復了精神再比，否則我馬上走！」

「爲什麼？我不許你走！」

「不走就不走，你先吃了藥再說。」

殘廢老人像很怕丁長生離開似的，竟伸手接過「參根固本丹」往口裡送去，詫然問道：「孩子，你爲什麼要我吃此丹藥？」

「這樣可以公平些，要知道我是不欺侮弱者的。」

這一句宛如一把利刃，刺中了殘廢老人的心，可是，丁長生怎知殘廢老人昔年就愛欺侮弱者呢？

殘廢老人慚愧得低下頭，藥力在他身內迅速傳開，他的神志亦漸漸清醒，良久，凝視丁長生一眼，道：「孩子！老夫我敗了，空活了八十多年，竟不如你這個毛孩子，不用比了，老夫承認失敗就是！」

說著，又咳嗽數聲續道：「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丁長生。」

殘廢老人點點頭，臉上居然現出慈祥和善之容，溫和地說道：「你知道我是誰？哦！我眞糊塗，縱使年紀大上你一倍的人也不會知道，何況是你？孩子，老夫生平從未受過人家半點恩惠，今日你給

我一粒丹丸，對我是一種損失，既已吞下，總算受惠，其實就是有雪蓮靈芝，也不能救活我這條老命！」

丁長生聞言一怔，詫然問道：「你受了什麼傷？」

「哼！作繭自縛，你知道當年在門外鬼叫的那兩人是誰？」

「知道，他們就是荆山雙無常。」

「雙無常，好動聽的綽號，無常雖鬼亦知人倫，那兩個混蛋比蛇蝎還要歹毒，怎會給他們取了這種雅號？娃兒，老夫就將死在他們手上！」

「什麼！又是他們兩人！」

「可笑！老夫有眼無珠，引狼入室，他們就是我的徒弟！」

「啊！」丁長生驚叫出來，他眞不敢相信荆山雙無常是殘廢老人的徒弟。

「奇怪嗎？孩子，老夫收養他們，並傳授他們武藝，到頭來養蛇反被蛇咬，兩逆徒垂涎老夫秘笈，罔顧人倫，酒中下藥，暗算老夫，昏迷中削斷雙腳，囚禁在此，好在老夫並沒傾囊相授，否則豈能苟延殘喘命保至今？」

「既然如此，前次他們怎地不敢進來？」

「他敢！那種混蛋只會暗算，數十年來他們為留老夫之命，每日送吃送喝，從不間斷，目的還不是為了老夫那部秘笈。直到昨夜，兩逆徒竟衝進屋裡，與老夫遊鬥半天，終於打傷了我的內腑，臨走時尚威脅恐嚇老夫，倘若不拿出秘笈，將火燒此屋，娃兒，你說他們狠是不狠？」

殘廢老人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和藹的笑容，眞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丁長生不禁大為不平，憤然說道：「可惡的傢伙，今夜不來便罷，若妄想逞兇，姓丁的定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殘廢老人仰望屋頂，沉思良久，說道：「孩子，老夫託你一事，你願不願意效勞？」

丁長生已不討厭殘廢老人，相反的卻對他起了無限的同情心，此時聞言，竟毫不遲疑地說道：「但請前輩吩咐！」

殘廢老人點頭笑道：「又得欠你一次人情債了，唉！無法償還的人情債，孩子，我要你代我清理門戶，你願意嗎？」

丁長生毅然答道：「我願意，不用您吩咐，我也將收拾那兩個壞蛋！」

「好！娃兒，你把我抱起來，我們快離開這裡。」

丁長生遵照所囑，抱起殘廢老人走出門外，殘廢老人不由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啊！好清新的空氣，沒有想到臨死前還能有這種享受，數十年來我把這種滋味都忘記了！」

說完用手向前一指道：「娃兒，把我帶到那株樹下！」

丁長生舉目一看，那株樹已枯朽得不生一片葉子，既不能納涼，又不能倚靠，不知怪老人為何單單選中這一株，不禁暗暗納罕。

殘廢老人坐在地上，又打量了丁長生一番，說道：「孩子，乘兩個逆徒未回之前，老夫教你一招劍法，就算我們相識一場的紀念。

「這一招名叫『逆徒授首』，你先看我兩手的動作，至於脚下的易位，就只好口述了。」

說著，雙手開始動作起來，丁長生見狀，心裡暗暗發笑，但為不令老人失望，也就跟著比劃起來。一邊暗想：「怪人怪性，這種小孩子的手法也拿出來教人，難道他不明白我已不是昔年的丁長生了嗎？」

心念方動，陡聞殘廢老人忽然收勢，微愠道：「孩子！練劍首重心靜，你胡思亂想，還學個什麼？現在注意雙足動作，我說一式，你就照做一下。」

邊說邊不停的咳嗽，眉心緊蹙，似是十分痛苦，最後勉強以微弱的口氣教道：「右足半跨，左足伸出……以左足為軸，旋身左傾……馬上低腰右轉，左右沾地……身子凌空半丈……雙臂平伸……俯身下撲，好！再做一遍，切記，足與手的動作是一致的。」

丁長生被耍猴兒一般，糊裡糊塗，按照動作重新學起來，一次復一次，殘廢老人沒有叫停，他也不敢停止，因為他同情老人，怕他不高興啊！

陡聞殘廢老人叫道：「快！」

丁長生果眞加快身法，方才看似慢吞吞形同兒戲，如今一變身法，果然不同凡響，但仍看不出絕妙之處來。

驀地……

一聲怪嘯，震動屋瓦，接著一條黑影急若流星瀉地，向黑風林飛縱而來。

殘廢老人聞嘯一怔道：「會不會是她來了？」

殘廢老人心念方動，眼前人影一飄，場中飛躍下一位年老的婆婆來！

丁長生一瞥來人，歡叫一聲，「師父！」

人也跟著撲了過去，來人正是離別鷹爪谷五載的泯江醜婆，只見她怒容滿臉，盯著丁長生，道：「長生！他與你有什麼關係？」

丁長生暗暗一怔，正待回答師父的話，陡聞殘廢老人哈哈一笑說道：「他是我的仇敵，不過現在卻

成了老夫的忘年之交了。」

泯江醜婆轉向丁長生怒叱道：「走開，不准你與這種怪物在一起，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丁長生被泯江醜婆這一喝罵，心中一酸，退了幾步！

只聽殘廢老人說道：「孩子，不要怕，都是自己人。」

「誰與你是自己人！你的嘴巴乾淨一點，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聽這泯江醜婆怒罵的語氣，隱約可以聽得出來，她與殘廢老人之間，似有一段密切的關係。

殘廢老人搖搖頭，嘆了一聲道：「鳳妹，我已行將就木，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殺剮由妳，我知道妳是為了報復令師之仇而來！」

「不錯！姓鍾的，昔年家師就是死在你們這批狗子身上。」說著又轉向丁長生道：「長生，他就是師門仇人，你怎麼可以與這種狠心狗肺之徒為伍？」

殘廢老人臉色不變，依然笑容滿臉，說道：「不錯！老夫當年也參加了圍殺『獨臂天魔』之事，但論情論理，獨臂天魔卻是死有餘辜。」

泯江醜婆打斷他的話，厲聲道：「住口，他們可以那麼做，但你卻不行，因為你是……」

「我是他弟子的丈夫是不是？」

「胡說！誰是你的妻子，忘恩負義的傢伙，也有臉說出這種話來！」

殘廢老人突然重重咳嗽連連，臉上浮起痛苦之色，勉强運功强忍，斷斷續續地說道：「鳳妹……往事……不……堪回首……捫心自問，是誰……負……了誰？雖然……我參加……那次圍攻，但……我還不是……暗中……幫助妳……師兄……脫險……」

「哼！假仁假義，企圖取得我的同情，這是你的報應，如今殘廢了，看你還有什麼雄心稱霸武林！」

殘廢老人聽了這話黯然垂首，往事湧上了心胸，那兩行老淚，也倏然奪眶而出。

他本是一個有為的青年，昔年何等威風，七十年前江湖上只要提起「美劍客鍾成健」，誰不羨慕稱讚。

他不但武功蓋世，人也長得一如「潘安」再世，出道後以其出神入化的劍術打遍天下，就連當時武當派掌門清海眞人，也甘拜下風，望塵莫及。

泯江醜婆年輕的時候，也是一位絕世美人，與美劍客邂逅之後，兩情繾綣，眞是神仙伴侶，不知羨煞了多少人士。

不過，好景不常，就因為武當派掌門發起武林帖，圍殺獨臂天魔，美劍客感於義憤，不惜犧牲愛情，與情人翻臉成仇。

這一來泯江醜婆自毀其容，遠避紅塵，美劍客鍾成健亦退出江湖，收徒教藝，沒有想到竟引狼入室，致身毀名裂，遺恨終生。

這種遭遇與變化，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是殘忍的，泯江醜婆一生醜怪難睹，殘廢老人終身囚禁一隅，寸步難行，你說誰佔了便宜？

殘廢老人此時雖油盡燈枯，但回憶昔年雄風，也不禁雄心陡起，被泯江醜婆這一激，昂然說道：「鳳妹，只要老夫不死，終有一天調教出一位徒弟，我相信那人一定會勝過妳的徒弟。」

「哼！你別做夢，今日已是你的死期，再沒有時間去完成你的願望了！」

殘廢老人並不動容，緩緩說道：「我很樂意死在妳的劍下，死前能呼吸到大自然的空氣，又能一睹妳的芳容，死有何憾，不過，妳先要答應，讓我看到逆徒伏誅。」

正說之間，殘廢老人突然臉色一沉說道：「來了！兩位逆徒送死來了，鳳妹，待會兒請妳不要參與其間，由這個娃兒代我清理門戶，這個請求妳不會拒絕吧？」

泯江醜婆本待不答應，但繼而一想，看在昔年恩愛與他今日殘廢份上，終於點頭首肯，殘廢老人舒了一口氣，感激地望著泯江醜婆。

殘廢老人交代完畢，場中已躍下兩個人來，正是荆山無常兩賊，一瞥殘廢老人坐在樹旁，又見他身邊多出了一位醜婆和少年，不禁暗凜，覺得事出突然，心中掠起了一股恐怖的陰影。

殘廢老人一見兩個逆徒，直氣得臉色鐵青，一擺手勢道：「孩子，還不快給我動手！」

丁長生回首望了乃師泯江醜婆一眼，見她微微頷首，這才緩步上前。

矮無常顏信一瞥丁長生上來，仔細打量一番，認出來人是昔年逃亡的那個孩子，不由嘿嘿冷笑道：「小子，送死不成，好大的膽子，昔年手底遊魂，今日亦敢撒野！哼！」

丁長生臉色一沉，並不答話，只聽嗆郎一聲，一片粉紅色的光芒閃處，「彩鳳劍」已然出鞘。

荆山雙無常暗叫一聲，「好劍！」也跟著雙雙亮出兵刃來。

丁長生仗劍掃了荆山雙無常一眼，冷然說道：「逆賊！少爺奉命清理門戶，並代報中洲劍客之仇，今天就是爾等惡貫滿盈，伏首就戮的日子，還不快一齊上！」

巨無常鄭樹洋一聲怒喝，「小子，宰你猶如探囊取物，還用得著一齊上嗎？」

（未完・二）

上文提要：龍生無悔與方傲天兩人誤中歐陽寒劍陷阱，被劉鐵風及一干武林人物誤會他勾結滄海幫，成爲武林公敵……龍向其師叔沈星雲說出事情的始末，幸得師叔信任，向羣豪保証在選舉統一盟盟主時再作處理，但到選盟主前的一晚，仍沒法找出証據指証歐陽寒劍，於是龍生無悔到客棧暗殺歐陽寒劍，但卻寡不敵衆……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刺殺失敗　缺席盟會

龍生無悔目光放出怨毒，道：「歐陽寒劍當然要殺三師叔，第一，三師叔是新一任『統一盟』盟主呼聲最高之人，歐陽寒劍此行目的根本就是要殺『統一盟』盟主，第二，歐陽寒劍知道我必定會把他的陰謀告訴三師叔，他恐防三師叔會在『統一盟』大會揭開他的惡行，所以要殺人滅口。」

沈如詩道：「這個姓歐陽的壞蛋好惡毒啊。」

沈星雲慈祥地望着龍生無悔，道：「龍兒，今晚幸好你撞破了他們，否則他們無聲無息潛進我了睡房，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沈宏志怒道：「我們要公開歐陽寒劍的卑鄙行爲！」

龍生無悔道：「這奸賊老謀深算，他們每一着棋都經過深思熟慮，今晚他雖然行事失敗，但卻沒有半點証據留下，很難指証他的。」

沈星雲搖頭嘆息道：「武林中竟出了這等敗類。」

沈日紅不憤地道：「難道我們對今晚的事就此算數？」

龍生無悔咬牙道：「歐陽寒劍，我龍生無悔就不信找不到証據來指証你的惡行。」

沈如詩道：「找証據？後天就要召開『統一盟』大會了，那有時間找証據？」

沈日紅接口道：「若果不能指証那歐陽寒劍，龍師兄的處境會很危險，爹爲了龍師兄的事，必定會受到武林同道指責，那時爹就一定沒有人選他作新任盟主了。」

各人聽了，都心情沉重起來。

沈星雲沉吟良久，不禁搖頭嘆息，道：「做不做盟主是小事，只是若不還龍兒清白，勢必大大影響了我們『風虎雲龍』四師兄弟的一世威名，更對不起你們已故的師祖原公振飛的聲譽。」

各人心頭更是難受。

沈星雲沉痛的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唯有面對現實，見一步行一步算了。」說完拖着沉重的脚步離開大廳。

各人見沈星雲在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折磨，端的想放聲大哭，可是沒有人哭得出，這欲哭不能哭，比放聲大哭無疑更加難受。

* * *

金陵客棧住滿了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歐陽寒劍師徒仍住在其中，江湖雙怪同樣也住在其中。

江湖雙怪把歐陽寒劍恨之刺骨，恨不得馬上把他砍九十九刀，但雙怪顧慮到客棧聚了不少武林人物，若向歐陽寒劍動手，必惹衆怒，雙怪都不打無把握之仗，所以一直都不動手。

歐陽寒劍師徒公然繼續留在金

陵客棧，就因爲是有恃無恐，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更負起保護他師徒安全的責任，因爲歐陽寒劍「識破」了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衆武林人物恐防「滄海帮」派人對他師徒不利，更因爲只有歐陽寒劍才能在「統一盟」大會「指証」龍生無悔的「罪行」，所以非保護他師徒安全不可，甚至派人日夜在他們入住的房間門外把守，出入更有人跟隨在則。

江湖雙怪見了此等情形，更氣得死去活來，都認爲世上沒有比此事更混帳、更荒謬，也正因如此，雙怪才沒有機會向他師徒下手。

* * *

夜，到處一片死寂。

「統一盟」大會召開前夕，歐陽寒劍房門外的守衞更加嚴密。

此時，一名青年走近歐陽寒劍房門，門外把守的人連忙問道：「你找誰？」

那青年形貌甚普通，答道：「我來找歐陽掌門。」

那守衞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囑其等候，便拍歐陽寒劍的門，不久，雷涙把門打開，歐陽寒劍向外一望，見了那青年，忙走上前，那守衞正想開口說話，歐陽寒劍已對他道：「自己人，讓他進來吧。」

守衞見他們相識，便放心讓那青年進入。

進入房中之後，雷涙忙把門關上，歐陽寒劍把那青年帶到房中深處，一面緊張地輕聲道：「找我什麼事？」

那青年生怕隔牆有耳，說話聲也壓得很低，道：「我們今天收到帮主的飛鴿傳書。」

歐陽寒劍緊張地道：「帮主說什麼？」

「帮主很不高興。」青年道。

歐陽寒劍吃了一驚道：「爲什麼？」

青年道：「帮主叫你執行任務，你卻節外生枝，把跟龍生無悔的私人恩怨擴大得傳遍揚州城，還把少帮主也拉下水，帮主更不高興的，就是『神鬼雙煞』仍未死，劉鐵風更未死。」

歐陽寒劍忙道：「好弟兄，請你馬上回覆帮主，我把跟龍生無悔的私人恩怨擴大是另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劉鐵風死了兩名弟子，又傷了五人，此事劉鐵風必然會跟龍生無悔算帳，沈星雲又必定包庇龍生無悔，很自然的，劉鐵風和沈星雲必然生出過節，然後我自會從中挑撥，把劉鐵風和沈星雲的仇恨加深，最後他們雙方一定會自相殘殺，這樣豈非比我們親自動手還來得高明？」

青年道：「劉鐵風和沈星雲何等交情，又是武林中人人敬重，這麼容易就信你片面之詞嗎？」

歐陽寒劍道：「你叫帮主放心吧！」

「要殺劉鐵風和沈星雲並不難，因爲他們始終身在揚州，即使『統一盟』大會結束之後動手不遲，但是大會選出來的十名地方領袖總不能在大會結束之後才動手的，因爲大會結束後，那十個地方領袖亦各自還鄉了，難道到時要帮主虛耗人力到十個不同地方殺他們？」

「好弟兄，你回覆帮主，說我目前受到『統一盟』的人保護，寸步也有人跟着，相信要到『統一盟』大會結束後，這些人才會離開我身邊，所以目前很難有機會下手。」

那青年板起臉孔，道：「那你是不能完成任務了？」

歐陽寒劍驚道：「只怪龍生無悔從中插手，破壞了我的原定計劃，但放心，我必定會完成任務的。」

青年道：「照你估計，新一任『統一盟』盟主會不會是沈星雲連任？」

歐陽寒劍道：「新一任的盟主，沈星雲的確呼聲最高，但發生龍生無悔這件事之後，就要看他如何處理了，處理得好，自然可以順利連任，否則他不但做不成盟主，還會聲名狼藉。」

「沈星雲在武林中德高望重，號召力又强，若果他連任，大大不利於我們『滄海帮』，所以你無論如何要把他除掉。」

「這個自然，好弟兄，你叫帮主放心吧！」

那青年再也不說話，便離房而去。

雷涙把門關上之後，回頭道：「師父，那晚我們的確不該把龍生無悔和少帮主引到劉鐵風家裡去，以致把事情弄至如斯地步。」

歐陽寒劍道：「少帮主和二小姐一定把我們的任務對龍生無悔說了，龍生無悔和李若仙在武隆鎮時更看見我們與『神鬼雙煞』接觸，龍生無悔和李若仙一日不死，我都怕事情有一天事機不保，若被他揭發我的事，『滄海帮』故然毫無損失，但你和我都會有性命危險，但龍生無悔的『旋風刀法』如此厲害，殺他根本不易，所以我才來一着將計就計，借助劉鐵風和洛遠塵一班人把龍生無悔殺掉，這才可去後顧之憂，但又怎料到從中殺出兩個蒙面人把他們救了。」

雷涙道：「但你總不能把少帮主也牽連在內的，你不怕帮主責罰嗎？」

「你有所不知，少帮主和二小姐一向都反對帮主統領江湖的計劃，帮主對這兩個子女都很不滿，

父子之間幾乎反目成仇，少帮主和二小姐更憤然離開滄海山，那一次若果少帮主也被劉鐵風一班人殺了，到時我向帮主解釋，說少帮主從中破壞好事，帮主必會相信，也不會責怪我的。」

雷浪道：「我也明白帮主爲了統領江湖大業，大義滅親也在所不惜的。」

雷浪甫一說完，房中窗戶忽然發出「砰」的一聲，師徒二人扭頭一望，只見一人舞着雙刀破窗而入，歐陽寒劍反應也不慢，一個翻身便摘下掛在牆上的佩劍，並迅速拔劍迎向來人。

來者原來是龍生無悔，他手中舞弄着柳葉雙刀破窗衝了進來，見了歐陽寒劍，當眞怒得雙眼赤紅，便向他撲去。

歐陽寒劍持劍迎擊，雙方都欲置對方於死地，所以打得甚不要命。

雷浪對龍生無悔有斷臂之恨，也握刀殺了上去。

龍生無悔這突如其來的突襲，存心要殺歐陽寒劍，非但打不亂他的陣脚，更佔不了先機，甫一開始更是一幕生死存亡的劇鬥。

龍生無悔到底臨敵經驗尚淺，再加上仇恨滿腔，一擊不着竟出現心浮氣躁現象，出招也不成章法起來。

雷浪自失一臂之後，武功大遜，也自知不是龍生無悔對手，但他恨龍生無悔斷臂之仇，加上有師父在場，所以說什麼也要報此仇了。

龍生無悔那把雷浪放在心上，化開歐陽寒劍的密集招數之後，橫裡掃出一刀，雷浪接不住，胸前登時吃了一刀，慘叫一聲便倒了下去。

由龍生無悔破窗而入，隨即與歐陽寒劍師徒劇鬥到雷浪倒地，說來雖則話長，實則只一瞬工夫，而打鬥甫一開始，門外的守衛聽到聲音，有四個手握兵器的人連忙破門衝進房內。

龍生無悔也知道驚動了客棧內的武林人物了，更知道將陸續有人增援，見了衝進來的四人，心知不妙，趁歐陽寒劍見雷浪中刀後傷痛，一時間沒有纏着自己，便來個好漢不吃眼前虧，便馬上撲窗而去。

歐陽寒劍無暇追趕，先扶起受了重傷的雷浪，向那四人道：「龍生無悔想殺我們師徒滅口，別放過他，快追！」

城中的武林人物早聽聞龍生無悔的「惡行」，今番見他於「統一盟」舉行前夕偸襲歐陽掌門，如何不怒？那四個人也不例外，果然都聽令於歐陽寒劍，連忙飛身出窗外從後窮追龍生無悔去了。

* * *

這從後追趕龍生無悔的四人，都是二十多歲的精壯漢子，是跟隨師父到揚州參與「統一盟」大會的，由於四人武功都不弱，因此被指派保護歐陽寒劍師徒。

這四人中，分別是來自山西的「鐵掌派」，有「鐵掌無敵」之稱的柳如威掌門人的徒弟華青武。來自廣東五形門，有「廣東之虎」外號之稱的徐威信的得意弟子陳勝。來自四川形意門，有「伏魔神劍」之稱的裘冠清的弟子丁洪，另一人則來自山東的太極劍掌門人，外號「嫉惡如仇」趙國英的弟子招進。

四人之中，華青武手摯三節銅棍，陳勝則手握九環鋼刀，丁洪與招進則同樣手持長劍。

這四人幾乎與龍生無悔同一時間飛撲出窗外，所以都緊緊尾隨着他。

龍生無悔甫着地，見有四人隨後追來，因不知來者武功如何，更不想有無謂損傷，所以不欲與來者糾纏，只顧拔足狂奔。

華青武等人都是正義之士，眼見龍生無悔夜襲歐陽寒劍，更見他傷了雷浪，之前更聽了不少有關他的「惡行」，那會輕易讓他一走了之？於是狠狠從後狂追。

龍生無悔在大街小巷奔走一會，見仍擺脫不了追兵，只好以輕功跳上屋頂，在鋪滿積雪的屋頂上毫無目的地亂跑。

雙方輕功都不相伯仲，龍生無悔既擺脫不了追兵，追兵也趕不上龍生無悔。

龍生無悔知道不能擺脫對方了，有點洩氣，在急步中，忽然停下步來，站立在一間大宅之屋頂上。

華青武等人連忙把他包圍住，四人掣出兵器，正想動手之際，龍生無悔忽然道：「四位師兄，請聽在下說幾句。」

華青武見他雙刀仍插在腰間，好像沒有相鬥之心，便想聽他有何話說，那陳勝外形較粗魯，想必性格也衝動，只聽他大聲叫道：「你個小子，你就係龍生無悔，係嗎？」他來自廣東，說的是半鹹不淡的官話。

龍生無悔抱拳道：「正是……」

他話未說完，陳勝已叫道：「係就要殺。」說着，緊握九環鋼刀向龍生無悔殺上，龍生無悔見他攻來，也不拔刀，只是左右閃避。

華青武、丁洪及招進在傳聞中知道龍生無悔武功高强，傳聞更說他心狠手辣，三人見陳勝動手，恐怕受到龍生無悔傷害，都一致向龍生無悔圍攻上去。

陳勝武功雖不弱，但龍生無悔一時間也可以空手應付，但見華、丁、招三人又同時攻了上來，就不得不拔刀應付了。

這四個人武功雖都不弱，若單打獨鬥，或是以二對一，絕不會是龍生無悔對手，但四個人加在一起，這一股力量就不能低估了。

龍生無悔以普通武功應付四人，鬥了數十招，已開始感到吃力，知道不用「旋風刀法」勢不能尅制對手，於是在激鬥中，叫聲：「師兄們，得罪了。」

話音一落，只見他把雙刀中其中一刀插回刀鞘內，然後以雙手舞弄着單刀，接着那柄柳葉刀以左手交右手，又以右手交左手，看似要把戲，但招數卻是虛虛幻幻，令人難以捉摸，但每一招式卻可攻可守，四人一時間竟然攻不進去。

龍生無悔這左右手交替舞弄着那把刀，手勢純熟之極，進攻範圍也大大擴張，直把對手逼得不能近身，然後口中叫聲「暴雨旋風」，接着身子轉動得異常快速，手中握着的刀忽在右手，忽而又在左手，交替得快若閃電，身法更是輕靈無比，這一招越打越快，身子更是忽高忽低。

龍生無悔再大喝一聲，身形轉得更快，一把刀更幻化出無數刀影，而且刀中氣勁越來越剛勁有力，內力直達刀鋒，只一瞬眼工夫，四人便接不住，一連串「叮叮噹噹」之聲響過之後，四個人竟被刀鋒迸發出來的氣勁震得飛了出去，各自跌了個四脚朝天，而且還感到握着兵器的虎口隱隱生痛，但四人身上都沒有損傷，陳勝脫口叫道：「嘩！好犀利。」

龍生無悔擊退四人之後，動作也停住了，並馬上收刀歸鞘，然後向四人拱手道：「各位師兄，小弟多多得罪了。」

原來龍生無悔使出這一招「暴雨旋風」，乃是「旋風刀法」，雖然進可攻，退可守，尋常武功碰上這一招同樣會一敗塗地，但這一招目的旨在退敵，而非殺敵，龍生無悔根本沒有傷害這四人之心，但又不想他們苦纏，最佳莫如使用「暴雨旋風」了。

華青武等四人似是敗得心服口服，各自爬起身來，招進道：「你爲什麼不殺我們？」

龍生無悔友善地一笑，道：「我爲什麼要殺各位師兄？」

陳勝道：「既然你係龍生無悔，爲什麼唔殺我們？」

龍生無悔苦笑道：「你以爲龍生無悔是胡亂殺人的嗎？」

丁洪道：「你沒有殺我們之心，但我們卻有殺你之心，我們到底是敵人，你對敵人豈能如此仁慈？」

龍生無悔道：「各位，其實現在城中衆多的武林同道，包括四位師兄在內，都被人愚弄和利用了。」

華青武見龍生無悔毫無敵意，且見他早已收起兵器，也對他的敵意大減，語氣也客氣了，道：「閣下何出此言？」

龍生無悔道：「各位師兄若果有耐性的話，不妨聽小弟述說一下此事的前因後果。」

四人互相對望一眼，丁洪不屑地道：「龍生無悔，你的惡行已傳遍揚州城，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陳勝接口道：「係呀，你的事係人都知道啦，還想講什麼？」

眞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講官話」，陳勝那不靈光的官話刺耳之極，偏生他卻又是最多話之人，只把各人聽得有點難受。

龍生無悔自然知他說什麼，慨然地道：「想我龍生無悔師出名門，師祖更是『雙刀蓋天下』原震飛公，他的四大弟子『風虎雲龍』一個是我師父，另三人是我師叔，我龍生無悔怎會做出此等有辱師門，有違公理的事？所謂勾結『滄海帮』，殘殺武林正義之士，全是受奸人所害吧了。」

陳勝道：「但係人都係這麼講，你還唔肯認？」

龍生無悔臉容悲苦，道：「不錯，人人都這樣說，但每個人都是人云亦云，毫無根據。」

華青武道：「閣下剛才說要把此事的前因後果說一遍，我們不妨洗耳恭聽。」

龍生無悔望了望其餘三人，見三人不但同意自己述說事件因由，也見他們對自己似是敵意全消，心中大喜，便開始把自己與歐陽寒劍的恩怨詳細說了，並說出歐陽寒劍派人於昨晚深夜潛進飄雲山莊刺殺師叔沈星雲的事。

龍生無悔一路說下去，想起被歐陽寒劍陷害，不時出現激動之情，四人更是聽得鴉雀無聲，待他說完了，四人仍良久說不出話來。

陳勝打破沉靜，道：「你講的係眞還是係假？」

龍生無悔一臉正氣道：「小弟若有半句謊言，必遭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華青武道：「若果閣下所說一切屬實，你今晚殺歐陽寒劍的行動就相當愚蠢了。」

招進道：「華兄說得對，金陵客棧住滿了來自各地的武林豪傑，你根本無可能殺得了歐陽寒劍，事後你的罪名又加深了。」

龍生無悔嘆口氣道：「小弟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

陳勝道：「既然明白，你爲什

麼還做這些儍事？」

龍生無悔道：「明天就是『統一盟』大會之期，我三師叔必然會將我交給劉鐵風，在人人敵視我的情形之下，我也不知是否能活得過明天，與其座以待斃，我倒不如連夜偷離飄雲山莊，再殺歐陽寒劍那奸賊，以洩心頭之恨。」

招進道：「既然你偷離飄雲山莊，那已決定不在『統一盟』大會露面了？」

陳勝道：「呢個當然啦，出了來，今晚又發生這件大事，明天還去『統一盟』大會，只有死路一條了。」

龍生無悔黯然點頭。

丁洪道：「你既然打算不在『統一盟』大會露面，若果你今晚殺了歐陽寒劍師徒，日後就死無對証了，其實你應該留着歐陽寒劍性命，到找到充份証據，日後指証他，你才有機會還以清白。」

龍生無悔一動容，道：「一言驚醒夢中人，在下實在急於洩心頭之恨，才一時衝動要殺歐陽寒劍，不錯，他暫時絕對不能死，日後才報此仇不遲。」

陳勝道：「歐陽寒劍這麼可惡，還要我們保護他，太笑話啦，我們明日替龍生無悔在大會指証他勾結『滄海帮』吧。」

丁洪道：「指証他？我們只是跟在師父身後的後輩，我們會有機會開口嗎？」

華青武道：「丁兄說得對，即使說了也沒有用，歐陽寒劍以一派掌門的身份，外表又那麼正義凜然，全城又已深信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在做殘殺武林人物之惡行，根本就沒有人相信我們說的話，而且歐陽寒劍說一句，勝過我們說一百句。」

丁洪道：「若果人人都相信了歐陽寒劍，『統一盟』豈非很危險？」

陳勝道：「我們一班後生仔在呢個時候要替武林做一件大事了。」

招進奇道：「什麼叫後生仔？」

龍生無悔笑道：「即是年輕人。」

華青武道：「對，拯救武林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丁洪道：「就憑我們幾個人？」

丁洪此話令各人頓時默言無語起來。

龍生無悔微笑道：「在下還未請教各位師兄高姓大名。」

各人便自我介紹了姓名及師承門派藉貫等。華青武四人早對龍生無悔去了敵意，更相信了他之前所述與歐陽寒劍的恩怨，大家都是年輕人，寒暄一會之後，很快便熟絡了，而且更改變了稱呼，改為以兄弟相稱。

陳勝笑道：「南方無雪落，我還是頭一次在雪上坐着聊天。」

丁洪也笑道：「我也是第一次在這個環境之下聊天。」

陳勝道：「四川沒有雪嗎？」

丁洪道：「當然有，但我第一次在下着雪的深夜裡，與好朋友坐在人家的屋頂聊天。」

華青武忽對龍生無悔道：「龍兄，你剛才說歐陽寒劍昨晚派人潛進飄雲山莊行刺沈盟主，此事有點古怪。」

龍生無悔奇道：「有何古怪？」

華青武道：「你肯定昨晚行刺沈盟主的人是歐陽寒劍所派的？」

「我不敢肯定，方競天本來命令歐陽寒劍刺殺『統一盟』新任盟主的，我三師叔連任機會極高，因此我才懷疑昨晚一事是歐陽寒劍派人幹的。」

「昨晚飄雲山莊發生的事，與歐陽寒劍無關。」

龍生無悔一個錯愕，道：「哦！」

華青武道：「一直以來，歐陽寒劍都受到我們的保護，寸步也有人跟隨，他根本沒有機會跟別的人接觸，若果他要派人殺沈盟主，他如何安排？如何下命令？」

龍生無悔一想不錯，頓時呆住了。

陳勝道：「莫非還有其他人要殺沈盟主？」

龍生無悔道：「歐陽寒劍此行還有兩個徒弟，一個是二弟子戚萬軍，另一個是三弟子西門英，但到了揚州之後，就一直不見他們。」

華青武奇道：「歐陽寒劍還有兩名弟子同行？怎地我們一直沒有見過？也不聽他提及過？」

龍生無悔道：「昨晚飄雲山莊的事，會不會是戚萬軍和西門英暗中幫着歐陽寒劍所幹的？」

華青武道：「既然歐陽寒劍如此陰險毒辣，說不定眞的安排兩名弟子在其他地方作呼應。」

陳勝道：「若果係這樣，就同歐陽寒劍有關了，我們要同他死過。」

龍生無悔道：「華兄，你們保護歐陽寒劍師徒，是否以『統一盟』的名義？」

華青武道：「不錯。」

「『統一盟』盟主是我三師叔，若果眞要以『統一盟』名義保護歐陽寒劍師徒，該由盟主下決定才對，或者至少要知會盟主方合規矩，但此事盟主竟然一無所知，到底這是誰的主意？」

「這是洛遠塵大俠作出的決定，劉鐵風大俠和衞氏兄弟，還有部份武林中人也同意了，可能他們認為這是小事，所以事前沒有知會盟主。」

陳勝插嘴道：「這樣做不對，因為很不尊敬盟主。」

龍生無悔微笑道：「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沒有不對。」

各人坐在屋頂閒談，到後來，竟是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甚是投機，後來夜漸深沉，龍生無悔才與四人道別了。

華青武等人知道龍生無悔不會返回飄雲山莊，也知道他不會公然在「統一盟」大會中露面，但又不知他身往何處，更不知與他相會何期？四人竟有點不捨。

到底龍生無悔去什麼地方？

* * *

大雪已停，但四週積雪盈尺，天氣仍舊極之嚴寒。

「統一盟」大會的會場內卻溫暖如春，因為場內四週擺滿了生了火的三腳銅鼎，作用就是取暖。

這個位於飄雲山莊大宅之後的大木棚終於在「統一盟」大會召開前如期完工了。

這個用以召開「統一盟」大會之用的木棚很大，足可容納三四千人。

這棚全以木材竹枝，及禾草搭建而成，最大目的是遮擋風雪，這棚臨時搭建，一俟「統一盟」大會結束將會拆卸，所以建築也不需太講究。

棚內會場盡頭處是一個主禮台，其餘三邊設了不少座位，左右兩邊是供參加大會的門派掌門人及隨從入座的，而對着主禮台，亦即入口處旁邊的坐位則供觀禮之人入座。

由於「統一盟」選新任盟主亦可算是武林盛事，場內雲集來自各省市的武林好手，由於大會照顧一些不屬任何門派的武林中人參與盛會，因此設了個觀禮席，歡迎任何人進場參觀。

這第二屆的「統一盟」大會，吸引了數百門派的掌門人到來，連同隨從在內，再加上好奇觀禮的數百人，會場內早已擠滿了近三千人，好不熱鬧。

來自各地的武林人物平日難得一會，今日濟濟一堂，新知舊雨，都言談甚歡，也表現出武林中人團結的一面。

在主禮台上，身為現任盟主的沈星雲自然是居中而坐，坐在沈星雲左首的是十個現任地方領袖，亦即地方盟主，坐在右首的，則是一班在揚州城內有份量的武林中人，他們自然包括了劉鐵風、洛遠塵、衞中原、衞中流等人了，他們是以主人的身份坐在主禮台上的。

會場內的銅鼎中的柴炭正燒得旺盛，各人更覺溫暖了。

午時，大會正式開始，本來一開始就可以先選出十名地方代表，日後再角逐盟主的，但由於發生龍生無悔事件，致令氣氛沒有往屆那麼和諧了。

沈星雲為了龍生無悔之事，本已夠頭痛的了，但偏偏在「統一盟」大會召開前夕，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又偷離飄雲山莊，龍生無悔昨晚更夜襲歐陽寒劍，重創雷浪，事後又不知所踪，此事怎不敎極重聲譽的沈星雲寢食難安？

今天一早，沈星雲已被一批城中的武林人物登門質問龍生無悔的事，後來只好被逼答應在大會上向來自各地的武林同道作個交代了。

沈星雲心情雖極之沉痛，到底要面對現實，他居中站在台上，各人見他要發言了，全都靜止下來，沈星雲朗聲道：「各位掌門，各位武林同道，『統一盟』大會現在正式開始了……」

還未說完，歐陽寒劍已從座位一拔而起，並走到場地中央，身旁還有兩人攙扶着受了重傷的雷浪站在他身邊，只聽那歐陽寒劍面向沈星雲，語氣甚嚴厲的道：「沈盟主，在大會未正式開始之前，歐陽某希望沈盟主交代一下令師侄龍生無悔的事。」

沈星雲聽了龍生無悔述說過歐陽寒劍之事，對他討厭之極，他本來說過開場白之後，就會交代龍生無悔之事，豈料歐陽寒劍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站出來搶着說話，對他更是憎厭了，但沈星雲到底是個有修養之人，只淡淡的道：「歐陽掌門，請先就座吧。」

歐陽寒劍極之不憤，指住受了重傷的雷浪，道：「沈盟主，令師侄昨夜偷襲歐陽某師徒，之前他已把劣徒砍去一臂，昨晚又把他打至重傷，此事該如何了斷？」

眾人見了雷浪受傷不輕，更是臉青唇白，一時間都議論紛紛起來。

沈星雲甚是鎭定，道：「不錯，沈某師侄最近發生很多事，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此事可能另有內情？」

座中忽然有人大叫道：「內情就是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這麼簡單了。」

有人附和道：「不錯，龍生無悔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人。」

然後又議論紛紛起來。

沈星雲朗聲道：「各位，事件在未得到事實証明之前，不應妄下判斷，這件事應該徹查清楚才對。」

歐陽寒劍道：「徹查什麼的？事情難道還不夠清楚？龍生無悔勾結『風雷魔刀』方傲天，『神鬼雙煞』司空揚、司空彪，於黑夜潛進劉大俠府中，意圖刺殺劉大俠，還把劉

大俠兩個愛徒殺了，又傷了五人，當時很多人都親眼看見了，難道還有假？」

觀禮席上，忽然有兩個怪模怪樣的人跳了出來，歐陽寒劍一看，見是江湖雙怪，他知雙怪與龍生無悔有密切關係，本來有幾分忌憚，但見到處坐滿了武林豪傑，就有特無恐了。

雙怪跳出來後，行到歐陽寒劍面前，長孫忘我怒叫道：「姓歐陽的，你這他奶奶的臭王八，你把我兄弟龍生無悔害得好慘。」然後團團向着與會衆人，指住歐陽寒劍道：「勾結『滄海帮』的人，其實是這姓歐陽的，不是龍生無悔，大家要弄清楚。」

上官有我接口叫道：「對了，這姓歐陽的臭龜蛋可惡得很，大家不要信他。」

歐陽寒劍極之鎮定，向天打個哈哈，然後向衆人道：「江湖雙怪即是江湖雙怪，說話顛三倒四，黑白不分。」

與會衆人大多都未見過雙怪，但雙怪的名頭在江湖上也相當響亮，衆人聽歐陽寒劍說了，方知道這兩個形相滑稽之人原來就是江湖雙怪，各人見了雙怪不倫不類的樣子，又見上官有我在溫暖的室內穿着得樓子相似，又想起江湖傳聞中二人古裡古怪的言行舉止，都忍不住笑出聲來了，一時間倒緩和了緊張的會場氣氛。

觀禮席上來自各階層的人，各人見了雙怪，都笑得合不攏嘴，但有兩個人卻笑不出來，而且心情還很沉重。

這兩個人一個濃眉大眼，滿臉鬍子，看外表很難知道他年紀，另一個穿着粗衣痲布，滿臉鬚根，但臉上肌膚卻又白又滑，這二人都同樣在腰間掛着一個葫蘆，雙手都攏在大衣之內。

這兩人，原來一個是龍生無悔，另一人則是李若仙，兩人化了妝混在觀禮席上，即使與他們相識的人，若不仔細看個眞切，很難知道是他們。

在觀禮席的另一邊，同樣有兩個人笑不出，其中一個唇上有兩撇八字鬍子，臉上長滿了痳子，還有一個酒糟鼻，另一人則作公子哥兒打扮，瀟洒得很。

這兩人原來是方傲天與方紅影兄妹，同樣喬裝混在觀禮席上。

方氏兄妹與龍李二人都不知對方混在人叢中，四個人都在留心看着事態的發展。

話分兩頭，且說江湖雙怪對歐陽寒劍的指責，卻被輕描淡寫一句話帶過了，還引得哄堂大笑，雙怪氣極，長孫忘我怒道：「你們實在太愚蠢啦，爲什麼不信我說的話，卻信這姓歐陽的臭王八一派胡言？」

衆武林人物之中，覺得一派胡言的是雙怪，而不是歐陽寒劍，所以歐陽寒劍顯得甚是得意。

沈星雲知道雙怪與龍生無悔的關係，知道雙怪所言屬實，但奈何他們說的話絕不會有人相信，只有暗嘆一聲無奈了。

洛遠塵被雙怪奚落過，更當衆被指是「浪得虛名之輩」，見了他們，怒極站在主禮台上，叫道：「你兩個怪物，這裡是辦正事的地方，不容你們在此胡鬧，快乖乖的給我坐下。」

雙怪扭頭望向他，長孫忘我怪叫道：「原來是你，臭王八，是不是不準我說話？」

上官有我接口道：「我們是要揭破歐陽寒劍那臭龜蛋的陰謀而來的，爲什麼不準我們說話？」

洛遠塵怒道：「住口，堂堂歐陽掌門會有什麼陰謀？」

長孫忘我道：「你這臭王八，當心你也被姓歐陽的殺了。」

沈星雲身爲盟主，本來該阻止雙怪在這當兒大叫大嚷，但由於雙怪所說屬實，雖不爲人相信，也不阻止。

劉鐵風到底是主人身份，見沈星雲不阻止，只好站了出來，朗聲道：「兩位朋友遠來是客，爲了尊重大家，也好讓大會順利進行，還是請就座吧。」

長孫忘我甚固執，道：「今天我不弄清楚我兄弟的事，休想我離開。」

歐陽寒劍明知故問道：「誰是你兄弟？」

長孫忘我道：「龍生無悔，他是我拜把兄弟，還有那漂亮極了的李若仙，他是我結拜三妹。」

上官有我接口道：「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你這姓歐陽的臭龜蛋好事被我兩個好朋友識破了，所以陷害他們是不是？」

歐陽寒劍又仰天打個哈哈，然後又團團對衆人道：「各位武林同道，觀禮的朋友們，龍生無悔竟跟江湖雙怪成爲結拜兄弟，大家想想，龍生無悔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長孫忘我呱呱大叫道：「混帳混帳，你這是什麼意思？」

歐陽寒劍明知雙怪在江湖上雖是不正不邪，到底不是爲人唾駡之輩，他說的話只想混淆視聽，聽長孫忘我一說，知道無話反駁，便馬上以不屑的眼光望了望雙怪一眼，然後一副不屑與雙怪胡鬧下去的樣子，轉而對沈星雲道：「沈盟主，你答應過在『統一盟』大會召開之時會把龍生無悔交給劉大俠處置的，爲什麼還不把他交出來？」

沈星雲道：「抱歉得很，沈某人看管不當，被龍生無悔偷偷離開了，沈某在此向大家謝罪。」

歐陽寒劍冷聲道：「龍生無悔偷走了？只怕是沈盟主有心包庇，把他藏起來吧？」

觀禮席上的龍生無悔聽了，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馬上飛撲而前，把歐陽寒劍殺之而後快，李若仙怕他衝動，緊緊握住他的手，結果龍生無悔還是抑制住了這股衝動。

沈星雲心中雖怒，但始終沉得住氣，道：「沈某一生公正無私，豈會包庇犯了錯的人？」

歐陽寒劍咄咄逼人，道：「龍生無悔在武隆鎮殺了我兩名弟子，又斷我大弟子一臂，昨夜又施以暗算重創他，這些苦難，難道是我歐陽某該受的嗎？」說得倒是委屈異常。

歐陽寒劍語氣雖是不敬，但與會衆人聽他說出所受苦處，倒原諒了他的不敬，而且還甚同情他的處境。

龍生無悔昨夜發生之事，今早已傳遍城內，因此衆人都知沈星雲並無刻意把龍生無悔包庇收藏起來，而沈星雲的處境也較好過。

假若龍生無悔昨夜只偷離飄雲山莊，而不向歐陽寒劍偷襲，事後又不知所踪的話，此事就不爲人所知，且勢必惹人誤以爲沈星雲眞的有心包庇，把他藏起來，沈星雲的處境便難堪了。

幸而與會衆人中，明白事理的人大有人在，龍生無悔雖然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到底與沈星雲無關，因此不會有人拿龍生無悔事件與「統一盟」大會相提並論，更不會把此事與沈星雲扯上關係了，這其中原因，是因爲衆武林人物中，大多數是信任沈星雲的。

但歐陽寒劍則想法不同了，他目的要把龍生無悔除去，以去後顧之憂，同時也希望打擊沈星雲的聲譽，更要打擊他連任盟主的機會，因此說話得勢不饒人。

歐陽寒劍欺騙得了千萬人，但沈星雲在龍生無悔口中知悉他詭計之後，如何不知他心意？但他不上當，仍是淡定地道：「歐陽掌門，然則閣下要沈某如何處理此事？」

歐陽寒劍明知龍生無悔不知所踪，頓時語塞，但隨即向在座衆人道：「龍生無悔既然失踪，他必然會返回白雲城外獨秀山莊，各位武林同道，歐陽某建議待天氣回暖之後，一齊到獨秀山莊去，向燕獨風討個公道如何？」

沈星雲實始料不及。

龍生無悔更加恨上心頭。

歐陽寒劍說完，與會衆人竟一致鼓掌轟然叫好，有人更大叫道：「歐陽掌門的苦是不能白受的，向燕大俠討個公道也合理。」

有人叫道：「歐陽掌門一生痛恨邪魔外道，他的兩個弟子絕不能白白犧牲的。」

又有人叫道：「我們就一起到獨秀山莊去吧！」

歐陽寒劍爲人心胸狹窄，在獨秀山莊時想在燕獨風身上討光彩，但卻折辱在龍生無悔與燕七郎手上，事後把燕獨風也恨上了，此事一直銘記於心，今番又想借助一衆不知情由的武林中人打擊燕獨風來了。

他見提議被一致接納，心中暗喜。

長孫忘我又忍不住叫道：「此事怎可與燕大俠扯上關係？」

上官有我接口道：「不錯，一人做事一人當，與燕大俠何關？」

長孫忘我緊接道：「一切事情都是姓歐陽那臭王八做出來的，是他勾結『滄海帮』，不是龍生無悔，他兩個弟子也不知是被什麼人殺了，怎地把這些帳算在龍生無悔身上來了？」

歐陽寒劍奸詐一笑道：「你說我勾結『滄海帮』，有何証明？」

長孫忘我道：「你還否認？你在武隆鎮上與『神鬼雙煞』秘密相會，被龍生無悔撞破了，然後想殺他們滅口。」

歐陽寒劍很鎮定，道：「這些事全都是龍生無悔對你說的，是不是？」

長孫忘我道：「當然是龍生無悔對我說的，難道你還會告訴我？」

會上各人都靜心地聽二人說話。

長孫忘我說完，歐陽寒劍團團對衆人道：「各位，大家都聽得很清楚了，江湖雙怪所說的，全是出自龍生無悔的口，這龍生無悔做了此等事情，還故意借助別人的口來歪曲事實，他意欲爲何，大家應該一清二楚了吧！」

衆人又一陣議論，話中都說龍生無悔卑鄙無耻。

歐陽寒劍又現出一陣得意笑容。

在觀禮席上的龍生無悔早氣炸了心肺。

長孫忘我又氣又急，忙道：「不對不對，這姓歐陽的才是歪曲事實，不是我兄弟。」

洛遠塵已忍不住了，叫道：「江湖雙怪，快給我住口，否則洛某人不客氣了。」

雙怪同時抽出刀來，怒叫道：「姓洛的，你如何不客氣？要打架就馬上來吧。」

上官有我接口道：「我們是不怕你的。」

洛遠塵年紀雖大，但極沉不住氣，手執鐵槍正要衝下台去，沈星雲恐怕事件鬧大，忙道：「遠塵兄，別衝動。」

洛遠塵也知道不能在此際多生枝節，所以忍住了。

席上衆人以爲有戲看了，但隨即被制止，大感失望的竟大有人在。

雙怪見洛遠塵欲下台而不下台，長孫忘我譏諷道：「臭王八，是不是怕了我？」

洛遠塵幾乎又忍不住衝下台去，但沈星雲忙向長孫忘我叫道：「長孫忘我，我現以盟主及你前輩的身份命令你馬上住嘴。」

長孫忘我氣道：「你這臭盟主算是什麼？欲來命令我？」

沈星雲臉色一沉，道：「但我以前輩身份命令你，總可以了吧？」

衆人聽了此言，都感奇怪，何以沈星雲一再以前輩身份自居，若論輩份，充其量是平輩，更何況雙怪都比他年長十年？

長孫忘我聽了，發出不屑笑聲，道：「你是我前輩？你這人臉皮倒厚，你不怕笑死這裡幾千人嗎？」

上官有我接道：「好大的臭口氣。」

沈星雲瞪住長孫忘我道：「你與龍生無悔是什麼關係？」

長孫忘我道：「你這人倒善忘，我不是一早說過了，龍生無悔是我結拜兄弟。」

沈星雲道：「既然你與龍生無悔是結拜兄弟，亦即你與龍生無悔平輩，我是龍生無悔師叔，輩份比他高，我自然亦是你前輩了。」

雙怪本來還臉露不屑笑容，一聽，登時笑不出來，並且感到大大的沒趣。

會上衆人亦明白了，見了雙怪那自討沒趣的樣子，又見他們比沈星雲年長，卻要屈居後輩，又有不少人笑出聲來。

雙怪竟是對輩份看得極重的人，果然不再作聲了，衆人又忍不住笑出聲，席上忽有人嘻笑着叫道：「江湖雙怪，還不馬上向沈盟主叫聲三師叔？」

雙怪果然走近主禮台，在台下恭敬地向沈星雲叫了聲「三師叔」。

雙怪本來固執之極，這一着，倒令衆人大感錯愕，沈星雲何嘗不是，衆人錯愕過後，見雙怪好像做了錯事的小孩子般，又忍不住捧腹大笑。

雙怪向沈星雲恭敬行禮過後，長孫忘我忙對上官有我道：「這裡全是我們的前輩了，我們已沒有資格說話，馬上回座吧！」

歐陽寒劍本來一直忌憚雙怪說的話會說服了衆人，那時可不妙了，見他們住了口，登時放下了心，並很愉快地看着雙怪返回座位。

雙怪返到座位正想坐下，上官有我忽然返回場中，並大叫道：「不對不對，臭龜蛋竟然把我欺騙了。」望着沈星雲叫道：「你不是我前輩，我也不是你後輩，所以我有資格說話了。」

沈星雲道：「我爲什麼不是你前輩？」

上官有我道：「我師兄的確跟龍生無悔行過結拜之禮，成爲結拜兄弟，可我從來沒有跟龍生無悔行結拜之禮，他不是我兄弟，他只是我好朋友，你怎算是我前輩？」

劉鐵風實在不想聽他夾纏不清的一派胡言，插嘴道：「既然龍生無悔是你朋友，那你有沒有當他是後輩？」

上官有我道：「沒有。」

「既然你不當他是後輩，這世上只有輩份平等才能以朋友相稱，你當龍生無悔是朋友，亦即輩份平等了，沈盟主怎可說不是你前輩？」

「但龍生無悔和李若仙一直叫我上官前輩的。」

「只怪你一直不把他當作後輩，只當他是朋友。」

上官有我也分不清這是否道理，只一味在抓着那半禿的腦袋，口中喃喃的道：「好似有道理，又好似沒有道理。」

劉鐵風見他仍不退下，沉着臉喝道：「還不回座幹嗎？」

這一聲喝叫，上官有我本來忍不住的了，但有感自己是後輩，前輩向後輩呼喝理所當然，只好沒趣的返回座位了，旁人還以爲他懾於劉鐵風威名之下呢。

歐陽寒劍終於放心了。

劉鐵風見事件暫時平息，便朗聲道：「大會繼續進行，請沈盟主繼續發言。」

沈星雲正待要開口，歐陽寒劍忽然道：「慢着！」

衆人的視線又集中在歐陽寒劍身上去了。

沈星雲道：「歐陽掌門還有什麼話說？」

歐陽寒劍道：「歐陽某還有一個最後請求。」

沈星雲心想這歐陽寒劍又不知有什麼爲難之事提出來了，但也只好道：「歐陽掌門但說無妨。」

歐陽寒劍又團團對衆人道：「龍生無悔事件今日無論如何要有個結果，否則我兩個劣徒和劉大俠兩位高足如何死得瞑目？他們雖爲武林正義犧牲，但總不能白白犧牲的。」

衆人都一致同意了。

沈星雲道：「歐陽掌門已提議大家一起到獨秀山莊討公道，還有什麼要求？」

歐陽寒劍道：「公道自然非討不可，只是歐陽某要求沈大俠以盟主的身份下令各武林同道追殺龍生無悔，爲武林除害。」他的話總之就是唯恐龍生無悔不死，以免自己日後被他揭破眞相。

觀禮席上的龍生無悔聽了，怒得睚眥皆裂，若不是記住華青武等人之言，要留他性命以作日後還我清白，否則已不顧一切飛身上前，施展「旋風刀法」把他殺了。

衆人聽了歐陽寒劍的話，知他因是喪徒之恨才作出此要求，部份覺得此要求也合理。

歐陽寒劍唯恐此要求無人贊同，又補充道：「龍生無悔受了『滄海幫』幫主之命令要殺武林正義之士，此事大家都知道了，若不把他除去，以他今日的武功，再加上師門的『旋風刀法』，相信日後不知有多少武林正義之士命喪他刀下，那時武林中就人人自危了。」

此番話果然打動了各人的心，都一致同意要殺龍生無悔替武林除害，人人議論過後，都靜候沈星雲下追殺令。

長孫忘我終於忍不住了，又跳出來大叫道：「太混帳啦，太混帳啦，這是甚麼世界？壞人說的話你們全都相信，好人說的話你們卻全都不信。」

上官有我也跟隨着跳了出來，也大叫道：「實在極之混帳，也混帳之極，姓歐陽的臭龜蛋是壞人，你們不但不殺他，還派人日夜保護他，世上那有此等荒謬之事？」

洛遠塵大叫道：「江湖雙怪，你們是什麼身份，居然敢站出來說話？」

長孫忘我叫道：「做後輩太辛苦啦，也划不來，從今日起，老子再不拘泥於那些臭輩份了。」

歐陽寒劍不理雙怪，對沈星雲道：「沈盟主，快下追殺令吧。」

衆人都靜心等候沈星雲下命令。

沈星雲本對龍生無悔極之喜愛，今番當眞心如刀割，他知道，只要追殺令一出，龍生無悔就人人得而誅之，但也明白到，即使自己不下這道命令，那些武林人物見了龍生無悔，還不是一樣痛下殺手？想到這裡，知道這命令下與不下已沒有分別，亦毫無意義，但爲勢所逼，也爲了顯示自己大公無私，只好逼得作出決定了。

沈星雲肝腸欲裂，正想開口下追殺令，但話未開口，忽有一人又跳出場中央，朗聲道：「這個命令係唔能夠亂下一通的，大家最好返去想清楚。」說的是半鹹不淡的官話。

衆人一看，只見是一個年約五十歲，五短身材，皮膚黝黑，臉容老實的粗壯漢子。

沈星雲見了此人，口音雖不純正，倒明白他說話內容，見他似是替龍生無悔說話來了，心中暗喜，在台上一拱手道：「這位掌門不知高姓大名。」

那人道：「我係廣東五形門掌門人，江湖上的人稱我爲『廣東之虎』，徐威信。」

沈星雲道：「原來是徐掌門。」

原來，龍生無悔昨夜與華青武、陳勝、招進及丁洪四人不打不相識，其後四人聽龍生無悔述說了與歐陽寒劍的恩怨，四人都深信不疑，後來雙方在雪夜中於屋頂徹夜閒談，四人與龍生無悔分手後，各自返回師父身邊，各人都把龍生無悔與歐陽寒劍的恩怨向師父轉述了，其中華青武師父柳如威，丁洪師父裘冠清，及招進師父趙國英聽了都只是半信半疑，倒是陳勝的師父徐威信爲人老實，師徒二人又毫無機心，因此也深信了。

徐威信明白到以自己一人之言，再加上自己不懂說話，官話更加不靈光，若替龍生無悔說句公道之言，很難令數千人信服，到時弄巧反拙就更爲不妙了，所以一直都默不作聲，但後來見歐陽寒劍逼沈星雲向龍生無悔下追殺令，終於忍不住走出來說話了。

歐陽寒劍痛恨龍生無悔，自然也把替他說話的人也恨上了，見了徐威信明顯地替龍生無悔說話，恨恨的道：「你這廣東佬想說什麼？」

他的話極不客氣，換作別人，相信要動怒了，但徐威信爲人老實敦厚，毫不放在心上，淡然道：「想講句公道說話啫。」

長孫忘我喜道：「好了，終於有人站出來說公道話了。」

上官有我也道：「這位朋友有正義得很，我相當喜歡。」

徐威信陪笑拱手道：「好話好話，兩位老友眞識講話。」他的口音比徒弟陳勝好不了多少。

歐陽寒劍見徐威信笑容可掬，極之看不順眼，怒道：「龍生無悔的惡行鐵証如山，你還在替他說好話？」

徐威信仍是不慍不火，一臉親切的笑着道：「我不是替龍生無悔說好話，只是希望『統一盟』處事公道的，若果下了追殺令，殺錯了好人，這個後生仔就死得冤枉了。」

歐陽寒劍氣道：「龍生無悔夜襲劉府，欲殺劉大俠，昨夜又向我師徒施暗算，這些難道不是鐵証？還說我冤枉他？」

（未完・八）

上文提要：霍元伽派丁師爺到柏齡院替萬映霞治病，因爲萬映霞不在迷踪谷，爲免霍起疑，苗素苓扮萬映霞，幸沒有被他識破……麥小明安排苗素蘭在東海院後側的樹林內與苗素苓見面，當夜麥小明與苗素苓在林中等候苗素蘭來時，突然發現江湖四怪中三人，只好先殺他們滅口，但回頭已找不到苗素蘭……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絶天香

欲焚柏齡院　陰謀難得逞

巴天義瞥了毛越一眼，嘿嘿笑道：「毛老弟聽到沒有，你該高興才對，若昨晚你也同去，只怕現在就沒機會站在這裏了！」

毛越苦笑道：「巴前輩何必再拿屬下開心！」

巴天義皮笑肉不笑道：「不管如何，活着總比死了好。」

宋天鐸道：「這樣看來，盟主只是對夫人懷疑，却仍然無法查出兇手是誰？」

霍元伽道：「你們兩位也可以料想得到，兇手除了是柏齡院的，不可能是別人。」

宋天鐸道：「那就該先到柏齡院去查。」

霍元伽搖頭道：「這樣做豈非打草驚蛇，而且咱們現在也實在不能得罪柏齡院的人。」

「莫非盟主對他們還有什麼顧忌？」

「當然有顧忌，你不見這兩個月來，老夫一直在設法籠絡他們嗎？第一、柏齡院的實力雖比不上咱們，但在迷踪谷內，却也舉足輕重，若雙方一旦鬧翻，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第二呢？」

「柏齡院的一夥人，都是胡柏齡和谷寒香的舊部，胡、谷二人生前，深獲少林、武當等自詡爲正大門派的好感，有他們在迷踪谷，無形中減少了咱們的外患。若一旦把柏齡院的人驅出綠林總寨，咱們就必定受到少林、武當那些自詡正大門派的敵視，萬一對咱們採取了不利行動，那咱們就岌岌可危了。這也就是老夫不得不對柏齡院委屈求全的苦衷。」

霍元伽的這一番分析，果然使得嶺南二奇大爲心服，可是毛越却不服氣的道：「照盟主這樣說，屬下的三位兄弟就含冤莫辯了？」

霍元伽安慰道：「你別急，馬上就有人來，老夫定能從他們身上查出海登、包通、苗强和朱正的死因。」

巴天義道：「盟主要把什麼人叫來查證？」

霍元伽道：「老夫一共通知了四個人來，一個許仙子，一個是被閹掉傢伙的王三，另兩個是東海院昨夜的兩名守門警衞兪三和尤渾。」

巴天義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說話間，王三、兪三和尤渾已經簇擁着許小旦來到密室。

霍元伽對許小旦還是表現得既親切又禮遇，連忙親自搬了一把椅子，笑臉相迎道：「仙子請坐！」

許小旦依然身披一襲黑紗，臉上毫無表情，連句話都沒說便逕自坐下。

王三、兪三和尤渾則行過禮後，必恭必敬的站着。

霍元伽喝了口茶，先問兪三和尤渾三人道：「昨晚可是你們兩人負責東海院的門前警衞？」

兩人同時應了聲「是」。

霍元伽再問道：「哪個上半夜？哪個下半夜？」

兪三道：「小的上半夜！」

尤渾道：「小的下半夜！」

霍元伽道：「如果老夫的判斷不差，事情一定發生在上半夜，兪三，你輪值上半夜，責任該在你身上了。」

兪三猛打一個哆嗦道：「稟盟主，小的只負責進出大門的盤查，管不到樹林裏的那一段。」

霍元伽喝道：「混蛋！胡說！難道東海院附近發生了事故，你能不管？」

兪三囁嚅着道：「樹林是在東海院的後面，小的守在前門，怎能看到東海院的後面呢？」

「越發混蛋！你的眼睛看不見，難道耳朵也聽不見？」

「小的雖然聽到後面有打鬥聲音，但因看守前門是職責，怎敢擅離職守？而且小的武功平常，也幫不上忙。」

「那麼今天一早，你爲什麼不向老夫或巴頭領宋頭領稟報？」

「小的只以爲他們打過就沒事了，更何況小的也不敢直接向盟主和巴、宋兩位頭領稟報。」

「難道這樣就算了？」

「小的今天一早就報告過高嘍長，聽說你老人家也是接到高嘍長的稟報才知道這件事的。」

巴天義搶着道：「如果是這樣，就沒有兪三和尤渾的事了，盟主放他們兩人暫時回去吧！」

霍元伽只好揮揮手道：「你們兩個給我滾！」

兪三和尤渾抱頭鼠竄而去。

霍元伽再問王三道：「昨晚的事，你該知道了？」

王三倒並不害怕，搖了搖頭道：「小的只管東海院內部的事，連在門外的人都不清楚，小的又怎會清楚呢？」

霍元伽道：「你爲什麼不到外面看看？」

王三道：「小的被盟主閹去了傢伙，就等於宮裏的太監，東海院就等於皇宮，太監私自出宮是犯法的，小的怎敢隨便離開東海院？更何況……」

霍元伽叱道：「你還有什麼何況不何況的？」

王三道：「小的是說那玩意兒從被閹去到現在，傷勢還沒全好，就是可以離開東海院，因行動不便，也不可能跑到樹林裏去察看。」

「那麼你在東海院跑上跑下服侍許仙子，是怎麼行動的？」

「許仙子等於皇宮裏的娘娘，小的不敢不服侍，只好咬牙忍痛跑上跑下。至於外面的事，小的當然不想再咬牙忍痛。」

「昨晚可曾有外人進入東海院？」

「你老人家已經不再發出慰勞令牌，怎可能還有外人進入東海院？」

王三講得頭頭是道，霍元伽雖然聽得滿肚子火氣，却也拿他沒辦法，此人連傢伙都被閹去，犧牲已經夠大了，霍元伽不能不對他客氣些。

只聽許小旦道：「霍盟主，爲什麼還不問我？」

霍元伽道：「妳與他們身份不同，應該最後問，現在就輪到妳了。」

許小旦冷笑道：「那就請你先讓王三回去。」

「爲什麼要王三回去？」

「待會兒我還有另外的話講，王三留在這裏不方便。」

王三一聽，正好可以趁機走開，忙向霍元伽施了一禮道：「小的這就遵命回去。」

王三走後，霍元伽道：「昨晚發生事情的那片樹林，正對着許仙子的後窗，仙子應該聽到聲音，由後窗向外看，居高臨下，一定看得清楚，就請仙子把當時的情形說說！」

許小旦道：「我當然聽到後窗外樹林裏有打鬥的聲音。」

「那一定看清楚了？」

「可惜我房裏點着燈，由明處往暗處看，又怎能看得見什麼呢？」

「他們打鬥前後，必定說過話，他們說了些什麼，妳總該聽到了？」

「我根本辨不清他們說話的聲音，又怎知話是誰說的？」

霍元伽頹然吁氣道：「想不到把你們幾人找來，也是理不出頭緒，仙子可以回去了。」

許小旦哼了聲道：「別忘記我還有話要對你講！」

霍元伽茫然道：「仙子有什麼話對老夫講呢？」

誰知許小旦却又瞥了嶺南二奇和毛越一眼道：「他們三位也要出去！」

霍元伽道：「他們三位和老夫同甘共苦多年，老夫一直把他們視爲左右手，妳有什麼話只管講！」

許小旦搖頭道：「不！這話只能讓你一人聽到，我是爲你着想。」

霍元伽只好歉然一笑道：「抱歉！三位就請暫時到外面客廳坐

坐，待會兒再進來。」

嶺南二奇和毛越只好起身告辭。

霍元伽催促着道：「現在總該可以講了吧？」

許小旦驀地把臉色一沉道：「霍盟主，你就這樣對待我嗎？」

霍元伽兩眼眨了幾眨道：「仙子好像是在對老夫發脾氣，老夫究竟什麼地方對不住妳？」

許小旦冷笑道：「這些天來，你一切的一切都對不住我，我不信你心裏不明白！」

霍元伽兩手一攤道：「妳不說我怎能明白？」

許小旦狠聲道：「那我就說，你把我放在東海院裏是什麼用意？」

「這是咱們先講好經過妳同意的。」

「我同意過什麼？」

「妳自願在那裏慰勞本谷的英雄好漢，一晚上一個。」

「不錯！是我自願的，不過你手下的英雄好漢去過沒有？」

「老夫已經發出四次慰勞令牌。」

「也不錯，前兩名根本連人影沒見，後兩名人雖到了，却不如不到，你還有什麼話說？」

霍元伽當眞被問住了，半晌答不上話。

許小旦聳着柳眉，滿臉冰霜，繼續說道：「你讓本仙子獨守空幃好幾天不說，現在居然連慰勞令牌都不發，害得本仙子天天晚上睡不着覺，究竟是什麼意思？」

霍元伽陪笑道：「讓仙子多休息休息，不是很好嗎？」

許小旦啐道：「去你的！如果一個人天天不吃飯成不成？本仙子是個有用的人，爲什麼閒着不用？不用就是浪費，你懂不懂？」

霍元伽尷尬笑道：「老夫懂，不過老夫眞沒想到仙子這樣需要男人。」

許小旦道：「本仙子和別的女人不同，每天晚上都不能離開男人，有件事說出來能把你嚇死！」

霍元伽道：「老夫身經百戰，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難道會被一句話嚇死？」

許小旦道：「那我就說了，本仙子曾經有過一晚上找十個男人陪伴的記錄，你信不信？」

霍元伽猛吐一下舌頭，咧了咧嘴道：「仙子和凡人不同，老夫不信也得信！」

許小旦鼻翅一噏道：「那麼你以後打算把我怎麼辦？快說！」

霍元伽皺了皺眉，略一猶豫道：「妳先回去，老夫一定會給妳個圓滿交代。」

許小旦總算沒再繼續糾纏，悻悻然出房而去。

嶺南二奇和毛越很快又進入密室。

巴天義好奇的問道：「許仙子究竟有什麼重要的事和盟主談？」

霍元伽帶點無可奈何的意味道：「這女人眞不好伺候，咱們現在別再談她。」

巴天義在側座坐下道：「其實盟主用不着查，昨晚的事，一定是柏齡院的人幹的，如果有錯，屬下情願把腦袋賭上！」

霍元伽道：「老夫又何嘗不知道是他們幹的，但却總該先查出兇手是誰。」

巴天義嘿嘿笑道：「不用查了，他們人人都可能是兇手，人人都是和咱們作對的，盟主最多只能帶住他們的人，却永遠不能帶住他們的心。」

霍元伽哦了聲道：「巴老弟這話可是對老夫有什麼暗示？」

巴天義陰森森一笑道：「依屬下之意，爲了不使迷踪谷再起風波，免除後顧之憂，最好的辦法，便是把柏齡院的人統通除去。」

霍元伽搖頭道：「老夫先前不是說過嗎？其中有兩項顧忌。」

巴天義道：「盟主所以有顧忌，不過是擔心不能把他們一網打盡，如果能把他們一網打盡，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霍元伽道：「柏齡院個個武功高强，咱們的力量雖然勝過他們，但想把他們一網打盡，却是萬萬辦不到的。」

「這方面用不着盟主操心，屬下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你有什麼辦法？」

「這辦法兵不血刃，來個火焚柏齡院，就在今晚待他們熟睡之時，在柏齡院四周佈下硫磺火藥，縱然他們輕功再高，在四周火起之下，倉皇中也絕難逃生。」

「可是柏齡院門外警衛是他們的人。」

「當然要先把警衛除去。」

霍元伽沉吟了一陣道：「這是件大事，成與不成，在此一舉，必須有萬全把握，才可展開行動。」

巴天義道：「盟主放心，這事包在屬下與宋老弟兩人身上，絕對萬無一失。」

霍元伽又沉吟了半晌，道：「只是迷踪谷去了柏齡院的人，實力必定大減。」

巴天義咧嘴一笑道：「屬下還沒稟報盟主，馬上就有生力軍到了！」

霍元伽驚喜道：「哪裏來的生力軍？」

巴天義道：「崆峒五義，大名鼎鼎，不必屬下多說，盟主必是早已知道了。」

「你說的可是崆峒五魔？」

「不管是五義還是五魔，反正他們來到這裏，就是盟主的人了。」

宋天鐸搶着道：「這五人的武功，都不在屬下和巴兄之下，有了他們五位加入迷踪谷，去了柏齡院又算什麼？」

霍元伽似是有些不信，沉默了一會道：「崆峒五魔，在黑白兩道上可稱獨樹一幟，連少林、武當都對他們莫可奈何，他們怎會投到迷踪谷來呢？」

巴天義道：「這是屬下托一位好友和他們連絡上，最近那位好友有書信到來，信上說他們久仰盟主的大名，又聽說你老人家已做了天下綠林盟主，所以才情願投到麾下來。」

「他們是否已由崆峒動身？」

「據信上說，已經動身多時，說不定最近幾天便可到達。」

「你爲什麼不早對老夫提起？」

「屬下爲的是給盟主一個驚喜。」

霍元伽拍拍巴天義肩膀道：「你立的這一功可眞不小，老夫眞不知該怎樣獎賞你。」

巴天義得意的一笑道：「盟主對屬下一向言聽計從，這番知遇之恩，屬下已經是很感激了，哪裏還敢求賞。」

霍元伽道：「巴老弟用不着跟老夫客氣，正好馬上就有一個機會，如果火燒柏齡院大事成功，副盟主的寶座就該是你的了！」

巴天義連忙起身恭謹一禮道：「全仗盟主提拔！」

*　*　*

當晚，麥小明正在即將朦朧入睡之際，忽聽「咻」的一聲，似是由窗外射進一粒石子。

他立即由床上一躍而起，打開窗外望，却又不見任何動靜。

他很快的便想到，莫非有人示警而來？

燃上燈，好不容易在地上找到那粒石子，果然，石子外面包着一層紙。

展開紙團在燈下看去，上面赫然寫着一行字：「小心有人縱火焚燒柏齡院！」

麥小明悚然震驚，立刻由牆壁取下長劍，穿好衣服，出了房間，分別叫醒鍾一豪、余亦樂和苗素苓。

當鍾一豪等三人聽罷麥小明的敍述後，也震驚不已。

鍾一豪道：「現在就由咱們四人上房監視，東、西、南、北四方，每人負責一方，暫時不必輕擧妄動，等對方有了行動，咱們再採取行動。」

苗素苓道：「要不要把所有的人一起叫起來？」

鍾一豪思忖了半晌道：「不必，如果對方眞想火焚柏齡院，必定先搬運易燃之物，咱們既然已經嚴密監視，他們就絕對難以得逞，若把所有的人都驚動起來，反爲不妙。」

余亦樂接着說道：「待會兒若捉到縱火之人，最好留下活口，這樣才能查出對方的首謀。」

麥小明道：「首謀之人，除了霍元伽，還會有誰？」

余亦樂道：「雖然主謀之人十有八九是霍元伽，但總要留下活口，才好對質，否則豈不變成無故殺人。」

鍾一豪沉吟了半晌，道：「這投石示警之人又是誰呢？」

麥小明不假思索的道：「在霍元伽手下，還心念柏齡院的，除了苗大姑娘還會有誰？」

余亦樂道：「你前晚闖入苗大姑娘房間，她不是對你頗爲冷淡的嗎？」

麥小明道：「她縱然不爲咱們，也總會爲她的妹妹着想，如果眞燒了柏齡院，苗二姑娘豈不也要跟着遭殃？」

鍾一豪立即吩咐道：「暫時不必討論這問題，現在開始四面監視，我守東側，余兄請守西側，苗姑娘請守北側，小明兄弟請守南側。」

余亦樂緊接着道：「各位先回去把房中燈火熄滅，然後再各就各位。」

四人散開後，麥小明依言先回房熄了燈，然後躍上南面屋頂，隱身在屋脊內側，只露出半個頭向外監視。

柏齡院也算是一幢獨立庭院，和其他屋舍並不相連，四周種了不少柳樹，雖然人在屋頂上，視界却並不十分廣闊。

對方採用火攻，在行動上可說是十分方便，只要把易燃之物先藏在樹蔭下，很快便可運送到柏齡院四周。

麥小明所監視的一面，正是柏齡院的前面大門，他目力特强，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大門外的警衛嘍兵在附近遊動巡視。

此時才剛剛二更，麥小明預料距離對方正式行動的時間還早，而且大門外又有警衛嘍兵，便決定先到其他三處看看。

其他三處的鍾一豪、余亦樂、苗素苓都聚精會神的上屋頂監視。

鍾一豪並特別交代麥小明，要他轉告余亦樂和苗素苓，若對方尚未把易燃和引火之物移到牆脚下，縱然發現樹蔭下有人，也暫時不可採取行動，目的是希望對方把這些引火和易燃之物留在現場，以便向

霍元伽當面對質。

麥小明向余亦樂和苗素苓傳達過後，再回到前面屋頂時，不禁大吃一驚。

只見大門外的那名警衞嘍兵，已倒臥地上，動也不動。

再向柳樹叢中看去，赫然已發現不少人影在蠕蠕晃動，足有十幾名之多。

雖然柳樹叢中人數不少，却並未發出半點聲息。

麥小明因已有鍾一豪的交代，頗能沉得住氣，決定等對方搬運引火之物時，再開始截擊。

大約又過了盞茶工夫，柳蔭下的人，已慢慢向圍牆外接近，他們有的抱着乾草，有的提着油桶，有的扛着布袋，袋子裏想必裝着煙硝磷藥等物。

麥小明眼見他們把運來之物放到牆外，還是不聲不響，因爲他已看出柳蔭內堆積的東西不少，至少還要搬運好幾次。

直到對方搬運到第三次，麥小明覺得時機已到，就在屋頂原勢一縱，人已閃電般掠出圍牆之外，接連兩縷指風彈出，便有兩人倒地。

其餘的在驚變之餘，頓時四散逃竄。

麥小明也不追襲，有兩名活口在手，已經足夠作爲憑證的了。

幾乎在同一時間，另三面的鍾一豪、余亦樂和苗素苓也都開始了行動。

不消說，另三方準備放火之人，也都四散逃奔。

這一來，很快便驚動柏齡院其他正在熟睡的人，勞山三雄、江北三龍以及文天生等，都全操起兵刄趕到戶外。

他們因爲都是由大門出去，首先看到的便是麥小明。

王大康茫然問道：「麥老弟，這是怎麼回事？」

麥小明簡略的把有人準備縱火焚燒柏齡院的事說了一遍，然後交代道：「諸位請在這裏稍待，我先去和鍾副盟主商議一下下一步該怎麼辦，然後再來通知大家。」

他立即趕到柏齡院圍牆外東側，只見鍾一豪正站在那裏，脚下並躺着一個人，牆邊也放着好幾堆浸過油的乾草以及油桶硝磷等物。

鍾一豪急急問道：「你那面怎麼樣了？」

麥小明道：「跟你這邊差不多，另外小弟捉到了兩人。」

「咱們院裏的人好像都起來了，爲什麼不見人影？」

「他們都在前面大門外待命，小弟就是來問你要怎麼辦？」

「就麻煩你交代他們分成四組，各自守住東、西、南、北四面現場，然後再通知余先生和苗姑娘帶着捉住的人到前門會面。」

「他們只有七個人，如何分成四組？」

「那麼苗姑娘就留在現場好了。」

麥小明傳達過鍾一豪的交代後不久，鍾一豪和余亦樂已到達前門，他們都各捉住一人。

苗素苓也捉住一人，她把人送到前門後，才再回到圍牆北側。

連被麥小明捉住的兩個在內，一共五人，爲了問話，都把他們解了穴道，然後帶進柏齡院客廳。

這五人一個叫王明、一個叫丁安、一個叫石彪、一個叫呂大雄、一個叫吳寶貴，只有王明是個小頭目。

此刻王明等五人，全已嚇得臉無人色，全身直打哆嗦，自動跪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

鍾一豪道：「不用怕！你們都是受人指使的，只要說出是什麼人交代你們這樣做的，就沒你們的事了。」

王明打着冷顫道：「是……高頭目！」

鍾一豪哦了聲道：「高頭目是誰？」

王明囁嚅着道：「高頭目叫……叫高來！」

鍾一豪似是聽說過迷踪谷有個叫高來的，但也不過是個中下級頭目，比王明的地位只高了一點，如果說是高來下令人火焚柏齡院的，顯然不是實話。

鍾一豪接着再問其他四人，誰知其他四人也異口同聲說是奉高來之命行事的。

鍾一豪並不動怒，微微一笑道：「高來只是個小頭目，他有什麼資格命令你們火焚柏齡院？」

王明抖着聲音道：「高來雖然身份不高，但他却是屬下的頂頭上司，他的命令，屬下不敢不聽。」

余亦樂道：「副盟主，不必問了，再問也問不出頭緒，咱們現在就帶着他們去見盟主，讓盟主給咱們一個交代。」

鍾一豪頷首道：「好，現在就走！」

於是，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押着王明等五人，直往天星院而來。

鍾一豪等三人並未直向裏衝，還是耐心的等待門外警衞嘍兵進內通報。

好大一會工夫，才見霍元伽兩眼惺忪的走出大門，在他身後隨侍着嶺南二奇。

不難想見，那些縱火不成逃回來的嘍兵，必定把事情經過稟報了霍元伽和嶺南二奇，此刻霍元伽的表現，顯然是在僞裝毫不知情。

果然，霍元伽一出門就訝然問

道：「半夜三更，三位到天星院來見老夫，可是發生了什麼重要大事？」

麥小明冷冷一笑，搶先說道：「事情不大，只是有人要放火燒死柏齡院所有的人而已。」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有這種事？怎麼老夫一點不知道？」

麥小明道：「不管你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我們已經逮住五個人，你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霍元伽沉下臉色道：「麥老弟怎可這樣說話？柏齡院也是老夫自己的人，難道老夫會火燒自己的人，簡直豈有此理！」

麥小明道：「豈有此理的事太多了，正因爲世上有豈有此理的人，所以才會做出豈有此理的事。」

鍾一豪擔心把事情鬧僵，忙向麥小明使個眼色道：「麥兄弟不必再講，盟主總會給咱們一個交代！」

鍾一豪所以能向麥小明使眼色，是因爲天星院大門外高懸着一盞風燈，同時也可照見王明等五人。

霍元伽瞥了王明等五人一眼，道：「他們五個是做什麼的？」

鍾一豪道：「他們就是縱火的人，當時人數很多，屬下和余先生只捉了他們五個，其實即使捉到一個也夠了！」

霍元伽向王明等五人喝道：「這事眞是你們幾人幹的？」

王明等人全打着哆嗦低下了頭，誰都沒吭聲。

鍾一豪道：「盟主暫時別急着問他們，屬下想請盟主到柏齡院一趟。」

「爲什麼要老夫到柏齡院？」

「王明等五人是人證，柏齡院那邊還有證物。」

霍元伽雖然不想去，却又推託不得，只好帶着嶺南二奇隨鍾一豪等以及王明一行人往柏齡院而來。

這時下弦月已經升起，當走到柏齡院大門外的柳蔭時，便已看到樹下堆積的乾草、油桶等物。

來到大門外圍牆邊，引火之物堆積得更多。

大門外負責看守現場的是勞山三雄中的洪澤和王大康。

王大康一見霍元伽到來，便嘿嘿笑道：「盟主辛苦了，半夜三更還勞動您老人家到處跑！」

霍元伽乾咳了幾聲，道：「迷踪谷發生了這樣的大事，老夫怎能不出來看看？」

王大康道：「盟主可知道當年胡前盟主修建這柏齡院時，動用了多少人工？耗費了多少材料？」

霍元伽道：「王老弟必定清楚了？」

「俺就是因爲不清楚，所以才要問問盟主。」

「王老弟問這個做什麼？」

「俺想知道柏齡院是不是風水不好，不然爲什麼要把它燒掉？」

霍元伽懲得連連咳嗽了幾聲，却沒答腔。

王大康再道：「俺想請盟主來吃一頓別具風味的大菜，可惜沒辦法請了！」

「王老弟這話是什麼意思？」

「聽說人肉最好吃，若燒了柏齡院，一定會燒出很多人肉來，到那時候豈不可以請你老人家大吃一頓？」

霍元伽哪裏還能再說什麼，在鍾一豪的引導下，再走向柏齡院東側。

東側的情形也是一樣。

接着再到北側，負責看守現場的是勞山三雄的老大鮑超和苗素苓。

苗素苓雖然仍穿男裝，唯恐露出破綻，不得不故意站遠些。

豈知霍元伽眼尖，還是楞一下，問道：「這位是誰？」

鮑超忙搶着答道：「這位小兄弟是柏齡院的一名警衞嘍兵！」

霍元伽兩眼轉了幾轉道：「老夫好像沒見過。」

鮑超道：「迷踪谷人數上千，盟主就是見過，也絕不可能全認識。」

霍元伽爲了表示風度，並未繼續盤問，再向西邊走去。

當再回到前門，霍元伽道：「時間不早，副盟主和余先生、麥老弟就請先招呼外面的人回去就寢，王明等五個由老夫帶回去，明天必定會給柏齡院一個交代。」

鍾一豪道：「這樣的大事，怎可等到明天？」

「副盟主可有什麼高見？」

「帶着他們五個再到盟主那裏，今晚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在這種情形下，霍元伽又怎能拒絕，只好帶着一行人衆，又回到天星院。

進入天星院客廳，霍元伽大喝王明等人道：「你們這些混蛋，今晚的事，究竟是誰指使的？」

王明等一起跪在地上，顫聲道：「是……是高來高頭目逼我們幹的！」

霍元伽猛一跺脚，怒不可遏的道：「高來這混蛋，居然做出這種事來！」

鍾一豪冷笑道：「難道盟主也認爲是高來幹的？」

霍元伽道：「難道他們說的還會有錯？」

鍾一豪道：「只怕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高來有什麼權威指使那麼多人的行動？再說他和柏齡院又

哪裏來的這麼大的仇恨？」

霍元伽反問道：「副盟主認爲誰和柏齡院有這麼大的仇恨呢？」

鍾一豪道：「事情是誰做的，誰應當心裏有數！」

霍元伽兩太陽穴猛然抽搐了幾下，却又穩住，接着吩咐巴天義道：「派人把高來叫來！」

巴天義起身而去。

霍元伽喝了口茶道：「副盟主最好能把心情平靜下來，老夫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麥小明冷笑了幾聲道：「如果水落石不出又該怎麼辦呢？」

霍元伽道：「麥小兄弟稍安勿躁，待會兒高來到來，就是水落石出的時刻。」

「剛才鍾副盟主已經說過高來沒資格做這種事，你爲什麼老把責任推在高來身上？」

「既然王明說是高來叫他做的，當然要把高來找來查問。」

「查問不出頭緒又該怎麼辦呢？」

「當然要繼續向下追，如果不是高來，他必定會說出另外的人，如此一波一波追下去，最後總能找到主謀元兇。」

盞茶工夫之後，巴天義已親自押着高來進入客廳。

霍元伽嗔目大喝道：「高來，火燒柏齡院的事，可是你主謀的？」

在鍾一豪等人的預料，高來必會當場喊寃，誰知他竟毫無畏懼的答道：「是屬下派人幹的，如果錯了，屬下情願領受罪名。」

霍元伽冷笑道：「混蛋！火燒柏齡院，你錯得已經太離譜，還說如果錯了。你這混蛋實在罪該萬死，你是否受他人主使？」

高來頓了頓道：「事情完全是屬下一人起意，並沒外人主使。」

「你爲什麼要做出這樣膽大包天的事？」

「屬下看不慣柏齡院那批人。」

「胡說！柏齡院全是自己人，而且還有鍾副盟主在內，你對自己人有什麼看不慣？」

「他們太跋扈，根本沒把盟主瞧在眼內，屬下是忠於盟主的人，怎能看得慣？」

「你可知道犯了什麼罪名？」

「屬下敢作敢當，問心無愧，既然已被查出，情願一死！」

高來說完話後，突然猛一咬牙，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竟然倒地氣絕。

原來他已咬舌而死。

這分明是事先安排好的一幕劇。

霍元伽哼了一聲道：「這混蛋死有餘辜！」

接着望向鍾一豪道：「副盟主，你們三位都在場，事情總算查明白了，所幸高來這混蛋預謀未成，現在該回去休息了！」

鍾一豪尚未開口，麥小明已搶着道：「霍盟主，難道這樣就算對我們交代了？」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高來已死，如果麥老弟還氣憤不過，只管把他碎屍萬段，你要老夫還要怎樣交代？」

「事情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的吧？我們心裏有數，你也該心裏有數。」

「你說老夫有什麼數？」

「高來不過是個替死鬼，你根本沒找出眞正主謀的人！」

「如果麥老弟認爲高來不是主謀，時間還多得很，老夫就請你來調查如何？」

麥小明剛要拔劍相向，却被余亦樂拉住道：「麥小兄弟，用不着和盟主爭吵，盟主說得對，時間還多得很，即使主謀並非高來，將來總會查個水落石出。」

鍾一豪也緊跟着道：「咱們走！」

離開天星院，麥小明憤憤的道：「你們兩位爲什麼這樣乾脆就走？事情明明另有主謀，難道就這樣算了？」

余亦樂吁口氣道：「如果主謀是霍元伽，你又該怎樣？」

麥小明道：「那就和他當場拚了，以方才的情勢而論，咱們三人都佩帶着兵刃，霍元伽和巴天義宋天鐸都是赤手空拳，若拚戰起來，當場把他們除去，並非難事，失掉這機會，實在可惜！」

余亦樂不以爲然道：「咱們不能這樣莽撞，凡事必須從遠處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若剛才眞和霍元伽鬧翻拚戰起來，咱們固然勝算很大，但却並非絕對的，萬一……」

「哪有什麼萬一？」

「我想你那四位服過向心露被他控制的師兄，很可能也在天星院裏，一旦他們出來助陣，咱們豈能應付得了？再說迷踪谷上千人，絕大多數是霍元伽的心腹手下，咱們縱然殺了霍元伽，也很難得到他們的擁戴，到那時豈不弄得天下大亂？」

鍾一豪也道：「余兄說得對，咱們雖然希望能從霍元伽手裏奪回盟主之位，也該以正大光明的手段進行，這樣才能讓人心服。若乘人之危行事，反而要落個不仁不義人人不齒之名，這和『簒位』有何分別？」

麥小明見他們兩人說的並非無理，也就不再言語。

回到柏齡院，派出把守現場的

人，也都陸續回來，大家聚集在客廳，都向鍾一豪等三人問長問短，以便得知鍾一豪等三人在天星院的經過。

鍾一豪當即把事情說了一遍。

王大康吼道：「他奶奶的！事情分明是霍元伽那老王八蛋幹的，他竟把責任推在一個小頭目身上。趁着現在夜深人靜，咱們乾脆殺進天星院，先宰了那老王八蛋再說！」

余亦樂道：「王兄最好稍安勿躁，方才麥小兄弟何嘗沒有這種想法，但這是件大事，實在莽撞不得。」

王大康不服道：「你們讀書人，做事總是婆婆媽媽，顧慮太多，根本成不了大事！」

洪澤忙道：「老三少說兩句好不好？鍾副盟主和余先生難道還趕不上你！」

王大康聳聳肩道：「好了好了！俺不說就不說。」

余亦樂忽然深深一嘆道：「副盟主，事情是霍元伽幹的，已無庸置疑。以余某的預料，經過這番變故後，霍元伽與咱們之間已是水火難容。他此計不成，必生二計，長此以往，咱們柏齡院終必難逃一劫。」

鍾一豪頷首道：「鍾某也早就料到以後的日子必定越來越不好過，稱得上是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亦曾多次心灰意冷，有意離開迷踪谷，另謀他就，但最後還是決定堅守下去。」

麥小明道：「你可是天下綠林總寨副盟主的癮頭還沒過完？」

鍾一豪苦笑道：「麥小兄弟想到哪裏去了？」

麥小明道：「那你爲什麼留戀不去呢？」

鍾一豪神色轉趨堅定道：「迷踪谷是胡、谷兩位前任盟主一手創立的基業，咱們雖然無能發揚光大，至少應該留在這裏，堅守崗位。如果胡、谷兩位前任盟主在天有靈，也該讓他們知道迷踪谷仍然有他們的舊部。倘若咱們撤手而去，如何對得住兩位盟主在天之靈？」

這番話說得情懇意切，令在場所有的人，都大爲感動。

客廳內沉寂了甚久，才聽麥小明道：「今晚的事，你們大家都該怨我，是我惹下的禍，我很抱歉！對不住你們！」

余亦樂皺皺眉道：「麥小兄弟怎麼忽然說出這種話來？」

麥小明道：「如果不是昨晚我在東海院後面樹林裏殺了江南三怪和朱正，霍元伽絕不會有今晚的行動，這樣看來，我豈不是罪魁禍首？」

余亦樂陪着笑道：「像昨晚的情形，不論是誰，也必須殺了他們滅口。你能把他們四個一起殺死，並沒漏網一個，該是一場大功才對。否則，霍元伽可明目張膽來對付咱們，更何況得到示警的也是你，所以才避免了這場大禍。如此看來，柏齡院所有的人，還應當感激你才是，你怎麼反而自責起來？」

麥小明道：「余先生眞會講話，反而稱讚起我來了！」

余亦樂道：「事情本來如此，我不過是藉這機會說明罷了！」

麥小明緘默一刻，道：「剛才你說過，咱們留在迷踪谷，將來總有一天會遭到霍元伽的陰謀毒計，偏偏鍾副盟主又不肯走，你說該怎麼辦？」

余亦樂道：「我現在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不知副盟主同不同意？」

鍾一豪哦了聲道：「余兄有什麼變通辦法？」

余亦樂道：「誰都知道，霍元伽對咱們是必欲除之而後快，爲了自身安全，咱們還是以離開迷踪谷爲妙。」

鍾一豪搖頭道：「說來說去，你還是要勸我走？」

余亦樂道：「走雖走，但不必走得太遠。」

「請恕我聽不懂余兄的話。」

「有一個地方，離迷踪谷不過十里左右，當年胡前盟主曾帶着咱們在那裏住過一段時間，然後才開始建立迷踪谷的，咱們爲什麼不再回到那裏去？」

「余兄說的可是萬月峽？」

「不錯！萬月峽是神鞭飛梭萬曉光老前輩的隱居之所，萬老前輩是胡前盟主的義兄，他去世已經三年，咱們總該到他和他夫人的墓前去祭拜祭拜。而且住在那裏，也是名正言順，正好可以替他看守基業。」

只聽文天生道：「余先生的提議，晚輩贊成。晚輩早就有這種想法，只是在諸位前輩面前，一直不敢提起。」

原來文天生正是萬曉光的愛徒，他本是個孤兒，自小就被萬曉光收養，並授他武藝。後來見他和愛女萬映霞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臨終時又把愛女的終身託付了文天生。文天生感念師恩，自然希望能回到他自小長大的萬月峽。

鍾一豪見此情形，也覺得離開迷踪谷到萬月峽去，不失爲上上之策，心念既動，忙問文天生道：「你可知道目前萬月峽還有些什麼人？」

文天生道：「據晚輩所知，家師當日的管家李茂大叔仍守在那

裏，另外還有十幾名僕婦丫環，可能也沒走。咱們去到那裏，不論吃住，都很方便。」

鍾一豪立即目視全場道：「既然如此，鍾某也同意到萬月峽去，各位是否還有什麼意見？」

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贊成。

鍾一豪道：「既然大家都同意，事不宜遲，咱們最好就在今晚天亮前離開迷踪谷，現在各位就請回房整理東西，貴重之物要全數帶走，半個時辰之後，就在天井會齊出發！」

於是各人一哄而散。

半個時辰之後，羣豪果然已整理完畢，各人連帶走之物一起拿到天井。

這些人在迷踪谷住了三年，自然東西不少。

勞山三雄、江北三龍和文天生以及幾名心腹嘍兵，都情願挑擔子，由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苗素苓四名武功最高的負責開路和斷後。

王大康道：「咱們帶這麼多貴重東西，到了萬月峽，足夠吃用三年五載。但萬一路上遭到霍元伽帶領高手截殺，既要照顧東西，又要和對方廝殺，恐怕就不太好應付了！」

余亦樂道：「王兄放心！咱們這麼多人行動，又要闖關過卡，當然瞞不過霍元伽，但據我判斷，他却必定睜隻眼閉隻眼放咱們過去，率領高手追襲的可能性不大。」

王大康有些不信道：「余先生這話有什麼根據？」

余亦樂道：「當然沒有根據，只是預料而已。王兄如果不信，待會兒事實便可證明。」

鬼諸葛洪澤拍了王大康肩膀一下道：「老三，你連余先生的話都信不過，還能信誰？」

王大康咧嘴一笑道：「俺不過這樣問問，余先生是當年胡、谷兩位盟主的軍師，等於當年的諸葛亮，他的話當然不會錯！」

接着又拍拍洪澤的肩膀道：「二哥，你也被人稱爲鬼諸葛，俺對你的話照樣也相信！」

洪澤尷尬一笑道：「余先生稱得上是眞諸葛，我這鬼諸葛，如何能比得上眞諸葛？要不然我怎會挑擔子。諸葛亮一向都是坐四輪車的，什麼時候挑過擔子？」

王大康笑道：「二哥吃醋了是不是？沒關係，俺的力氣大，你的擔子俺一起挑，你只管空手走路，只是還找不到車子給你坐。」

這幾句話，聽得不少人都不禁暗笑。

老大鮑超哼了聲道：「老三，馬上就要出發了，你還拿老二消遣！」

於是鍾一豪下令道：「馬上出發！」

離開柏齡院，面對住了三年的迷踪谷，羣豪仍難免有依依不捨之感，尤其這地方是當年胡柏齡一手建立的，一旦遠離，又怎不令他們黯然神傷。

一路上果然並無人盤查，即使經過各處關卡，他們一見是副盟主鍾一豪在前開路，根本不敢過問。

這條谷道足有好幾里長，出谷之後，已近五更。

翻過這座峯嶺，再往前走，面前出現一道峽谷，這裏便是萬月峽了。

萬月峽經過神鞭飛梭萬曉光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景色秀麗，有如人間仙境，羣豪目睹這等景色，都忘記疲累，心神爲之一振。

正行走間，突聽麥小明失聲驚呼道：「你們看！前面大青石上坐着的那個人是誰？」

羣豪齊齊向前望去，在這剎那都不禁爲之一怔，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但見前方四、五丈的一處絕壁上，突出一塊大青石，大青石上盤膝坐着一人，這人年在四旬左右，身材修偉、紫臉、環目、滿臉虬髯，神態威武莊嚴，令人望而既畏且敬，赫然是胡柏齡！

但胡柏齡已經死去三年，怎會又在人間出現？

若說此人並非胡柏齡，天下又絕不可能有人和胡柏齡的神態臉貌如此相似。

不過鍾一豪等人很快便想起一件事，那便是兩月前他們由天台山萬花宮返回迷踪谷時，曾到雪峯胡柏齡埋屍之處祭拜，當掘開積雪，準備重睹胡柏齡遺容時，胡柏齡的遺體竟然已經不在，由此判斷，胡柏齡仍活在人間，也並非絕不可能。

羣豪直呆立了很久，才在鍾一豪的吩咐下，把擔子放在地上。

鍾一豪情緒激動，趨前幾步，雙手抱拳，高舉過額，大聲叫道：「尊駕是什麼人？在下鍾一豪，可否和尊駕講幾句話？」

這時那人的神色也顯得十分激動，叫道：「鍾賢弟，難道連我胡柏齡都不認識了？闊別三年，你們都還好嗎？」

這人出言聲如洪鐘，聲震山野，僅聽這聲音，便知眞是胡柏齡。

這時余亦樂、麥小明等人都情不自禁不約而同擁到大青石下，一個個幾乎像在作夢一般。

鍾一豪呆了呆道：「盟主，眞的是你！你不是三年前……」

胡柏齡長長一嘆道：「三年前我雖然死了，却爲一位曠代高人救

活。」

鍾一豪頓了頓道：「當時盟主歸天後，是夫人和屬下把盟主安葬在雪峯之巔，有道是人死不能復活，世上可有這種起死回生的高人？」

忽聽胡柏齡身後傳來另外一人的話聲道：「老夫就能起死回生，齡兒就是老夫救的！」

這聲音雖然不大，但却入耳驚心。

鍾一豪立即又雙手高拱過額道：「老前輩可否現身相見，也好讓晚輩一瞻俠顏！」

話聲甫畢，大石後已閃出個白髮白髯，滿臉紅光的老人。

這老人微一停頓，便在胡柏齡身旁坐下，「聽你們的語氣，你們這些人都是齡兒當年任綠林盟主時的部下，對嗎？」

鍾一豪躬身答道：「晚輩們正是胡盟主當年的部下。」

白髮白髯老人道：「你們和齡兒可有什麼話講？」

鍾一豪道：「晚輩們和胡盟主違別三年，要說的話，只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白髮白髯老人臉露不悅之色道：「老夫給你們盞茶的時間，要長話短說！」

鍾一豪愕然道：「老前輩爲什麼要限制晚輩們和胡盟主的談話時間？」

白髮白髯老人臉色一沉道：「好吧！給你們延長到頓飯時間。」

只聽麥小明高聲道：「大師伯，您好！」

白髮白髯老人不覺一楞道：「你這娃兒怎麼稱起老夫爲大師伯來？」

麥小明道：「晚輩是胡盟主的師弟，你當然是晚輩的大師伯。請恕弟子有罪，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您老人家！」

白髮白髯老人不動聲色道：「你的師父是誰？」

麥小明道：「請恕弟子斗膽，只好直呼家師名諱了。家師叫酆秋，也是您老人家的師弟。」

白髮白髯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曾聞酆秋之名，在老夫眼中，他不過是一名後生晚輩，如何能相提並論？」

麥小明怔了怔道：「莫非你老人家……」

白髮白髯老人道：「酆秋的師兄叫荀浩，據齡兒說，他的確是荀浩的弟子。至於老夫，是三年前救了齡兒之後，才把他收歸門下，老夫又怎能算是你的大師伯！」

麥小明不覺紅着臉低下了頭。

只聽胡柏齡道：「鍾賢弟，你們現在準備到哪裏去？」

鍾一豪嘆口氣道：「屬下們在迷踪谷無法容身，只好來到萬月峽萬月堡暫住。」

胡柏齡微微一驚道：「難道迷踪谷的綠林盟主不是賢弟？」

鍾一豪道：「原來盟主並不清楚迷踪谷目前情形，現在的盟主是霍元伽，他與屬下們水火不容，屬下們被迫不得不離開迷踪谷。」

胡柏齡似乎又開始激動，急急問道：「寒香呢？」

鍾一豪道：「難道盟主不知夫人……」

「我一直沒有她消息。」

「夫人爲了替盟主報仇，走遍三山五嶽，在數月前……」

「怎麼樣？你快說！」

「她……她已經死在天台山萬花宮了！」

胡柏齡不由張嘴吐出一口鮮血，身子搖搖欲墜，幾乎要昏厥過去。

鍾一豪連忙叫道：「盟主節哀保重，人死不能復活！」

胡柏齡閉上眼去，不再言語。

鍾一豪心頭大急，便決定躍上那塊大青石去。

那塊突出絕崖的大青石，離地大約三、四丈高，以鍾一豪的輕功，足可一躍而上。

在這同時，麥小明也叫道：「副盟主，咱們上去看看胡師兄怎麼啦？」

却聽白髮白髯老人叫道：「誰都不准上來！」

麥小明似乎有些不服，叫道：「老前輩爲什麼不准晚輩們上去？」

白髮白髯老人叫道：「不准就是不准，哪有什麼理由好講！」

麥小明一拉鍾一豪道：「不管他，咱們非上去不可！」

鍾一豪也決定採取硬闖硬上，和麥小明互遞了一個眼色，隨即騰身而起。

哪知兩人剛剛躍起離地還不足一丈，突感一股奇大無比的暗勁迎面襲來，使得兩人立即倒撞回來，落地之後還是無法站穩，不由自主摔了個「屁股坐子」。

這股奇大無比的暗勁，分明是由白髮白髯老人發出，但羣雄們誰都沒看清他是如何作勢。這等絕世神功，怎不令在場所有的人皆爲之瞠目結舌？

如此一來，鍾一豪和麥小明當然也就不敢再强行登上那塊大青石。

只聽白髮白髯老人道：「還有什麼話和齡兒講，你們就快快說！」

鍾一豪道：「盟主，還有一件事，屬下對不住你！」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厲九娘要應付來尋仇的人，留李如雲在洞內，李如雲將錢神路五從棺中救出，路五帶她逃走，說明被厲九娘囚在棺木中的原委，現在就依「黃山石屋圖」走避，二人按圖走捷徑，但並沒有走出洞外，只在石屋外圍徊徘，並沒有找到石屋，根據圖中詩句參詳，路五不得其解，便和李如雲共同參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五爺拒强敵　小妞入丹室

路五爺笑道：「令兄寒毒已發，再佩上去，也未必有效，但鑒於姑娘手帶上此珠，抱着令兄，可使令兄身子回溫，足見此珠也許可以驅除令兄身上寒氣，但在甬道之中，不宜療治，老朽帶妳來此，原想天都老人精於歧黃，他丹室之中，必然會遺留除寒毒的丹藥，咱們只要找到石屋，令兄也得救了。」

李如雲問道：「老前輩一定能找得到麼？」

路五爺道：「石屋就在眼前，這條甬道，就是環繞着石屋而行，只是仙緣咫尺，不得其門而入。」

李如雲道：「那麼老前輩快找啊！」

路五爺道：「方才咱們邊說邊走，有姑娘珠光照路，老朽一直在窮盡目力，用心搜索，怎奈一路行來，兩邊石壁雖然粗糙不平，但他詩上說的羊角，根本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話聲甫落，突聽一聲夜梟般的尖笑傳了過來：「老不死，你急什麼？咱們既然講定了，還怕沒有你的份麼？」

接着只聽司老怪的聲音說道：「老夫是因路五早已走得沒有影子，要妳走得快些。」

八手羅刹尖笑道：「你悄悄靠近老婆子身後，想出手偷襲，難道還是假的？」

司老怪道：「這就是妳多心了，老夫若要出手偷襲，還會讓妳發覺麼？」

兩人話聲似是還在遠處，但聽來甚是清晰。

李如雲吃驚道：「他們也進來了！」

路五爺突然脚下一停，說道：「他們進來得好快，姑娘快把天蜈珠收起，讓他們先過去。」

李如雲依言收起天蜈珠。

路五爺右手緊握鐵樁，回過身去，低聲說道：「前面就是岔道交叉之處了，姑娘隨我來，只是要放輕脚步，不可出聲。」

話聲中，舉步往前行去。

李如雲跟着他身後而行，走了約莫一箭來路。

黑暗之中，只聽路五爺低聲道：「好了，咱們就在這裏等一等再走。」

兩人貼着石壁停站下來，過沒多久，但見八手羅刹手中拿着一支綠陰陰的火筒，白髮飛揚，當先朝右首甬道中急步走去。

敢情因甬道太過幽暗，是以不敢走得太快，尤其她手中那支火筒，噴出來的火舌，足有五六寸高，碧綠的火焰，照在她臉上，更覺猙獰可怕。

司老怪跟在她身後，相距八尺

來遠，雙目烱烱，雙手當胸，似乎是耳目並用，步步爲營。

這兩人爲了追踪錢神路五爺，雖然暫時釋去前嫌，聯手合作，但顯然仍是各懷鬼胎，互存戒心。

路五爺等他們步聲遠去，不由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雖然先了一步，但石屋近在咫尺，羊角難求，如今這兩個老魔頭又闖了進來，對咱們的找尋工作，平添了許多痲煩……」

李如雲道：「老前輩，他們不知底蘊，自然更不容易找得到，咱們不如暫且退出，讓他們去轉上幾圈，找不到一點頭緒，自然也會退走，等他們走了再來不好麼？」

他耽心君簫安危，自然急於出去，好替他治療。

路五爺苦笑道：「不成啊，老朽身中九幽門的奇毒，如果奇毒未解，不能見到天光，只有及早找到石屋，天都老人遺留的『天樞解毒丹』才能得救。」

李如雲道：「這……」

路五爺道：「姑娘不用心急，咱們既然進來了，總得再仔細找找，令兄傷勢，有天蜈珠護持，老朽保證不致再惡化下去，只要找到石屋，天都老人遺留的丹藥，決可立起沉疴，如果實在找不到，老朽也想到了另一個辦法。」

李如雲道：「老前輩想到了什麼辦法呢？」

路五爺壓低聲音道：「這條甬道，繞着一個大圓圈，咱們雖然找不到石屋門戶，但石屋必然在這圓圈之中，應該沒有問題，姑娘身邊這柄短劍，削鐵如泥，定非尋常之物，咱們眞要找不到石屋門戶，有此利器，只要找到適當地點，也許能破壁而入，這麼一來，雖然破壞了天都老人藏眞之地，但時機所迫，那也顧不得了……」

說到這裏，接道：「他們已經過去了一會，咱們只能跟在他們身後，才不會被他們發覺。」

說完，放輕脚步，緩緩朝前走去。

李如雲聽他說得也是有理，到了此時，也只好跟下去再說。

錢神路五爺對這條圓環的甬道，十分熟悉，自然用不着燈光，尤其此刻甬道中進來了兩個勁敵，自然更不能有絲毫光亮。

甬道中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就算面對面站着一個人，也一樣瞧不到人影，但因甬道深處山腹，只有一個出口，因此任何一點聲音，都會傳出老遠。

路五爺對這一點自然也知之甚稔，他這一起步，就輕如狸貓，不着半點聲音，同時除了耳目並用，步步爲營，還用了鼻子。

甬道中既然看不到東西，無形之中眼睛就失去了效用，除了充分利用耳朶，辨聽對方動靜，鼻子自然也可派上用場，用來嗅吸對方人體的氣味，藉以辨別對方過去了有多久，是否隱身暗處？

他這樣寧神靜息，戒備行進，走了一段路，驀地嗅到一陣淡淡的人體氣味！

這氣味竟然就在左邊數尺之處傳來，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停住了行進的脚步，他不願對方發現自己，因此刹住身形之後，正待悄悄後退。

甬道中黝黑如墨，你看不見他，他當然也看不見你，但你可以用嗅覺聞到對方身上的氣味，對方自然也會聞到你身上的氣味。

路五爺正待後退，突聽「呼」的一聲，一股强猛絕倫的掌風，迎面直劈過來！

此人居然一聲不作，就發掌擊來，足見他也發現了自己，路五爺久經大敵，豈肯出聲？身形輕掠，不帶絲毫聲息，疾然斜閃開去。

那知對方發掌之後，怕人還擊，故而也迅速離開原位，向旁閃出。

這一來，兩人都向同一方向移動，就湊得更近！

路五爺堪堪閃出，突覺漆黑之中，對面疾風颯然，對方幾乎接近自已只有三尺距離，一時那還客氣，右掌直豎，猛劈出去。

這一掌，他同樣一聲不發，但掌力如山，勢若雷奔，勁急絕倫！

那人驟不及防，被迫得只好揮掌硬接。

但聽蓬然一聲巨震，路五爺發掌在先，這一記掌勢，是他畢生功力所聚，自然佔了優勢，但還是被震得心頭狂跳，後退了兩步，那人被迫硬接，一時之間，最多也只能用上八成眞力，雙掌乍接，直震得他心血翻騰，一個人不由自主，登登的後退了三四步，口中沉哼一聲，駭然道：「什麼人偷襲老夫？」

他這一開口，正是司老怪的聲音。

就在他喝聲出口，只聽甬道中傳來八手羅刹尖厲的聲音，桀桀笑道：「司老怪，你一個人躲在這裏，和誰說話？莫非發現了什麼？」

但見甬道中綠光閃動，八手羅刹已經回頭走來。

司老怪長長吸了口氣，才道：「這甬道中又有人進來了。」

八手羅刹詫異的道：「會是什麼人？」

司老怪道：「老夫沒看到他人影，此人似是跟踪咱們身後而來，老夫剛才還和他對了一掌。」

八手羅刹手執火筒，眼看司老

怪背貼石壁，站着不動，分明和人對了一掌之後，正在調氣行功，心頭不禁暗暗吃驚，心想：「黑風怪司東山一身功力何等深厚，他和人家對了一掌，竟然要調氣行功，來人武功豈不比他還要高上一籌？此人又會是誰？」一面故作不知，桀桀笑道：「此人能接下你司老怪一掌不死，就不是等閑之輩了。」

司老怪唔了一聲道：「老夫雖然只用了六成力道，但此人功力，確實並不含糊。」

八手羅刹一雙綠陰陰的眼光朝他身後一掃，問道：「他人呢？」

話聲出口，突然屈指彈出，兩點碧綠的火星，朝一丈以外激射出去。

緊接着但聽兩聲「烘」、「烘」輕響，火星落到地上，登時化作一蓬綠色火焰，熊熊燃燒起來！

兩蓬慘綠火焰，足有一尺來高，同時也冒起了一陣裊裊輕煙，照得司老怪鬚眉都變成綠色，但他身後，那有什麼人影？

司老怪目光轉動，沉哼道：「大概那廝接了老夫一掌，已經震退出去了。」

八手羅刹尖笑一聲道：「此人既已進來，豈肯就此退走？」

司老怪道：「咱們要不要先搜一搜？」

八手羅刹冷森的道：「路五已經進去了好一會，咱們總不能讓他捷足先得。」

司老怪點頭道：「唔，這話不錯……」

話聲甫落，突然雙目精光暴射，沉喝道：「厲九娘，妳搗什麼鬼？」

八手羅刹倏然後退五尺，桀桀尖笑道：「對不住，老身剛才打出兩枚『綠燐鬼火』煙中有毒，事先忘了給你解藥，快把解藥接住了。」

左手一攤，掌心果然有一顆白色藥丸，朝司老怪投來。

司老怪迅速接過藥丸，目中精芒閃動，問道：「這是解藥，沒錯？」

八手羅刹詭笑道：「老不死，你眞多心，咱們進來之時，早已談妥了合作條件，老婆子還會毒死你不成？」

司老怪道：「妳厲九娘詭計多端，老夫眞有些信不過妳。」

八手羅刹冷聲道：「綠燐鬼火，煙中有毒，只要聞上少許，就會中毒昏迷，你信不過老婆子，那就不用吞服好了。」

這一陣工夫，司老怪已然感到頭腦昏眩，若非他修爲功深，還能支持，要是換上一個人，只怕早就倒下去了，心頭暗暗凜駭，只好舉手把藥丸吞入口中，一面呵呵笑道：「好，老夫相信你，大概沒有找到石屋之前，妳還不敢對老夫下毒。」

他其實並未把藥丸吞下去，說話之時，暗暗察看八手羅刹神色。

八手羅刹臉上並無喜色，只是尖笑聲道：「九幽門只有陰火毒焰，並無穿腸毒藥，老婆子也用不着向你解釋，你把藥丸含在口中，如果感覺頭腦清醒多了，那就是『綠燐鬼火』的解藥，不會有錯，如果仍然感覺不對，再吐出來不遲。」

司老怪被她一口道破，而且藥丸入口，確實感到頭腦昏眩已好了許多，這就證明八手羅刹沒有騙人，給自己的確是解藥無疑，當下就把藥丸放心嚥了下去。

八手羅刹一張醜臉上，直到此時才有了喜色，桀桀笑道：「司老怪，你現在運氣試試，毒煙之毒是否好了？」

司老怪聽得一怔，立即依言運氣檢查，那知一經運氣，陡覺心頭一陣迷糊，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所爲何來？忍不住張目問道：「老夫這是做什麼？」

八手羅刹得意的笑道：「你怎麼了，咱們是找黃山石屋來的？」

司老怪茫然點頭道：「不錯，咱們是找黃山石屋來的，妳可知黃山石屋在那裏呢？」

八手羅刹道：「咱們不是早就談妥了，找尋黃山石屋，不用司老怪操心，一切聽我婆子指揮。」

司老怪道：「老夫都要聽妳的麼？」

八手羅刹尖笑道：「咱們是通力合作，你自然得聽我指揮了。」

司老怪點點頭道：「好，老夫就聽妳的。」

八手羅刹把手中火筒遞了過去，說道：「那麼這火筒你拿着，咱們就找路五去。」

司老怪伸手接過火筒，又問道：「找到路五又如何呢？」

八手羅刹道：「你只要看我手勢行事就是了。」

司老怪道：「老夫省得。」

八手羅刹道：「好了，那就由你走在前面。」

司老怪不再多問，果然舉火朝前走去。

八手羅刹回頭望望兩堆熊熊燃燒，冒着綠焰的火堆，心裏暗暗得意，忖道：「只要有人跟着進來，你就休想逃得出老婆子的掌心。」

她不知道這條甬道只是一個圓環，自然更沒想到和司老怪對了一掌的，會是錢神路五爺。

只當那人和司老怪對了一掌，就隱身退去，那麼這兩堆「綠燐鬼火」，可使隨後跟來的人聞到毒煙，就會中毒昏迷，她自可放心，除掉已經着了她的道的司老怪之後，朝甬道中飛奔而去。

路五爺和司老怪對了一掌之後，又聽到八手羅刹的聲音從前面甬道傳來，急忙往後躍退，暗中知會了李如雲，悄悄退去。

兩人一直退後了十餘丈遠，這甬道原是一個圓環，到了此處，和司老怪二人相距已遠，早已看不到，聽不到了。

路五爺輕輕吁了口氣道：「目前這兩個老魔頭聯上了手，眞是棘手得很，唉，仙緣咫尺求羊角，這到那裏去找呢？」

李如雲道：「老前輩，晚輩倒想到了一件事，只不知對不對？」

路五爺哦了一聲，問道：「姑娘想到了什麼？」

李如雲道：「自然是有關羊角的故事了。」

路五爺雙目一亮，急急說道：「姑娘快說。」

李如雲道：「我記得小時候，叔叔給我講的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本領很大的神尼，傳授聶隱娘武功，神尼替聶隱娘開了後腦，把一柄羊角匕首，藏入後腦，要用的時候，從後腦抽出來，你看這題畫詩上的『羊角』，會不會是指匕首而言？」（按桓覺鹽鐵論：匕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頭類匕，故曰匕首）

「仙緣咫尺求羊角！」

路五爺低低吟了一句，不覺一拍巴掌，瞿然道：「不錯，這『羊角』果然是匕首，老朽記得石屋圖上，有一方巨石，石上就畫了一個劍柄……」說到這裏，急着催道：「走，咱們找那方巨石去。」

李如雲道：「老前輩知道那巨石在那裏麼？」

路五爺道：「嗯，這石屋雖然深藏山腹，但既有青龍、白虎兩個位置，咱們是從左首青龍位的那道石門進來的，按理，右首白虎位置，也就是放棺材的那個地窖，詩中把它稱做『玄關』，就應該也有一道門戶才對，但老朽始終沒有找着，後來就着了八手羅刹的道……」

他口氣微頓，接着說道：「因此，老朽認爲這石屋居中，左右必有兩道門戶，以這個假想推斷，石屋大門，必在這兩道石門的中間，老朽根據此一推斷，找到了大門的位置，而且也在五丈高處，果然發現了一方突出的巨石岩，並不太大，但老朽確定準是大門的位置無疑。」他脚下走得極快，不過百步遠近，就脚下一停，說道：「就在這裏了。」

李如雲道：「老前輩，要不要把天蜈珠取出來？」

她是把天蜈珠放在君簫的貼身胸口之上。

路五爺道：「不忙，妳聽老朽說完了，也有個參考。」

接着續道：「依圖上，那方巨石中間，還有一個插沒的劍柄，老朽認爲那個劍柄，一定是開啓石屋大門的機關，但老朽用壁虎功游到上面，巨石離窟頂已不過兩尺，石上那有什麼劍柄？」

李如雲輕哦一聲道：「晚輩想起來了，老前輩方才說過，到了萬不得已，只好用晚輩的短劍破壁而入，原來老前輩已經找到石門的位置了。」

路五爺道：「不錯，老朽方才看了姑娘短劍，就想到萬一咱們仍然無法啓開石門，也可以用姑娘的短劍一試，也許可以破門而入了。」

李如雲道：「老前輩已找到位置，那麼方才爲什麼還要循着甬道繞圈子呢？」

路五爺苦笑道：「這不過是老朽依據推想而假定的一個概念，並無事實可以證明，確定大門在此，而且『羊角』這兩個字難以解釋，自然要多加仔細搜索才是，但目前甬道中已有外人闖入，爲了爭取時間，已不容老朽再多作研判了。」

李如雲問道：「老前輩打算如何？」

路五爺道：「姑娘方才說的故事，也觸動了老朽的靈機，依圖上記載，那方巨石中間，只留了一個劍柄，那不是很明白的告訴你，短劍完全插沒在石中麼，這也許就是機括所在了。」

李如雲「鏘」的一聲抽出短劍，遞了過去，說道：「老前輩，那你快上去試試。」

路五爺接過短劍，點頭道：「咱們必須在兩個老魔頭返來之前，能夠打開石門，否則只好跟着他們繞行一圈再來試了。」

說話之時，已經施展壁虎功，向石壁上游去。

李如雲從君簫懷中，取出天蜈珠，托在掌心，替路五爺照明。

這片石壁，不但陡如刀削，上面突岩間，經常有水珠滴潤，長滿了青苔，除了施展壁虎功，別無攀登之法。

路五爺游行到五丈左右，右手向壁凹間用力一抓，身子陡然上升，翻上了突岩。

李如雲手中托着天蜈珠，因有突岩阻擋視線，看不到上面的動靜，不覺抬頭問道：「老前輩，你找到了麼？」

她仰首說話聲音提高了許多。

路五爺急道：「姑娘不可開口，這甬道形同圓環，妳聲音一大，立可傳出老遠。」說話之時，已經匍匐着身子（突岩上距離窟頂不過二尺）運足目力，搜索過去。

這塊突出的岩石，不過丈許見方，李如雲手托天蜈珠，珠光雖然不到岩石頂，但路五爺內功精純，有珠光映照，目力已足可看清楚岩石上物事，但見岩石面凹凸不平，又生滿了青苔，看不出有何異處。

他手足並用，爬到岩石中間，用手指仔細摸去，這下果然給他在岩石正中間摸到了一條三寸來長，凹下去的細縫，大概正好筆直投下兩文制錢！

心頭不禁大喜，忖道：「這不是石屋上插劍之處麼？原來機括果然在此，哈哈，岩石上只剩一個劍柄，豈非正如羊角？自己早該領悟這『羊角』二字了！」想到得意之處，忍不住大笑道：「李姑娘，老朽總算找到了！」

手中短劍，緩緩朝石縫中插入。

這下果然如響斯應，短劍堪堪插到只剩劍柄之時，忽覺壁間起了一陣輕震，緊接着響起一陣軋軋之聲！

路五爺大喜過望，但身在岩石之上，看不清底下的情景，急急問道：「李姑娘，石壁下面可有什麼變化？」

李如雲雙手抱着君簫，抬目看去，只見面前這座渾然天成的石壁之下，此刻已經緩緩裂開了一座石門，不覺喜道：「老前輩，石門開了！」

話聲甫落，突聽左首甬道上傳來一陣桀桀尖笑，說道：「司老怪，快走，前面有燈光呢！」

路五爺聽得心頭大急，急忙低喝一聲道：「李姑娘，快進去，這兩個魔頭自有老朽對付他們。」

李如雲手中抱着君簫，自然無法和來人動手，就算空着雙手，憑她這點武功，也無法和這兩個成名多年的老魔頭動手，聽了路五爺的話，就當先向那石門之中走去。

就在此時，但聽左首甬道上，傳出一陣呷呷尖笑，道：「路五爺果然把石門打開了！」

甬道上人影，一先一後如飛奔來！

此時聽得夜梟般的笑聲，搶在前面的，正是八手羅刹厲九娘，緊跟她身後的，則是黑風怪司東山。

就在他們快奔近洞口之際，錢神路五爺迅快從石中拔出短劍，口中大喝一聲：「站住！」

人隨聲發，短劍一揮，從五丈高的石崖上飛身撲下，八手羅刹眼見石壁間裂開了一道門戶，甬道上闃無一人，只當路五爺早已進入石屋，心頭又喜又急，那知堪堪奔至門口，陡聽半空響起一聲焦雷般的大喝，喝聲入耳，就看到一道耀目精虹，像匹練倒掛，當頭飛捲而下！

劍光未到，一股森寒劍風已經逼人湧來，氣勢之盛，罕與其匹。

八手羅刹久經大敵，雖然不知來人是誰，但她可以斷言，此人若非劍術已臻登峯造極，就是手中有一柄鋒利無匹的寶劍，不然，劍風決無如此森寒！

要知路五爺飛撲而下，來勢何等快速，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她在這一瞬間，揮手拍出兩掌，縱身往後躍退一丈來遠。

疾風颯然，劍氣寒光倏然斂去，錢神路五爺手仗一柄寒光湛然，鑑人毫髮的短劍，攔在石門之前。

八手羅刹閃動一雙碧綠的眼睛，看清來人是錢神路五爺，不由得鳩顋一陣顫動，桀桀尖笑道：「路五爺，你既然找到了石屋大門，咱們進來了，自然見者有份，怎麼？你攔着去路，還想獨吞不成？」

路五爺目光冷厲，短劍一指，沉喝道：「厲九娘，路某正要找妳，妳來得正好。」

右腕一振，人隨劍上，化作一道白虹，直逼而上。

他把三年幽囚，穿骨之痛，悉數在這一劍上發洩出來，但見匹練橫飛，一片森寒劍氣，幾乎擴及五六尺寬！

他自然知道，這一劍就算再淩厲，也傷不了八手羅刹，他的本意，也只是把她逼退出去而已。

八手羅刹眼看路五爺劍勢强厲，心頭暗暗吃驚，鬼爪似的雙手接連推出，一時陰風慘慘，湧起一片狂飆，撞向路五爺，逼住了他的劍勢。

路五爺也暗暗震駭，忖道：「這老賊婆的功力，果然非同小可。」

八手羅刹鬼爪連環劈出，陰柔暗勁不斷的湧出，竟把路五爺擋在六七尺外，無法逼近身去。

路五爺右手揮動短劍，精芒飛洒，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攻近八手羅刹。

八手羅刹心頭清楚，對方手上一柄斬金截鐵的利器，自己幾手「九幽陰風掌」只能阻擋一時，無法和他撐持下去，心中一急，劈出呼呼兩聲，立即身形一晃，口中尖叫道：「司老怪，你去接他幾招。」

司老怪翻着一雙牛眼，茫然道：「妳要老夫去接什麼人幾招？」

路五爺看得不禁一怔，忖道：「司老怪怎麼了，他着了八手羅刹的道。」

八手羅刹道：「你怎麼忘了，咱們不是談好了，由你司老怪去對付路五的麼？」

司老怪思索着道：「老夫答應過妳麼？」

八手羅刹也看得心頭暗暗着急，忖道：「他明明服了『迷失散』，應該對自己奉命惟謹，怎會有反抗的現象？唔，可能是他修爲功深，『迷失散』對他未能完全控制……」一面連忙接口道：「你方才不是已經同意了麼？」

司老怪「哦」了一聲，點點頭道：「不錯，好像是這麼一回事，他人在那裏？」

他明明看到路五爺就在他前面，居然視若無睹，隨着話聲，目光亂轉，好像正在找人。

路五爺看得暗暗嘆息，忍不住道：「司老怪，你精明一世，臨老竟然會着了厲九娘的道。」

司老怪越過八手羅刹，朝路五爺逼上一步，沉喝道：「你說，老夫着了什麼人的道？」

路五爺伸手一指八手羅刹，說道：「不信，你去問她。」

他面對兩個勁敵，李如雲雖已進入石門，但自己對石屋中的情形，一無所知，只要自己一退，對方兩人必然跟着進來，一時深感進退爲難。

此時眼看司老怪雖然着了八手羅刹的道，但他神色似乎並未完全迷失，故而拿話激他，看看他的反應如何？

司老怪聽了路五爺的話，果然霍地轉過身去，大喝道：「老夫當眞着了妳的道麼？」

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他數十年修爲，掌力何等雄渾，一掌出手，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掌而出，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像排山巨浪一般，朝八手羅刹直撞過去。

八手羅刹眞沒想到司老怪服了自己的「迷失散」，不但不聽自己指揮，一個人反而渾渾噩噩，本來已談妥了聯手對付路五爺的，如今却變得敵友不分，心頭不覺又驚又怒，急忙縱開，大聲道：「司老怪，你怎麼不相信老婆子的話？」

司老怪大聲道：「你們兩個人說的好像都對。」

八手羅刹暗暗攢眉，心中暗道：「糟糕，他神志這般似清非清，豈不誤了大事？」

到了此時，只好大聲說道：「司老怪，你難道忘了咱們聯手合作，是爲了找尋石屋藏眞而來，如今石屋已在眼前，就是路五爺不讓咱們過去，你說要不要對付他？」

司老怪果然又轉過身去，瞋目喝道：「不錯，路五，老夫就是對付你來的。」

喝聲中，高大身形快逾雷奔電閃，直欺而上，右手揚處，一招「獨劈天門」，迎面朝路五爺劈來。

他心智迷失，武功並非迷失，威勢之强，不愧黑風怪之名，出手就有一股强厲的掌風，剛猛無倫洶湧而至。

路五爺手中握着鋒利短劍，但看他神志不清，不願和他硬拚，只得後退了幾步，側身讓開，搖搖頭道：「司老怪，你眞是被鬼迷了心竅？」

他側身讓開，强勁掌風掠身而過，蓬然一聲，擊在石壁之上，震得塵土紛紛下落。

司老怪一掌劈空，瞋目道：「老夫幾時被鬼迷了心竅？哈哈，路五，你竟然連老夫一掌都不敢接麼？」

你退他進，左手又是一掌，迎着劈擊過來。

路五爺如若再退後幾步，身後就是石門，司老怪這一掌，他已是非接不可，口中不覺朗笑一聲道：「你當路某不敢接麼？」

右脚後退半步，左手潛運功力，平胸推出，疾迎上去，硬封對方的掌勢。

這一掌，雙方差不多都用了八成力道，但聞蓬然一震，雙掌接實，各自被震得退後了一步。

兩條人影一合即分，路五爺右手短劍當胸，肅然而立。

司老怪一身衣衫拂拂自動，和路五爺相距八尺，面對面峙立，不再出手。

看情形，方才這一掌硬拚，使兩人都感到眞氣浮動，正在凝神調息！

八手羅刹因甬道並不寬敞，兩人動上了手，一時無法分辨誰勝誰負。

以兩人的功力，只互拚了一掌，似乎還不至於需要運氣調息。

那麼兩人這般對峙，大概對了一掌之後，都覺對方並不易與，互相伺機而動，只是誰也不願搶先發難而已，一旦出手，必然石破天驚，凌厲無匹，她自然用不着跟上去。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她坐收漁人之利不好麼？

八手羅刹也是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一個大行家自然不會看走了眼，路五爺和司老怪硬拚一掌，別說兩人這一掌都只用了八成力道，就是用上全力，以兩人的修爲，硬拚一、二十掌，也不至於需要調息，這一點，她推斷得十分精確，一點也沒錯。

但後面一段却可全猜錯了，兩人面對面峙立，根本不是互相伺機而動。

原來路五爺硬接司老怪一掌之後，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就聽司老怪施展傳音之術，說道：「路五，這石門是你打開的麼？」

這句話居然說得一點也不迷糊！

路五爺一怔，也以傳音說道：「不錯。」

司老怪又道：「你大概只開啓石門，不知關閉之法吧？」

路五爺道：「你怎知我不知關閉之法？」

司老怪道：「這還用說？你如果知道關閉之法，方才一劍逼退厲九娘，儘可從容退走，關閉上石門，何用以一敵二，硬要擋在門口，不讓咱們過去？」

路五爺道：「司兄此話，是何用心？」

司老怪道：「你大概心裏也明白，老夫和你路兄、厲九娘三人，功力悉敵，一對一，誰也沒有把握勝得了誰，但如以二敵一，那就很難說了。」

路五爺道：「司兄不是與厲九娘談好合作條件了麼？」

司老怪看了他一眼，緩緩說道：「老夫和她另有過節未了，何況老夫一向獨往獨來，豈會和她聯手？以路兄的爲人，若是願意和老夫合作，老夫倒可欣然接受。」

路五爺道：「咱們如何合作法？」

司老怪道：「老夫對黃山石屋，傳聞已久，只是心存好奇，並無覬覦之意，如果石室之中，有長生不老的仙丹，老夫自然想分上一份，至於天都老人遺留的武功秘笈，老夫只要看上一眼，看看他的武功，是否眞如傳說那樣超凡入聖？秘笈仍歸路兄所有，這樣夠公平吧？」

路五爺道：「說得很公平，那你司兄要如何對付厲九娘？」

司老怪道：「路兄被她折磨了三年，老夫也和她另有過節，老夫的過節，不想旁人插手，路兄和她的樑子，當然也不會要老夫助拳，咱們合作，只是限於石屋之中。」

路五爺聽他說得頗爲合理，不覺點了點頭。

司老怪續道：「路兄既不知關閉石門之法，自然也無法一直守在門口，老夫覺得就算讓她進去，她也孤掌難鳴，自然知難而退，路兄意下如何？」

路五爺道：「司兄說話算數？」

司老怪道：「老夫說的自然算數。」

路五爺道：「好，兄弟答應了，一言爲定。」

司老怪道：「一言爲定。」

兩人這番話，是以「傳音入密」交談，八手羅利自然並不知情。

路五爺話聲一落，身形往石門中退去。

司老怪敞笑一聲，雙肩一晃，跟着朝石門中奔去。八手羅利那還怠慢，急急掠起，跟在兩人身後追了過去。

就在她快要掠近石門之際，司老怪突然轉過身來，喝道：「妳還不給我站住！」

抬手一掌，迎着八手羅利劈了過來。

八手羅利怎麼也沒想到司老怪服了九幽門獨製秘煉的「迷失散」，就算神志迷糊，也不至於會向她出手，因此她可說毫無準備。

此時驟然聽到司老怪一聲大喝，一團勁厲的掌風，迅若奔雷般朝自己身前撞來，心頭不禁大爲驚凜。

急切之間，一下刹住去勢，身形一旋，向左閃出，尖聲叫道：「司老怪，你這老不死怎麼向我下起手來？」

司老怪高大的身材擋住了石門，雙目精光暴射，洪笑一聲道：「厲九娘，老夫不准妳過來，妳就給我站住。」

八手羅利駭然道：「司老怪，你……」

司老怪洪笑道：「厲九娘，妳眞以爲老夫服了妳的『迷失散』麼？哈哈，老夫找妳厲九娘算舊賬來的，對妳有些什麼名堂，老夫事前若無準備，還能來找妳麼？」

八手羅利一陣呷呷尖笑道：「老不死，原來你是故意裝作，騙騙老婆子的！」

突然左手一揚，撒出一把金沙，朝司老怪迎面洒來。

這是九幽門威力最强的「奪命神砂」，只要被它擊中一粒，就會腐蝕全身，化骨銷形，毛髮無存。

司老怪自然不敢硬接，身形一閃，隱入石門之中。

一把「奪命神砂」落到地上，登時響起一陣急驟如雨的洒洒之聲，連續不絕，山石爆裂，飄飛起一縷縷的黃煙，石門前的地上，被銷蝕得斑斑點點，滿目瘡痍。

司老怪看得也暗暗咋舌，忖道：「看來她的『奪命神砂』果然霸道。」

八手羅利撒出神砂，就見司老怪一閃而沒，隱入洞中，敵暗我明，她自然不敢立即搶入，只是緩緩逼近石門，一雙綠陰陰的眼睛不住左右閃動，口中呷呷笑道：「司東山，你這老不死，躲到那裏去了？」

話聲未落，突覺一股强勁的掌風迎面拍來！

八手羅利冷哼一聲，不避不讓，揮手迎擊過去。

她「九幽陰風掌」掌力陰柔，不帶絲毫風聲，兩股勁氣乍然一接，也不聞蓬然震響，但司老怪的一記掌風，已被她接了下來。

八手羅利身法奇快，右手接下司老怪一掌，身形已經逼到洞口，左手屈指輕彈，脫手打出三點火

星。

這三點火星，像品字形射出，一下就黏在石壁上，登時火光一亮，好像點上了三盞壁燈，照得黝黑的石洞之內，景物清晰可見。只是九幽門的鬼火，都帶着森森鬼氣，綠陰陰地慘綠得怕人。

石門之內，豎立着一方一丈來高，兩丈來寬的巨石，好像屏風一般，擋在入門一丈遠處，左右兩邊，各有一條甬道，往裏通去。

司老怪就站在右首甬道上，看到八手羅利打出三點火星，黏在石壁之上，作爲照明之用，立即揚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號稱黑風怪，一生以掌力著稱，憑他的功力，一掌出手，足以裂石開碑，要擊滅三點火星，豈非輕而易擧？

那知却大謬不然，一團强勁的掌風狂飆般朝壁上掃過，三點鬼火倏然一滅，但等掌風過去之後，一暗復明，依然火光熊熊，慘綠照人。

就在鬼火一暗一明之間，八手羅利已似幽靈一般，以奇快身法一溜煙搶進石門，閃入左首甬道，呷呷笑道：「司老怪，你只管守在門口，老婆子要失陪了。」

疾快的往裏掠去。

司老怪大喝一聲道：「妳進去可以，但不准妳妄動石屋中一草一木。」

人也隨着喝聲，緊追進去。

＊　＊　＊

却說李如雲抱着君簫，跨進石門，但見迎面一堵高大石門擋住視線，看不清門內景物。

她左手托着天蜈珠，轉過石屏，頓覺眼界一寬，這是一座寬敞的石屋，四壁雲母石光潔如鏡，光可鑑人，經天蜈珠映照，滿室珠光，絢麗流霞！

左右各有一道形如走廊的甬道，盡頭處各有一扇石門緊緊的關閉着。

敞廳正中間，放着一個一人高的古銅香爐，兩側壁間，也各有一道石門，左首門上，加了一把古色斑剝的銅鎖，門上還有十二個字，寫着：「此門不可輕啓，啓後不可再開。」

這兩句話，看得使人有似通非通之感。

李如雲到了這間廣大的石屋之中，不知應該如何，心想：「這是路老前輩發現的，自該等他進來了再說。」

當下就把君簫放到地上，輕輕吁了口氣，直起身來。

只聽石門外傳來路五爺的一聲大喝，和八手羅利厲九娘的呷呷尖笑，心中不禁又暗暗焦急起來，忖道：「路老前輩縱然武功高强，但對方兩人，全非易與，萬一給他們衝進來，如何是好？」

心中想着，抬目之際，只見中間壁上，似有一張一人高的圖畫，走近一看，那是鐫在石壁上的石屋全圖，敞廳後面，是一間丹室，左右兩廂，另外從左右走廊進去，可以互通，另有五間石室。

圖畫左首，另有一行酒杯大的字迹，寫着：「能見此圖，即是有緣，以手推圖，可入丹室。」

李如雲心中暗道：原來丹室就在敞廳後面，她已曾聽路老前輩說過，丹室之中，可能有治療君相公身中寒毒的丹藥，自己何不進去瞧瞧？她想到自己一個人進去，萬一路老前輩擋不住兩人聯手，被八手羅利和司老怪衝入石室，這就依然雙手抱起君簫，緩步走近石壁，伸出右手朝壁上推去。

原來中間畫着石屋全圖的石壁，就是一道石門，經她輕輕一推，石門應手而啓。

這是一道活動門，右首往裏推去，左首就跟着轉了過來，李如雲擧步走入，石門也隨着闔上。

（石門這一轉向，鐫有石屋全圖的石壁，就到了裏面）丹室地方比前面敞廳略小，正中一張石床上，盤坐着一個臉如黃蠟，胸垂長鬚的老道人，雙目垂瞼，一動不動。

（未完・八）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琵琶曲傷人　歸元篇療傷

上文提要：：龍玉冰逃離崑崙山，在鎮內的一間客棧重遇曹雄，當龍玉冰的病好後，兩人正想離開，竟遇到馬君武，馬君武奇怪兩人怎會走在一起，但却不便多問，分手後繼續趕回崑崙山，在路上，又遇見蘇飛鳳，從她口中得知玉笛仙子與玄清道人以爲他被峨嵋派所擒，趕去救他，馬君武決定折回峨嵋山……

不大工夫，店小二滿含笑的進來，說道：「相公趕得眞巧，剛好有一隻船，要放嘉定，人家坐有女眷，由汶川來到嘉定探親，本來是不搭客人，好在那船上兩位船家，都是常走泯江的水道朋友，和小的有些交情，經我再三說項，才答應下來。現在人家就要起碇開船，相公如要乘坐，就得早些登舟了。」

馬君武連聲稱謝，會了酒賬，和那店小二一起向江畔走去。

果見一隻雙桅大船，已經收錨待發，店小二把馬君武送上船，一個水手模樣的先把馬君武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陣，把他帶入後艙，囑道：「沒有聽我招呼，千萬不要出來亂跑，到嘉定我自會通知你登岸。」

馬君武心中惦念師傅，恨不得一步趕到，上船時匆匆忙忙，待船開之後，才想起自己座騎還留在那酒店中。

泯江水流異常湍急，順水放船，舟快如箭。

馬君武知船中坐有女眷，果然不敢亂跑，一個人坐在後艙中，甚是無聊，不覺有了睡意。

彷彿間，似聞得一聲女人嬌笑，睜眼見身側站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奇裝少女。

一身白衣，髮挽宮髻，不過那白衣長僅及膝，赤足欺霜、黛眉如畫，星目流轉，呆望着他掩口輕笑。

馬君武心頭一震，忖道：這是甚麼裝束？年輕輕的大姑娘，怎麼能赤裸着一雙小腿，而且連鞋子也不穿……

他心中疑竇重重，忘記了是搭乘人家的便船，一皺眉頭，站起身子，正想喝問，突聞嬌笑連聲，眼前人影晃動，眨眼間，艙門外又多出三個白衣少女。

這三個少女裝束，和那先來的衣着、髮型，完全一樣，白色羅衣，赤足光腿，面貌娟秀，豔光照人，年齡也大小相若。

馬君武心中一震，暗道：那來這麼多奇裝怪服的少女，看她們矯健身手，似非常人，裝束詭異，非苗非漢，實使人難以猜出來路。

他心中正在轉着念頭。突聞先來那白衣少女嬌聲喝道：「你這人是幹甚麼的？怎麼會跑到了我們的船上？」說的全是漢語，而且聲若鶯啼，嬌脆悅耳。

這一喝，馬君武才覺得自己理屈，訕訕一笑，道：「我……我因急於趕赴嘉定，所以才商請船家，借搭了幾位姑娘的便船，尚請海涵。」說罷，深深一個長揖。

那知四個白衣少女聽完話後，臉色突然一變，本來每人都帶着盈盈笑意，剎那間，笑容斂收，面如

寒霜，柳眉微揚，怒形於色。

剛才發話那個少女冷笑一聲，道：「這船家膽子不小，他敢擅自作主，搭載客人。」說到這裡，兩道眼神轉投到馬君武臉上，問道：「你知道這船上坐的是甚麼人？」

馬君武答道：「這個，我不知道。」

四個少女咭咭呱呱商量一陣，最先來的那個少女走近馬君武，說道：「我們小姐還在入定未醒，等一下她醒了一定會知道船上搭了別的客人，我們小姐脾氣很壞，說不定會要我們把你拋到江裏，我們就是想救你，祇怕也救不了，最好的辦法，就是趁我們小姐入定未醒之前，你先離開船上。」

馬君武道：「現在船正順流疾馳，我……」

一語未完，突聞幾聲清越弦聲，飄傳入耳，四個白衣少女聞得那弦响之聲，陡然轉身急步而去，但見白衣飄動，眨眼間四女全杳。

馬君武看四女走的身法，快捷無倫，心中十分驚異，暗暗忖道：這四個看上去嬌稚無邪的女孩子，分明都具有一身的武功，但又不像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實使人難測高深。

他心中開始對眼前若夢若幻的際遇感到不安，四個白衣少女已給他無限驚異的感覺，不知那被稱小姐的，又是一個甚麼樣人？

在沉思的當兒，瞥眼見一個白衣少女去而復返，手中托着一個白玉製成的精巧茶盤，茶盤中放着一個翠玉茶杯。

馬君武霍然起身，連聲說道：「不敢勞姑娘大駕，我一點不渴。」

那白衣少女臉色十分冷漠，剛才嬌稚笑容已不復見，把茶盤送到馬君武面前，冷冷說道：「我們小姐說，要你吃了這杯茶，靜靜躺着，等藥性發作，這杯茶中藥物雖然毒性很烈，但藥性發作後却毫無一點痛苦。」

馬君武祇聽得由心底冒上來一股寒意，搖搖頭道：「我如有冒犯你們之處，飲藥自絕，那是罪有應得，但我自信未對妳們出過一句唐突之言，這賜藥讓我自絕一事，我實不能領謝。」

那白衣少女小嘴一撇，答道：「小姐本來要讓我們把你丟在江中，還是我們四個姊妹一同求情，說你是個好人，她才要我送這杯藥茶來給你吃……」

馬君武再也按捺不住心頭一股怒火，劍眉掀動，俊目放光，放聲一陣大笑，打斷了那白衣少女的話。

白衣少女一顰柳眉，道：「你笑甚麼？這杯藥茶究竟吃不吃？」

馬君武淡淡一笑，道：「煩請姑娘轉告你們小姐，就說我拒飲這杯藥茶。」

白衣少女聽得怔了怔，道：「怎麼？你敢不聽我們小姐的吩咐麼？她向來是說一不二的。」

馬君武一揚劍眉，笑道：「我也是言出必行，這杯藥茶，我是一定不吃了。」

白衣少女道：「那你是想跳到江裏淹死了？」

馬君武道：「要我自己跳麼？我還沒有這份豪氣，說不得祇好請你們小姐親自動手把我拋到江裡去啦。」

白衣少女冷笑一聲，道：「我知道啦，原來你也不是個好人！」

馬君武聞言笑道：「我怎麼又不是好人了？」

白衣少女道：「你聽我講，我們小姐長得好，所以你要她動手把你拋到江裏，那你就可以看到她了。」

馬君武仔細打量了面前少女幾眼，祇見她臉如桃花，髮覆如雲，星目柳眉，瑤鼻櫻唇，怎麼看也該是個十分聰明的姑娘，怎麼說的話却是不通人情世故，心中覺得十分奇怪。

那白衣少女此時見馬君武祇管看她，不覺嫣然一笑，道：「你看我，覺得我好看麼？」

馬君武聽了一怔，道：「好看是好看，不過沒履赤足，有點不大雅觀。」

白衣少女道：「有甚麼不雅觀？我們在家時穿的衣服更少了。」

她天眞無邪的言談，引起了馬君武的好奇之心，忍不住又問道：「妳們的家住在甚麼地方？」

白衣少女正要答覆，突聞錚錚幾聲弦音傳來，音韻清柔，不知是甚麼樂器，白衣少女聞得那幾聲弦音，臉色突然大變，伸手把玉盤送到馬君武面前，眼光中滿是乞憐，道：「你快些把這杯藥茶吃下去，要不然我得受小姐責罵。」

馬君武聽得呆了一呆，暗自忖道：這孩子當眞是稚氣未脫，全然不通人情世故，要人吃藥茶自絕，豈能是乞求得的？

看她淚眼瑩瑩，神態十分可憐，這就使馬君武感到十分爲難，既不忍一口拒絕，讓她受責，又不願就這樣糊糊塗塗把一杯藥茶吃下肚。他沉思良久，仍是委決不下。

白衣少女看馬君武沉吟不語心頭甚急，左手捧着玉茶盤，右手突然伸出向馬君武右腕扣去，出手捷如電奔，快速至極。

馬君武吃了一驚，閃身一讓，他這一避之勢，正是白雲飛授他的「五行迷踪步法」，剛好把那白衣

女伸來之手避開。

白衣少女看馬君武輕輕一閃讓開自己一招擒拿，臉上毫無驚異之色，第二招隨着攻出。

可是馬君武心中已驚異萬分，因白衣少女出手之快速矯捷，實爲生平所見高手中有數人物之一，這樣年輕嬌稚的女孩子，竟有這等身手，叫他如何不驚異？

白衣少女連出三招均被馬君武用「五行迷踪步法」閃過，心頭一急，易擒爲打，右掌伸縮間攻出五掌。

她易擒爲打之後，攻勢愈發凌厲，一隻又小又白的玉掌，彷如蝴蝶穿花，着着擊向馬君武要害。

馬君武看她愈打愈快，而且招術詭異，來勢難測，幸得那「五行迷踪步法」是一種至高奇學，那白衣女連攻四五十招，均被馬君武輕飄飄的閃避開去。

江流湍急，船逾奔馬，兩人一攻一避，足足相持一刻工夫，白衣少女雖打得花樣百出，但左手中捧的白玉茶盤却是穩如磐石，盤上翠玉杯中藥茶，點滴未溢出來。

驀地裏一聲清越弦音響起，白衣少女聞聲收拳，馬君武見她停手不攻，也停住身子，那知他剛一站住，冷不防白衣女一挫腰，一腿掃來，馬君武驟不及防，幾乎被她掃中。

這一下惹起馬君武心頭怒火，右掌一揚斜劈而下。白衣少女一腿未中，借勢向後一躍，馬君武這掌勢劈出，她人已躍出艙門。

馬君武反手摸摸劍把，一縱身跟踪躍出，抬頭看去，祇見方才現身的四個白衣少女已圍守在艙門外面，剛才和他動手那個白衣少女，手中仍捧着白玉茶盤。

馬君武剛剛站好，突聞兩聲嬌叱，左右兩邊的白衣少女同時出手攻來，玉掌翻處，指襲向馬君武四處要穴。

兩個少女認穴手法奇準，出手又迅快絕倫，馬君武來不及舉手封架，祇得向後一仰，一個倒翻，退回艙中。

那四個白衣少女也不往艙中追趕，祇是堵在艙門口，不讓馬君武出艙。

馬君武强按着心頭怒火，問道：「妳們究竟要幹甚麼？」

四女相對一望，並不回答馬君武的問話。

馬君武再難忍耐，怒喝一聲，一躍出艙，左手一招「羅漢舒臂」，右手一招「飛鈸撞鐘」，分向四女攻去，他在急怒間出手，運集了全身功力，掌風呼呼，威勢極大。

四女霍然一分，避開馬君武掌勢，粉拳玉腿交相攻出，又把馬君武逼回艙去。

馬君武連受挫折，心中怒極，暗中提聚丹田眞氣，再次躍出艙門，右掌劈出一招「雲龍噴霧」，這一招本是三十六式天罡掌中三大絕招之一，威勢非同小可，再加上馬君武全力施爲，四女果不敢硬擋鋒鋭，被他衝出一條路來。

他脚落甲板，立時施展「五行迷踪步法」輕輕一閃，避開四女合擊，搶攻得愈發快速，但見掌影飄飄，如千百隻白蝶戲花，狂雨驟落，把馬君武圈在一片掌影之中。

那五行迷踪步法，果然是奇奧無比，任憑四女掌如繽紛落英，仍無法擊中馬君武一下。

四女一陣狂攻，每人都出手了四五十招，看馬君武祇是一味閃躲，一招不還，那年紀最輕的，首先向後躍退叫道：「三位姐姐，不要打啦。」

三女依言停手，那年輕少女嘆口氣，接道：「我們打他，他連手都不還，要是一還手，我們一定得敗。」

三女都聽得點點頭，道：「妹妹說的不錯，這人本領當眞是大極啦！」

那年輕的又道：「我們既是打不過他，還是早點去告訴小姐吧！」

一語甫落，突聞一個清脆柔甜的聲音接道：「人家用的五行迷踪步法，你們當然打不着他。」

馬君武吃了一驚，這大半年來，他遭遇數番兇險，均仗「五行迷踪步法」擊退强敵，始終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他用的是甚麼身法，現在驟然被人一語道破，不禁心生寒意。

抬頭望去，祇見丈餘外，站着一個嬌媚無倫的少女，一襲裹身白衣，外披藍色輕紗，足着紫色小劍靴，輕紗飄風，玉立亭亭，聲音雖然柔甜動聽，但神態却很冷漠鎭靜，一臉書卷氣，微微現出幾分嬌慵。

四個赤足裸腿的白衣少女紛紛退到那身披藍紗少女的身側。

馬君武心知這身披藍紗，微帶幾分嬌慵的少女，就是四個白衣少女口中所說的小姐了，立時搶前兩步，深深一揖，說道：「在下馬君武，因急於趕赴嘉定府，搭了姑娘便船，尚望姑娘恕在下冒昧之罪。」

那身披藍紗少女嗯了一聲，道：「你的五行迷踪步法，是甚麼人傳給你的？」

馬君武被她問得一怔，道：「是一位朋友。」

那少女一揚黛眉，道：「你既會五行迷踪步法，武功一定不錯，她們當然不是你的敵手，看起來，你還算是個宅心忠厚的人，她們四

個人拳脚齊施，攻了你一百多招，你始終不肯對她們施下辣手。」

馬君武聽得暗道慚愧，心說：我那裏是宅心忠厚，實是無法破解她們詭異的招數，如憑眞本事過招動手，別說四個人一齊攻我，單是一人，我就沒有把握勝她。

祇見那身披藍紗少女微微一笑，接道：「你這樣的好人，我實在不應該再留難你，不過，我聽我娘對我說過，男人家沒有一個好人，外表越是老實，心裏越壞，所以你一定也不是甚麼好人。」

馬君武聽她言詞天眞，忍不住笑出了聲。

那少女輕顰兩眉，嗔道：「你笑甚麼？我娘對我所說的話，還會有錯不成？」

馬君武道：「令堂可在船上麼？我要見見她。」

那少女眼圈一紅，道：「我娘早就死了，就是她還活着，也不願見你。」

馬君武道：「爲甚麼？」

那少女道：「我娘最恨男人，所以，她死前告誡我說，我長大後，心裏喜歡那個男人，就趕快把他殺掉。」

她說得不徐不疾，神態輕鬆，毫不牽强，隨口而出，但語氣却又十分堅定。沉思一陣，抬起頭接道：「我不殺你，因爲我一點也不喜歡你。」

馬君武祇聽得心頭火起，怒道：「那妳要怎麼樣，大丈夫可殺不可辱，這生死之事，也不算得甚麼。」

那少女長長歎息一聲，道：「我本來是不想再對你無禮的，但又不能不聽我娘的話，你不知道，我娘在死的時候，是多麼可憐、悽慘……」

那少女說到這裏，眉宇間驟現無限哀怨，雙掌合什當胸，緊閉雙目，但見淚水順着她眼角流出，滴在她身披的藍紗上面，櫻唇啓動，不知在說些甚麼。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她才慢慢的睜開眼睛，隨手抹去臉上淚痕，笑道：「我已經告訴我媽媽了，你祇要能抵受得了我『一曲琵琶』，我就不再管了。」

馬君武看她嬌怯模樣，不像練過武功之人，那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中，除了有一種柔媚的光輝之外，也沒有白雲飛那等威稜湛湛，逼人生寒的神光，怎麼看也不像個身負絕學之人，當下答道：「承姑娘看得起我，自當拜聆妙音，祇是在下不解音律，怕有負姑娘雅意。」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不要害怕，我選那最平和的曲調彈給你聽。」說罷，轉身緩步而去，江風吹飄着她身披藍紗，在四個白衣少女簇擁之下，進了艙門。

馬君武長長吁了一口氣，放眼滾滾江流，浪湧波翻，兩個水手凝神把舵，看神色十分緊張，原來船已過了彭山，泯江的幾支分流，由分復合，滙集一起，水勢愈來愈大，流速也越來越快。

他目睹那奔馬湍流，心中突生感慨，暗自忖道：那身披藍紗少女，看上去不像習過武功之人，但以她那四個婢女身手測度，當非平常之人，難道她當眞是已習成武門中最上乘的功夫，返本還我，不着形象？果眞如此，那一曲琵琶，祇怕不是好消受的曲子！

心念及此，陡然憶起了玉簫仙子那扣人心弦的靡靡簫音，不覺心生寒意……

驀地裏，輕輕兩聲弦聲，馬君武祇覺心頭隨着那兩聲弦音一震，巨舟也突然搖蕩了兩下，原來那兩個把舵水手，也被那弦聲感染，心頭一震，幾乎鬆了手中的舵把。

馬君武吃了一驚，一躍到了艙門，大聲叫道：「姑娘快請停手，我有話說。」

艙門軟簾起處，兩個白衣少女一躍而出，一邊一個，捧起垂簾。

馬君武心中很急，也顧不得相謝二女，一側身進了艙門。

祇見那身披藍紗少女，倚窗而坐，懷抱着一隻玉琵琶，另兩個白衣少女分左右站立兩側。

馬君武拱一拱手，對那身披藍紗少女一禮，說道：「姑娘的琵琶不要彈了。」

那少女笑道：「你怕聽麼？」

馬君武道：「我雖然怕聽，但還沒有甚麼。祇是幾個船夫，恐怕難拒姑娘琵琶聲感染，現下水急船速，一個把舵不住，祇恐要船毀人亡。」

那少女笑道：「原來你是恐怕船碰壞了，掉在江裏淹死，對麼？」

馬君武笑道：「如果眞的是碰壞了船，我固然難逃厄運，但姑娘等幾人，祇怕也沒有法子能逃得了。」

那少女淡淡一笑，道：「我就不怕淹死。」

馬君武聽得一呆，默默無言。

那少女側臉對身邊兩個婢女低囑兩句，兩人立時一起出了艙門。

片刻工夫，那個年紀最輕的重回艙中，附在那身披藍紗少女耳邊說了幾句，那少女點點頭對馬君武一笑，道：「我已讓她們點了幾個水手的穴道，代爲掌舵，你現在不要再怕掉到江裏淹死啦。」

馬君武出身宦門世家，待他看清楚那少女懷中抱的琵琶之後，心中甚是吃驚，因爲一般琵琶多用檀

木、梧桐木等製成，就是武林中以琵琶作兵刃用的，至多用鋼鐵製成，但那少女手中琵琶却非鋼非鐵，而是用一塊色如羊脂的白玉製成，玉製琵琶還雕刻着一條飛龍，盤舞在雲霧中，栩栩如生，巧奪天工，精緻無比。

祇見她啓動櫻唇，口中婉轉吐出一縷清音道：「你看甚麼？這玉琵琶是我娘活着時候，常常彈用之物，有甚麼好看？」

馬君武心中一動，陡然想起鄱陽湖白雲飛奏玉琴的一段往事，正想問話，那少女已撥動玉琵琶的金弦，但聞錚錚幾聲清音响處，立覺心神震蕩起來，那裏還敢分神說話，趕忙閉上雙目，盤膝坐下，運功調息，澄清雜念。

一縷縷悠揚清脆的弦音，隨着那少女移動的玉指傳播出來，聲音清美悅耳，動聽至極。但在那悠美聲中，似含着一種勾魂攝魄的力量，馬君武被那揚起的、婉轉的弦音勾起萬千幻念，祇覺心神飄蕩，馳飛在無際的天空，眼前湧現出諸般幻像，幻隨念動，隨生隨滅。

不過一盞熱茶工夫，他頭上汗水已若雨水般淌下來，祇感五內如焚，再也靜坐不住，大叫一聲，霍然躍起，狂奔艙外。

那少女剛才見馬君武施用「五行迷踪步法」，閃避四婢合擊，誤認他有精深的內功，待她看出馬君武支持不住時，急忙停手，但已遲了一步，馬君武已狂奔出艙。

這時，船行正速，馬君武受那弦音感染，神志尚未清醒，他因勉强運用定力，和那弦音抗拒，以致眞氣受損很大，內腑也受傷不輕，但他畢竟是天賦極高之人，一點靈性尚未全泯，在他自和那弦音抗拒後，突發自絕之心，趁心神尚未完全被那悠揚弦聲感染控制，一躍而起，奔出艙門外，向船邊跑去。

那少女追出艙門，馬君武已奔到甲板邊緣，作勢欲撲，少女心頭大急，手指揮處，懷中玉琵琶連响三聲。

這三聲琵琶，有如慈母呼喚，聲韻柔和至極，馬君武祇聽得腦際間轟然一響，尋死之念，倏然消失。轉身望去，祇見那身披藍紗的少女，緊倚艙門而立，輕顰黛眉，嬌靨上籠罩一層淡淡的憂鬱，大眼睛中微現淚光，胸口不停起伏，隱聞喘息之聲，看神情十分激動。

這當兒，馬君武被那弦音感染神志，已完全恢復清醒。

少女心知馬君武內腑已經受傷，見他有氣無力，歉咎之感陡生，長長歎息一聲，道：「你心裏一定在恨我，對麼？我也不知道這曲調會有這麼大威力，你現在受傷很重，請入艙中，讓我慢慢告訴你療治之法。」

馬君武搖搖頭，苦笑道：「好意心領，我馬君武還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這療傷之舉，大可不必，姑娘請入艙中休息，但望允許我搭乘便舟，到嘉定離岸，我心中已感激不盡了。」

那少女忽然放下手中琵琶，閉上了一雙星目，兩行瑩晶的淚珠順着她粉腮滾下，雙手合什，仰臉禱道：「娘啊！小蝶不會背棄妳告誡之言，今生今世，也決不喜歡任何一個男人，但我彈那『迷眞離魂』曲，害人家受了內傷，必得給人家醫好不可，因爲我心裏一點也不喜歡他，我要不替他醫好內傷，那他一定是不能活，我已不喜歡他，自然是不能把他害死。」

禱告完畢，睜眼對馬君武招着手，叫道：「我已經對我娘祈禱過了，你可以放心讓我給你醫傷。」

馬君武暗中試運氣，那知微一用力，立覺胸腹交接處劇疼難耐，心知是眞氣凝結丹田，成了內傷，如不及早醫治，祇怕是永生不能再習武功了。

馬君武聽完那少女的話後，暗自忖道：我如不肯接受她療治之法，祇怕到嘉定就不能動了，心念一轉，緩步進入艙中。

那少女先讓馬君武盤膝靜坐，然後才授給他口訣。

依照那少女傳授之法，練習有頓飯工夫，立時覺得傷痛輕了不少。

這時，那四個白衣少女都已回到艙中，分站在披藍紗少女身側。

馬君武依照那少女傳授心法，行功一週，慢慢的睜開眼睛，祇見那自稱小蝶的少女，正呆呆的坐在窗邊，望着他發呆，臉上籠罩着一層淡淡的憂鬱，一手支顎，不知在想甚麼心事。

她見馬君武睜開眼睛，嫣然一笑，問道：「你的傷好了沒有？」

馬君武暗中試行運了兩口氣，雖仍覺胸腹交處隱隱作疼，但氣血已能暢通，點點頭笑道：「已經好了不少。」

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那一曲琵琶會使你受了很重的內傷，早知道，我就不彈給你聽了。」

馬君武看她神情純潔，分明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女，而且言詞懇切，似非謊言，心中甚感不解，難道她當眞不知那蕩人心魂的曲調厲害麼？

但看那少女又一聲幽幽歎息後，吩咐身側婢女，取出一個小巧的玉盒，打開盒蓋，取出二粒紅色的丹丸，交給馬君武道：「這是我娘死前，採集深山大澤之中的奇藥靈草而製成的丹藥，聽我娘說這丹丸能助長練武人的功力，我害你受

了內傷，就賠給你兩粒丹丸吧。」說完，站起身子，欵步走到馬君武面前，側身伸出白玉般手掌，放在馬君武面前。

馬君武本不想受，但見她一臉誠懇之色，祇得挺身而起，接過丹丸隨手放入袋中，正想說兩句感謝之言，驀然目光觸到那打開的玉盒之中，不覺呆了一呆。

祇見那小巧玉盒之中，除了三粒丹丸之外，還放着幾本册子，上面四個正楷娟秀的字跡寫着「歸元秘笈」。

這一部引得天下武林同道如瘋如狂的奇書，驟然間在他眼下出現，如何不令他驚異萬分！

「我娘留下五粒丹丸，現在送給你兩粒，我祇餘下三粒丹丸了。」

馬君武啊了一聲，拱手一禮，退出艙門，其實他根本就沒聽到那身披藍紗的少女說的甚麼，他腦際中，直在盤旋着那玉盒中放置的「歸元秘笈」。

這一部曠古絕今，三百年來，害得千百名武林高人爲它濺血送命的奇書，勾引起他心中極大的波動。

他默默的走入後艙，盤膝坐下，想以運行內功來鎭靜下他心中的激動，可是，無法按得住心猿意馬，因那「歸元秘笈」的誘惑力量太大了，他雖無霸佔那奇書的意圖，但却被一種好奇引起，震蕩着心弦，他想看看那部書上，究竟記載着些甚麼武功，爲甚麼能引得那麼多人如瘋如狂？

這念頭一直盤旋在他的腦際，他幾次站起來，想奔到那少女艙中，問她借來看看，但他終於克制下來。

突然，白影一閃，那最小的一個白衣少女含笑進了艙門。

她笑得十分自然，毫無一點女孩子羞慚之態，走到馬君武身邊，伸出白玉般的小手，拉着馬君武的右腕，說道：「快走，我們小姐要你去前艙裏談談。」

馬君武想不到她竟大方到這種程度，不禁呆了一呆，掙脫手，紅着臉道：「她要我談甚麼？」

那白衣少女見馬君武掙脫了自己拉他的手，臉上微現愕然之色，答道：「我們小姐要我叫你，又沒告訴我與你談甚麼，我怎麼會知道呢？」

馬君武站起身子，道：「好吧，我去見她。」

白衣少女走了兩步，突然回過頭來，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馬君武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白衣少女笑道：「我們四個人和小姐，都穿的白色衣服，你知道爲甚麼嗎？」

馬君武聽她問得天眞，不禁微微一笑，答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那白衣少女嬌笑一聲，道：「你這人笨死了，甚麼事你都不知道。」

馬君武看她一派嬌憨天眞，想到甚麼就說，心中忽的一動，問道：「妳們從那裏來？到嘉定去幹甚麼？」

那白衣少女道：「我們從百花谷來，到甚麼地方我就不知道了，你一定想知道，等一下問我們小姐好了。」

馬君武一皺眉頭，問道：「百花谷是甚麼地方？」

那白衣少女噗嗤的一笑，道：「那百花谷你都不知道，那地方可好玩啦，有花有草、有小鹿，還有很多小白兔，很多很多的大蝴蝶，我們都在水潭裏洗澡，洗過澡就去捉蝴蝶玩。」

兩人談話之間，已到了前艙，艙門垂簾早已高高捲起，那身披藍紗少女，抱着琵琶，呆呆的坐在窗邊一把木椅上，黛眉輕顰，秋水含愁，看樣子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白衣少女一脚跳進艙門，跑到那身披藍紗少女身側，笑道：「小姐，他進來了。」

那少女緩緩的轉過頭，望馬君武淡淡一笑道：「我本來是不該再麻煩你啦，可是，我想起一件事，想問你，不知道你肯不肯對我說？」

馬君武道：「甚麼事，但請說明，馬君武知無不言。」

那少女道：「你知道括蒼山在甚麼地方？」

馬君武道：「括蒼山距此遙遙數千里，遠在浙東，你們可乘船出三峽，到鎭江，棄舟登陸。」

那白衣少女嘆口氣，道：「你以前去過括蒼山麼？」

馬君武點點頭，道：「去過兩次。」

那少女臉上忽現喜悅之色，道：「那你一定知道白雲峽？」

馬君武心頭一震，暗自忖道：半年前我送白雲飛回浙東療傷之時，似是聽她說過，她住的地方名叫白雲峽，不知這少女到白雲峽去有甚麼事，這非得打聽清楚不可。

他心裏風車般打了幾百個轉，反問道：「看幾位姑娘都不像常在外面走動的人，不知要到那括蒼山白雲峽有甚麼事？」

那少女嘆口氣，幽幽答道：「你猜得不錯，我從小就在百花谷中長大，今年十七歲啦，從沒有離開過百花谷一次，我娘在臨死之前，

對我說，要我在她十週年忌日那天，到括蒼山去找一個人，這就是我娘的遺命，我自不能不聽她的話了。」

馬君武道：「妳娘要你到括蒼山白雲峽去找甚麼人？」

那披藍紗少女淒涼一笑，道：「找一個姓趙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娘告訴過我他的形貌，還畫了一幅圖給我，我一見他，就會認識了。」

馬君武愈覺奇怪，略一沉忖，又問道：「妳找他幹甚麼？」

那少女眼睛湧現出兩眶晶瑩的淚水，幽幽說道：「我娘死時，告訴我要去括蒼山白雲峽找他，彈幾曲琵琶給他聽聽。」

馬君武心頭不禁一驚，暗道：「你那琵琶，絃音震腑，豈是能隨便彈給人聽的麼？」

祇聽那少女用銀鈴般甜脆的聲音接道：「我娘祇是這樣囑咐我，究竟為甚麼，我就不知道啦，但剛才我看到你聽了我彈奏琵琶時的痛苦神情，我的心中有點明白了。」

馬君武道：「妳明白了甚麼？」

那少女歎息一聲道：「我娘一定是很恨那人，所以要我彈琵琶給他聽，好使他痛苦。」

馬君武點點頭，道：「不祇要使他痛苦，而是要他受傷，或是死掉。」

那少女嗯了一聲，道：「所以我現在很為難了，不知道是不是該去找他？我小的時候，我娘就教我彈奏琵琶。不過，那時我不知道這琵琶會使人聽了痛苦，我就很用心去學，等我慢慢的長大，看了那部『歸元秘笈』，才明白我學的那些曲調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用處，當時，我心中還不大相信，直到剛才看到你聽了琵琶曲調的痛苦樣子，我知道『歸元秘笈』上說的都是真的了。」

馬君武祇聽得心中疑竇叢生，暗自忖道：看她一臉純潔無邪，決不會謊言連篇，但如果說她這些話都是真的，實使人難以置信。

馬君武越想越覺得不解，忍不住問道：「那妳自己為甚麼不會受琵琶曲調感染呢？」

那少女嬌婉一笑道：「那『歸元秘笈』裏載着一種『大般若玄功』，要是練熟了『大般若玄功』，就不會受到那琵琶曲調的感染，當初我學習彈奏那琵琶時，我祇知道照着我娘的指示去做，直到我看到『歸元秘笈』後，才知道我娘教我學的是『大般若玄功』。」

馬君武聽得呆了一呆，暗道：那「大般若玄功」定是一種極高的內功，但這少女看上去嬌怯柔弱，又不像練過武功之人，雖說上乘內功不着形象，但總不能說一點也看不出來。

那少女看馬君武一語不發，祇管望着自己發呆，神情木然，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看着我幹甚麼？」

馬君武被她問得臉上一熱，吶吶的答不上話。

那少女突然一顰黛眉，又道：「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馬君武被問得一呆，道：「姑娘已得『歸元秘笈』上絕學，當今之世，已很少有人能和妳頡頏，不知道還有甚麼需在下之處？」

那少女兩道柔媚清澈的眼神盯在馬君武臉上，笑道：「「那『歸元秘笈』上所記載的各種訣言，我雖都字字記入心中，但我除了練有『大般若玄功』之外，就祇會彈奏幾曲琵琶。」

馬君武自是不相信她的話，但却不好追問，淡淡一笑，岔開話題，問道：「幾位到括蒼山白雲峽去，除了找那位姓趙的以外，還要找別的人麼？」

他擔心白雲飛也被牽涉其中，故而探問一句。

那身披藍紗的少女搖搖頭，笑道：「我娘告訴我祇找那姓趙的一個。」

馬君武仍不放心，又追問一句，道：「有位姓白的姑娘，妳認不認識？」

那少女又搖着一頭秀髮，笑道：「我祇認識五個人，我娘和這四個婢女，我娘死後，我祇認識四個人了。」她想了一下，嫣然一笑，接道：「現在加上你，又是五個人了。」

他還未開口答話，那少女搶先笑道：「你叫馬君武，對麼？」

馬君武聽了微微一怔，暗忖道：我自登舟之後，從未報過自己姓名，她怎麼會知道呢？

那身披藍紗少女，看上去雖是一片天真嬌稚，但卻是聰明絕頂之人，見馬君武皺眉思索，眨了眨大眼睛道：「你自己剛才說過的話，怎麼一會兒就忘了呢？」

馬君武仍是想不起何時自報過姓名，搖搖頭，道：「我實在想不出，何時通報過自己姓名？」

藍紗少女答道：「我剛才彈那『迷真離魂』曲，你聽得受了傷，是不是？」

馬君武道：「不錯。」

那少女笑道：「這就是啦，你受了傷後，我要告訴你療治之法，但你却不肯接受，對嗎？」

馬君武道：「這也不錯。」

身披藍紗少女道：「你受了傷，心裡恨上了我，所以不肯接受我告訴你療治之法，你當時搖着頭對我說：我馬君武還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這不是你自己報姓名麼？」

馬君武恍然大悟，暗道：此女心思縝密，穎慧絕倫，祇因久居深山大澤之中，很少和生人接觸，故而望去一片天真嬌稚，如能在江湖上歷練一段時日，必是一位機智百出的人物，常聽恩師談起，一個人初涉江湖之時，最是重要，如所遇非人，被誘入歧途，待陷身泥沼，再想自拔，極是不易，此女天性雖然善良，祇是對世事毫無所知，再加上她娘死前遺訓偏激，使她對天下的男人都充滿敵意，萬一再遇上壞人，誘她失足，後果不止可悲，而且可怕……

想到此處，腦際間陡然浮現曹雄和龍玉冰的影子，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那少女看馬君武沉思良久，仍然不發一言，忍不住又道：「我們一直就住在百花谷中長大，從沒有出過一次門，很多事都不知道，我想求你帶我們到括蒼山白雲峽去一趟，不知道可不可以？」

馬君武唔了一聲，抬頭望去，正好那少女也瞪着一雙清澈的大眼睛，默默的看着他，勻紅的嫩臉上，滿是期待之情。

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搖搖頭，笑道：「我還有重要的事情待辦，祇怕不能陪妳們去了。」

那少女淡淡的一笑，微微現出失望神色，道：「你有事要辦，那自然不能陪我們去了……」她似乎言未盡意，但却倏的住口，緩緩轉過頭去，望着艙外滔滔的江流。

這少女有一種異乎常人的氣質，既不是白雲飛的高貴威稜，亦不是李青鸞的楚楚可憐。白雲飛美艷冷漠，如一株盛放在冰雪中的梅花；李青鸞嬌稚無邪，如一株搖顫在風雨中的海棠。這少女却若一株盛開在遼闊湖波中的白蓮，清雅中蘊含着一種柔媚，隨波蕩漾，若隱若現，是那樣不可捉摸。

她轉頭過去，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就沒有再回頭望馬君武一次，這就使馬君武大感尷尬，他呆了一陣，悄然退出艙門。

他回到後艙，閉上眼睛靜靜坐下，但他却無法使波動的心情平靜下來，他擔心那位初涉江湖的少女會被人誘入歧途，更擔心那一部千古奇書「歸元秘笈」，落入了綠林人物的手中，若一旦被綠林盜匪得到手中，後果實在可怕，說不定會造成武林中一場悲慘的浩劫。

他越想越覺得事情不對，後悔為甚麼不答應和她們一起到括蒼山去！借機一盡人力，也許能使那少女不致被江湖宵小誘入歧途，最低限度，也可以勸她好好保管「歸元秘笈」，不要落入綠林盜匪手中……但轉念又想到師傅安危，一時間難定主意，不禁心亂如麻。

順水行舟，船快如箭，天到申末時光，已到了嘉定碼頭。

馬君武招呼船家停下，跳上一隻舢舨，回頭拱手稱謝。但聞舟中錚錚兩聲弦響，雙桅帆船立時又順流奔去。

他呆呆的站在舢舨上，望着急馳而去的帆船，希望能再看那披藍紗的少女一面，但他失望了，別說那位少女未再露面，就是四個白衣少女，也沒有一個出艙。

舢舨靠岸，馬君武棄舟登陸。回憶日中所遇，恍如經歷了一場夢境，那少女似一顆璀燦在雲霧中的星星，光輝耀目，却又是若有若無。

他無法記得清楚那少女形貌，但却感到她無一處不是美好到極點，一個嬌媚絕倫的倩影，不停的旋展腦際，但當他用心去思索捕捉時，又覺得模糊不清。

他呆在江畔，不知道過了有多久時間，心中泛蕩起一種從所未有過的感覺，這感覺使他惶惑不安……

突然間，一聲佛號從他身後傳來，驚醒了如醉如痴的馬君武，抬頭望去，祇見漁火點點，夜幕已垂。

他一清醒，立時又想起師傅的安危，轉身見數丈外夜色中站着個身軀修偉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托銅鉢，緩步對他走來。

那和尚落地脚步異常沉重，但舉步却又輕逸飄忽，一望之下，即知有着精深的功力。和尚快步走近馬君武身側時，高大的身軀突然向前一傾，步履踉蹌，直對馬君武撞去。

馬君武急忙側身向右避開，那知和尚忽的一聲大笑，手中銅鉢一掄，呼的一聲，向馬君武投去。

那銅鉢足足有一個五升米斗的大小，捲着一陣勁風而來，聲勢甚是驚人。

馬君武心中已明白和尚是有意尋釁而來，人家既然找上了頭，縱是想避，也逃避不了，惟有立刻功行右臂，力貫雙掌，硬接飛來銅鉢。

和尚見馬君武能把這百斤以上的銅鉢接住，亦不禁微微一怔，正待欺身奪鉢，忽聽馬君武大聲喝道：「大師傅，接住你的鉢子。」勢隨聲發，雙臂一振，銅鉢反向那和尚飛去。

這一擲，盡了他生平之力，銅鉢出手，突覺胸腹交接處一陣急痛，眼睛一花，張口噴出來一口鮮血。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旋風俠救出的人並不是白雲飄，而是諸葛嵐，拯救不成功，只好再想辦法。北城酒樓來了酒鬼、小神童、水長流等人，衆人正議論紛紛，爲甚麼仍不見旋風俠到來……水長流提出要殺一個人，此人是誰，暫不說明，等旋風俠來到便知道了。孫飛虎也希望大家協助找尋沙千里、曹無私兩個叛徒，想探查他們的靠山是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擄人質作餌　代師兄赴會

隊伍步伐齊整，面對人潮視若無睹，一直行至街口才停下來。

男左女右，分站兩旁，九十六隻眼珠子一齊投注在大路的遠方，似在準備迎接貴客嘉賓。

沒多久，果見有人影出現，也是男女各二十四人，簇擁着三頂豪華暖轎。

轎子的式樣、顏色、大小，與俏羅剎美爽爽姐妹所乘者完全相同，換言之，一日之內已有五頂暖轎抬進北城。

水長流看在眼中，心內疑雲重重，選了一個好位子，靜觀其變。

轎子並未長驅直入，在街口，停在歡迎者的面前。

第一頂暖轎打開了，諸葛峯神采奕奕的走出來。

迎接的人羣中馬上響起一片歡呼：「歡迎三少爺凱旋歸來。」

諸葛峯「嗯」了一聲，兀自走向第三頂轎子。

第三頂暖轎也打開了，香風撲面，是卓城主的掌上明珠諸葛嵐。

人羣中歡聲再起：「歡迎大小姐得勝回城。」

兄妹倆不約而同的來至第二頂轎子兩側，掀開轎帘，同聲道：「白姑娘請下轎。」

白雲飄略顯憔悴，精神尚佳，黛眉深鎖，一聲不吭的踱出來。

「歡迎白姑娘。」

北城的人禮貌周到，即使是俘虜，同樣以禮相待。

白雲飄環目四顧，不亢不卑的道：「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北城？」

諸葛峯頷首道：「不錯。」

白雲飄沉聲道：「我要見卓城主。」

諸葛嵐笑盈盈的道：「別忙，且先瀏覽一下北城風光，今夜，家母會爲白姑娘設宴接風。」

不管白雲飄是否同意，兄妹二人一左一右，挾持着她步入長街。

前面有人開道，後面有人護駕，在九十六名武林高手環繞下緩緩而進，場面盛大而又壯觀。

此舉顯然另有目的。

一是表示善待白雲飄，不失名門風範。

二是有意展現實力，逼花滿樓重現江湖。

並非遊街，而是逛街，兄妹二人領着她在綢緞莊、首飾店、珠寶行等處進進出出。

諸葛峯對待白雲飄簡直視如上賓，甚至可以說把她當作紅粉知己來看待，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幾次三番想要送她衣料、金飾或胭脂花粉，均被白雲飄斷然拒絕。

三少爺修養不錯，無絲毫不悅之意，反而陪着笑臉輕聲細語道：「姑娘到底喜歡什麼，儘管吩咐，只要諸葛峯力所能及，一定遵命照辦。」

白雲飄開口了，話很冷：「我喜歡的東西你應該心裡有數，何必多此一問。」

「恕我愚鴑，請明示。」

「簡單，只有兩個字。」

「那兩個字？」

「自由！」

諸葛峯聞言愕然，一時語爲之塞，半晌始道：「諸葛世家並未將姑娘視作仇敵，只是暫時作客北城，令師兄花滿樓一旦公然現身，白姑娘很快便可以恢復自由之身。」

白雲飄充耳無聞，僅在鼻孔裡「哼」了一聲，停留在一家鳥店前，望着關在鳥籠內的一隻長嘴鸚鵡出神。

諸葛峯很會把握機會，上前摘下鳥籠，遞給白雲飄，笑道：「喜歡就留着慢慢欣賞吧。」

意外地，白雲飄欣然接過，還說了一聲：「謝謝。」

但她並未認眞欣賞，提起鳥籠，打開小門，撮口爲嘯，吹了幾聲胡哨，小心翼翼地把鸚鵡趕了出去，展翅高飛，飛向遠方。

白雲飄笑了，是欣慰，也是羨慕。

諸葛峯呆了，是無奈，更是懊惱。

大小姐諸葛嵐柳眉一揚，道：「想自由其實並不難，設法把花滿樓請來北城事情就好辦了。」

白雲飄寒臉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說出他的去處來，北城派人去找也可以。」

「花師兄行方不明，本姑娘也不知他人在何處。」

「另外還有一個法子，可以徹底解決妳眼前的困難。」

「說說看。」

諸葛嵐瞧瞧白雲飄，望望諸葛峯，笑容可掬的道：「嫁給我哥哥，就是北城的兒媳婦，成爲諸葛世家的一份子，什麼事都沒有了。」

白雲飄沒料到她會提出如此尖銳的問題來，花容驟變，滿面不屑，惡狠狠地吐出來兩個字：「無聊！」

這比拒絕還難聽，令諸葛峯頗爲尷尬，回瞪了乃妹一眼。

此時正好行經長街中段，亦即北城酒樓附近，忽見兩名小販迎面行來。

「花生、瓜子、蓮花豆！」

「香香脆脆的糖葫蘆！」

邊走邊吆喝，帶着一臉生意人特有的媚笑，彎腰哈背的走向諸葛峯。

諸葛峯先是面露怒容，但伸手不打笑臉人，又不便發作，既而靈機一動，抓起一把花生，送至白雲飄面前，道：「北城的花生，遠近馳名，嚐嚐吧。」

馬屁拍在馬腿上，白雲飄不假詞色：「留着你自己吃吧。」

那小販很會做生意，把藍子湊了上來，獻寶道：「北城的瓜子更好吃，皮薄肉厚，百吃不厭。」

「不要！」

「改吃蓮花豆也不賴。」

「不要！」

「那就吃一支糖葫蘆吧。」

「不要！」

「爲了表示歡迎白姑娘芳駕光臨，全部免費奉送。」

「不要！不要！不要！」

兩名小販鼓起如簧之舌，賣力推銷，却換來白雲飄的六聲不要，也引起諸葛峯的不快，下令將小販驅逐到一邊去。

白雲飄緩步慢行，兄妹兩緊隨左右，看似親切待客，實則別有居心，只要白雲飄有逃走的意圖，馬上就會採取行動。

圍觀的人潮越聚越多，白雲飄左顧右盼，終於在北城酒樓發現一個熟悉的人——酒鬼，當即攏了過去。

她始終認爲，酒鬼是花滿樓的化身，花滿樓正是她決心以身相許的人，此刻却改了口，平平淡淡的道：「酒鬼，你也來了。」

酒鬼穩坐如故，連屁股也沒動一下，橫掃三人一眼，答得簡短有力：「來了，來喝酒！」

來酒樓喝酒沒什麼稀奇，甚至是廢話一句，酒鬼的鎮定功夫則令兄妹兩感到有點惴惴不安，諸葛峯靠近窗邊，道：「酒鬼，你好像跟人說過，與旋風俠是好朋友。」

酒鬼不否認：「是事實。」

「旋風俠是否也到了北城？」

「即使未到，差不多也快到了。」

「你們尚未見面？」

「還沒有。」

「此來目的何在？」

「這話你該問旋風俠自己，別問酒鬼。」

諸葛嵐接口道：「跟花滿樓的交情也不錯吧？」

「八拜之交，生死不渝。」

「他會不會來北城？」

「大概不會。」

「誰可以找到他？」

「誰也找不到。」

「這話是說連你酒鬼也找不到？」

「就是這個意思。」

「他最好能來，不然事情就麻煩了。」

諸葛峯說得更淸楚明白：「告訴花滿樓，說他師妹白雲飄正作客北城，希望他能來此一會。」

話完，攙着白雲飄續向前行。

諸葛嵐故意留下來補充道：「我們願把醜話說在前面，假如花大俠不肯前來相會，白姑娘就得長住北城，直至他現身為止，幸勿自誤！」

* * *

這話只是臨時起意，隨口說說，當兄妹二人押着白雲飄回到城堡後，日落之前，北城主卓玉君便有話傳出。

內容更明確，措詞更強硬，約定明晚黃昏時分，卓寡婦願親率門下高手恭候花滿樓大駕於城堡之內，屆時如未依約前來，白雲飄將會血染黃沙，棄屍荒郊。

這是最後通牒，等於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挑戰書，茶樓酒肆議論紛紛，長街之上爭相走告，消息很快便傳到北城之外去了。

一夜之間，北城便湧來了無數武林人物，使所有的客棧為之爆滿，處處人滿為患，生意人大發利市，個個笑逐顏開。

打從昨夜起，北城酒樓就不曾關門，人來人往，始終坐無虛席。

水長流三進三出。

小神童主僕包下一張桌子。

美爽爽、柳絲絲乃座上常客。

兩名做買賣的小販不時光顧。

天山神劍石崑崙亦曾在此小酌。

小霸王王侯僅驚鴻一瞥便不知去向。

佬大的酒樓，鬧烘烘的只有酒鬼的那個位子是空的。

因為他付了一筆銀子，包用三天。

人却突然失踪不見了。

訪友？窺探？夜遊？睡覺？或者……

誰也不知道，只有酒鬼自己心知肚明。

直到午後，距黃昏不足二個時辰時，才揉着睡眼，拖着沉重的步伐，重現酒樓。

酒鬼名頭不小，主要的原因是不少人認為他是花滿樓，立即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

行進間，有人問道：「酒鬼，你是不是花滿樓？」

「不是。」

「花滿樓來不來北城？」

「不知道。」

「你們不是好朋友嗎，怎會不知？」

酒鬼答得妙，「至交好友，不等於是他肚裡的蛔蟲，不可能事事知曉。」

曉字落地，人也落座，坐回到他自己的空位去。

小二哥的動作好快，酒鬼的屁股還沒坐熱，酒菜便送上來了。

一斤燒刀子、四個熱炒、一碗湯，外加五個大饅頭。

這與酒鬼的習慣大不相同，不禁看傻子眼，道：「酒鬼叫了酒，並沒叫菜呀。」

小二哥躬身答道：「菜和饅頭是別人加的。」

「誰？」

「我！」

金燕子水長流人隨話至，不待酒鬼相請便，大大方方的坐在對面。

酒鬼臉有異色，道：「菜是妳叫的？」

水長流含笑道：「是啊。」

「酒鬼一向只喝酒，不吃菜。」

「今夜一定要吃。」

「這是為何？」

「為了保持體力。」

「酒也不夠，一斤燒刀子還不夠餵飽酒蟲呢。」

「今夜必須少喝。」

「可有特別的原因？」

「這樣頭腦才可以保持清醒。」

拿起一個饅頭，夾了好幾塊紅燒肉，強迫酒鬼吃下去，水長流邊吃邊說：「這一陣子你跑到那兒去了？」

「睡覺。」

「在那裡睡？」

「北城客棧。」

「哼，簡直不可救藥，」水長流微慍道：「除了喝酒，就是睡覺，可知就在你睡大頭覺的時候白雲飄已經被人押返北城？」

酒鬼勉為其難的吃了一口饅頭，喝了三口酒，道：「醒後曾聽人提起。」

「卓城主放話出來，欲在今晚逼花滿樓現身。」

「亦曾有個耳聞。」

「可曾將這個消息通知他？」

「沒有。」

「也就是說花大俠至今仍蒙在鼓裡？」

「未見得，也許早已得知。」

「會來嗎？」

「很難說。」

「最好是來，否則白姑娘說不定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但願事情沒有這麼糟，但願北城不要做得太絕！」

* * *

長街上有了變化，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擺滿了花，樓上有花，窗前也有花，使北城登時變成一座花城。

城堡前的花最多最美，從台階的底部一直擺到頂端。

兩旁還密密麻麻的吊了一長串大紅燈籠。

長街盡頭，石階之前，則紮了一座大牌樓。

樓，是用鮮花紮的。

花，紮滿了整座樓。

花滿樓。

樓滿花。

意即在此。

却無人知曉，這筆數不在少的銀子是何人所花。

市井上傳言四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一說是北城出錢安排，以示對花滿樓禮遇之意。

一說是花滿樓的朋友所為，以壯聲勢，以壯行色。

究係何人所為，迄無定論，大家很快便將這事擱到一邊去，談論的焦點只有一個：今夜，花滿樓到底會不會來？

為了一睹花滿樓的風采，天色尚早，大家便一窩蜂般跑到街上來了。

酒鬼仍在北城酒樓喝燒刀子。

金燕子水長流則已芳踪杳杳。

人羣中忽然起了一陣騷動，出現兩個絕代尤物。

一個是俏羅刹美爽爽。

一個是妙觀音柳絲絲。

二女花枝招展，艷光四射，引來了一羣追香逐臭的狂蜂浪蝶。

姐妹倆連正眼都沒瞧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到酒鬼一人身上去。

美爽爽伸手一指，道：「這就是那個瘋瘋癲癲整天與酒為伍的酒鬼。」

柳絲絲仔細端詳了一陣，道：「嗯，從側面看的確很像花滿樓。」

美爽爽道：「正面更像，彷彿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但酒鬼却死鴨子硬嘴巴，不肯認帳。」

「爽姐，妳以前見過他？」

「在北天樓曾在轎中見過一次。」

「當時，為何不下點工夫，把他弄到手？」

「一則時候不允許，再則對這種髒兮兮的男人沒興趣，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他眞是花滿樓。」

「花滿樓有白雲飄，咱們恐怕釣不住。」

「釣住釣不住，以後再說，現在咱們該到珠寶行去了。」

柳絲絲驚「哦」一聲，道：「對啊，這一次圓滿達成任務，公子答應要送咱們貴重的珠寶首飾，是該先去看看貨色、式樣，免得吃暗虧，無論如何一定要狠狠的敲他一票。」

笑語如珠聲中，麗影淹沒在人潮中。

那羣狂蜂浪蝶，也跟着追逐下去，酒鬼的耳根為之清靜不少。

却見兩個娃兒在長街上蹦蹦跳跳的奔跑嬉戲。

大的比小神童略大，約莫十一二歲。

小的比小神童還小，大概只有八九歲。

哥兒倆都穿着一身黃底黑點的豹皮裝，屁股上還留着一條長尾巴，頭上紮着一個朝天辮，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甚是逗人喜愛。

大娃兒手中拿着一根一尺八寸長，寸許粗的鐵棒，當玩具把玩，從外觀看與小神童的玲瓏刀幾乎一模一樣。

酒鬼看在眼中，心內疑雲重重，認為這兩個娃兒很可能和小神童有所牽連來自同一個謎樣的所在，但不知二人是否也有出神入化的武功。

娃兒童心未泯，到處亂逛，覺得樣樣都新鮮，在大街上與兩名小販不期而遇，各買了一支糖葫蘆吃。

賣花生的小販瞧見了大娃兒手中的鐵棒，笑嘻嘻的道：「小朋友，這根棒子好漂亮啊，是誰的？」

大娃兒理直氣壯的道：「當然是我自己的。」

「玩具？」

「也是武器。」

「什麼樣子的武器？」

「一把刀。」

「可不可以借我看一看？」

大娃兒毫不考慮，一口回絕：「不可以！」

賣糖葫蘆的小販不死心，道：「送你們兩支糖葫蘆吃，總可以借看一下吧？」

大娃兒嘴硬，小娃兒更刁：「不借！」

「所有的糖葫蘆都送你們吃如何？」

「我娘說糖吃多了會蛀牙。」

「改吃花生也成。」

「花生吃多了會放屁。」

賣花生的小販從懷裡取出幾兩散碎銀子，在手上掂一掂，道：「賣給我好了。」

大娃兒答得乾脆：「不賣。」

「我可以多出點銀子，不會叫你吃虧的。」

「再多也不賣。」

「這樣吧，你開個價錢。」

「此乃無價之寶，不必！」

小販相顧愕然，同聲道：「這兩個娃兒眞難纏。」

與此同時，兩個蒲團大手已迅即扣在娃兒的頭頂上。

原意是想將豹衣娃兒制住，強行奪取，孰料，二小十分機警，滑如泥鰍，整個身子宛若陀螺般轉了幾下，便掙脫掌握，一溜煙似的溜之大吉。

在附近觀看的水長流頗為欣賞，讚了一句：「好功夫！」

恰巧及時現身的小霸王王侯亦

道：「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身手，實在難能可貴，如遇名師指點，假以時日必成大器！」

一雙鋒銳的眸子，從水長流、小販的身上一掃而過，轉身進入北城酒樓，直接來到酒鬼的面前。

王侯一臉焦急，聲急語快道：「酒鬼，王侯有事請教。」

酒鬼不疾不徐道：「說吧，不必客氣。」

「最近可曾與花師兄碰面？」

「已許久未見。」

「他會來北城嗎？」

「你認為呢？」

「於情於理都該來。」

酒鬼不以為然，握住酒杯，目注窗外，緩緩道：「恐怕未盡然，不來的機會可能居多。」

王侯楞住了，臉色接連數變，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摸不透是喜是憂，肅容滿面的道：「酒鬼為何作此判斷，師兄不應也不能置師妹的生死於不顧呀。」

酒鬼沉吟一下，道：「花滿樓知你愛師妹甚深，或許想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而且你一直做得有聲有色。」

「酒鬼，你是指那方面？」

「譬如找花滿樓挑戰的人，你一概照單全收，場場勝利，迄無一場敗績。」

人都喜聽恭維的話，王侯也不例外，洋洋得意的道：「大家有目共睹，事實確是如此。」

「相信北城這個武林巨人也難不倒你小霸王。」

「若是單打獨鬥，王侯有信心全勝而歸，不過……」

「有困難？」

「卓寡婦邀約的是花師兄，只怕不肯釋放白師妹。」

「這倒是個難題，你自己琢磨着辦吧。」

王侯未置可否，轉身離去，經過窗外時，酒鬼問道：「去不去？」

小霸王道：「事非等閑，需要考慮，王侯生死事小，就怕壞了花師兄的名頭。」

說至最後，人已不見，想係覓地思考去了。

* * *

黃昏未至，華燈已上。

百花爭艷，芳香四溢。

長街上燈火通明。

石階兩旁的燈籠更是火紅一片。

街上萬頭鑽動，一齊面向南方，翹首以待。

無疑是在等待天下第一人花滿樓的出現。

然而，花滿樓卻偏偏姍姍來遲。

眼看晚霞燒天，歸雁成行，牛兒上了棚，羊兒回了家，夜幕已降，才有了一些徵兆，看到一團塵頭。

塵頭越來越近，塵土飛揚中只見一匹快馬絕塵而來。

的確夠快，馬上之人耳目難辨，只看見肩上的紅色披風畢直的飄在身後，在衆人閃躲驚叫聲中呼嘯而過。

快馬一鼓作氣狂奔至石階之前，馬兒長嘶，人去如矢，一躍之勢便登上二十多層石階。

只見他拾級而上，健步如飛，蹬！蹬！蹬！的落地有聲，紅披風依舊飄在身後，劈啪作響，足見速度極快，不輸奔馬。

何消片刻工夫，便登上石階頂端，進了北城的大門。

門內是一個廣場，東北虎呂艮，金錢豹呂亮，這兩位卓城主的遠房親戚率衆候在那裡，並已通報入內。

來人環目四顧，傲然言道：「咦，怎麼沒見卓城主？」

東北虎呂艮冷然一哂，道：「已通報進去，很快就到。」

是不慢，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鐵娘子卓玉君，坐在一張裝有輪子的太師椅上，在諸葛峯、諸葛崴、諸葛嵐等子侄輩的簇擁下來到場中。

一城之主，威風八面，隨行之人，數不在少，衆星拱月般站立在卓城主左右。

鐵娘子卓玉君目賽寒星，罩定來人道：「你不是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

來人昂首道：「本來就不是，小俠並無冒充之意。」

卓城主玉面一寒，道：「你是何人？」

諸葛峯上前稟報道：「是花滿樓的師弟王侯，人稱小霸王，在江湖上很有點名氣。」

卓城主望一望天色，面籠寒霜道：「可是來替花滿樓探路的，他何時可到？」

小霸王王侯抬頭挺胸道：「花師兄因有急事待理，分身乏術，囑由我王侯全權代表。」

「他不來了？」

「不來了。」

「你能代表得了他？」

「當然可以。」

鐵娘子卓玉君另有高見：「恐怕未必，打敗花滿樓，武林同道必然公認為是天下第一，勝了你王侯能得到什麼？」

諸葛崴接口道：「是嘛，跳樑小丑，上不了台盤，跟你動手等於白費力氣，勝之不武。」

諸葛峯的話也不怎麼好聽：「北城的目標是花滿樓，他天下第一的頭銜諸葛世家欲取而代之，坦白說，任何人都沒有瓜代的資格。」

王侯不同意，振振有詞的反駁道：「花師兄乃曠世奇才，絕代高人，從來不和追名逐利的凡夫，沽名釣譽的俗子動手過招，各位不要太高估了自己。」

這話尖酸刻薄，招來了北城諸俠的一陣斥責叫罵聲。

王侯昂首而立，懼意全無，大發宏論道：「退而言之，如果諸葛世家確有眞才實料的高手，能使我小霸王血流五步，陳屍北城，還怕花師兄不前來興師問罪，收屍招魂。」

諸葛嵐就站在卓寡婦身旁，聞言附耳低聲道：「這小子人雖然狂妄，話倒是幾句實話，只要殺掉王侯就不愁花滿樓不來。」

王侯到時，身後跟來了一羣人，而且越聚越多，這時已黑壓壓的站了一大片。

水長流來了。

小神童主僕來了。

柳絲絲姐妹來了。

天山神劍石崑崙來了。

兩名小販也來湊熱鬧。

唯獨不見酒鬼的影子。

卓玉君揚目一掃，語冷詞寒：「這些人是你請來助拳的？」

好聰明的小霸王，反應敏捷，藉機拿話來扣她：「城主誤會了，王侯向來匹馬單槍，不需旁人掠陣助拳，他們是聞風而來觀戰的，但願北城也能恪遵江湖規矩，不以多為勝。」

鐵娘子笑而不答，換了一個話題道：「你眞的是代表花滿樓，前來本城赴約？」

「小俠站在北城就是最好的答案。」

「願意替花滿樓承担一切，接受挑戰？」

「理當如此。」

「刀劍無眼，也許會鬧出人命來，最好有接受失敗的心理準備，現在反悔還來得及。」

「笑話，既來之，則安之，死而無怨，王侯不是一個畏首畏尾的人，城主不必多慮，請聽在下一言。」

卓玉君道：「少俠有何見教？」

王侯朗聲道：「在未動手之前，在下必須確定白師妹到底在不在北城？」

「沒錯，白姑娘確在本城。」

「可否叫她來此一見？」

「王侯，你懷疑本城主所言不實？」

「自己親眼目睹最可靠！」

理由充足，擲地有聲，卓寡婦欲拒無詞，道：「好吧，本城主成全你，答應見她一面。」

立即傳令下去，不久便見廣場後方推來一輛車。

不！並非車，而是房子，裝有輪子的活動小房子。

小房子在相距十丈以外便停下不動了，一名佩劍女子趨前打開房門，燈光照耀下果見白雲飄端坐其中。

情人就在眼前，王侯顯得有些激動，本欲衝過去一叙離情，被諸葛峯攔下來，只好站在遠處訴說道：「雲妹，為兄的對不起妳，來遲了，累妳在此受罪，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這二人的感情很微妙，王侯是剃頭挑子一頭熱，白雲飄對花滿樓情有獨鍾，對這位二師兄只有兄妹之情，而無男女之愛，聞言起身行至門口，道：「如以對待俘虜的標準來說，北城對小妹還算客氣，到目前為止，尚未受到任何折磨。」

有些事小霸王還不甚了了，查問道：「雲妹身懷絕技，為女中豪傑，怎會被北城所擒？」

白雲飄幽幽一歎，道：「那天小妹得到消息，酒鬼在北風茶樓有危險，隻身前往查看，那知入門未久，雙方便因言語不合打起來，諸葛峯置武林規矩於不顧，不但以多為勝，最後還以網羅將小妹網住，險些送了性命。」

聽到這裡，諸葛峯有話要說，挺身而出道：「白姑娘避重就輕，事實並非完全如此。」

王侯怒眉雙挑道：「實情畢竟如何，三少爺可有補充？」

諸葛峯一字一句道：「酒鬼嗜酒如命，根本不喝茶，從未踏入北風茶樓的門，白姑娘不問靑紅皂白，到處亂闖，一名小夥計出面阻止，竟被她活活打死，本少爺為恐禍事擴大，不得已這才被迫將她制服。」

白雲飄辯解道：「那小子出言不遜，口出穢語，又愛逞强鬥狠，目中無人，偏又學藝不精，死了活該。」

諸葛嵐玉面一沉，道：「白姑娘說那裡話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乃天公地道之事，換言之，三哥擒人來此，在道理上絕對站得住。」

小霸王道：「就算言之成理，也不該以白師妹的生死作要脅，逼花師兄重履江湖，甚至將家師先知老人的武功秘笈交出來，這簡直是敲詐。」

鐵娘子卓玉君道：「少俠言重了，師妹被擒，師兄出面解救，乃人之常情，拿一本秘笈，換一條人命，你們並不吃虧。」

王侯冷笑道：「可惜卓城主的心思白費了，家師手中並無秘笈。」

「王侯，你去逍遙谷問過先知老人？」

（未完・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花子幫與席本初、李士艮、劉寨主合力，終於奪回劉家寨，把山寇們趕走。而劉家寨的糧食足夠他們吃三年，於是花子幫與席李兩家決定暫留劉家寨……石不悔已將花子幫幫主之位傳給「快樂」……山寇們想再次攻入劉家寨，在寨門與劉家寨等人對峙，司馬雪一時意氣用事，與山寇們約地決鬥，在赴約途中却被人擊暈……

山賊屢施計　快樂巧對付

「哈……」那大個子正是叫天張，他聞言沉聲道：「你還打算活着回去？」

「所以你承認自己不要臉？」

叫天張道：「好小子，你是一人前來，我的人就算是爲你小子收屍吧！」

「收屍？」

「不錯，且等老子砍了你，便由他們把你的屍體抬回去劉家寨，難道不妥？」

那人嘿嘿一笑道：「聽起來好像我死定了！」

叫天張道：「你以爲你還有生還的希望？你小子一副忠肝義膽的表現，想爲那老花子討回些什麼，你這是逞能、表現，可也不知死活，祇不過……嘿……」

那人雙目一亮，破草帽子稍抬道：「祇不過什麼？難道你還有轉圜之地？可能嗎？」

「能，當然能，天下沒有不能的事！」

那人精神一振，似乎十分有興趣的道：「有什麼你就直截了當的說吧！」

叫天張哈哈一笑道：「小子呀！人生自古誰無死，人哪個不怕死？這年頭活人不容易，人命似螻蟻，可是螻蟻也貪生呀！」

那人聽得有些不耐，却也全神貫注的聽。

叫天張頓了一下，又道：「小子，你今日前來是送死，那是你缺乏三思而行的結果，然而我姓張的決心放你的生，給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是幹什麼來的？決鬥呀！敵人會說出這麼幾句話，而且又在動手之前，怎不令人半信半疑，將信又疑而莫名其妙？

祇不過當這人想通之後，忽的仰天一聲大大的冷笑道：「嘿……黃鼠狼向雞拜年，你不存善心吶！」

叫天張一瞪眼，叱道：「張大爺操刀十七年，殺人自己也數不清，偏就今天對你小子手軟，娘的，你該爬在地上立刻叩響頭才是，怎麼說俏皮話呀！」

那人淡淡的道：「就因爲你們流寇殺人不眨眼，我這才想到你必有什麼陰謀，是不是？」

叫天張戟指那人，嘿嘿笑道：「個鬼靈精，果然被你猜到九分了。」

「那另外一分呢？」

「另外的一分就是把你放生，張大爺有上天好生之德，不殺你了。」

那人一笑道：「說了半天還不知你肚皮裡什麼狗屁倒灶打算，說出來聽聽。」

叫天張呵呵笑，伸手捋了捋鬚

子道：「開竅一半了，你小子的命又有希望了，哈……」

他忽的踏前一步，沉聲道：「等一會咱兩人花拳繡腿的過幾招，虛應故事的打一架，然後我叫出我的人，你那裡拔腿就逃。」

「逃？」

「當然是逃，然後我率人後邊追，直把你追進那可惡的劉家寨！」

那人立刻問道：「你們追我以後呢？」

叫天張道：「我在劉家寨門外大聲罵，罵夠了以後就撤回來。」

「你白白的放我回去？」

「不，當然不是了……」

「你有打算？」

「不錯。」

那人心中一沉，這流寇是天才的，得小心應付他。

一念及此，那人又問，「你的打算是什麼？」

叫天張道：「我缺個二把頭，你的表現我喜歡，我打算拉你入夥。」

那人道：「原來你想我當流寇呀！」

叫天張立刻叱道：「什麼寇不寇的，這年頭肚皮塡飽才是眞。」

他四下裡看一眼，又道：「我這裡許你二把頭，你可得先立大功，是不是？」

那人已明白一半，但他仍然問，「立功？如何立功？」

叫天張道：「小子呀！你的機會來了，這也是你走大運立下大功的時候到了，你小子的造化眞大呀！」

那人一怔道：「到底什麼機會？」

叫天張道：「你祇需奔回劉家寨，等到明日夜晚三更時分，偷偷的打開劉家寨的大門，咱們立刻殺進去，佔了劉家寨，這頭一功就是你立的。」

那人一聽，心中還吃一驚，眞如此，劉家寨就完了，寨中那麼多男女老少，一個也休想活命。

他把頭猛一抬，草帽子往頭頂送一半，冷冷的道：「我以爲什麼高明的主意，原來你要我當一名不仁不義的小人，去做那不仁不義，喪心病狂的害人事呀！娘的，這樣的事祇有你們這批狗操的做得出來，大爺不恥！」

叫天張大怒，叱道：「找死不是，你看上去不像是三槍扎不透的樣子，怎麼如此的頑固？」

那人開罵，「去你娘的，咱們還是手底下見眞章吧！我的兒！」

叫天張火大了，他猛可裡掄動手上砍刀直劈而上，口中大吼，「老子碎了你這不知好歹的狗！」

「嗆……叭……」之聲驟起，緊接着便是一陣「劈啦叭啦」響聲傳來，就聽得叫天張狂嗥一聲暴退。

那人並不急追，他持杖冷漠的雙目晶亮，果然，叫天張忽的旋身左手疾甩。

「咻」！

「會」！

這兩聲幾乎出自同一時間，那人側身沉聲道：「還你！」

「會」聲又起，叫天張一聲尖嗥，「噢！」

他祇叫了一聲，緊接着便聽他大叫着，「殺！殺！我不要他活……」

「殺！」

草叢中忽然冒出二十多個黑影往這山坡頂上包圍過來，這些人舉刀奔得快，看來就到了那人的面前了，突見那人一個旱地拔葱三丈高，半空中五個橫側大車輪連着空心觔斗往外躍，等到這些人抬頭看，天上一片烏雲遮住了月，一片黑暗不見人。

等到那片雲飄過，早不見了那個人的影子了。

可也妙，叫天張坐在地上難起來，他的腦筋還清醒，他戟指劉家寨大聲吼叫，「追！往劉家寨的方向追，他奶奶的，這小子比他師傅扎手多了。」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聲吼，「別追了！」

這一聲也還管用，二十多個流寇不追了，祇見十幾個大漢奔過來，其中一人不是別人，「黑面閻羅」石太沖是也。

石太沖大脚走地咯咯響，幾步已站在跌坐地上起不來的叫天張面前。

「張老弟呀！你的主意是好，可惜人家不上當！」

「石兄，我饒不了那小子！」

石太沖道：「怎麼傷着的？我看看……」

叫天張嘆口氣道：「哎唷，尖刀戳在我腿上，娘的，還是我的刀戳上的！」

石太沖冷冷道：「劉家寨有能人，咱們可得好生的商議如何攻打劉家寨了。」

叫天張道：「石兄，我想不到會栽在那小子的手上，我不甘心吶！」

石太沖道：「我也不甘心，弟兄們磨刀要硬幹，這光景我有主張。」

* * *

且不提這兩個惡人如何打那劉家寨的主意，再說那人離開山頂奔得快，沒多久便到了荒林邊，祇見他匆匆的投入林中，再把衣衫又拉扯下來，找到司馬雪。

他的動作眞快，換好衣衫便把司馬雪背在肩上，祇不過他剛剛奔出林外面，肩頭上的司馬雪似乎已

醒過來。

司馬雪發出「嗯」了一聲，令那人一怔。

這兒距離劉家寨已不遠，那人也不再停留，爲的是怕有追來的流寇，那麻煩可大了。

那人直把司馬雪背到劉家寨的寨牆下，他才抬頭一聲呼叫，「把繩子垂下來！」

寨牆上，花子帮的人沒離開，大夥在等候着。

他們當然等候司馬雪回來，但有一半的人黯然不出聲，尤其是西門風三人。

此刻見有人把司馬雪背回來，還以爲是流寇們殺了司馬雪，把司馬雪的屍體送回來了吶！

西門風就在寨牆上厲吼，「可惡啊！你們眞的殺了我二師兄！」

申屠雨一向脾氣暴，舉着竹杖自寨牆上飛身而下，口中大吼，「賊子拿命來吧！」

他的竹杖直往那人搗去，不料那人反臂一圈，把申屠雨的竹杖奪在手中！

申屠雨吃一驚，挽着右拳左手又自腰上拔出一把尖尖的尺半長利刄在手上。

便在他舉刀尚未送過去，祇見那人的頭上猛一晃，一頂草帽落在地上了。

雙方距離近，申屠雨吃一驚道：「帮主！」

不錯，那人正是「快樂帮主」！

「快樂」衝着申屠雨點點頭道：「他很好，馬上同你一樣不用人扶了。」

說完他出掌疾拍，祇聽得司馬雪口中發出「咯」的一聲，人已清醒過來了。

司馬雪雙目張開就低吼，「暗算不是本事……你……」

當他看清面前兩人之後，他迷糊的道：「這是……在哪兒？怎麼一回事？」

「快樂帮主」對司馬雪道：「這兒是劉家寨牆下，快上去吧，我先上去了。」

他雙臂一張拔身起，祇在中途雙手拍擊一次，人已躍上寨牆上，祇這麼一躍，司馬雪與申屠雨就不能……

寨上垂下繩子來，兩人攀繩而上，申屠雨幾人圍住司馬雪問根由，司馬雪什麼也不知道。

司馬雪祇知道當他過那林子的時候，突然遇襲，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於是，花子帮的人議論紛紛，司馬雪與申屠雨、西門風與東方雷，四個人一齊去見他們的師傅石不悔，祇見「快樂帮主」正坐在椅子上。

石不悔見四個徒弟都進來，不由哈哈的道：「我早就斷定，帮主是不會袖手旁觀的，果不其然，以後你們別自作主張，凡事先請示帮主。」

司馬雪道：「不知帮主可去赴約？」

「快樂帮主」點點頭道：「花子也守信，怎能不守約？」

司馬雪吃驚道：「結果如何？」

「快樂帮主」道：「我以叫天張的尖刀回擊他，總叫他日子不好過。」

西門風道：「帮主傷了那叫天張？」

「快樂帮主」道：「石長老一腿不方便，咱去找回來，也叫他一腿不聽使喚，嘿……」

大床上的石不悔一拍床，笑道：「眞有你的，當初我乍見你，就覺得你當和尚太可惜，埋沒了你的人才了，如今你這第一次出馬，不但爲老夫報了一腿之仇，也爲司馬雪解去一次危難，更在花子帮中樹立了你的威望，難得，難得！」

西門風四人一看，不約而同的對「快樂帮主」抱拳，大表佩服之色。

「快樂帮主」一笑，便聽得門外的劉世芳、席本初、李氏昆仲都過來了。

劉世芳見司馬雪無恙而回，也覺驚訝，但當「快樂帮主」把叫天張的陰謀說了出來，劉世芳更是吃驚，所幸是「快樂帮主」前去，也是劉家寨的幸運。

那席本初與李氏昆仲更對「快樂帮主」的勇氣與義氣，大表滿意與敬佩，劉世芳立刻對幾人道：「如今也算一次勝利，值得咱們一醉，我去命人備酒，爲『快樂帮主』的勝利乾幾杯！」

他說走就走，匆匆的往寨後張羅酒席去了。

* * *

劉家寨就在這天午時，全寨又見四菜一湯好酒一罈，大夥正吃在興頭上，猛古丁聽得寨門樓上清脆的梆子聲傳來，就聽得有人大呼小叫，「山賊來了！」

大夥正吃着，聽得這聲破鑼也似的大叫，誰還有心再吃喝，一個個操起傢伙便往寨牆奔，那女的小的進了屋子緊關門，一時間誰也閒不着，就聽得寨牆上有人大聲叫，「山賊們要攻寨子了！」

果然，就聽得寨外人聲狂喊大叫道：「殺！」

「雞犬不留呀！」

正面守的是花子帮的人，寨牆上也站滿了人，劉世芳拉緊了「快樂帮主」急急的道：「帮主快看，這批賊子用竹子綁了長梯，他們一心要上我的寨牆了。」

「快樂帮主」道：「他們一心要

攻打進來了！」

劉世芳道：「他們的人馬眞不少，祇怕……」

「快樂帮主」道：「劉當家的，你別看他們的人馬多，咱們也非省油燈，想攻進來，那得有幾手給咱們瞧瞧。」

他左右看了一下，又道：「劉當家的快去守寨後，後寨牆下雖有斷崖，也得小心賊子攻上來。」

劉世芳道：「我劉家寨的人已經去守了，還有些在寨牆上，倒要辛苦李、席二家了。」

「快樂帮主」再看去，祇見那席本初正指揮着席家垜子人馬分別站守在有利位置，準備斷殺了。

遠處，李士艮大聲的吼，『快樂帮主』，你看看來的這批人，好像祇是那般流寇吔！」

沒有大別山的山賊，而祇有流寇不達二百人，這倒引得「快樂帮主」低頭思量仔細看，不由得笑了。

「快樂帮主」回應道：「李堡主，不錯，正是那批流寇，我看清楚了。」

忽見李士艮奔過來，他走近「快樂帮主」，道：「帮主呀！你以爲這是好兆頭還是壞兆頭？」

「快樂帮主」道：「好壞各半！」

「怎麼說？」

「快樂帮主」道：「好兆頭，是這批流寇又與山賊石太沖鬧翻了，他們不合作便自行來攻寨，如是壞兆頭，那就是流寇攻擊之後，山賊們另有更厲害的手段使出來！」

李士艮重重的點頭道：「不錯，我也是如是想，帮主，你可有什麼對策？」

「快樂帮主」道：「咱們死守，也祇能隨機應變，不放過任何機會。」

李士艮道：「對，也是我心中想的，你看！」

「快樂帮主」順着李士艮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祇見十幾個長竹梯已由十幾個發狂般的大漢抬着往寨牆這邊奔來，這些人口中狂吼着，「攻啊！」

「殺！」

隨着長梯後，各有十多人操刀準備登梯。

這批流寇中有高人，好像常幹爬城的事，十幾個長梯三丈餘高下，剛巧距離寨牆垜子還有一尺高，這樣就不會搭了長梯再被寨子上面的人把長梯推倒傷了登寨牆的人。

十幾個長梯很快的搭靠在寨牆上，這批山寇立刻就往梯上攀，再看寨牆上，花子帮的人不驚慌，他們好像臉帶笑容，「快樂帮主」就咧開嘴巴笑着吩咐，「別忘了我告訴你們大家的，下子要準、要狠，兩支青竹杖齊出手，他們一個也休想登上寨牆來。」

很快的，有幾個流寇已快到寨牆上來了。

這些快上來的流寇不即把頭露上來，先把手上的砍刀在他們的頭頂一陣亂砍，然後再大叫一聲攀上來。

「下去吧！兒……」

「噢……噢……」

眞極妙，花子帮的弟兄出竹杖，狠狠的一齊迎上敵人的兩隻眼睛上，有的未被戳中眼，也把臉戳破一塊皮肉來，這些人尚未站穩便被一個個戳跌在城外，四丈多高的寨牆跌下去，就沒見幾個站起來的。

花子們的竹杖既輕又細又長，使用起來眞方便，他們專門戳敵人的眼，就在一陣攻防中，寨牆上的花子們倒興奮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下面的流寇們吃了虧，拉了長梯往回跑，仔細看，三十多個掩着臉，有的大叫「我的眼！」

劉家寨傳來花子們的笑聲，「別跑，別跑呀！來攻呀！操，跑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幾個大漢奔到劉家寨的附近石坡上，有個大漢指着劉家寨厲聲吼罵，「操你娘的，你們高興吧！笑吧！不多久，爺們就會殺進去，到那時，新仇舊恨一筆還不了的賬，爺們非殺光你們難消心頭之恨！」

這幾句話隨風飄進劉家寨，聽得人起雞皮疙瘩！

劉世芳就一夜之間似乎老了十多歲，他愁眉苦臉還哀聲嘆，「天爺啊！」

* * *

劉世芳三思五量大半天，半夜裡他忽然想到了「快樂帮主」了。

自從「快樂帮主」代司馬雪去對面山頂赴會後，「快樂帮主」的名聲大噪，他不但令花子帮的人自豪，便席本初與李士艮這些一方傑出人物也爲之稱頌不已。

劉世芳想了又想沒主張，他忽然發奇想，打算把他的女兒翠花許配給「快樂帮主」。

「快樂帮主」原是空空和尚，他出了家的方外人，這一輩子也沒打算娶妻子，如今雖是花子帮，花子還能娶新娘？

但劉世芳如今被山賊流寇把劉家寨死死的圍起來，這光景他還能想出什麼好辦法？

劉世芳打算先把「快樂帮主」拉在身邊，有了「快樂帮主」，就有花子帮，祇要他們花子帮肯賣命，山賊流寇就能抵擋一陣子。

劉世芳打定主意，他先把席本初與李士艮兩人請到後寨大院來。

祇不過當劉世芳打算央請他兩

人去說親的時候，豈料兩人都搖頭。

席本初心中十分明白，因爲他的女兒席大紅，早就表現出喜歡「快樂帮主」了。

席大紅在「快樂帮主」還是空空和尚的時候，就力勸過空空和尚還俗了。

席本初對劉世芳道：「這是什麼時候呀！怎好在這節骨眼辦喜事，大家祇管高興，萬一山賊撲進來，大夥全都要遭殃！」

李士艮心中也不愉快，因爲他的女兒李小小，雖然未曾有什麼表示，但他老人家早已發現小小不時的暗中瞄着「快樂帮主」瞧，這就是爲什麼他打算將來把「快樂帮主」邀請到他的西陵堡當大總管一職的主要原因。

但當「空空和尚」一下子變成「快樂帮主」以後，這李士艮一直的不開心，如今聽得劉世芳的話，他老人家更是不開心，淡淡的道：「此時大夥全力對付山賊流寇，其餘的事實不易多言，劉寨主的美意，若有機會，我會代言。」

祇這麼幾句話，劉世芳還能說什麼，祇有嘆口氣，要李、席兩家多多出力了。

＊　＊　＊

有了劉世芳的這個意思，席本初便想到女兒了，如果女兒得不到「快樂帮主」，祇怕此生她不快樂。

席本初在打主意了。

李士艮也在打主意了。

李士艮拉過兄弟李士雄，老哥兒倆暗中在商量，如果「快樂帮主」有一天不幹花子帮之主，能到西陵堡去同小小結婚，就太好了。

李士雄也有此想法，祇不過這件事的時機還未到。

＊　＊　＊

現在，劉世芳端坐在前院的大廂房椅子上，他爲石不悔倒着觀音茶，一邊笑哈哈，那模樣比平日太平年日差不多，那像是寨子外面圍着山賊流寇！

「九節公」石不悔也笑臉相迎，他喝着好茶打哈哈。

劉世芳半天才開了腔，「石兄呀！劉家寨全靠你大力協助了。」

石不悔道：「應該的，應該的。」

劉世芳道：「在這種生死交關的時候，我實在不應該再橫生什麼枝節，祇不過……」

「九節公」石不悔似乎聽出什麼不對勁，不由張口不吃茶，瞪大了眼睛道：「劉寨主，你在說什麼？」

劉世芳道：「石兄，我是想，咱們這時候走的背時運，該弄件喜事來沖一沖呀！」

石不悔大感好奇的道：「什麼喜事能把外面的山賊沖得跑，怕是他們同咱們泡上了？」

劉世芳道：「我的意思是，我把我大女兒翠花嫁給貴帮主，石兄，這件事該由你作個主了。」

石不悔先是吃一驚，但立刻哈哈笑了。

劉世芳見石不悔哈哈笑，他也跟着笑了。

石不悔笑彎了腰道：「劉寨主呀！你莫非被山賊流寇們嚇昏了？」

劉世芳道：「這話怎麼說？」

石不悔道：「天底下誰會把女兒嫁給臭要飯的呀！花子有錢養老婆？哈……」

劉世芳道：「貴帮主不是一般人，論機智武功與人品，他都算得是人中龍呀！」

石不悔道：「他却是個花子頭。」

劉世芳道：「便花子頭也好，這時候天底下有幾個是富人的？石兄，你成全……」

石不悔道：「劉兄，你……不後悔？」

劉世芳道：「此事不成才後悔。」

石不悔道：「這事我同意，祇不過我還得同帮主去提一提，我想他會答應吧！」

劉世芳立刻起身一揖到地，道：「石兄成全，多謝多謝了！」

石不悔笑哈哈的道：「倒是便宜了咱們帮主了，唉，劉兄呀！我得把醜話先說明，你若要聘禮聘金什麼的，咱們可是兩手空空呀！」

劉世芳笑笑道：「劉家寨朝不保夕，還談論些什麼派場呀！能保住不被山賊攻進來，我劉世芳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他起身又道：「石兄，過了今天，聽你的佳音，萬望多多協助則個。」

石不悔道：「放心，石某最喜成全別人，哈……」

劉世芳心中高興，便也忍不住又對石不悔深深一禮，帶着無限喜悅心情回轉後寨去了。

石不悔見劉世芳走去，心中在想着「快樂帮主」，難道這名字會如此重要，起名快樂，還眞的快樂無比呀！

「九節公」石不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　＊　＊

就在「九節公」石不悔愉快的喝着茶抹抹嘴巴，準備撐起身子的時候，忽見「快樂帮主」大喘氣奔進來，石不悔已笑道：「來得好，來得好，哈……」

「快樂帮主」怔了一下道：「好什麼？」

石不悔道：「我正打算叫你來的。」

「快樂帮主」道：「石長老呀，您不找我也要來見見您的呀！」

石不悔忍住不開口，他楞然的看着「快樂帮主」。

「快樂帮主」道：「事情有些不妙了！」

石不悔怔了怔道：「何事驚慌？」

「快樂帮主」道：「寨子外面的山賊與流寇，自幾處搭建高台，石長老，他們搭高台要幹什麼？」

石不悔也不知道，他楞然道：「搭建什麼高台？」

「快樂帮主」道：「有三丈高，丈五寬，距離寨牆七八丈那麼遠近，我看不出他們這是做什麼的。」

石不悔道：「會有這種事？」

「快樂帮主」道：「石長老可要去看一看？」

石不悔道：「是要去看看。」

「快樂帮主」立刻雙掌互擊三下，大廂外立刻奔進兩個花子帮大漢。

這兩人走到大床前施禮，「快樂帮主」已吩咐道：「抬石長老到前寨門樓。」

兩個大漢齊動手，四隻長臂互挽，已把石不悔抬下床，這兩人抬了石不悔就往寨子的門樓上走，花子帮的人一個個看着寨外直瞪眼。

西門風見師傅被人抬上來，立刻迎上去，他指着寨外對石不悔道：「師傅，您瞧，那些山賊在幹什麼的？」

這時候司馬雪、申屠雨、東方雷三人也奔過來了。

「九節公」石不悔舉目看向寨牆外，祇見劉家寨外自前方左右三方面，那些山賊們正在搭建高台子，數一數就有九座之多，正面寨前五座台子，左右各兩座，已經快要安裝木板在台上了。

「九節公」石不悔一看之下也皺眉，半天未見他開口。

石不悔也沒見過這場面，這種光景不能亂胡蓋，因爲這是有關生死的。

「快樂帮主」看看這情況，也不懂這是幹什麼的，忽然，劉世芳匆匆的奔上寨門樓，他後面還有席本初與李士艮兄弟兩人。

這四人一來到，都看得吃一驚！

劉世芳道：「山賊們這是幹什麼呀？」

石不悔突然指着搭建台子的人說道：「你們看，搭台子的盡是流寇，他們的頭上纏黃布帶子。」

席本初道：「我明白了。」

大夥一聽，立刻問起來。

劉世芳第一個問，「他們幹什麼？」

席本初道：「這是流寇攻城的手段，他們從前到處流竄，攻地掠地有了經驗，這是要對付咱們了。」

他說了半天並未說出要怎麼個對付。

石不悔道：「他們搭台子是想幹什麼呀？」

席本初道：「沒見過，不可亂猜。」

劉世芳可急了，他猛拍手急問，「怎麼辦？怎麼辦呀？各位！」

李士艮道：「看樣子我們祇有靜觀其變了。」

「快樂帮主」冷冷的道：「且等夜裡再計較。」

劉世芳道：「爲什麼等到夜裡？」

「快樂帮主」一笑，他回頭對花子帮的人吩咐，「兄弟們，加强把守，不得有誤！」

「是！」這一聲「是」，聲音大，使寨外的流寇們也抬頭看，流寇們見寨上站滿了人，一個個還咧嘴笑了。

他們似乎眞輕鬆，就好像馬上攻進劉家寨了。

＊　＊　＊

劉世芳等仍然站在寨牆上觀看着，一個個想不出流寇們爲什麼搭台子。

正在這時候，忽見寨牆外的小河岸邊冒出一批人來，其中還有一乘軟兜轎，晃呀晃的晃過來了。

坐在軟兜轎上的人有一條腿直不楞的伸直在右邊長杆上，大脚丫子幾乎碰到前面抬兜子大漢的後腦！

這頂兜子來得快，繞過一座台子刹時間到了劉家寨的寨門樓外五七丈處停住了。

寨門樓上大夥齊看去，祇見兜子上躺的不是別人，乃流寇頭子叫天張是也！

「九節公」石不悔第一個認出他來了。

石不悔仰天哈哈笑道：「操！你他娘的也受了傷，倒叫老夫爽極了！哈……」

兜子上的叫天張一聽急看上去，他厲吼如虎，罵道：「操他娘的，你怎麼沒有死呀！」

石不悔回罵，「我的兒，石老爺沒有死，你就活不成了呀！」

叫天張氣得拍巴掌，一掌掌打在竹桿上，吼道：「氣死我也，操！你敢下來決一生死？花頭子呀！你怕是沒有這個種！」

石不悔道：「你急他娘幹什麼？到你死的時候，老夫自然會去收拾你，別急躁，急躁有禍！」

「快樂帮主」忽然道：「叫天張，你吼個鳥，別說什麼了，搭了台子又怎樣，鳥毛你也拔不了一

根！」

不料叫天張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快樂帮主」再罵，「你得意個鳥，爺們怕你呀！怕你也不敢獨自對面山上會你了，哈……」

「快樂帮主」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倒令寨牆外的叫天張滿臉怒容。

叫天張戟指寨牆厲吼道：「前晚是你這狗操的，不錯，是你，奶奶的你要爲你的行爲付出代價，我叫天張幾會吃過這暗虧，你活不長了！」

「快樂帮主」大笑道：「叫天張，把你厲害招式快快使出來，叫爺們看一看你到底是個什麼王八狗操的人物！」

這是雙方對罵，誰也不保留身份顏面。

其實這也是暗中較勁，且看那一方忍不住的動了眞正肝火而冒出無法想像的舉動來。

有時候忍耐的功夫就是一種取勝之道。

此刻，叫天張再也難以忍受了，他咒罵着直揮手，高聲厲叫着，「他奶奶的，你們弄好沒有？弄好之後快快的先發射一個送進寨子裡去，叫他們嚐一嚐挨石頭的滋味是不是好受！」

他叫着，軟兜已抬到正面一座台子附近，就見兩個流寇飛一般的奔到河岸邊，很快的找來幾顆比小人頭尚小的石頭回來。

台子上的兩個大漢彎腰低頭接過兩粒大石頭，就見有兩根竹桿併起，一端用草編的兜子被人用力的拉向後，祇見一個漢子把石頭安放在兜內，另一大漢忙用力猛一拉，祇聽「彭」的一聲響，兩根竹桿猛一彈，「颯！」

眞嚇人，那顆石頭飛上了天，對準了劉家寨直飛過來。

石頭飛過寨牆，「咚」的一聲落在門前的場子上，地上立刻被砸出個石坑。

「哇呀！這是放射石頭的呀！」

劉世芳大驚。

不但他吃驚，寨牆上的人都吃驚。

石不悔皺眉道：「奶奶的，這可眞絕，也叫人大傷腦筋了，怎麼辦？」

席本初道：「如果滿天石頭砸下來，咱們豈不是一個個都完蛋？」

李士良道：「各位，不如立刻衝殺出去，咱們合力幹，殺一個少一個，殺死兩個少一雙，總比等着挨石頭等着被砸死的好多了。」

劉世芳道：「天爺呀！流寇們等着咱們開寨門了，出去便死定了。」

「快樂帮主」道：「快將老弱婦孺送到糧倉地道裡，能動刀的男女靠牆邊躲起來。」

他伸頭看看四週，不由的冷笑了。

這時候他還笑得出來，多少也安定些「軍心」！

「九節公」石不悔見「快樂幫主」一副冷漠的樣子，心中不由懷疑。

石不悔問「快樂幫主」，道：「幫主，你可曾想到有甚麼破解之法？」

「快樂幫主」淡淡一笑道：「石長老，你看這些拋石台子，此刻又有多少石頭可用以砸來的？」

石不悔一看，笑笑道：「是呀，小河岸邊石頭不多，泥沙河岸幾里長，他們要找石頭不容易！」

「快樂幫主」道：「至少今明兩天，還不受威脅！」

他看看劉世芳，又道：「咱們已知道流寇用此是射石頭的，咱們快把人散開躲起來，我以爲這樣的石頭也許可以砸破屋頂，但若砸死躲在屋內的人，還不夠大，咱們不需害怕他甚麼，守牢寨子便足以安全無虞了！」

席本初道：「不能叫人隨便亂走動，大家分頭去把守，別在此地把時間浪費掉！」

他當先往自己那面奔去，李士良也與李士雄兄弟兩人匆匆走去！

劉世芳拉住「快樂幫主」道：「幫主呀，我劉世芳絕不會虧你的，你多費神了！」

「快樂幫主」一笑道：「劉寨主，我說過，這也是爲了活命，大家已經是一條船上了，船翻大家完蛋，說不上是誰幫誰！」

劉世芳道：「眞難得你如此明白！」

他轉而看向微笑的石不悔，又道：「石兄，拜託你的事情，不可忘懷呀！」

哈哈一笑，石不悔道：「怎麼會呢？放一百二十個心吧，劉寨主！」

於是，劉世芳抖抖衣袖立刻往後寨奔去！

看着劉世芳的背影哈哈一聲笑，石不悔對「快樂幫主」招招手，道：「幫主呀，你過來，有件事情對你講！」

「快樂幫主」走近石不悔道：「石長老，你有指教？」

石不悔道：「本來是不好講的，那有面對生死面對敵人提這種事的，唉，只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罷了！」

附近石不悔的四大弟子西門風等全都聽到了，不由都攏過頭來！

申屠雨拉着司馬雪道：「聽聽師父說些甚麼。」

此時石不悔的四大弟子已對「

快樂幫主」十分佩服，不再像過去那種表情令人看了洩氣的樣子。

司馬雪走近石不悔道：「師父，是甚麼事呀！」

石不悔笑叱道：「你們四個呀，怎能同幫主作比較，我老人家一生江湖，閱人無算，第一眼便看上幫主絕非池中物，乃雲裡神龍之相。」

「快樂幫主」笑道：「天壓人壓死人，人捧人捧上了天，石長老，你把我早已捧上天了呀，還捧就摔下來了。」

「哈……你摔不着的！」石不悔笑着，又道：「如今這兒全是幫中弟兄，我也不再小聲講，當衆宣佈也一樣，哈哈……大喜事一樁吧！」

「快樂幫主」指着寨外流寇們在搭台子，道：「要命時刻快來了，還會有甚麼喜事可言？」

石不悔道：「時也，命也，天造勢才會有此一喜呀，若非危機時，這樁喜事怎會來？」

西門風急問：「師父，到底是甚麼喜事呀？」

申屠雨也追問一句：「快說呀，師父！」

石不悔撫髯道：「此地寨主，要把他的大姑娘許給你幫主了，這豈不是一喜？」

「快樂幫主」哈哈笑道：「開玩笑！」

石不悔道：「不是開玩笑，劉寨主委託了我當這大媒人呐！」

「哈哈！」

「哈……」

花子幫一陣轟天大笑，倒令寨外的流寇們也吃一驚，想也知道，這時候還那麼笑得出來呀！

就有人在這遠處高聲罵，「操他娘，莫不是被嚇瘋了，一個個的在傻笑！」

也有人大叫，「快，再賞他們個大石頭！」

果然，「轟」的一聲响，一顆石頭飛落到寨牆來，也許力道不足，砸在寨牆外邊，可也嚇人一跳！

「快樂幫主」無奈何的道：「石長老，這件事你答應了嗎？」

「小子，沒答應我也不作媒人了！」

「快樂幫主」道：「開玩笑，那有花子也娶親的？」

「有呀……誰說花子一定打光棍？」

「花子還娶人家大千金呀！」

「也不是咱們去强求，送上門來照單收呀，小子！」

「快樂幫主」搖搖頭道：「咱們這就要拚命，那有人拖家帶眷上前綫？」

石不悔道：「如今這光景，早已不分前綫後防了，你有了老婆更會把命拚！」

「快樂幫主」道：「我不想製造小寡婦！」

石不悔不高興的「呸呸呸」連三呸，叱道：「少說不吉利的話！」

西門風四人已笑了，那西門風道：「幫主結了婚，咱們都是劉家寨的人了，往後吃香喝辣別要飯了。」

申屠雨笑道：「太好了，我們永遠不走了。」

「快樂幫主」道：「想走走不了，寨外面那麼多的山賊流寇，你走得了？」

石不悔道：「別管流寇了，喜事如何辦？」

「快樂幫主」吃驚的道：「怎麼？馬上結婚呀！」

石不悔道：「如果你點頭，今夜入洞房！」

「快樂幫主」道：「眞的？」

石不悔道：「只要幫主你點頭，我這就去對劉寨主說明了！」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呀，你開玩笑不是，咱這裡一貧如洗半兩銀子也沒有，憑甚麼呀！」

石不悔道：「憑的是幫主的一表人材，武功高絕，劉家寨的精神依託，我花子幫的當家呀！」

笑笑，「快樂幫主」道：「石長老爲我起名『快樂』，還眞的要名副其實呀，老實說，我有不如歸去少林的感覺，還我空空和尚的本來面目的意願呀！」

石不悔大搖頭道：「休提出家之事，幫主，我也明白你此刻心情，如果是你一個人，這些流寇山賊絕對困不住你，你便是大搖大擺的走，他們也攔你不住，你是爲了咱們大伙！」

「快樂幫主」道：「我能一走了之嗎？」

石不悔一笑道：「這就是劉寨主高明的地方，把他女兒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是嗎？」

「快樂幫主」道：「便是不把女兒嫁我，我也不會走的，還是請轉告劉寨主，收回成命吧！」

石不悔道：「我已爲你答應了，只不過你放心，婚事答應，不急結婚，打退賊子再辦喜事，你也休再推辭了！」

「快樂幫主」嘆氣道：「石長老，不提此事了，且請教可有退賊之法？」

石不悔道：「咱們全憑你了，還問我老人家呀！」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你回房休息吧，這兒有我在，如有甚麼變化，自當隨時向石長老請教！」

兩個大漢走過來，抬着石不悔便走下寨門摟而去！

* * *

「快樂幫主」把西門風師兄弟四人召到寨門樓內，他看着這師兄弟四人道：「今夜咱們出擊。」

西門風四人一怔，道：「出擊？」

四個人不約而同齊聲說，倒使得「快樂幫主」一笑，道：「我不勉强，願意的跟我出擊，不願意的留下來，我知道石長老少不了人侍候。」

東方雷道：「幫主，咱們都不是富貴命，咱們的命不值錢，要出擊，幫主盡管吩咐。」

西門風道：「這是任務，還有拒絕的？」

申屠雨道：「是呀，花子幫沒有怕死的人，幫主，你說如何下手吧！」

司馬雪也加上一句，「幫主，最好由我師兄弟數人出擊，花子幫少不了你的坐陣指揮。」

笑笑，「快樂幫主」道：「我如果不身先士卒，石長老也不會看上我了。」

他苦澀的一笑，又道：「石長老捏住我的小辮子了，唉！我無奈何呀！」

西門風四人也笑了。

「快樂幫主」道：「你四人吃過了飯好生睡一覺，我這就去後寨找劉寨主打商量去。」

申屠雨道：「找劉寨主？」

「快樂幫主」道：「到時候我再告訴你們如何去毀了流寇所搭起的這幾個台子。」

大伙一聽立刻精神來了，誰不想除掉流寇們的這十二座台子，如今只一聽，大伙都樂了。

* * *

「快樂幫主」匆匆的走到劉家寨的二道院，事情就有那麼巧，就在他剛往後折轉過去，不料他幾乎同個姑娘撞滿懷，嚇得姑娘肩頭縮，「哎」的一聲驚叫。

「快樂幫主」忙陪笑道：「對不起，莽撞了。」

那姑娘抬頭看，立刻掩口笑，彎腰施一禮，拔腿就往廳內跑。

廳上的人出來了，劉太平與他爹劉世芳一見是「快樂幫主」來到，立刻迎上來。

劉太平還把那姑娘叫住，道：「翠花，別走，過來見見幫主。」

「快樂幫主」一怔，剛才撞的竟會是劉家大姑娘翠花呀，劉太平這麼一叫，「快樂幫主」心中一緊，他心想，可別弄錯了，咱來是爲了大事呀！

劉世芳見女兒站在廳上，靦覥的對「快樂幫主」施了一禮，這才對翠花道：「去叫他們弄幾樣菜來，爹同幫主要在這兒喝幾杯。」

翠花扭身而去，「快樂幫主」這才對劉世芳道：「劉寨主，我來是想問問寨主，寨子裡可有易燃之物？」

劉世芳一怔，道：「易燃之物呀，有……桐油。」

「快樂幫主」點點頭道：「最好不過，約有多少？」

劉世芳道：「幫主要桐油幹什麼？」

「快樂幫主」道：「燒了流寇搭起來的台子。」

劉世芳吃驚道：「何人敢出寨子，流寇那麼多！」

笑笑，「快樂幫主」道：「寨主，流寇們造了台子，他們想也想不到咱們會對那些台子動手腳，我料定他們不會把人留在台子上守夜，他們不是正在找石頭嗎？咱們就趁他們去找石頭的時候燒了那些台子。」

劉世芳道：「幫主，得小心吶！」

「快樂幫主」一笑道：「寨主寬心吧！」

此刻，兩個女子把吃的送上來，這劉家寨原本有二十多名男子，總管管帳帶長工，還有兩個武師在，但流寇殺進劉家寨，除了女人留下來，男的全遭了殃，若非劉世芳同他兒子劉太平去了信陽州，只怕他父子二人也遭了毒手。

* * *

劉家父子陪同「快樂幫主」吃着酒，劉世芳這時才對「快樂幫主」道：「幫主，平日裡我們也練功，一般人我女兒能應付，咱們守在後寨應該沒問題，因爲後寨牆建在斷崖上，後面十幾丈深上不來，只不過前面全靠各位了，一會兒我到那兒招募伙計長工們，所以……」

「快樂幫主」道：「寨主，前面自有我花子幫的人頂着，你們後面放寬心，且看我們與這批流寇山賊週旋吧！」

他說完喝光杯中酒，這就要桐油了。

後廂房走出三個中年婦人，每人手上提着一桶桐油各有十幾斤，那「快樂幫主」一見，也不再多言，他抓起桐油桶便往前面走去。

附近劉家寨還有幾個老年人，匆匆的也走過來，「快樂幫主」一見心不忍，老年人白髮蒼蒼的還落淚，這是什麼年頭呀！

* * *

「快樂幫主」不快樂，他恨上天作弄人，中原荒年已三年，這光景只怕明年也不好過。

他提着桐油到了前面，一路奔進大廂房，這時候他心中忽然想到劉家大姑娘，劉翠花長得美，一對眼神還發光，俏嘴邊有着小酒渦，說出話來帶嗲聲。

「快樂幫主」二十三，這個年紀

正是想姑娘的時候，他雖然一心要去燒流寇的台子，但想到剛才幾乎與翠花姑娘撞滿懷，不由臉皮有些熱。

大床上的「九節公」石不悔見幫主提着油桶走來，便笑笑道：「我知道你有辦法，說，你要如何下手？」

「快樂幫主」道：「今夜五更天，我帶西門風四人去燒了那些台子。」

石不悔道：「也是好主意，只不過燒了以後擋不住他們還會再搭起來呀！」

「快樂幫主」道：「能拖幾日是幾日，天無絕人之路，咱們總會想出退敵之計來的。」

石不悔道：「說得也是，眼前只有這樣子了！」

這二人說着話，忽聽得房外有吼聲，「快樂幫主」立刻奔出去，他登上寨門樓看，只見大批山賊在對面的小山之上紮營寨，這些山賊們敲着鐵鍋大聲喊，「劉家寨，快送米糧來，劉家寨，快送米糧來！」

這叫聲還眞嚇人，只一聽就知道山賊們正缺吃的，他們攻不下劉家寨，所帶糧食大概已完了。

* * *

「快樂幫主」看這光景，弄不懂山賊們眞正的目的，想了半天突然明白了，莫非這石太冲在激勵他的人馬，想吃飽肚子就得拚命攻寨子。

正在思忖間，忽又見流寇那一面有人拿着石頭往台子上去，看這些石頭，大概他們走了不少的路才把石頭運過來。

「快樂幫主」在寨牆之上，把西門風四人找到面前來，他指着遠處山上道：「你們也聽到那面的吼叫聲，山賊們已等得不耐煩，大概就在這一兩天會玩命了。」

他看着寨牆外十二座的高台子，又道：「如果今夜不快快燒毀，明天咱們的日子不好過。」

申屠雨道：「幫主，今夜咱們五個人去放火？」

「快樂幫主」道：「不，要找十二人前去。」

司馬雪道：「咱們弟兄們之中，有十多人可以高來高去的輕功，也稱得上二流的。」

「快樂幫主」道：「最好不過，選定了找來見我。」

西門風四人立刻走往花子羣中，只見幾個花子還在猜拳逗樂子，立刻把要找的人集中帶到門樓前，「快樂幫主」看看這些弟兄們，不由點點頭道：「我這放火燒的計劃，原打算由我一人前去的，但一個人要放火燒十二座木台，難免被賊子們發覺攔殺而誤了大事，所以才召西門風四人一齊動手，不料如今賊人都出來了，你們看對面小山盡是山賊在吼叫，他們沒糧食，今夜我們放火燒木台，明日他們就攻不進寨子來，我琢磨，能再撐三天，山賊們就會知難而退了！」

申屠雨道：「咱們今夜如何下手？」

「快樂幫主」道：「三更一到放火燒，我與你師兄四人阻擋木台附近的賊子，等到十二座木台燒起來，咱五人掩護他其他人回寨裡，大家手腳要俐落，你們放火的每人一座木台，燒了便往寨牆跑回來，休與賊子們有糾纏！」

他把事情吩咐畢，花子幫的人齊點頭。

司馬雪道：「桐油如何提去？」

一笑，「快樂幫主」道：「何用提着桐油去，咱們花子披的破衫褲脫下來泡浸桐油，那比提桶管用多了，只要點着了拋上木台，還怕不馬上燒起來？」

他此言一出，大伙拍掌稱妙不已！

「快樂幫主」指着寨牆轉角處又道：「咱們三更天在那暗角之處溜出寨外，每人的木台要記牢，可別弄錯了，但聽一聲胡哨，立刻燃油燒木台，切記切記！」

大伙直點頭，各自去找破衣褲！

花子幫的人並非每人只有一件衣衫穿，他們每人背着破包袱，就是兩三件換穿的衣褲！

這時候「快樂幫主」吩咐提早吃過飯，更提早睡在寨牆上，外面山寇們再是吼叫，他們照樣的睡得着。

* * *

劉家寨裡很平靜，靜得有些反常，寨子外吼聲仍然不斷的傳進來，只不過到了二更天便沒有聲音了！叫了一天「劉家寨送糧來」，也早已聲嘶力竭的餓慘了，誰不累得大喘氣。

就在這時候，劉家寨的東角暗處有了動靜，花子幫的突擊隊伍準備出發了。

「快樂幫子」一個一個的加以打氣與慰問，更把點火摺子每人手中塞一支！

每個人也沒有帶他們的青竹杖，但腰裡却插了一把小尖刀，於是，「快樂幫主」當先與西門風四個人小心的溜下了劉家寨的高寨牆，五個人下去就持着青竹杖分開來！

木台子就在五七丈遠處立起來，好像有人在木台附近圍坐着沒走開。

「快樂幫主」一看之下，附近至少有三十多人分別圍了五個圓圈，有幾個人還在咒罵，當然是在罵劉家寨！

（未完・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上文提要： 小余將「太極圈」交給辛沁，辛沁將它交給母親黃瓦，她母親却故意不當面開啟，待她父親辛勤回來，辛沁告知始末，辛勤欲取圈檢視，黃瓦惡人先告狀，說是一個空盒子，沒有圈在內，辛沁氣忿離家出走，辛勤探知實情，同情女兒遭遇，告知黃瓦之師不日來中原有陰謀，和小余等商量對策，小余認為該去見師父，他們兼程來到熊耳山見到鳳先生……

盜寶被擒　帶路找人

鳳先生道：「那也不見得。」

辛沁內心極為失望。

她可以看出鳳先生也是在安慰她。

小余道：「恩師，據說懂『西青散記』及『仙壇花雨』奇書的人，有了『太極圈』即可延命。」

鳳先生道：「這兩部書奇是夠奇，讀過的人也不少，不能說讀過之人都能以『太極圈』為人延命。」

小余道：「恩師是不是表示根本沒有延命之說？」

鳳先生道：「辛姑娘不是已延命三年了？」

辛沁道：「是的，老前輩！」

「能為妳延命三年之人，一旦有了『太極圈』，他不是也可以再為妳延得更長嗎？為何不再去找他？」

辛沁道：「是晚輩的姨媽為我延壽的。」

「噢！妳不願去找她了？」

「是的，明明扁盒中有『太極圈』，她居然詭稱什麼也沒有了，這樣的作風，她會再為我延命嗎？」

鳳先生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不一會程九作了幾道野味請他們入席。

飯後在無人處，小余再向師父問及延命的事。

鳳先生說，他相信辛沁是個好姑娘。

能多作善事，自可增壽，但延命之說，不可盡信。

小余十分痛苦。

恩師說出這話，自然有其權威性。

由此可見，黃瓦說是已為辛沁延壽，賒命三年，也必是假的，人沒有死，她說死了，那些人在石槽冷泉中的人，只是被她利用的傀儡而已。

小余內心痛苦，却又不能對辛沁說。

一個人的信心一旦失去，那就可能一事無成，連生存的慾望都會全部消失的。

鳳先生趁機教了些近年來新研的武功招式，臨行前叮囑他們去找「盤古上人」或「九指居士」。

「盤古上人」是辛沁之師。

「九指居士」乃是上官羽之師，這都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人物。

鳳先生還交代，能把「太極圈」搶回來那是最好。

他的說法和辛勤幾乎一樣。

他們都說，「太極圈」的用途很多，但都暗示，「太極圈」未必就能延命，似乎辛沁也能猜到這點。

三小走後不久，鳳先生發現一個中年人自前右方林中緩緩走出，往他的茅廬處走來。

鳳先生道：「來客可是辛會主？」

中年人哈哈大笑道：「鳳兄好眼力！」

鳳先生道：「這可眞是稀客哩！」

「只怕打擾鳳兄。」

「不然！辛會主不嫌蝸居簡陋，鳳某倒是十分歡迎。」

「鳳兄，請勿再稱會主。」

「怎麼？辛大俠難道不是？」

「當初成立『陰陽會』的是內人，以後統御的也是內人，辛某投閒置散慣了，不問會務。」

「只不過外人還是以辛大俠為會主！」鳳先生讓了坐，仍然坐在老松下的木墩上，程九獻上茶點。

「辛兄，山中沒有什麼招待的。」

「不必客氣，鳳兄不視我為邪僻異端，就非常感激了。」

「那裡，辛大俠肯來，不也沒有把鳳某看成山野鄙夫？」

二人撫掌大笑一陣後，辛勤肅然道：「鳳兄，你可能知道我此來的目的吧？」

鳳先生道：「可是為了令嫒的事？」

辛勤點點頭道：「也可以說是為了令高足余心齋而來。」

「為他？」

「是的，鳳大俠不以為在目前小女的事即令徒之事，而令徒的事，不也就等於小女的事嗎？」

「是的！辛兄，這話眞是一針見血。」

「鳳兄一定也知道『太極圈』的事了？」

「是的，他們剛剛離去。」

辛勤道：「我知道。」

鳳先生道：「辛兄，這『賒命大法』……」

辛勤輕喟一聲，嘴唇嗡動了一會。

鳳先生臉有驚色，繼而也有頹然之色。

兩人默然相對良久。

辛勤道：「所以我們要作些事。」

「什麼事？」

「失去一個已屬不幸，不能失去兩個。」

「怎麼才不失去兩個？」

辛勤又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

鳳先生臉有激動之色。

辛勤道：「鳳兄以為如何？」

「非常令人感動，辛兄為什麼要這樣厚待小徒？」

「因為辛某很喜歡他！」

鳳先生道：「別人愛我小徒，幾乎超過了鳳某本身，眞叫人感激涕零！辛兄，劣徒有福了！」

「小女能認識令徒，也是她的福氣，只不過每次想到兩年之後的事，辛某不禁為令徒傷心落淚！」

兩位絕頂高人居然相對而泣。

大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

辛勤道：「為了使其中一個能繼續活下去，我們要想個辦法。」

「辛兄是說……」

「找一個……」下面的話又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兩人居然都想過這法子，因而不謀而合。

＊　＊　＊

陶傳芳是個尤物，所以走到那裡都不得清閒。

他恨透了毛不凡。

當他發現三小中有小毛時，復仇之心油然而起。

以他的身手釘上小毛，要得手並不難。

三小在酒樓上吃飯，小毛下樓入厠就入了陶傳芳之手。

兩小等了一會知道不妙，再下去找自然沒找到。

此刻小毛已被弄到數十里外了。

原來藍玉又和他在一起。

以「咆哮女媧」的名氣和身手，陶傳芳當然也需要這個人的保護。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藍玉是個女人。

和女人在一起，他感到無比的驕傲。

他一生中都是雌伏在男人之下，弄弄女人，而這女人卻不嫌他畸型，何樂而不為，他恢復了信心。

他再也不怕別人看到他身邊有個人，而且還希望別人看到藍玉，更希望別人猜想他們的曖昧關係。

他的成就感那就別提了。

兩人疾行三十餘里，夜宿小鎮客棧。

陶傳芳第一次以男人姿態出現，叫藍玉為大妹子，或者稱之為「卿卿」，藍玉也知道他的心態。

作那事時，他希望藍玉叫床。

藍玉當然並沒有那麼刺激。

只不過為了滿足他的虛榮心理，眞的叫了起來。

陶傳芳心頭大悅，他居然有此雄風。

第二天再起程，中午到達目的地。

午飯後，二人化裝易容一番，進入一家大賭場。

在一桌「梭哈」桌邊，停下看了一會。

這一桌賭得夠大，簡直是亡命之賭。

賭這玩藝剛開始時，都不會太大，越是輸了的人越會增加枱面，他希望一兩次就扳回來。

作莊的是毛不凡。

他發了財，手頭有一千多萬兩。

他好賭，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賭場了。

這似乎是一個公式，錢是怎麼來的就怎麼去。

也就是說不是正道來的，也不會風光太久。

藍玉佔了「天門」位子。

莊家毛不凡發了第一二張牌。

「出門」明的牌是8。

「天門」藍玉是J。

「末門」是清廷方面的人，只是陶、藍二人不大熟悉。

其實這人就是「三手韋陀」門耀祖。

他是錦衣衛的一個小頭目，他發了一張K。

毛不凡發了一張A。

這當然是毛不凡說話，他丟出一張五萬兩的銀票。

四周觀衆「嘖嘖」聲不斷。

就這麼一丟，很多人一生中所花的總和也沒有這麼多。

「出門」是小8，他居然跟了。

這很容易使人聯想，他下面的暗牌不是小8就是一張A。

「出門」一跟，「天門」的藍玉也跟了。

藍玉跟了，「末門」的K也沒有理由不跟。

一下子枱面上就有了十萬兩了。

毛不凡又發了第三張牌。

「出門」又是一張8，明牌是88。

「天門」是10，牌面是J10。

「末門」是9，明牌是K9。

莊上自己已發了一張A，牌面是AA。

這牌面眞唬人，不假思索湊成五十萬兩。

妙的是，兩張小8明牌的「出門」看了一會居然跟了。

四周觀者不由一陣騷動。

他們只能站在三步外觀看，這是爲了賭場中的安全以及賭友們的清白。

藍玉的「天門」也咬牙跟了，無論如何，她的牌表面只是10J兩張牌，即使暗牌是不是10或J，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牌。

當然人家肯花五十萬跟下來，一定也有他的理由。

三張牌也可以成爲兩頭順的架勢。

「末門」是K9，該打烊了吧？

他看了很久，嘿！也跟了！眞是玩命。

他正是錦衣衛門耀祖。

他們的銀子都是怎麼來的，也就不問可知了。

毛不凡大樂，道：「這眞夠意思啊！」

「出門」道：「不管贏輸都很過癮！」

聽這口氣，這「出門」也算是財大氣粗了。

毛不凡又發了第四張牌。

「出門」是8，牌面888，觀者大嘩。

「天門」是一張Q，牌面是J10Q。

「末門」是一張10，牌面是K910。

莊上又來了一張A，成爲AAA。

觀者鼓噪起來，還沒見過這種大場面。

毛不凡得意洋洋地推出了十張銀票。

每張票面有二十萬兩，共爲兩百萬兩。

有些觀衆都呆了，簡直以爲耳朵或眼睛有問題。

「出門」道：「老兄，玩命啊！」

「老兄可以量力而爲，沒有人要你跟！」

「出門」是三個小8，打烊太可惜了。

只不過和三條A碰，等於是石板上摔烏龜——硬碰硬。

「出門」又跟了，推出了一大堆的銀票。

有位觀衆說，這簡直是瘋狂之賭。

這樣都跟下來，可湊成千萬兩。

「天門」的藍玉額上現汗珠。

看看站在一邊的陶傳芳，陶居然點點頭。

這都是一些豪賭的人物。

於是，藍玉也跟了。

現在只剩下了「末門」的門耀祖。

他頭上臉上都是汗。

兩百餘萬兩畢竟不是個小數字。

而他又是在補「順子」。

就算是大順，也不是四條及富爾豪士的敵手。

除非他是同花大順。

妙的是，門耀祖一邊抹汗，一邊道：「各位看清了，在下有同花……是同花順的……」

的確，他是同花。

結果他也跟了。

有人說他一生看到這麼一次最大的「梭哈」場面，也是第一次四家都跟了，眞是空前絕後。

毛不凡又發了最後一張牌。

「出門」是一張K，明牌是888K。

「天門」是A，牌面是J、10、Q、A這已証明毛不凡不是四條A了。

「末門」是J，牌面是K、9、10、J，而且是同花。

毛不凡又來了一張9，牌面是AAA9。

毛不凡不是四條，但有富爾豪士的可能。

9這牌在場上只出現了兩張，可以說是一張好牌。

「出門」是888K，場上的K也不錯，只有兩張。

會不會是頂頭8呢，也有可能，因爲場上別家未出現過小8，如是頂頭8，那就是四條。

「天門」的J、10、Q、A，看K順，也可以說是嵌K順，場上只出現了兩張K，應該說他是最最不該跟下來的人。

因爲任何一家的牌都是貨眞價實的，都比他大。

如毛的四條或「富爾豪士」。

「出門」的四條8或8K「富爾豪士」等。

「末門」的K、9、10、J嵌Q同花順。

當然，如果那三家都是假的話。

現在是「天門」的A牌說話。

藍玉看看陶傳芳，陶傳芳把頭扭到一邊。

這表示他也不知該怎麼辦了。

反正他們此來不是爲了贏錢的。

藍玉豁出去了，又出了一百萬，這是她全部的家當。

爲了陶傳芳，雖然心痛却也值得，他也跟了。

「末門」的門耀祖是個同花順嵌Q順，他也不捨得半途而廢，抹抹汗跟了。

毛不凡也是非跟不可，他只好跟了。

「出門」此刻要不是「同花順」，他是絕對不該跟的了。那知他反而倒加五百萬兩。而且一點也不含乎，每張一百萬兩，而且是大票號的鐵票。

這是絕對意外的事。

其餘幾家以爲他能跟到底已經很不錯了。

絕對想不到他會倒砸五百萬兩。

要是都跟，極可能是自古以來一場「梭哈」最大的場面了，大約超過了三千萬兩，眞是令人咋舌。

有些人傻了眼，眞是「同花順」嗎？

四人之中，莊上的四條A已不可能了。

「出門」的四條8却極有可能。

只不過「富爾豪士」却可能不止一家。

如果「末門」不是「同花順」或者只是順子，乃至於僅是同花而無順子，他只怕收不了枱面。

只不過，局面却是撲朔迷離。

這一下子一定會有人打烊了吧？

毛不凡的AAA9牌面已很明顯，由於「天門」的J、10、Q、A有一張A，毛的四條已不可能了，最大是「富爾豪士」。

「富爾豪士」碰上「同花順」就要吃虧。

那知毛不凡跟了。

四周嘩然，且竊竊私議，都說他不該跟的。

只不過也有人說，他已投下數百萬，怎能不跟。

這當然不是理由，不能因爲前面已投入不少的錢而明知無把握非跟到底不可，但是，他眞的跟了。

銀票像流水一樣推了出去。

「出門」是888K的牌面，場面只有「末門」的K9、10、J中有一張K，而小8別家却未出現過。

當然，別家的暗牌也可能有小8。

只不過在這一把牌來說，別家的底牌是小8的可能性不大。

他也可能是「富爾豪士」，所以他也跟了。

他似乎和毛不凡標上了，毛能跟他也能跟。

不過一旦兩人都是「富爾豪士」，A9「富爾豪士」比8K的「富爾豪士」要大，那要比牌的。

「天門」一直是這四人中最弱的一家。

就算他是大順，也不是「富爾豪士」的敵手。

只不過在這場面上只要他一跟，就能証明他是大順。

他也跟了，眞是連觀衆也跟着冒汗哩。

這些人是不是都瘋了？

毛不凡道：「現在大家攤牌吧！」

毛不凡掀了牌，他只是三條A。

他以爲只要別人沒有順子或「富爾豪士」，他就最大。

這就是他敢跟的理由，這理由很脆弱。

「出門」也是三條小8。

這就怪了，他既然不是「富爾豪士」爲何敢跟？他是比毛不凡的三條A要小吧，對，但是有取巧心理，以爲毛不凡會被打下去。

這當然不是高級賭徒，偷機是不能偷一家以上的。

「天門」藍玉是嵌K順，他果然是大順。

她以爲她贏定了，作勢要收枱面。

「末門」道：「且慢，這兒還有個同花順……」

衆人爲之矚目。果然，此人是9、10、J、Q、K，而且是同花，此人正是清廷錦衣衛頭目門耀

祖。

他那一雙收枱面的手顫抖得很厲害。

因爲總數有三千萬兩之譜。這數字眞能駭昏一個人。

觀衆們嘩然，有人要求吃紅。

門耀祖道：「當然會給各位吃紅的……」

藍玉一攔道：「門大俠，你先別急着收錢。」

門耀祖道：「藍女俠有何異議？」

藍玉道：「你是同花順是不是？」

「有目共睹，何必多言。」

「這個K共有幾張？」

「K，當然只有四張囉。」

「你數數看……」藍玉把所有的牌都翻了過來，大家一點，果然老K多了一張，共爲五張。

這下子門耀祖又傻了眼。

他明知有點邪門，但却不知誰弄了鬼？是何時弄鬼的，他的脖子上及太陽穴上都繃起了青筋。

如果他的同花順不能成立，自然就輪到藍玉了。

藍玉是個大順。

門耀祖厲聲道：「這是別人弄鬼，因爲我的K是第一張明牌，即使有人弄鬼也不是我。」

「出門」道：「只有我們兩人有K，不是你難道是我？」

門耀祖大聲道：「鬼才知道是誰弄鬼？反正絕不是我，所以枱面我是照收不誤。」

他的手被藍玉撥開了。

門耀祖善財難捨，當然不會拱手讓人。況且，這可是個天文數字，三千餘萬兩。

二人動上手，就離開了桌面。

於是陶傳芳就代他收枱面。

毛不凡道：「你幹甚麼？」

「我代友人收枱面。」

「外人不要插手，我怎知你是不是混水摸魚，再說，他的大順中也有一張K，我看八成是這女人弄的鬼。」

毛不凡趁機抓了兩大把銀票納入袋內。

陶傳芳大怒就出了手。

毛不凡可不怕他，小巧功夫十分活躍，陶傳芳分了神，因爲他要注意藍玉和門耀祖的戰況如何。

毛不凡又在桌上抓了一把銀票，對那個「出門」道：「老兄，不拿白不拿，你看不出來，他們都在弄鬼，其實我們二人才有資格收枱面哩！」

這人一想也對，反正輸得不少，不拿白不拿。

此人在桌上抓了一把，和毛不凡先後衝了出去。

其實藍、陶二人是專程來抓毛不凡的。

他們抓毛自然有其重大原因。進賭場只不過是由於毛不凡在此而已。

沒想到，枱面越賭越大，藍玉把全部家當都投進去了，怎會不心疼？所以來此的眞正任務反而忘了。

這工夫陶傳芳以「蟻語蜨音」道：「藍姐，毛老賊跑了！」

藍玉和門耀祖打了十來招，門當然不行，但三十招內不會分出勝敗，藍玉道：「姓門的，咱們以後再說。」

二人追出，却不知毛不凡去了何處。

他們追到郊外，見一人在前面疾掠，不由大喜。

那知追上一看，竟是「出門」那個漢子，剛才在枱面上抓了一把銀票，估計在百萬兩以上。

他是崆峒派的一個四流角色，常去賭場。

雖是四流角色，由於經管採辦，油水不少，五年來，弄了不少的昧心錢。

「站住！」

藍玉道：「把銀票拿出來！」

這人明知不是敵手，只好掏出。藍玉道：「毛不凡逃往哪個方向了？」

這人指指南方。

陶、藍二人又往南方追去。

也合該毛不凡時運不濟，他弄了不少的銀票，在山洞中掏出來一張張地數着而予以疊好。

大票面的放在一起，小票面的也放在一起。

沒想到這工夫洞中一暗，駭然見到洞口站着兩人。

毛不凡心道：「他娘的，高興得早了些。」

陶傳芳才一字字地道：「老賊，你也有這一天。」

毛不凡知道，陶、藍二人在一起，八成玩起另一套來了，他笑笑道：「藍女俠，恭喜你囉！」

藍玉冷冷地道：「我有什麼喜？」

毛不凡道：「妳過去有過幾個入幕之賓，都一一死去，這次又貼上了陶傳芳，他本是在下面的，這次升了級，到上面來了。」

藍玉道：「毛不凡，我不和你鬥嘴，你如果能和我合作，咱們今後是友非敵，反之，你可能會有人生三大不幸之一的遭遇。」

毛不凡道：「三大不幸之一，哪一項？」

「老年喪子！」

毛不凡心頭一驚，道：「我不信！」

陶傳芳道：「你兒子在我們手中。」

毛不凡道：「看到人我才信。」

藍玉道：「我會讓你看到人的，只不過要先把你拿下。」

藍玉出了手，陶傳芳在一邊提防他逃走。

毛不凡自非藍玉的敵手，四十招左右就不行了。

只不過他的打法很刁鑽，藍玉要在七八十招內制住他，還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不過藍玉還是在六十五招上制住了他。

＊　＊　＊

毛不凡被制後，在一家民房中見到了他的兒子毛樂天。

毛不凡道：「藍玉，爲了幾個錢，用得着小題大作嗎？」

藍玉道：「不僅僅是爲了銀票。」

「有事就說吧！」

陶傳芳道：「你的特長是偷對不？」

「對，你們要我去偷東西？」

陶傳芳道：「你賊性不改，眞是賊星！」

毛不凡道：「我偷了你姑姑還是阿姨？就連你那條『旱路』我也沒有『走』過呀！」

陶傳芳狠狠地跺了他兩脚。

藍玉道：「你別弄傷了他，咱們還要他去辦事呢。」

毛樂天道：「你們以爲我爹爹一定會幹？」

藍玉道：「他會的，目前我們已經看出他對你這個寶貝兒子很在乎，老毛，你到『陰陽會』去一趟。」

毛不凡道：「『陰陽會』可以隨便進出？」

「憑你老賊的經驗，你當然可以進去。」

「可是我不懂破解五行陣法。」

「不妨，陶傳芳懂些，由他教你。」

毛不凡道：「去幹什麼？」

「把『太極圈』盜出來。」

毛不凡道：「天哪！你們把我當作誰？你們都不成，而要我去涉險，何不乾脆宰了我？」

藍玉道：「要宰的話，必先宰了你的兒子。」

小毛道：「爹，別聽他們的，如果兒子短命，誰也救不了我，聽他們擺佈，後果不會好的。」

陶傳芳道：「毛老賊，怎麼樣？」

毛不凡道：「就算我能進去，你們以爲『太極圈』會放在桌上或箱中，手到拿來？有那麼容易？」

藍玉道：「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所以要你進去仔細地搜。」

毛不凡道：「你們兩位不進去？」

「我們對於偷不在行，所以暫時不進入，萬一你陷在裡面，我們一定進去救你，你大可放心！」

毛不凡道：「好，但我有個要求。」

「你只管說。」

「你們在我身上搜去不屬於你們的銀票，要全部還給我，我在賭桌上抓走的也悉數還給你們。」

藍玉道：「可以！」

毛不凡道：「『太極圈』到手，我也該是共有人之一。」

藍玉道：「那是當然！」

小毛道：「爹，你信他們的話？」

毛不凡向兒子使了個眼色。

小毛也知道，老爹目前不能不和對方敷衍。

於是由陶傳芳教毛不凡五行陣式，陶知道的也不多，只比毛不凡多了些，且告訴他由東北角上進入，那屬於「震」的部位，比較容易。

藍、陶二人親自於深夜把毛不凡送了進去。

目前「陰陽會」的會務由黃瓦主持。

黃瓦有幾個心腹，是交趾國帶來的。

其中最厲害的有兩個，一男一女。

男的叫楊光明，三十七八歲，是她的死士。

女的叫李雯，是她的貼身管家，二十七八，頗美。

這兩人形影不離。

辛勤的心腹不被重用，反而變成了外圍的護院了。

毛不凡小心翼翼地找尋辛勤的住處。

他可不知道辛勤非該會主事之人，而是黃瓦。

他以爲辛勤當然是會主，如果「太極圈」在該會之中，必在辛勤手中。

此刻三更不到一點，他找到了辛勤的住處。

他那裡知道，辛勤看出黃瓦野心太大，連他的女兒的死活都不管，夫妻之情就十分淡了。

因此，他的心腹對他的安全也十分注意。

不管辛勤在不在家，他的住處都有人監視。

毛不凡剛剛進入辛勤的臥室，找了一會沒有頭緒，正要到書房去，門外陰暗處有人道：「找甚麼？」

毛不凡吃了一驚，道：「甚麼人？」

這人道：「問這話的是不是應該是我？」

毛不凡道：「我找辛勤，老朋友嘛！不必通報。」

這人道：「我却以爲你是個賊！」

「你是辛勤的甚麼人？」

「他是我的主人！」

毛不凡一上，這人硬接下來，不出二十招，毛不凡就知道，即使能不敗，却無勝的希望，這工夫另外一人又出現，黑暗中飛來一道黑線。毛不凡閃避不及，被細索牢牢地細住了。

毛不凡躺在地上，人却不見了。

不一會又進來一人，也沒亮燈，坐在他的身邊不遠處，剛才的兩人之一端上一杯茶站在一邊。

這人呷口茶道：「毛不凡，以前我一直以爲你很不凡。」

毛不凡頹然道：「別罵人哩！」

「你在找甚麼？」

「你明明知道……」毛不凡道：「莫非你就是辛勤辛會主？」

辛勤道：「慚愧！」

「你慚愧甚麼？我才慚愧哩！」

「你在找甚麼？」

「『太極圈』。」

辛勤低笑了幾聲。

毛不凡道：「辛會主笑甚麼？」

「我和你一樣，也在找這東西。」

「你……」毛不凡道：「辛會主這就不誠實了！東西明明在貴會之中，怎麼說你也在找呢？」

辛勤喟然道：「對你說你也不明白，毛不凡，你前來竊取此物，是否自不量力了些？是不是啊？」

毛不凡自嘲地道：「我老賊雖渾，也有自知之明，那會如此自不量力，不怕你笑，我是被人揪住了小辮子。」

「誰？」

「『咆哮女媧』藍玉和陶傳芳兩人。」

「他們兩人在一起？」

「是的，他們制住了犬子威脅我來盜『太極圈』。」

「眞有此事？」

「有一字不實，你就宰了我！」

辛勤道：「看在毛樂天是余心齋及小女的好朋友份上，我來爲你解圍，不知你以後還會不會來此盜寶？」

「辛大俠，別糗我好不好？我配嗎？」

「好吧！你跟我走……」解了毛不凡的穴道。

辛勤帶他來找藍玉。

妙的是，兩人竟然正在床上忙豁，毛不凡正好趁機去救出了兒子。辛勤不願出面，叫毛氏父子離去，他也走了。

辛勤本把藍玉看得頗高，現在則把她看得一文不值了。此刻兩人雲收雨霽，藍玉喘着道：「毛老賊也該回來了吧？」

「不到五更不可能回來。」陶傳芳道：「也有可能在裡面潛伏一天，今夜繼續找，因爲不會那麼容易找到的。」

藍玉道：「可能如此。」

兩人等了一天一夜，仍未見回來。

陶傳芳道：「也許老賊被擒了吧！」

「應該不會！那老賊爲了他的兒子，必會格外小心的。」藍玉道：「小毛也該給他點吃喝了，別餓死了他。」

兩人這才發現地窖中的毛樂天不見了。

「姐，他自己解不了穴，因爲我們點了他三個穴，過一兩個時辰就重點一次，他沒有那麼快解穴的本能。」

「有人救了他！是誰？」

「會是毛老賊得手後潛回來救走了他？」

藍玉道：「如果是毛老賊潛回來救走了他，應是在昨夜我們纏綿之時，以他們的爲人，不會不向我們施襲的，他們沒有那份涵養。」

陶傳芳道：「我也這麼想。」

「那會是誰？是小余？」

陶傳芳道：「也有可能，但是，不論是誰救走了小毛，小毛自己却不會輕易地放過我們的。」

他們當然想不到是辛勤陪老毛一起來的。

毛不凡的確沒有那份涵養，但有辛勤在身邊，他就不能表現得太不正經，太不莊重了。

他們還是要等，以爲老毛還在「陰陽會」中。

本來，藍玉要和陶傳芳進去看看，陶傳芳以爲太危險。

結果又等了三天，他們在「陰陽會」附近擒住了一個小人物，逼問之下，這人說沒有聽說有人潛入，更沒聽說有人被擒。

兩人這就想不通了，用刑之下，這小人物死去活來，還是同一說法，兩人才相信，毛老賊潛回來救走了兒子。

使他們兩人不解的是，毛老賊有無得手？而他們爲何輕易地放過了他們兩人，竟然悄悄地走呢？

＊　＊　＊

小毛父子見到了小余和辛沁。余、辛兩人就像小兩口一樣，小毛心頭感動。

自辛勤放過了他爹毛不凡，對辛沁就更加崇敬了。

小余道：「小毛，你怎麼了？自你失踪，我們到處找你！」

小毛道：「一言難盡！」

辛沁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咱們找個好地方邊吃邊談吧！」四人進入酒樓，人不多，臨窗坐下，小毛道：「都是藍玉和陶傳芳……」

（未完・十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